上下相安嘉王賢能賜優詔勞之十四年冬王
復入朝賜予甚厚明年冬王獻馬二千疋詔受
其百王五十五年薨子孟烷立是為莊王㫐博
洽能文章深有智慮宣德中漢庶人謀反伏法
趙王並見疑幾敗王上疏辭護衛築館招文士
管時敏貝翱雷賁等以文章自娛甲寅歲大浸
王發廩為糜全活甚衆近城有虎為民患王射
殺之王十六年薨子季埕自武陵王立是為憲
王㫐事母妃鄧氏至孝母妃病王籲天願代躬
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　英宗賜書奬諭王
四年薨亡子弟季埱以黔陽王進封是為康王
正德初疏論逆瑾罪王五十九年薨亡子以姪
表之彰孝之坊王二十三年薨子顯榕以長樂
王立是為愍王㫐娶於吳生英曜收宮人王氏
生英燉英曜長封為世子見宮人方兒悅之私

蒸之外舍王知之禁方兒北園苔其狎人陶元
死之王與諸王泛湖登湖臺娼么兒侍英曜又
悅之通之於湖亭明日英曜具筵通中使其卒
金與卒良輔筵么兒致之館王怒甚發聲死二
卒二卒懼告英曜曜曰王怒世子之位不可知矣
英曜曰然不如我先會元夕世子與二卒謀置
挺裝以假而伏堂後日甫中王至酒數行從者
酒享王拉力士田堯張六兒歌血盟執銅爪木
以次設食引去曜令放炮金等從王後擁出六
兒以銅爪撾王、曜然曰曜曜腦出死曜取銅
鞭、王斃迎么兒為新妃處端王之宮遷端王
主事聞詔駙馬鄔景和等按之得其寔告於
皇祖斬英曜燬其屍謚王曰愍楚人稱為破頭
王次子英燏嗣是為恭王、謙柳名于楚王二
十一年薨子華奎嗣華奎立三十年而楚宗人
華越等二十九人出揭並言奎非恭王子宜革

爵下廷議禮部侍郎郭正域右宗人言戶部尚書謝杰輔臣沈一貫俱比楚王許正域歸事遂寢王遣使奏謝并貽諸比王者書楚宗人邀諸途兵備使周應治者比一貫遣兵捕宗人悉繫獄鬬宗訴逖撫趙可懷可懷譙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殺可懷大鬨事聞以謀叛坐辟者七人禁錮高墻者數十人泰昌改元以恩詔釋齊庶人樗毋達定妃高帝三年封齊王國青州王以武自雄數以上命練兵於邊為恣肆建文初府中人曾名深告變讓帝徵王入廢為庶人與周王橚同繫護衛指揮榮真等皆伏誅靖難兵入金川使兵護二王二王卒不知所以伏地哭已知為靖難兵乃大喜曰吾屬得生矣成祖見而憐之遂與王齊如故封王子賢煖等為郡王之國無敢改前過益陰養刺客奸人築王苑並城使其護衛守城人不得登陴逖

視王朝　帝曰戚之哉弗記伏地哭時耶王益
自疑謗毀呪禮私僭號闇結勇士通邊裔　王
不忍賜之諭書王亦上表悔過因請朝謝既至
群臣交劾王、屬聲曰奸臣喋、乃欲效建文
時耶會須盡斬此輩　上聞不懌削其護衛官
屬留居京師吏部尚書蹇義請罪其教授葉垣
上曰齊王亟悖出天性朕拔王危難安全之誠
心溫詞尚不得其聽況肯遽於下手置不問久
之益怨言　上乃遍諭齊過訴諸王、與其子
俱削為庶人除封幽王西內宣宗三年福建、
陽男子樓瀛詭稱齊王子謀舉事令覺之誅其
黨數百人棲及其子賢烜等皆暴卒今獨其少
子賢嫡有後以庶宗居南京

潭王梓母達定妃洪武三年封潭年剛二歲十
八年之國、長沙王慧而文數召府僚賦詩品
其高下金繒賞之治亭殿東掖置琴酒書研洪

武二十三年妃與民家坐事 上召王詰驚懾
宮焚死在位二十一年無子除亦聞曰達定妃
故陳友諒姬 上妃之妃居常為語所以為妃
故王不勝忿閉城反竟自焚
趙王杞 高帝大封諸子秦晉燕吳楚五王皆
任衣冠齊譚趙魯在襁褓王封纔二歲耳明年
殤
魯荒王檀母鄭寧妃封時生兩月耳年十五之
國兗州在位二十年薨王好文禮士而餌丹
以至眇竟薨 帝曰父子天性誼法公義朕不
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誼曰荒子肇煇立是為靖
王恭謹下士以奉法聞王六十四年薨子泰
堪立是為惠王七年薨子陽鑄立是為莊王
王四十八年薨子當嗣孫健杕俱不父王立其
魯孫觀焜為端王追封當嗣懷王健杕悼王端
王為王幼狎其典膳信等淫戲亡度為複屋曲

房於東園離宮挾娼樂飲裸男女裸浴左右有
忤立斃之或炮烙刑信等咄啐殺人有抉眼截
唇死者 世宗念王幼革其祿三之二逮信等
誅之王二十年薨子順坦自寶慶王進封是為
恭王王至孝事端王病嘗藥請代喪塋遵禮哀
經三年捐田及湖數頃以賑貧民世宗獎之王
修仙澹泊無為以賢著譽絕慾引導嘗抱老松
十年而薨子壽鋐以常德王嗣是為憲王王好
一節卧起者幾四十餘年薨二子弟壽鏞以泰
興王嗣是為肅王薨子以派立崇禎壬午北騎破兗州王死社稷弟以海嗣甲申國變
播遷至越邸台州淛東起義奉王監國以魯監
國紀元者一年乙酉六月北師至越王遁入於
海
蜀獻王椿國成都妃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王狥
慧能文一日五行下闢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荊

蘇伯衡等商確文史　高帝呼為蜀秀才既之國聘方孝孺為世子傅表之曰正學令國人師之造安車以賜長史陳南賓分成都學博士以月餘曰後世子孫皆知我餘博士王守西陲施惠而崇教西陲之人安焉　成祖即位来朝辭歸賜勑奬諭賜鈔二萬從官皆賜鈔宴之谷王穗王母弟圖不軌私告王，大驚怒罵谷王不從密奏之　成祖悅賜王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衮衣九襲綺繡五十疋錦綺十疋綵綃千疋兜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千斤馬十匹鞍二曰以旌周公久之王来朝又賜白金三千兩鈔六萬錠米萬石雜繒五百匹羅二百五十匹綃千疋兜羅綿六十條蘇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馬五百匹鞍二火者百其從官皆賚有差王四十三年薨孫有堉立是為靖王，八年薨亡子弟有壎以羅江

王進封是為僖王、淳謹無過　章帝重之疾使璽視王三年薨亡子保寧王悅嬰進封是為和王、二十年薨子友垓立是為定王、工詩善草書王一年薨子申鼓立是為懷王、八年薨亡子中鈇立是為昭王、仁好儒王二十二年薨子寔瀚立是為王、好學善書　肅帝時以忠孝賢良樹坊旌

之二十年建太廟獻黃金六十斤白金六百斤王三十八年薨子承燾立是為康王以仁孝稱王十年薨子宣圻立蜀自太祖以来世多賢王為諸藩冠

湘王柏母胡順妃豫章侯美女而王妃則江陰侯高女也洪武十一年用皇子封國荊讀書能韻箏燈警枕囊書自隨被服儒雅無有神仙之氣望之如玉山晴霞而武力過人有俠氣數從

楚王將兵有功建文初坐僞造寶鈔鴈殺人降
勅切責朝議發兵討之王怒焚其宮室美女乘
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凡王二十二年謚庚國除
成祖即位追謚獻
代簡王桂初封豫後封代國大同王與蜀王同
母蜀賢而王暴建文時廢為庶人使如蜀觀蜀
王之法 成祖即
年賜勅讓之召王朝王不朝再召乃朝至中道
復賜勅曰尒傲狠悖慢朕念同氣不遽絶面召
訓尒、拒不至再命始就道今其歸國省愆改
行遂革去其三護衛留校尉三十人從王、老
矣尚時、與其子遜烜遜煩遜熀短衣小帽袖錘斧
傷人市中誘納軍民婦女入宮移怒其世子遜
煓母子出居外舍於山西行都司甚困王妃徐
中山女妬甚王寵其侍女二人妃囊其口漆其
身俾藥潰爛之復潛令衛卒仲謙誘之亡去王

六十九年薨遜煬先王卒謚悼戾世子孫仕壎立是為隱王追封戾世子為戾王 英宗五年
以代隘徙封懷仁於霍山陰襄垣於蒲靈丘於
絳宣寧隰川於澤王惡其子定安博野二王請
亦在徙中定安王上書不忍遠王英宗曰王遠
子胡越人哉不許王十八年薨子成鍊立是為
惠王二十四年薨子聰泳為世子時先封武
邑王以使酒毆樂工革爵已居惠王喪益酖滛

召妓歌舞內使諫輒掊掠之或觸其怒以石鼓
壓胸囊沙覆口死者數人坐降為庶人遷太原
久之惠王妃為泳理乃使以革爵武邑王稱於
代匕何薨子俊杕立是為懿王追封武邑為思
王嘉靖初大同卒叛圍王宮王避之宣府已乃
還王二十九年薨子充曜立是為昭王二十八
年薨子建堉立是為恭王二十五年薨子罷
鉉立王元配無子御人裴氏生昺渭王以其母

賤令妾張氏母之張有寵進為次妃後生鼎莎
王老兩人爭立閣臣李廷機主立鼎莎部郎李
春熙等主立鼎渭宗伯翁正春請行勘巡撫汪
可受言無可勘亦無庸勘渭莎皆庶也渭母未
報封而先故莎母已生子而後封此其昭、者
也議遂定崇禎間始以鼎渭嗣王

肅莊王楧母曰鄯氏初封漢二十五年改封肅
國甘建文初移興國蘭王四十二年薨子瞻焰立

是為康王宣德八年王上二護衛天順三年求
府中馬倫邊予之直不受自具進好馬五百匹
上強直之致書褒美王四十一年薨子祿坤立
是為簡王、十二年薨子貢錝立是為恭王、
五十年薨子真詮於博雅好文善為詩、調高古
有盛唐風世傳其塞上絕句有曰遠出漁陽北
擊胡將軍談笑挽雕弧千金底購單于首贖得
沙場戰骨無不及王謚安和世子孫弼枕立是

為定王追封安和世子為靖王、二十四年薨
世子縉烱不及王孫紳墦立是為懷王追封縉
烱為昭王懷王、二年薨亡子靖王季子弼柿
之子縉熿以鎮國將軍攝已求為真許之祿則
仍鎮國是為懿王追封弼柿為安王懿王、十
八年薨子紳堯立
遼簡王植母韓妃洪武十一年封衛二十五年
改封遼國廣寧廣寧邊塞初至樹柵而已已命
郭英為王宮城英督工卞 上為罷役三十年
命都督楊文率遼東諸衛士為之令高壯其城
門以巖鹵 上圖西北沿邊地里賜之詔王防
守王諳練兵務屢樹奇功 上多褒賞建文中
坐罪奪祿 成祖靖難王有翊衛功及即位改
封荊州別給一護衛而故三護衛留防邊王四
十一年薨子貴烜立王不友於諸弟待庶母寡
恩姦郡主捶死長史居國多過正統三年為巡

撫吳政所奏召王京師明年廢為庶人王在位十五年弟貴蝬以興山王進封是為肅王ㄧ三十三年薨子豪墍立是為靖王靖王長子死亡子乃請以其妃妾殉憲宗曰豈不聞先帝之顧命耶王何戾也王六年薨子恩鍇以申澤王進封是為憲王五年王散宗祿松滋王府鎮國將軍恩鑑恩鈵恩鎗等闌入府王禁拘之皆怨欲奏王ㄧ先發已儀賓鏞復誘恩鑑等招納羣小奪軍民商賈利王又發之則又怨謀殺王　孝宗覆按實幽恩鑑等鳳陽謫戍諸羣小百餘人方送戍王陰使人挾刑牲死之斃者八十餘人不數日王長子無疾死歲餘王亦疽發背薨凡王十五年子寵浚立是恭王ㄧ恭默孝友王二十五年薨子致格立是為莊王莊王病不視事委政毛國妃ㄧ通書史沈毅有斷承奉王大用者佐之府中肅然肅妃賢聞天下莊王ㄧ

二十四年薨子憲嬀以句容王進封遼庶人也

庶人為王讀書能文　肅皇帝好道王亦奉道謹賜號清微忠教真人予金印道經王好近婦女至腐鼻以赫蹏代準愛騎黑驢微服入人舍所恐迫苦之輕辱郡國守相然寔無反謀施蔦游戲為禽行屢炮烙煇矢人知人所恐物輒以蔦臣出問官者曰王也羽冠　上賜也王府中臣者好氣多計監司荊州初朝王ㄧ羽冠見之萬茲吾朝而不見王一羽士擾工首何也宦者曰王也羽冠　上賜也王府中有礬紅戶張文明者時以取礬紅不中王笞為王悅伶人妻與生子召入宮為姬為其子請爵狎伶人異日饗諸大夫蔦臣與王使宦官獻大夫酒而伶人亦冠宦者冠迭獻蔦臣離席曰敢問孰尊而閣者誰也王曰寡人所狎亡八官也諸大夫皆色變酒數巡盡起久之遇萬壽節王假宮遙拜兩甚拜殿上故立諸大夫兩中良久諸

大夫冠衣清出皆更萬臣不更也服婦舍曰不
更王有如此衣乃數㕛與諸大夫齮齕王隆慶
二年逝按御史部先奏王大罪十三 莊帝
使侍郎洪朝選按之朝選知王虐故無他志欲
出王於反萬臣乃詐王書餽朝選而因持之王
建白蠡縣曰訟寃之蠡萬臣驚曰王反矣蠡為之
招使卒五百人日夜圍王宮朝選婦報王不反
而直言其遙縱不道廢為庶人乃幽高墻除封
而王所荅張文明者其子居正方以大學士貴
用事嗾朝選不反王久之朝選廢家居正竟
屬都御史勞堪羅織朝選益死獄中居正穿父
塚越入湘獻王墳園又久之居正死遼王妃訟
王寃天子竟藉居正家而萬臣亦死亡子
慶靖王榛母余妃初封慶陽從帝建文初從寧
戛寧戛卑濕水泉惡帝清凉宣德初詔得往来
韋避暑方孝孺言王好學有文章忠孝出天性

正統中寧夏總兵史昭言王每受鎮守等官朔望朝王必賜酒醉之遂留出非度語且常沮訕邊務煽惑土達官民盡占靈州草場放牧孳畜遣使不從驛道反繇綏德草地往還亡何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王惧歸惡於昭欲徙國避之　睿帝屢慰以手書在位四十八年薨謚曰靖子秩烽嗣在位三十一年薨謚曰莊子寘鐇遂雠王以平凉王嗣在位九年謚曰懷亡子弟遂

堋以岐陽王嗣在位十一年薨謚曰莊子寘鍠以落交王嗣在位五年薨謚曰恭弘治中鹵入塞發王墳子台浤嗣正德五年坐安化王反時稽首行君臣禮削三護衛之防嘉靖三年寧夏衛指揮欽指揮錦指揮傑各以事獲罪逮撫都御史璹因藉王謀叛璹事覺捕治欽等誣王不軌　上使覆按都御史秦王溍暴誘致降鹵亮人王內危奪門欲訟闕璹遽止王竟削為庶人

留邸已復坐殘虐長子熹櫝徙西安十五年以
恩詔還王凡四十九年薨世子熹櫝不及嗣庶
子熹枋以桐鄉王進封追謚台浤曰定熹枋好
學樂善能以禮飭諸宗　世宗賜之勅齎金幣
坊表之王在位二十四年薨謚曰惠子倪墳嗣
在位十二年薨謚曰端子伸域以綏德王嗣其
年薨謚曰憲又其明年寧夏賊哮拜反王妃方
氏抱其子師鋅匿窖自縊宏化王秩烇慶請
王第四子也秩烇子也秩烇子遂墁先卒墁夫人餓死
殉王其子寘鐇寘鐇狀貌甥捂素狂誕自喜負
相者言當大貴使覘現王九兒降鸚鵡神輒呼寘
鐇老天子寘鐇悅寧憂指揮周昂千户何錦丁
廣儒生孫景文史連等往来寘鐇所時與飲
酒中言我當有天下正德初劉瑾用事遠近
流言將不利於社稷寘鐇益喜且以誅瑾為名
逮按寧憂都御史安惟學者苛刻人也數杖辱

將士妻將士皆怨之會瑾遣少卿周東履度屯
田東希瑾意增賦責通計畝釀資為瑾賂寧夏
諸屯皆怨寘鐇使景文飲諸武人酒半景文
言曰縣官日游戲無度任用中貴人瑾煬竈而
軌資使者增賦釀賂敲朴聲相聞縣官寧知之
乎設瑾舉大事公等皆武弁若國家何諸客曰
然今使者追徵急吾等又多逋不知計所出耳
景文曰安化王日夜為國家焦心久矣其人非
常人也今縣官委政弄閹意者天開之乎事成
公等行藏在張王朱能間矣諸客皆曰善何魚
由於酷吏為且可望富貴於是軟血盟計使寘
鐇飲諸鎮巡酒因而殺之會其時寧夏總兵選
悍卒六十人備鹵以屬周昂寘鐇曰使昂與六
十人通及置酒昂佯言鹵至率六十人者甲而
馳入寘鐇府殺總兵官姜漢及鎮守太監趙弼

於席上殺延撫安惟學少卿周東於其署遂釋
獄囚劫府庫絶黃河之渡明日寘鐇僭大號而
副總兵楊英游擊仇鉞者屯堡在外寘鐇召英
鉞入使婦所部兵皆佯許之鉞先至寘鐇使其
單騎還舍奪其軍英聞寘鐇反則不至又二日
寘鐇鑄討賊大將軍印一為黃旗二十傳檄內
地偽署何錦討賊大將軍周昂左副將軍丁廣
右副將軍張欽先鋒將軍又十三日總兵曹雄

者自固原趨至與總兵英指揮黃正副總兵侯
春叅將時原大會靈州約鉞為內應密布所親
信卒城中又一日雄與靈州守備史鏞奪寘鐇
所絶渡慶焚大壩樓埽草若為決河灌城者寘
鐇懼盡出錦等衆官軍城外獨昂廣留又二日
昧爽寘鐇祭出尤於郊召鉞從鉞念寘鐇諸將
在城中者獨昂若稱疾必来視則殺之遂稱疾
昂果来鉞遂刺殺昂號召英卒馳入府殺廣又

景文連等十餘人拘寘鐇于宮為寘鐇令召錦
還密諭錦部下擊殺其部將而使、殺所應寘
鐇將擒錦欽於賀蘭山外寘鐇舉事蓋十八日
而敗、而後朝所遣內臣張永涇陽伯神英都
御史楊一清帥師至乃械送寘鐇至京師賜死
其黨皆伏誅論鉞功封咸寧伯而賜罵寘鐇反
者都督姜漢都指揮楊忠李賡百戶張欽等有
差初寘鐇之敗也以其孫嘉材托僧大千者與
俱亡嘉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居永寧寺中
未幾大千死嘉材為土僧所淩復走故縣鎮詣
官言狀官送之慶王所王與鎮守官以狀聞命
傳致京師寘鐇府宮人下浣衣局者使驗之已
不能辨識法司會官審訊抗言曰我　高皇帝
七代孫義不辱齊民歸命君上　上念嘉材雖
在不宥既自歸送鳳陽高墻安置之
寧獻王權母楊妃洪武二十四年用皇子封大

寧古會州也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要鎮高
帝諸子燕王善戰王善謀王以高帝命與諸
王歲秋行塞成祖以燕王會王塞上甚懽王
所統塞上城九十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胡騎若
朶顏各部皆驍勇善戰而其三護衛率中州閭
左北地苦寒日夜思婦也燕王始起時兵少又
助我以諸裔哉時建文帝恐王與燕合使
召王王不至坐削三護衛李景隆来攻燕王
為書通王請得一至寧府若謂窮蹙不能戰而
求王草表請解者王許之燕王從千騎直趨大
寧王止燕王騎城外使王單騎入燕王執王手
大慟具言所為起兵故求王草表王置酒與燕
王為懽會居數日王令親信吏士稍入郭陰
結諸裔酋長示意閭左思歸人皆窓喜如約燕
王行王祖之郊燕千騎擁王入闕諸裔酋閭左

一呼皆戰守將朱檻死之於是王府妃妾世子皆擄其財寶隨王還北平而大寧城一空王至燕：王以其軍與景隆戰王居帳中時：為燕王草檄燕王謂王曰事成分天下半及燕王為天子王求移封蘇曰折內也請錢唐曰賦數皇考以與五弟竟不果而封之周若他惟意王不能無望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欲有所之大怒王惧從數騎入告王南昌稱病止城樓上

乃以南昌封王已入告王誹謗巫蠱事

諭王自是不敢有求請覆舟鑊亨用毛而已不用是得終

成祖世

仁宗宣宗朝王自謂叔父尊數有請然數見拒他日求鐵笛

琉璃而構精廬一區蒔花藝竹彈琴讀書其間笛滌也與之王白皙美髯負氣好奇嗜學博古自其髫齔時自稱大明奇士老虬癯仙弘奬風流儒雅之士竝得從游

高帝時奉勅輯通

鑑博論三篇他又作家訓國範垂示子孫盟諸社稷山川之神不守訓範明神殛之所論著及於卜筮修煉琴奕諸譜手製博山爐及古硯研皆極精緻凡王五十八年薨子盤炘不及世孫贍才而恣睢罔利嘗有所囑於布政崔恭：不從誣奏之恭奏王愜酷貪淫私二王所遺宮人護衛軍生女不令嫁長妝之逼內官壁使自盡覆案寔坐奪護衛尋又與石城王奠堵交惡互訐奏王焚燬祖父有出宮人二屍不修祖廟公事皆寔被勅責王四十三年薨子覲鈞立是為康王：六年薨子宸濠立濠母馮針兒故娼也姑子婦同案奉安於齋宮迫死郡主使女四人將娠請王梦蛇啖其室旦鴟鳴惡之曰舉子邪溺之濠母易濠以他女久之詭言王他姬生男見濠於王濠輕佻無威儀鷙害多智慉淫奸暴

而善以文行自飾既為王多養方士邪人出入
府幕蓄謀為不軌術者自然言濠祿命骨相天
子也濠大喜堪輿人日芳言城東南有天子氣
濠造陽春書院僭號離宮以當之西山龍口穴
故禁營塚濠取以葬其母　武宗末年無子群
臣數請召宗室子預子之濠子疎非次顧深結
左右　上前稱其賢濠念府中護衛久失行金
中貴人劉瑾復之瑾誅復奪府中閘劉吉前都
御史李仕實為濠謀行金兩嬖人錢寧臧賢及
兵部尚書陸完復護衛如故濠令諸文武吏以
臣見不輒困辱之大出息民間責子錢繹騷強
奪人田產主奸為盜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言濠
過於朝濠怒行金中貴人及諸津要世寧坐繫
謫戍李仕實言舉人劉養正於濠、招之養正
為濠密語臣近者見帝星明江漢心竊疑幸得
奉大王之風命世撥亂才也善自愛因數、為

濠講論宋陳橋事濠益招納亡命材勇暗通狼
兵峒蠻入廣多帝華張造甲作器械後園益養
鵝鴨以亂椎鑿之聲濠有求不得必使盜屠其
家佃戶增等不出額外稅殺其家至百餘人火
其室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捕盜繫之濠劫獄
取去途遞津關布置船馬偵上動靜旬日一報
聞盤驗有言其府中事者截不得奏典寶閻順
內官陳宣劉良間行詣闕上變濠疑其承奉周
儀典仗查武教之發儀武家數百人濠見上
數巡幸東宮久虛使其卒華饋錢寧臧賢金求
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錢寧言上用異色
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
箋也寧別私報濠金玉帶各二閒裝七寶帶一
奇繒綵一詭曰上賜濠大喜列牙受賀令其
國僚衣緋四十餘日乃復開館講學求諸生父
老奏闕下稱其孝且勤當是時邊將江彬新得

幸太監張忠欲附彬傾兩孼人乘間言 上錢寧滅賢盛稱寧王者陛下謂何如也 上曰薦官、陛薦王欲何為乎張忠曰陛下言之是雖奴輩亦知之且賢等稱寧王孝譏陛下不孝也不能測其意 上曰然下詔索逐王府人毋留闕下寧卒華匿藏滅賢所賢家故重轑屏廚鑰空後達蒼華從廚後亡去孫燧謂許達曰寧著

矣朝廷不省柰何許達曰寧之謀行路知之公文武重臣得號召所部羽翼未具先發擒之可以成功燧曰事未發治有詞謹備而已乃繕城隍儲糧糗徙兵仗外局會御史蕭淮上章發其事 上使太監賴義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奉詔入寧使獻還護衛屯田及所侵奪官民田土斷絕亡命賊妄出入府中濠聞大驚召吉養正等謂曰昔荊王有過使、徵之王竟死西內

其及乎不如先也養正曰月十三日是為大王
覽揆之旦鎮巡三司官且入壽王有讌旦且謝
因其入謝擒之彼恐誅必服不服即誅之耳而
發兵反皆曰善既讌諸官旦謝宸濠盛設兵衛
出露臺詹詹高足曰 高皇帝不血食十四年
於茲矣 孝宗無子誤子民間子以莒減鄫豈
義也哉皇太后女中湯武也有密旨詔我起兵
仲大義天下若等知之乎都御史燧曰旨安在

出觀之濠曰女多言我往南京介保駕否燧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誰駕邪副使許逵挺而
前曰賊妄言求死孫公孫公何不罵遂大罵濠
戟手怒曰是不知大義使縛燧逵曰孫都御史
朝廷大臣介得縛邪顧燧曰昔公不先今乃後
矣連聲罵反賊反賊力士折燧臂曳燧及逵殺
之惠民門外縣首城杆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
濠皆械繫之參議黃宏促鎌絕脛戶部主事馬

思聰發憤不食皆死宸濠因自立為皇帝偽授
李仕實等官改年順德移檄內外指斥乘輿宣
言所以起兵意王妃婁氏泣止不聽集兵四萬
餘號十萬命其將張欽與素所蓄群盜略九江
南康破之會福建卒叛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奉
勅往撫道豐城聞變乃與吉安知府伍文定便
宜檄諸郡兵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
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等及諸
縣令皆以兵來赴濠已使宜春王拱榡守南昌
而自將兵攻安慶守仁大會諸將約急攻南昌
使宸濠反救遂引兵出豐城別使奉新知縣劉
守緒破其伏兵乘勝抵南昌城下梯絙入宜春
王與太監銳等千餘人皆就擒濠聞之果欲棄
安慶歸李仕實曰大王起兵固將據南京循淮
泗上中原為南面之規今已自脫窟穴又反顧
為小哉王之行師也濠不能用竟歸王守仁發

兵逆之各郡兵詭伏要陆呼噪大起濠遂大潰
其夜濠以不利退保黃石磯悶蒿工曰何地對
曰黃石磯濠惡其音謂王失機也斬之明日盡
發九江南康守城兵以益師復大敗宦退保樵
舍詰旦諸道兵奮擊宸濠與其妃嬪泣別皆赴
水淺宸濠不死萬安知縣王冕執之并其世
子郡王將軍儀賓及李仕實等數百人濠囚檻
車行顧守仁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望收屍葬之守仁許之 上初聞濠反遂逮陸
完錢寧臧賢等下詔獄親征至南京獻俘回鑾
至通州誅濠燔屍揚灰國除嘉靖四年命弋陽
王拱樤攝府事
岷莊王楩妃曰周妃以洪武二十四年封國岷
州二十八年以雲南新附必親王往鎮改雲南
上以國新民勞為樓亭居王待時節力而後作
王宮建文初削諸王護衛西平侯沐晟伺王過

言於朝坐廢為庶人因之流漳州其輔導護衛皆誅死靖難後復王爵謂西平侯媒孽之與之交惡 上賜書諭王召戒晟王收印章殺官吏激變裔人驕橫不改 上怒奪王冊寶尋念王建文中久幽繫復與之賜勑慰諭王終不改已復革其三護衛 仁宗即位徙王武岡王在位六十三年薨子徽熞立是為恭王凡十二年薨子順王音塗立凡十六年薨子簡王膺鈺立膺鈺居順王喪日與羣小飲博承奉劉忠輒禁制之他日膺鈺醉碎忠首痛毆之鎖之膳房二旬謀於較尉義等毆殺之事聞并得其姦父妾母狎群小索賄賂等事革冠帶停封居四年乃復立凡十三年薨庶子彥汰以江陵王進封能詩畫坐幽囚嫡母革為庶人居十二年以恩詔復王是為靖王凡四十一年薨子康王譽榮立凡七年薨子定曜立世子幹跬

谷庶人棣　高帝第十八子也與蜀王同母國宣
府古工谷地故曰谷鄙於寧　成祖靖難寧有
佐助功而王自歸　建文帝使門金川請難師
渡江王見　建文帝不競開門迎　成祖成祖
德之既即位賜王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槍大
劒黃金三百白金三千綵幣三百疋鈔三百錠
馬四匹金龍鞍轡二副歲增米三千石與寧王
並從內地寧王南昌谷王長沙王之國復賜馬
三十四疋鞍二副銀五百兩鈔三萬六千錠錦
十疋紵絲綾羅各六十疋絹百九十疋羊二十
隻酒二百瓶其從官具賜宴鈔王居長沙橫甚
忠誠伯茹瑺　太祖舊臣也道歸里不謁王ㄑ
白帝下獄竟死王益養死士藏亡命作舟艦弓
弩器械教習兵戰大創佛寺私度僧千人呪詛
縣官而自祈祝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典寶
劉信等睚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而占之

曰我也我 高帝十八子虢成曰師尚父智信
曰國老令公使智致蜀王帶為隱語匿帶中隱
約與起事召匠製機燈選疏士教之音樂而以
獻請得上元入禁張燈樂人進侑食於內庭王
賦國中及于蛄蜣之轉取於游觀輦轂花石無
遠近國人皆怨長吏盧廷綱數諫王王誣廷綱
誹謗磔殺之指揮彰舍人常泄王事咸死亡敢
諫者張興者王府都督密言於 成祖成祖曰

樓朕弟興曰雖然請察之 成祖終不信興過
南京啓太子曰臣冒死以告事聞 上王顧不
信臣萬死顧殿下憶臣言他日得無坐滅臣
家會蜀王子悅燇逃王所王匿之詭曰建文君
尚在金川之役我出之今居我所我將為伸大
義發有日蜀王聞大懼使儀賓贍上變 上曰
有是哉立歸悅燇於蜀召王京師王猝就徵既
至示之蜀王之章自服成國公朱勇左都御史

劉觀諸大臣廷劾棣曰周辟管蔡漢戮淮南皆
大義滅親陛下縱念棣柰天憲何 上曰棣朕
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楚王楨等復上議曰棣違
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在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法固佥吾寧生棣削棣又其
二子賦灼賦爚爵為庶人誅諸通謀者興以先
發得不坐王闔户自焚死獨其子賦嫩有後為
谷庶人

韓憲王松母曰周妃洪武二十四年封開原與
潘王皆以幼未之國 上使王繇周歷秦晉抵
燕齊潘王自齊歷燕晉抵秦周見於五王以敦
友弟之好亦游觀諸國都王聰明機辨通今古
恭謹無過永樂五年竟未之國薨子恭王冲熾
立恭王幼亦未之國 仁宗即位徙國平凉明
年與襄陵王冲秋樂平王冲煃竝召至頃之各
獻詩頌 仁宗嘉歎勑奬賜金幣正統元年上

書陳邊務　英宗報曰承諭邊計至悉足見叔
祖惓惓以宗社為心深謀遠慮雖古賢王不是
過也賜璽書慰勞王三十一年薨懷王範圮以
庶子立三年患陰厥薨亡子靖王範埴以庶弟
立五年薨惠王徵鉉針以庶長子立二十年薨悼
王偕流以庶二子立六年薨亡子康王偕灊以
庶弟立二十六年薨昭王旭櫻以庶長子立三
十一年薨定王勗燧以嫡子立二十九年薨定
王通文藝曉彈射有才畧然嗜利用匪人為暴
灊簡王模國潞安妃曰趙妃洪武二十四年封
橫孫朗錡立十九年薨子景淙立長孫逵杞
永樂六年之國惇靜守禮在位四十一年薨謚
曰簡子佶焞以武鄉王嗣在位二十六年薨謚
曰康子幼孳嗣在位五十八年薨八十薨謚曰
莊子詮鉦以西陽王嗣在位十九年薨謚曰恭
子勛淑以福山王先卒謚恭和恭和王子紀檻

亦叅卒再從弟亂授以靈川王嗣亂授者恭裕王勛壯之子榮懿王詮鈵之孫而榮懿王莊王次子也亂授進王追謚榮懿安王恭裕惠王而謚恭和靖王亂檟懷王王在位十九年薨謚曰憲王好學工古文詞妙於聲律在位二十九年薨謚曰宣子珵堯嗣王仁孝効恭於天子 穆宗下璽書賜棹楔世子效鏞

安惠王楹洪武二十四年封國平凉二十七年薨亡子國除 仁宗初以平凉封韓 景帝王薨亡子國除

中使襄陵王冲妹奉惠王祀

唐定王桱國南陽母李賢妃以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王敏而蕩王二十五年薨子瓊煚立是為靖王綜覈有榘矱為 成祖所喜永樂中入朝五日三召見王六年薨妃高氏未冊殉詔封靖王妃王弟瓊炫立是為憲王

四十八年薨臨終善誨諸子為詩永訣子芝址立是為莊王、孝事父母被服儒行王十一年薨子彌鍗立是為成王、肆力經史屏几書訓言諸宗有餚裘馬買名姝者憎之若逸日與文士觴詠士大夫道南陽無不求見王　孝宗朝奏朝廷待親藩生爵殊誼親、至矣閒有惡未敗聞沒獲美謚魯荒秦愍殆黜明初請令勘實用寓彰癉禮部議覆從之　武宗出游王作憂

國詩八章王三十五年薨亡子愛文城王子宇温賢立為嗣是為敬王肅帝十八年王以賢孝旌久之作太廟獻黃金千白金萬助大工賜玉帶蓋祿歲百石王三十六年薨子寅栻立是為順王、三年薨子碩熿立　年薨子器檻立是為端王、　年薨孫聿鍵以父殁失愛於祖而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為之請嗣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

陽錮高墻會赦出至鎮江南都陷鄭鴻逵撤兵
走閩挾唐王去稱帝閩中改元隆武踰年北騎
入閩唐王走贛北騎追及擒隆武及魯石械至
福州隆武與后皆被害隆武舊相蘇觀生何吾
立隆武弟唐王聿鍵監國年號紹武後清將李
成棟擒紹武被害蘇觀生棄帝唐遂亡
鄖靖王棟妃劉惠妃洪武二十四年封國安陸
王在位六年薨妃郭氏武定侯英女也王薨亡
子有女四人郭妃對鑑寫照遺女而自經殉
伊厲王櫟國洛陽妃曰葛麗妃洪武二十四年
封王好武不能宮居喜負劍馳馬有犯纍者手
斬之血濺王衣王則好衣其血濺者平居髡裸
男女襏坐之故謚厲王二十四年薨子顯炔立
是為簡王：求府太守亡饜縱其中官擾民洛
陽人苦之　宣帝時械治其府中人　睿帝時進

表文不恭屢被讓王四十年薨子勉堅不及封
孫諟鈒立是為悼王追封勉堅為安王悼王
十年薨亡子弟諟鈒以郊城王進封是為定王
王好學崇禮居喪過哀忌日哭泣終日不食歲
望闕北首過廟則趨民間高年耆宿必禮下之
訏淵立是為莊王二十六年薨亡子弟訏淳以
濟源王進封王讀書好禮事其生母至孝母沒
廬神主殿側者三年王十六年薨子典楧以嘉
靖二十三年立為王以四十一年降為伊庶人
庶人愎而狠多縱官府中人持河南吏短長吏不
如旨則旦夕斥去即去大遭其折辱縉紳大夫
過河南有徑外郊不入朝者王使迫挽其車辱
以非禮即入朝王必多為阻難河南通判某者
素不善事王不內王干請又去王使數十人待

之途拔其髮鬚大遺於其口中御史某按河南
從北印山外過王要荅之往来縉紳率迂折從
他境其土之仕於外者寧久官不敢歸家河南
守相長史莫敢問王以此自得計太守張柱者
公廉不發私書既至官則較尉數百人持太守
事太守不得有所平反柱戒門曰有內伊較尉
者死較尉不得見太守太守剖斷自如王怒召
優人守府門為太守家人淫奔遺亂之戲伺太
守出俳弄之王蕭墻敝請垣許之則奪郡治及
學宮地以廣宮即中陳大壯者居鄰王、亦求
其居弗與王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有所食輒
奪之大壯伶僂市中遠府獄户開大壯竄入與
囚同食數月乃出王使人從大壯如故大壯竟
餓死其家不得收屍王所為宮重城層臺倣闕
下錦衣官較宣詔陝西道洛陽王擁錦衣入召
官屬迎詔王私製一黃紙為詔書捧入內不開

宣衆問何詔王曰詔耳妄問者死其夜與其子
褒嫪大張宴樂至曙令其府中人皆稱千歲若
謂伊親於天子天子容詔之也王攘人妻女至
四百餘口奪民廬舍至三千餘所誑脅人財至
三萬餘金晝閉河南府城大選民間女十二歲
以上者七百餘人留其姝麗者九十人不留者
令具金贖厭惡者委狡虎圂事聞　上革王禄
三之一令王壞僭城歸奪女出群小人付有司
王自如禮部數牒促之河南守相持牒入王曰
安用牒是為我障檣我猶嫌有晝河南守相乃
自召卒壞其僭城墮未半持梃者數百人出王
宮逐卒卒或墮或壓多死者河南人怨王皆曰
伊王反矣河南僉事林騰蛟具疏從都御史邵
堯臣以聞王妻敖之章下禮部三法司具言伊
王典楑好亂暴棄禮義遠祖訓失藩臣節陛下
念親曲赦再四不痛心湔躬回奸日甚臣等

謂宜如徽王載綸故事降為庶人禁錮高墻削除世封制曰可

靖江王守謙少名鐵柱　太祖長兄南昌王之孫父文正少孤祖母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以其貌類已故愛之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其為人涉獵傳記而深狡強厲一日　高帝問文正汝欲何官文正踧而對曰爵貴急私親無以服衆叔父成大業兒憂不富貴邪　高帝善其言益愛之不知其為說辭也辛丑年以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軍事　高帝親征張士誠命徐達往定之　高帝康泰救南昌鄧愈出走命徐達往定之　高帝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為吳西南之藩蘿非骨肉重臣莫與守命文正以大都督統元帥趙德勝協愈還鎮陳友諒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文正晝令諸將分布七門城守自將精銳卒二千人往來巡禦冠戴竹盾以當矢石壞

城三十餘丈文正令火大銃擊走之隨豎柵內
蔽茲来爭柵且擊且築自夕達曙城完茲復增
作雲梯戰具晝夜環攻期必拔文正命集長槊
鏃飛戟所以為捍拒之計無不備被圍八十五
日 高帝兵至竟滅漢鄱陽湖文正以守南昌
功高驕淫豪橫奪民閭處女不用者投井中所
用牀榻僭餚龍鳳上聞手書責之文正慙懼謀
以南昌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冰以聞 上
大驚曰嗄此子不才至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
登舟至南昌泊城下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謁
高帝泣曰汝何為輒起此意誅其叅謀斷其部
下頭目五十餘人脇肋遂載與俱歸群臣請誅
之馬后力抹 高帝曰后言是吾有兄三人匿
此子安置之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而父遠
我訓教我當治而無恐長封而文正卒以洪武
三年封鐵柱王靖江祿視郡王九年之國上表

謝 帝覽之為之淚下勑其文武從臣曰從孫
幼而遠鎮西南善藎之為著昭鑒録王之國未
久坐淫虐廢為庶人使田鳳陽苦之王曰不顧
為王得努力田丘老死桑林足矣 高帝嘆曰
無福無福閱七年復居之雲南貪暴如故負還
安置鳳陽復不悛 帝召之京師撻而錮之二
十五年卒命其子贊儀為世子留京師贊儀恭
慎好學能書三十年春使省視晉燕周楚齊蜀

湘代肅遼慶谷秦諸王叔父浮湘入蜀出殽函
抵汴上太原涉於大同宣府北平東北入大寧
遼東折於山東擇文武忠孝之士從以贊儀年
幼欲其知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永樂
初之國薨謚昭和子約麒嗣以孝謹聞病瘸屢著道
嗣薨謚昭和子約麒嗣以孝謹聞病瘸屢著道
士衣冠往出市薨謚端懿子經扶嗣王平居學
問嘗為敬義之箴薨謚安肅子邦寧嗣薨謚恭

惠子任昌嗣薨謚康僖子履燾嗣薨謚温裕亡子康僖王弟任成以輔國將軍進封王既立廟祀始祖南昌王永樂中給銀印宣德中改銀印黃金塗

石匱書曰西漢公族至十萬餘人而我　太祖又數倍過之蓋萬曆初年總稽屬籍已滿十有六萬今又去此五十餘年其繁衍真不可勝計矣後漢黃巾賊起宗室劉虞劉岱以一州牧尚能提兵殺賊今藩封滿天下而不聞一旅興師乃使流寇猖獗若是則振ゝ公子雖多亦奚益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

文二王世家

漢庶人高煦母徐皇后 太祖時以燕王子封高陽 成祖即位封漢王狙詐多智有膂力善騎射初 太祖召諸王子學京師諸王子皆留心翰墨煦獨嬉游輕躁 太祖小祥煦與燕世子入叅外舅徐輝祖叅奏高煦勇悍無賴非惟不忠抑且叛父請 建文帝留勿遣輝祖弟增

壽父駙馬都尉王寧力庇竟遣還將行入輝祖
庪盖其善馬不辭朝去過涿殺驛吏燕王請雞
謂煦武使從師煦領勁騎接戰白溝東昌有功
及浦子口燕王與盛庸戰敗奧適引胡兵至燕
王撫之曰勉哉予病矣世子多疾定難以功煦
又力戰破盛庸世子為人仁庸體充盈而煦長
七尺餘軽趫捔千鈞兩腋若有龍鱗者數片燕
王以類己愛之既有天下密召淇國公立福駙
馬都尉王寧學士解縉等謀所立福寧言二叚
下為陛下請難有功；高於世子立子以長平
世之道也解縉等首曰以臣所見異是世子忠
敬仁孝天下莫不聞異時守成令主也且夫以
孽奪宗為亂道煦從　上田射生多軍士有二
烏泣柯棲連中之　上喜漢王枝至此乎解縉
從旁對曰所謂賢王者孝友慈明為藩國長若
夫捔弓命中洞胸貫臚猶一卒也陛下誠愛王

不宜以此為王譽 上竟立世子為太子封煦
王漢國雲南與失望不行曰我何罪處我荒徼
已又改青州曰我何罪處我瘠土是時 上將
巡北平太子居守與請從數行離間私譖解繙
於上 上至徵太子師傅皆繫獄而解繙亦為煦
寘死獄中煦居南京乘間請天策為護衛擁軍
三千不隸於伍荐輒自詫天策上將軍唐太宗
號也我得之豈偶然長史瑛典膳岐鳳數直諫
煦怒附繫之詔獄兵馬指揮徐野驢執治漢府
不法入煦煞之以鐵仆煦數體解無罪人抶之
江淹革為舟以習水戰造大量妝祿米縱護衛
軍強取民間貨財或至盜劫永樂十五年 上
南還聞煦不法事詰煦衣冠繫之西華門數日
太子力救解 上曰吾為人父不知子邪彼方
以秦王世民自與居佘於建成乃更封於樂安
曰是賊上者必為變處之樂安朝發夕禽之矣

煦至樂安深懷怨望異謀益急私造火器藉壯
丁為行伍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壯
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給諸衛所兵器行
其暴盜而境內騷然 上知之益厚遇煦 仁宗又崩
遣人窺闕 上崩 仁宗踐祚煦數
宣宗即位有所求請輒不得益怨望遂發兵反
長史李默諫不聽乃作五軍指揮王斌等將四
軍諸子將一軍而自將中軍偽授官號私於英
國公約為內應故御史李濬者樂安人方持服
家居匿妻子變姓名馳告闕下煦知之使 者
追捕不及使者還煦怒磔之而與所私遣人英
國公所者英國公亦繫以聞 上不忍加兵使
中官侯泰諭煦 盛陳兵衛見泰南向坐大言
曰我何負朝廷哉請難之戰非我出死燕之為
燕未可知也 永樂中 太宗皇帝削我護衛徙
我樂安謫我者誰邪今固望縣官優我而輒云

祖宗故事我豈敢爵之無動作汝循營視
漢士馬豈不可以洗洋天下速歸報急縛朝中
奸臣来徐議吾所欲耳因上章指斥 大行皇
帝與 上所為名憂原吉等奸臣索誅之 上
嘆曰高煦果夜召憂原吉楊士奇楊榮問計
楊榮原吉勸 帝親征 上從之八月發京師
英國公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太
傅榮太子少保中尚書濒本通政使佐從以武

陽侯禄為先鋒是時漢方約內應取濟南濟南
守吏覺之不得發漢將榮者南人請引兵趨南
京漢諸將曰南人謀家耳柰我輩何庚辰武陽
侯至樂安城下約戰 上令大軍餐食無行辛
巳昧爽 上軍城北壁其四門諸將請攻城不
許諭煦書不答乃使射詔城中城中人多欲劫
煦獻者煦驚遣人詣行幄請假一夕訣妻子以
明日自歸許之其夕煦盡焚兵器及書壬午

上軍城南漢將斌曰就擒辱也何如戰死煦曰
城小乃從間道衣白帢蒙見上頓首自陳上
赦煦罪使召其諸子解兵令武陽侯禄尚書本
旋定城中改樂安州曰武定乃班師還京降煦
為庶人繫之逍遥城誅所與謀者六百四十餘
人減死戍邊者千五百餘人實口外者七百二
十七人獨長史李默免上之逍遥城視庶人
庶人足鐐於木運木撞上ㄑ不期而踣遂覆
巨鼎炙之庶人負鼎ㄑ動須臾死諸子皆死初
仁宗為太子上時為太孫與庶人從上陵太
子體重多贊高煦後言曰前人贊後人警太孫
曰戒之更有後人警後人也
趙王高燧國彰德母徐皇后王寡學好武成
祖靖難與有功自喜負與漢庶人謀奪嫡數盛
譖太子宮僚永樂二年封趙居守北京多用邪
人左道上怒誅其長史褫王衣冠以太子力

赦免 上晚節多疾太子視國事官官黃儼江
保者素邪媚太子疎斥之遂數離間太子於
上太子希進見二十一年王入朝留京師儼等
妄言 上屬意王從王來者指揮孟賢等皆喜
欽天監謝成過賢所密言曰成觀天象且有易
王之變旬日間耳賢蓋喜與其弟偽為遺詔通
中貴人謀矯 上幸宮車宴駕即劫出禁仗苻
璽偽詔從中下立王為天子然未以告王曰待
事成總旗王瑜知其謀詣闕上變 上命急捕
賊御右順門聽之立誅趙王之人顧王曰爾為
之邪王擊盞不能聲又以太子泣抶得免 上
乃選廷臣之賢者輔王以國子監司業趙季通
為左長史董子莊為右長史二人為王講說經
書推理驗事於是王知禮重此二人循禮悅孝
事太子甚恭太子即位王之國遣季通力辭常
山左右兩護衛不許往復再三 仁宗書諭曰

賢弟忠愛河間東平亡羣也盛心不可固違今
令兵部存留中護衛添設群牧千户一所王國
中惟兄與弟如手如足銘著於心何日忘之宣
德初漢庶人反漢臺有誣趙者 宣宗禽叛班
師羣臣迎於單橋尚書陳山請曰漢趙為謀久
矣漢禽趙必不安不都如出不意移師襲之 上
右顧問楊榮對曰善在顧而問蹇義夏原吉對
曰善獨楊士奇力諫曰事未發以何為辭 先
帝僅二弟陛下僅二叔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
不可薄要使 主上不受葛藟之媿而後群臣
漢庶人復自言連趙諸臣言趙者益多 上從
有以見 先帝地下 上乃止還京師鞫漢獄
士奇言封漢詞與諸臣彈章示之乃遣廣平侯
容都御史觀往諭容觀至趙王曰吾生矣因盡
納護衛上表謝恩 上繇此待趙王益厚王二
十八年薨謚曰簡子惠王立惠王立惠王名瞻墡立二

十三年薨子悼王立悼王名祁鉉立六年薨子
靖王立靖王名見濟王狎戲酗酒怒輒以刀劒
剸刺人重箠殺之或劓面碎首南樂湯陰二王
王叔父也而亦欲殺之又強買良家子女留止
樂父後宮成化中革冠服削禄三之一後復冠
服立三十八年薨子莊王立莊王名祐棌好酒
色立三十六年薨子康王立康王名厚煜讀
書好禮孝事其祖母妃疾為嘗糞嘉靖中
彰德饑王請辭禄以賑之朝命不許　世宗南
巡王迎駕甚恭王招致賓客文酒游宴有淮南
梁孝之風其後與其次妃及目自縊立四十年
薨曾孫常清立王跛捐產以救荒
石匱書曰諺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
其漢庶人之謂乎微西楊強諫趙王又幾不免
矣作法於凉身受其報　文皇則誰尤耶嗟乎
牧野南巢抱慙千古湯武雖聖其亦柰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一

昭九王世家

鄭靖王瞻埈妃李賢妃永樂二十二年用皇孫封宣德四年之國丨鳳翔以隴人多癭正統八年改國懷慶王多暴怒杖人至死稍不如意輒擊殺之　英宗為置孤相以御史周璟為長史後稍戢王四十二年薨子祁鍈王丨為世子時棄妃而立妾有子見滋失愛每言見滋母齷齪

百歲後難與同廟見滋是我為世子時子如何
襲得王爵聞人諫輒忿怒天順三年召入朝戒
諭之王二十八年薨謚簡見滋不及封子祐杷
立五十一年薨謚康亡子以世次應立盟津王
子盟津王見澈數行不義王惡之　孝宗廢為
庶人幽高墻故東垣王祐檡居喪能毀王十三年薨
其父見澍為定王祐檡居喪能毀王十三年薨
謚懿子孚焜立時盟津王子祐檳長求復故爵

王不與奏怨王　世宗南巡王迎謁境上甚恭
詔賜幣加祿三百石嘉靖十六年上疏陳母妃
閻氏貞孝賢德事寔詔付史館又乞祖訓五倫
為善陰騭通鑑諸書二十七年上萬壽表不書
臣　帝指摘之亡何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
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復演連珠十章以簡
禮怠政餙非愎諫神仙土木為規諷詞語切直
上手詔曰汝覘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汝

真令之西伯也請欲為之罪其長史再逾年而盟津王長子祐榰訐王跋扈詛呪煽惑諸不法事　王震怒并責前疏不稱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室葉一葦舍宮門外席藁以居如王繫之年數穆宗即位赦王還國復其位歲加祿四百石王自封至復位凡五十五年薨謚為恭而前盟津王亦稍自得復爵賜謚世子曰鄭宗之序盟津

為長前王復爵與謚矣爵不宜我固避之山中其後竟立祐榰之魯孫載璽為王

蘄王瞻垠不知其母故封靜樂王傳姚友直授王經有顧問必正對王雖幼知賓禮之王早薨謚莊獻　昭帝即位追謚獻

越靖王瞻墉母昭皇后永樂三年用皇孫封衢州未之國薨妃吳氏殉謚貞惠亡子除

襄憲王瞻墡母昭皇后永樂二十二年用皇孫

封王讀書通詩尤長春秋宣德四年之國以長沙正統初言長沙卑濕請遷亢爽地 睿帝居之襄陽 帝北狩其時諸王中王最長親且賢朝議以國家有故非長王無以填之謀迎立王子既不果郕王攝祚王上書太后請立 睿帝太子急發府庫募勇敢士迎鑾令郕王加意攝政郕王隱之不以上聞太后及郕王即位又上言陛下誕登寶位非從上皇冊封不可稍失臣節宜旦夕遣使通候 上皇以不失恭順之意

睿帝復辟于謙王文坐謀迎王子誅疑王與有謀而王寔不知久之從宮中得王所為二書賜書遺王比於金縢召王朝既見甚懽使詣謁長獻二陵歸賜宴酒半 上問王時政王避席曰臣過汴父老遮道言按察司王堅賢以誣下詔獄臣途中訊堅人咸謂堅賢顧 皇上加察詔立命法司雪堅獄王數欲返國 上賜護

衛父旗手司鷹坊司食塩三千引官其二夫人之弟二乳母之夫皆為百戶春秋上戊祭社稷山川賜陪祭官縣牙牌又賜襄王之寶雕玉篆曰以識密奏 上曰昔周公有大勲勞成王寵以天子禮樂叔父豈下周公姪欲加叔父宮殿黃琉璃毛王踧踖辭謝何以臣壞祖宗之典訓且居第當傳子孫用陶甎世、相安也 上曰善及行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問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渴顧 皇上省刑薄斂 上拱手曰敬受教王還 上又太后思王不已四年復召王、至 上諭廷臣曰吾叔父襄王天下第一賢王也其以朕言謗於宗人之府三時迎國御製峴山漢水二賦父襄陽四時歌以榮之王行 上送至蘆溝橋駕在王後王辭以臣先君亂道也 上曰今日姪送叔非君送臣叔父何辭之有王不得辭反其車

以面上六年復迎王以老辭上歲致存問諸
藩自谷王後皆禁不朝王獨以小心謹慎得来
朝者再在位五十年薨子祁鏞嗣在位二年薨謚曰定子見淑嗣在位二年薨謚曰簡子祐材
嗣王聽其妃父井海左使多蓄殺人孝宗降
勅切責海及王所親信俱戍邊在位十四年薨
亡子謚曰懷弟祐楨以光化王進封在位四十
三年薨謚曰康懷王好玄脩復好鷹犬蓄善馬
日行八百里一日騎往南陽返而日未曛又嗜
女色宮中賞賜無節無有欒攸之變先世蓄積
為一空康王之嗣也嘗命道士禱雨而應遂奉
道好五雷法無故煉神忽見一長人高六七丈
許青面赤髮黃巾金甲執鐵鞭立庭前因悸終
其身年八十五薨初簡王夢兩道人相揉髮繇
端禮門直入王宮遂同月生二王而皆以好道
康王亡子其從姪厚頡以陽山王進封王折節

為儉攝敝衣冠居外廡不厭稻粱遂能節祿米之羨以助於王家嘉靖三十年鹵犯順王進銀二千助軍餉三十六年三殿災王進銀三千栟木十　世宗兩賜奬勞王事嫡母王太妃及潘太妃薨王殯之左偏王太妃曰汝母有仒繫社稷是賴其何有於正寢左之以戕乎仍正寢王泣曰臣非敢有違臣不忍以非禮加臣母及塗跣而扶櫬行五十里王愛襄人左右不使犯有司四方士大夫道襄陽者率先施禮與為常布交人為之語曰夫人入楚也山不登太和王不朝於襄云何之徜徉王在位十五年薨謚曰莊子載堯嗣

荊憲王瞻棡母張妃永樂二十二年用皇孫封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改封蘄勤學好古祗慎肅恭延攬文學之士王三十年薨子靖王祁鎬立王七年薨子見潇立初靖王生三

子見蒲荊王見溥都梁王見澴樊山王見蒲與都梁同母ㄟ妃愛都梁常多予之金帛見蒲素不平及王錮母妃敗其衣食竟死將塗出柩於竇召都梁王入後園騎射擊之以鐵尺塞其口捶殺之鑽火攻王肛謂都梁王何妃曰王同騎射後園馬驚踐死因逼淫何妃於後宮王從弟懷順王見潭之妻茆妃美求通爲懷順王母馬妃懼防之王怒髡馬妃鞭之百餘攣懷順王囊土壓其面械繫茆妃入宮脅淫之數集惡少年騎射微服涉漢略人美妻女其聚斂不可勝道惡鎮國將軍見淦見流閉之空舍餓死之樊山王懼其父也密聞於　孝宗孝宗命太監蕭敬駙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徵王ㄟ至　上命諸王與文武大臣議罪諸王文武大臣皆曰見蒲罪惡深重不敢于刑書　上曰寧未減削爵降庶人錮西內賜何妃死奪茆妃之封居二年

見瀟從西內復檄奏樊山王過樊山王曰昔者
大行皇帝遺詔至荊見瀟拒不內見瀟居荊多
置弓弩藥土山簡舟閱馬廣儲生鐵聚輿械其
子祐柄濟惡謀不軌向未盡言耳乃敢誣奏我
遂更上王前事 上使覆視有之乃賜見瀟自
盡廢祐柄而封都梁王子祐櫚為王是為和王
王十年薨子烓烇立烓烇炷立端王有賢聲景泰中
上書請朝 上皇不許王四十六年薨子載墸
先王卒孫恭王詡鉅立進封載墸為莊王恭王
王十六年薨子常洛先坐罪革為庶人弟常清
立是為敬王一年薨亡子弟常盌立世子由
樸
淮靖王瞻墺母曰李妃初國詔 英宗以詔瘴
擇饒從居王朝長史李伯嶼從左右請有他求
與伯嶼不可曰朝廷之上有賜無求賜則惠求
則瀆王病府中人請為王祈福伯嶼曰何如貸

丁錢以甦衛士之困王皆從之王薨凡二十三
年王子祁銓立謚為康王凡五十五年世子見
濂早卒弟清江王見澱子祐榮立追謚世子安
王清江王端王遊戲無度左右橫暴境內苦
之左長史莊典以王不順請自免詔止之會饒
州推官汪文盛與王府不相悅有顧嵩者病風
持刀撞入王門大叫王執詰之嵩謬言汪推官
使我来殺王典以告鎮延官時鎮守太監黎安
以事至饒其隨騎近端禮門被撻安以為辱怨
王而先是王有名琴曰天風環佩寧王宸濠謀
之不得又求王濆湖地弗予坐是嗾安舉奏王
過併及文盛被誣事王亦奏辨下撫按詳訊安
與宸濠謀不候報遽逮典及府中官較鞫之典
詞不遜宸濠復使人將至府簒擊之死獄中他
所連死甚衆於是王奏安挾仇殺典以脫嵩及
縱隨堂等嚇取民財　上遣司禮太監張欽都

御史金獻民錦衣指揮薛璽往按王畏宸濠不敢奏欽等又為安諱護遂言王聽信奸徒為惡請嚴戒之淮府軍校坐戍邊者二十餘人刑部覆奏詔從之而典寶弗白王薨謚為定王凡二十年亡子弟祐榕立謚為莊凡十三年子厚熿立謚為憲凡二十五年子載垕立薨謚為恭凡二十一年弟載堅以建昌王進封滕懷王瞻墡母郭妃　仁宗即位用王子封國雲南未行薨年十七除

梁莊王瞻埏與滕懷王同母宣德元年用皇子封國安陸仍郢邸王妾度英偉好學不倦襄獻王自長沙徙安陸道王國王相見甚歡辭去至泣下亡何薨凡王十八年亡子除

衛恭王瞻墡與滕懷王同母宣德元年用皇子封懷慶未之國正統三年薨亡子為人孝謹好學以賢聞王薨妃楊氏殉之謚貞烈

石匱書曰文皇屬意高煦而屢欲易儲嫌　高祖之拘於立嫡而不立已也後以太孫聖瑞因季父昌事猶父救非其本心矣乃　仁宗一載唐虞未殫其澤終宣廟之世賢王如許克保令終謂非　仁宗螽斯衍慶之報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二

庶七王世家

德莊王見濟初名見清母萬宸妃　景帝時用皇姪封榮王　英宗復辟改封德國德州既國濟南王六十一年薨子祐榕立是為懿王ㄙ十九年薨孫載墱立是為恭王ㄙ三十四年薨子詡錧立是為定王ㄙ十二年薨子常犇清嗣許悼王見淳景泰三年用皇姪封亡何殤王母

王端靜安和六宮敬仰天順初冊為惠妃
秀懷王見澍母高淑妃　英宗居南城時生以
天順元年封成化三年之國汝寧左長史劉
誠獻王千秋日鑒錄王大喜之國時淹於逸民
以為擾左長史為言王輒急行抵國宦豎言王
居隘請遷先師廟廣王居王曰遷廟廣府其為
避尊乎使小子之居近學宮所樂也王十六年
薨亡子除

崇簡王見澤國汝寧母仁壽皇后　英宗居南
宮時所生以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國弘治
八年仁壽皇太后春秋高欲一見王　上馳勅
召之命內閣考襄王故事大學士徐溥等言二
年間三王之國郡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復来
往迂勞費民何以堪宜勿召王便　上重違太
后不允既而科道官復言得請王四十九年薨
子祐楒嗣四年薨謚曰靖子孳曜嗣二十四年

薨謚曰恭子載墳嗣十九年薨謚曰莊子翊鑽

嗣世子常濛

吉簡王見浚與德王同母 英宗生於南城以

天順元年封王吉國長沙王方二歲及長慎守

法度謹財用遊嶽麓書院訪古人之跡梓先聖

圖及尚書誦尤喜賈太傅新書時置座右王七

十一年薨孫厚焜立是為定王 十一年薨子

載均立是為端王王二十二年薨子翊鎮立是

為莊王 八年薨亡子庶兄翊鑾以龍陽王進

封世子常淳

忻穆王見治與德王同母成化二年用皇弟封

未之國薨王天性孝友無所戲玩

徽莊王見沛國鈞州令禹州也以避 神宗名

故改王韋德妃出成化二年用皇弟封王之國

使承奉司自置吏河南布政使徐恪以非祖制

革其吏王奏恪慢侮 憲宗諭王書曰恪是也

固無罪王在位四十年薨子簡王祐樓嗣在位十八年薨子恭王孚嬀嗣在位二十五年薨子載綸嗣載綸好方術士得一羽衣年八十餘手甲長尺餘善導引徵入宮中孚遇之謂之梁甲進之　世宗世宗貴梁甲至與陶仲文並甲為人廉謹有所賜予皆辭謝　帝亦以此重之王嘗使人於朝見甲驟貴幸求甲謝而甲以故以辭謝賜予貧如故不能應使人歸惡甲於王而甲不知也王故煉女癸服之　上亦頂此梁甲言　上一日　上問甲取王所煉女癸方甲馳求王：不與以謂陶仲文王與之甲懼而王方謂　帝親徹大肆於其國盛興土木花石建大小殿廊百餘所欲植柱慶亡論士民第舍即發屋立城外塚妨行宮者掘之至七十餘塚棄飛觀數十丈自北城女墻工連後苑為械激水入觀輸苑沼復造二樓亦數十丈皆繡窻雕戶一

衣以秦之革金一衣以蜀之文錦自棟及礎不得其梯其巧如此自擇民間美子女徵歌恣飲無旦夕又與府中人戀德微服出行私選女南京得四女歸至王莊驛吏察王非凡人微見王衣疑之拘之驛王隤垣出庫官王章直諫王王斃之前後所殺亡辜二千餘王庭鐘鼓自鳴時見羣羊出沒王猶虐不悛他日　上居宮中梁甲侍　上從容問曰徽王無恙梁甲對曰臣藩王自南京歸乃微有霜露之疾陛下念臣主臣幸甚　上愕然繇此疑王而會民耿安女小迎冬者王奪入宮中以過蓐死之燬其屍安上變言王竊出窺南京形勝五日一探上起居幸瑕隙為不軌按驗得寔命廢為庶人幽高墻王懼令妃與其所素幸姬皆麗粧自經旋亦自經死國除

石匱書曰英宗有二盛德事出建庶人於獄止

妃嬪殉葬宜其子孫之繁衍也厥後懷獻蚤殂
東宮復立天寔興之於人力何有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三

純十王世家

興獻王祐杭　憲宗第二子孝惠邵太后生弘治七年之國安陸享國二十四年薨謚獻正德十六年　武宗崩無嗣　世宗以興世子入承大統議大禮上興獻王徽號初加興獻皇帝車

臣楊廷和等爭之謂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興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

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　世宗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加皇字嘉靖元年定大禮工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三年張璁桂萼上正大禮疏言　皇上入繼大統非為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獻后　世宗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群臣集議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璁萼等議禮非是　世宗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無盡其忝衆論詳議以聞公侯張鶴齡郭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遂尊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太皇后曰聖母四年修獻皇帝實録命工部度地興工建立世廟十七年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上諭禮部曰　皇祖肇造區宇　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脩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廟于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皇考獻皇

帝為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改大峪山獻王園為顯陵　帝親詣山陵躬行秋祀禮三月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於隆慶殿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皇考配建聖諭於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廷臣議以崇仁王後獻帝嗣興王不許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上疏言　先帝尊稱獻帝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

尤所當議蓋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寔未南面君臨天下雖為　武宗叔然嘗北面事　武宗乃遂列於諸帝而居　武宗之右或獻帝於心亦有未安　先帝進獻帝於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聖慮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為獻帝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不報

岐王祐棆母邵皇后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八

年之國。德安王十四年薨還塋京師謚曰惠
亡子國除
益端王祐樻張德妃生國建昌本荆邸也荆王
時常有大蛇自梁蜿地朝退若有人擾王座荆
王疑爲故改藪王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八年
之國王性儉約巾服盥至再日一素食無兼膳
好書史工楷篆享國五十二年薨子莊王孚燁
嗣莊王孝友忠敬博敏好學雖宦侍女御亦誨
之詩書在位十八年薨亡子弟恭王孚炫以崇
仁王進封自奉儉辭禄二千石聞宗人産子至
四五者輒嘆曰不費國帑哉夫夫也不事詩書
而多近婦人在位二十五年薨子載增不久王
子翊鈏嗣初恭王以嗇久於國而翊鈏好交當
世士大夫接引如恐不及燕饋不足給常假於
外陰萬間稱賢藩二蜀父益而益恭王爲尤
衡恭王祐樻國青州母張德妃成化二十三年

封弘治十三年之國在位五十二年薨謚曰恭
子厚熜以江華王嗣在位三十二年薨謚曰莊
嘉靖中辭祿五千以贍宗室之缺有賢聲子載
垕以東昌王嗣在位四年薨謚曰康亡子弟載
封以武定王進封在位五年薨謚曰安子詡鏌
嗣在位四年薨謚曰定子常澆嗣
雍靖王祐樘母邵皇后成化二十三年用皇子
封弘治十二年之國衡州府中屢見怪方請

從正德二年薨年二十亡子除還葬於西山
壽定王祐榕母姚安妃嘉禾人　憲廟選妃江
南嘉禾以姚氏女髮素種不盈尺過吳江
縣之平望里一夕髮委地長可八尺入宮拜安
妃里人因名其里曰八尺為之謠曰平望八尺
爺娘不識言妃之容髮雖父母不知其故世俗
以其地人民悍惡解為不識爺娘非也弘治四
年用皇弟封國保寧岐王之世絕正德元年即

從王德安居其邸王府中較尉橫攖帝民王不知也知府李重裁較尉較尉言於王捕重安陸民劉鵬聞之急詣重畫計重曰爾何人吾不識也鵬曰使君廉且仁民在宇下何論識不識也王竟上書訐重朝廷遣刑部大理按之鵬佐重對簿凡從重七十日重得調去然王久以恭謹聞凡五十五年薨亡子除

汝安王祐桲母張德妃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衛輝嘉靖十八年　世宗南巡王途迓甚恭上嘉之加祿歲五百石賜金幣王五十一年薨亡子除

涇簡王祐樻母楊恭妃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沂州王四十七年薨子厚烜嗣未幾卒亡子除

塋西山

榮莊王祐樞國常德母潘端妃弘治四年封正德初尚留京邸劉瑾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逐王

王就國王狀貌類 高帝常惡府太守於門王畜牛羊以王府表其角淫民禾稼王四十九年薨世子厚嫪先王卒謚懷穆孫載墮立世子翊鈐世孫常滾

申懿王祐楷與涇王同母弘治四年用皇弟封國叙州未之國薨凡封十二年亡子除

石匱書曰世宗尊親未免過分祔廟稱宗以至配天饗帝終 世宗之身則亦已矣乃歷隆萬兩朝而猶不議祧則又輔相者之不父也夏父弗綦之逆祀勿知止而徒議嫡紫於夔滅文仲之不知禮也亦已久矣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肅一王世家

景恭王載圳　肅皇帝次子也盧靖妃出妃素不為　上所喜　上常笞責之十八年冊莊敬太子而封　穆宗裕王王景王其後莊敬太子薨群臣請立裕王為太子　上以嘗兩立太子皆不利裕王與景王並居邸又晚節好方士方士又以二龍不相見之說進於是裕景二王不

得見　上有年群臣唯入日夜望立裕王為太子也裕王既與景王並居邸形跡相擬景王年雖少不與事其左右之人妄有窺覘嘗直至裕王寢次然　上春秋高終惡群臣言二王者楊繼盛以面問二王誅死而郭希顏以建帝立儲傳首天下諸廷臣遂不復敢言一日夜半旨從中出令景王之國都下市井踴躍相賀王之國安陸居四年薨　上下旨相階曰此子素謀奪

嫡今死矣初王之國多請莊田户部以天子愛子悉覆給荆州有沙市者商賈之湊故不在王請中王府較入言王收之使者責市租相望荆州知府徐學謨執不與議歲輸金王府中王怒責益急市民皆逃竄王馳奏學謨而相階持竟下撫按官學謨執如初坐調歸有劉家壩者漢陽之聚王又欲薪之漢陽推官吴宗周白王持之王長史高岱素直節以宗周啓入白王亦罷

其他楚中田土湖陂可數萬頃王皆侵入委賦於民故事王薨妃當奏訃至是訃乃出岱上問階得無誤乎階對景府乏老成人奏所以誤誤恐復大宜遣一信臣往護王柩給足王宮眷上是之令階草勅階念府中所侵土田湖陂即稍緩諸藩且請矣并勅籍所司於是田土湖陂復為楚人業王無子眷屬仍居京師王歸葬西山謚曰恭國除

石匱書 卷 列一王世家

石匱書卷 列一王世家

石匱書曰世宗八子殤其六而所存者 穆宗又景王耳又皆中道而殂不得壽考金丹服食之悞人也如此迨後 世宗金石毒發寢至傷生人主欲壽國壽身壽父子孫方士其可近乎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莊一王世家

潞簡王翊鏐　穆宗第四子也隆慶五年用皇子封萬曆十七年之國ㄨ衛輝王面辭　神宗降座臨陛目送憮然羣臣感動王好閒行見跋弗倒九泥糊紙為人所值一錢而悅之呼為小好漢出重價復見駿馬即出跋弗倒易之見其人有不豫之色又與一跋弗倒相傳以為笑柄萬

曆四十二年卒謚簡世子常淓嗣崇禎甲申流賊破衛輝王播遷至浙江駐匝武林馬士英自南京逃至與浙撫張秉貞奉為監國乙酉五月北兵南下潞王發書與貝勒講和書曰潞王常淓拜書奉大清國領兵元帥麾下惟大國重兵南下所過秋毫無犯郡縣望風靡解可謂威德竝行孤以流徙僑寓杭城側聞旌旄勢宜引避切念大國之與本朝舊敦和睦新荷匡維仰伏神武之靈一洗燕京之恥使 先帝后釋于怨同獲有塋葬原與宋室徽欽繫俎而北者恩怨不同故在宋室議和即為忘二帝父子之仇而在孤藩議和則為報 先帝叔姪之德是以不敢惶懼安枕杭城仍率文武官吏撫慰百姓拭目前驅願以玉帛相見不敢一矢加遺也竊為大國計莫如同盟而和最為長便今江東水國財賦要區襟帶閩廣尚有天下三分之一今艸

澤男子豈無英雄流離重臣不乏忠義而惠桂諸藩俱在江東一時忠義所激謳吟　祖宗三百年之流風善政者又從而擁立雖雄戈所指如入無人然恐一涉鯨波再渡瘴嶺經歷寒暑無乃勞止宜未必能到處留兵以守之則凱轡言旋而安保其地方之無反覆也昔宋遁逃反于閩海可謂事窮勢極遂一出而圖興復開國于臨安者百有餘年豈非取之甚易而守之則甚難也耶若孤藩請與大國和則忠義之士無所發憤毋庸所至無所梗阻一檄之傳可底定而大國之仁聲義聞且洋溢乎中國假孤藩以虛名而以之號召東南有餘箸也孤謹悚息以待若蒙見許請緩兵馬之行先遣講和之使至不傷殘我百姓孥戮我臣工則大國發政施仁已在所必先不俟孤藩之喋喋矣貝勒不應兵至北關遂與撫臣張秉貞啣壁出降羈之北營

旬日之内置酒相款侯周惠崇三王齊到押送南都同弘光解京不知所終

石匱書曰潞王再傳而遂有播遷之事余猶及見潞之後王也北騎南来潞王素車白馬降軹道傍為民請命始尚以玉帛相見旬日之後縛獻京師遂不可復問矣使潞王背城借一猶有閩粤可走亦何至身為俘戮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顯四王世家

福王常洵　神宗次子母曰鄭貴妃寵冠後宮萬曆二十九年冊立為福王三十一年有妖書之變書言貴妃欲危太子奪長立庶物議洶洶四十一年羣臣合詞請王之國内傳土地不完錢糧未足今已春暮侯明春行輔臣葉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福王之國日期欽諭令借錢

糧地土為辭改侯未歲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其何以取信天下至如土地則福府地租已滿四萬六千多潞府六千有奇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強增使地方騷動王亦何能坐享四十二年王之國維陽次年又有挺擊之變議者又歸罪貴妃四十八年 神宗崩 光宗蒞阼浮議始息崇禎十三年流賊破河南縛福王至責以河南歲饑府中擁積孚貲不行賑救杖四十屠腸裂屍受禍最慘子由松嗣封十七年逃至淮安 烈宗殉難後鳳督馬士英與淮撫史可法迎王至南都監國尋即大位以明年乙酉為弘光元年弘光好酒宣淫無度勑內官遍索美女騷動天下政事一委馬士英日惟縱飲御女乙酉五月國事大壞與馬士英潛出南京望風遠遁中途為土英所賺走太平入黃德功營中仍沉湎為樂六月

劉良佐降清為向導奄至太平說降德功德功至陣前見良佐辮髮紅纓方督衆出戰為麾下逆將發矢斬喉因自剄死麾下諸逆將縛弘光獻留都王子弘光上箋朝見王子出天壇接見上設王位令弘光膜拜行君臣禮即羈之於鴻臚寺遣二十餘人同卧起弘光尚攜宮眷炎天無帳出紙條向趙忻城索之曰誰敢送進竟不與踰月坤至燕京朝見慕庭命設供帳於太壑院頗華麗弘光大喜過望與宮人徹夜痛飲踰旬賜宴倫極山海之供弘光益安之再越月出弓弦一條令自盡并汪貴妃等俱縊殺之

惠王常潤 神宗第四子萬曆二十九年用皇子封天啓七年之國荆州崇禎十七年國變後播遷至紹興乙酉五月清至武林潞王出降貝勒以禮幣名馬迎請諸王會集省城題復王爵惠王以六月渡江羈留虎林三日後徵取宮

眷至省一月後獻俘京師勒令自盡

桂王常瀛　神宗第六子萬曆二十九年用皇子封天啓七年之國衡州崇禎十七年國變弘光元年桂王薨子永明王在衰絰中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奉王監國尋即位肇慶改元永曆屢敗進雲南已亥三月清兵破雲南許定國奉王宵遁不知所終

瑞王　閼

石匱書　卷　顯四王世家　二

石匱書卷之顯四王世家

瑞王閼

石匱書曰受流賊之慘禍無如福王者而弘光監國旋都稱帝一載亦可謂遇矣乃好飲醇醪寵婦人以國是委之馬賊般樂怠傲晝夜荒淫真劉禪之不若矣都城未破狼狽先奔卒為人縛獻京師身為訊戮不亦宜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陳遇秦從龍朱升列傳

陳遇晉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大父三世皆仕元遇多智識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倫所居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高帝渡江御史奏元之薦遇學識不群因以書聘之曰予惟胡人運盡豪傑遂蠭起予毅天討渡江而南遂下采石麥有

建康予思古來帝業必有良弼方能坐致太平爾靜誠先生江左不儒材兼文武倘以生民為念出而救世予不德詎敢以崇階脽土勸駕先生龍虎風雲氣求声應要亦賢人君子之所不棄也速就徵車勿孤予望益丙申四月八日也

既入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秘不傳　高帝即吳王位贈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高帝即大位遇陳治道以後中國先王禮教為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贈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奉命至浙江還朝亦有所陳贈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遇見之引漢故事以諫　帝大悅除太常少卿又辭帝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

間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遇力為救解多所保全帝常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侯其成立圖補報帝悅贈兼金對衣當是時　帝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年七十二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高帝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及金鍾山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也仕元為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鎮江四方知其名　高帝遣人迓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從龍者才器老成一用爾入城為吾訪之達至廬得之入告　帝命李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與其妻偕至龍江　帝親出城迎入與同處王氏弟家朝夕咨訪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帝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西門外用為南臺侍御史不受事無大小悉與咨謀密書漆板問答左右

不知也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或一至其家禮遇甚厚後告歸鎮江　帝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二　帝聞悼惜未幾督兵至鎮江親哭臨之命有司厚卹其家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櫟博洽群書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溢浦偕趙汸往學以元鄉貢上為池州學正秩滿歸歙黃兵起升避居歙石門山研精覃思著述不輟　高帝師至婺召問宣徽閒故老耆儒贈布帛升應召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高帝悅其言尋即大位召授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畫一日庭陳樂器上手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帝大怒起居注熊鼎從傍論救得解升出謝鼎曰微君升幾醢矣洪武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後不復見升所著有易書詩周官儀禮二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解及書傳補輯註行於世學

者稱為風林先生子同為禮部侍郎

石匱書曰陳靜誠二世仕元決策帷中而卒不
受爵其識見去青田遠甚後以疾終而黃金焉
像不啻去越之陶朱　太祖誠有以重之也秦
元之一薦靜誠即以老退朱學正召對三言勝
隆中如　語遂終身不見有魯連高蹈之風益我
太祖能委曲用人而又不奪人所守此其所
以能籠絡賢豪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宋濂列傳

宋濂　華浦江人娠七月而生兒時苦風眩九
歲善詩歌嘗騎白牛往來潛溪上自名曰白牛
生至正己丑特授編脩以親老世亂固辭乃入
龍門山著書己亥冬　高帝遣樊觀奉書幣徵
至金陵　帝曰世亂柰何濂對曰願明公不嗜
殺人　帝悅建禮賢館居之命提舉江南儒學

友諒平上平江漢頒召授皇太子經端莊陳大義善開諭　帝每嗟嘆曰先生古人也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　帝嘗論黃石公三畧瀛進曰二典三謨大經大法具焉惟陛下留意　帝頷之未幾卧疾予告至家表謝箋於太子皆儆語　帝喜答之謂太子當日誦宋先生箋一過家居二年起脩元史拜翰林學士時議封爵直宿大本堂討論達旦　帝常問災祥之故瀛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不書祥而記異有以也其年坐失朝參左遷編修旋　國子司業橫經數言諸胄子民俊具帖帖負墻四年坐考祭孔子禮稽緩謫安遠知縣五年陞禮部主事擢資善召對便殿　帝問帝王讀何書瀛請讀大學衍義帝歎善之令大書兩廡壁尋擢侍讀學士令集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錄詹同請編記　太祖起

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禮樂政治之詳為大明日曆藏金匱石室後世許之命濂與同修侍講樂韶鳳選海內文才開局成書濂同總裁既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統一華裔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興念憫民塗炭取之群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摧鋒治政詰戎文武將吏仰成筭而已獨稟全習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唯墨吏是庇是刑是威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政外戚戢戢循理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濂復與同韶鳳言日曆藏天府人不易見更倣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為皇明寶訓上之八年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具濂總裁命侍太子諸王游

中都多所規益濂在　帝前直諒不為文飾雖家事亦一一道之　帝嘗問濂昨飲客歡否坐客誰餚果幾何具以寔對　帝咲曰卿信人也吾昨使人瞷卿果如是自是益親信既而欲濂恭大政力辭曰臣待以文墨議論事陛下無他技能不敢任也每燕見命坐賜茶或令侍膳從容講詢或時為文坐濂榻下口授書之濂亦自以起家布衣被遇非常益恭謹或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對曰善者與臣人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凡為詩文必寓忠告嘗令七步詠鳳有戒禽荒語　帝遁然曰卿可謂善諫矣濂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於座右有問內事指二字示之　帝嘗與濂飲濂不勝杯勺　帝強之至三眩而赭蹉跼拜謝　帝懽咲賦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俱賦醉學士歌時甘露降

帝御武樓召濂賜坐勑中使入宮取所儲甘露手注一巵賜濂曰此和氣所凝可延年卻病與卿共之九年特拜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卿以草茅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朕欲官卿子以繼世濂屢辭不敢奉詔至是除子璲中書舍人孫慎殿廷儀禮司序班　帝時休暇輒命筆札如家人之叱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或侍從久

帝察濂微倦令共掖下殿三世官內廷當時異焉復記太子選良馬御製歌以賜令侍臣屬和後次仕歸　帝尤戀戀曰卿去何時復來耶姑為我留遂朝夕左右凡半載始放歸賜文綺曰卿年幾何濂對曰六十有八　帝曰藏此綺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抵里即遣孫慎詣闕謝仍上太子箋勸學明治要以副天下之望　帝褒答之　帝嘗迓謦濂曰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

未嘗有一言之偽諸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之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

濂細目羹麪豐下平居布衣蔬食不問生產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頗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能於粒米中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點畫皆分明可辨所著有潛溪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外國購獲之不啻拱璧

日本交趾高麗朝貢使臣必問太史公安否日本使歸奉勅請文以百金獻郤之 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國金非所以崇國體帝深然之初濂陞翰請歲一入朝定年九月入朝 帝迓問者屢矣及見端門大喜太子諸王皆動色日從 帝游歷觀闕禁籞中侍食便殿夜分乃退 帝常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裔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 帝頗難而重違其意復遣中使賜上尊既行後 帝問瑣曰爾父途次

安否對曰安復曰朕昨夢爾父朕談如平生遂頓首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嗣是萬壽節必至 帝與宴恩數尤洽一日從登文陛登道峻躓焉 帝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啣命明年果不來 帝念前語延佇如故久之曰風梗即使人賜之江口又不至曰先生其病矣急遣使至其家濂方與鄉人飲酒賦詩帝聞之大怒使人即其家誅之 是日高后同膳獨茹素 帝問故高后曰聞誅宋師父妾不能救為持齋以資冥福耳 帝遂動即使人馳驛赦之十三年孫慎以胡黨坐法械濂至京將殺之太子泣曰臣無狀無他師惟 陛下哀濂死 帝怒曰俟汝為天子而赦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事因徧録諸救溺者衣履入水者加三級解衣焉者皆斬之曰太子溺

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宿野寺侘傺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也其夕投繯死年七十三葬蓮花峰下其後蜀獻王為遷之成都濂性疎曠不事簡餙賓客不至則累日不冠幘或携友生放浪山水坐長林下談咲竟日以為樂有言濂在侍從時　帝命濂作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門人方孝孺言之即酣寢孝孺候夜深未醒即為代草比曉濂起趨朝憮然謂孝孺曰予死矣昨醉乃忘艸頌孝孺曰恐悞公事竊為公草之濂驚喜不及閱亟懷之入朝　帝迎謂濂頌何在濂出進之　帝讀竟曰此非學士筆也濂復憮然　帝曰此勝先生濂頓首謝曰臣昨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寔門人方孝孺代為之　帝立召見試一論五策立成　帝覽訖曰此生實勝先生即賜緋袍腰帶平定巾宴禮部復使人

覩之孝孺坐上坐岸然高視　帝曰是何傲因
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太子有一佳士賚汝
今留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
氣力龍門集及他史俱不載弘治九年四川都
御史馮俊奏濂在國初黼黻多功輔導著績真
儒被賞述作可師久死遠方幽壙沉淪乞加卹
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謚
文憲嘉靖初録其後人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宋潛溪才不及李白而寵遇過之使
其消不持重出以才人氣習其不為輕狂佻傷
者鮮矣乃座銘溫樹謹慎小心至老不倦然猶
瀕死者再焉微高后太子雖百濂其不免矣青
田潛溪並受主眷亦並受主疑名為見用而實
以碍柯終焉豈素隱履聲之疑於二臣亦猶未
化即故終始為韓子房之耶重漢高誠有以也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郭英列傳附郭興郭德成

郭英臨淮人父山甫　高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饌酒酣倫陳天衣之殊他日當大貴大貴毋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殆非執耒者若皆可秉珪乃知緜此人謹事之因以子女入侍英兄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但名興其始起事滁陽王從　高帝渡江圖常州晝夜

冑矢石衣甲生蟣蝨克漢及吳往往裹創戰從
大將軍臨中原守於潼關與指揮于光乘勝擊
破元人來攻潼關兵追奔數十里元人不敢一
踰南徙封譽昌侯卒追封陝國公賜謚宣武英
長七尺精騎射年十八從高帝起以謹重見親
每直宿帳下從渡江征無錫傷在脇攻破常熟
傷左足攻安慶傷左臂攻高郵弩傷右膝屢立
功上呼為郭四從戰鄱陽身負金瘡敗漢禁江
燒其船友諒中矢死或言英功英辭讓從征武
昌戰保安門傷手足漢將陳貞同馳入　帝軍
直闥行帳英方裹創侍側　帝呼郭四殺賊英
應聲直刺之立斃　帝衣英赤戰袍曰卿吾尉
遲敬德也從開中原以精騎三千破元通州從
常將軍取太原請夜劫王保保軍潛以十餘騎
入營常將軍引兵繼其後大克之兩與元偽王
戰俘獲甚多箭傷面足累官驃騎將軍江南都

指揮使、鎮江南上以英女弟掖庭故至英第
餞之賜白金二十墨廐馬二十二疋英至綏輯
流亡遠邇來歸日以千計期年戶口完增江南
大治居五年移鎮北平士女遮馬數十里有泣
下者既去生祠英、至北平元左丞允中等聞
英誠德來降者九千餘人上、召英上尊羊馬授
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居五年召還陞前軍
都督府僉事是為洪武十三年其明年從潁川
侯征雲南領兵五萬與都督陳桓趨烏撒道多
阻諸軍欲深入英曰攻遠必自近遂先攻赤水
江路時久雨江漲英領軍中以木為筏出不意
宵濟生擒烏撒羊阿容諸蠻進克曲靖越州關
索嶺明年以騎兵五千攻江川椅子寨火之進
降大理金齒克廣南與西平侯攻安寧富民一
日夜破靖州七寨傷左股取仁德姚安援楚雄
明年與潁川侯平蒙化鄧川諸州前後斬首萬

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
千餘艘蠻民降者数十萬户雲南平論功封武
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旋師
定侯二十年與大將軍馮勝討納哈出既旋師
王保、爭詈同脫因來追英連戰数十合傷左
脇箭中右脇佯呼虜傷甲竟却之其冬為征虜
右副將軍從征虜將軍藍玉討殘胡沙漠明年
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英領諸軍小憩
飲馬啣枚卷甲倍道馳至虜王率十餘騎潰圍
遁手及其將蠻子太尉獲其金寶珍玩圖書馬
四萬餘匹降其將士五萬餘人深入生擒虜將
校、司徒及襄宗大尉爽古赤兒古不達剌王
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算
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明年
春與諸將同加賜賚遣歸鄉又明年獨召還賜
坐懽語命統禁兵京軍御史承祖劾英家奴百
五十餘人擅殺男女五人不問也二十四年虜

酋阿劄失里寇邊英克總兵討之衆顏山俘其人口五百餘馬千餘匹逐至鴉寒山三十年為征西將軍生擒川陝賊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於汚後河英兄弟爵通侯有功其女弟侍宮封皇寧妃一門貴盛而獨其弟德成為驍騎舍人用甘酒自放上徙德成都督乃辭上變色曰以舍人二兄一女弟故提舍人等坿之舍人辭何說也德成免冠泣謝曰臣非草木不知上恩顧臣性嬾慢甘酒不識緩急付臣事不理上殺我亡人生不過高錢刀食醪肉隨意便了爾上曰善人皆如此可以措吾刑立賜黃封百壺助舍人飲金繇稱之益厚遇德成一日侍宴後苑醉復免冠謝見禿顛上曰酒狂顛毛乃可數德成曰臣猶憎其多欲削之明日醉解大驚恐觸諱乃削顛披緇上咲曰舍人若佯即乃實為之德成見其家二侯征鎮四方奏俘獻捷輒咲曰

虛名亦可聽艱苦亦可受曾如我飲中樂不英大小數百戰身被七十餘創擒斬俘獲一十七萬最為人孝友仁恕恭儉誠實母卒廬墓泣哭不絕行師有紀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北征鹵夜遇大風雪悉罷遣帳前環軍所攻克州郡戒殺禁掠封府庫收簿籍無一錢尺帛之私家居簡靜不治垣產天文地理百家莫不通貫以儉素書史教訓子孫事　高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眷愛雖隆自處謙下金創滿體橫直若刻畫每陰雨病楚被命出征即日啓行英毅之氣瀕老不衰上晚節功臣已盡獨英與長興侯倫任使永樂元年：六丁九卒遣官祭賻有加追封榮國公謚武襄丈夫子十二人鎮駙馬都尉尚永嘉公主女九人二為遼郡二王妃孫男二十八人孫女十六人一為仁宗貴妃餘多有勳蔭貴配富貴壽考終始吉令人以比郭子儀云靖難

後 高祖功臣之世僅有存者武定侯郭國雨平三家而已嘉靖時英五世孫勛嗣侯見寵勛見世宗方更定郊廟禮儀上言臣始祖英與徐達諸臣開國之功同能比烈達諸臣物故會當廟建之初臣祖英卒永樂歲獨不得與功非優劣以先後死也乞躋享太廟如達諸臣下廷臣議皆言不可户部侍郎唐胄上疏曰臣惟皇祖開基二年正月乙巳始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丙寅廟成列祀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生者虛位臣謹按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亓壺蔣子文等廟所謂塑像者也其見在諸臣如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所謂虛位者也是諸臣之功蓋皇祖論祀之日已合生死之臣先論定之矣至於太廟從祀古者所謂爾

祖從享祭於太廟共典尤隆當廖永安未除之
先太廟配享凡十三人（廖）永忠俞通海張德勝桑
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已死七人洪武二
年正月丁未已躋在列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
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
各隨其卒之年進侑此皆皇祖親定以恊大烈
英沂得侯平雲南也而非開國英侯之日太廟
定祀十有六年矣此時且不得祀功臣之廟況
敢望配享哉夫前代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
宗於其身漢明帝於其父皆親當龍虎風雲之
會目擊乾坤再造之時鱗翼攀附之勞素孚於
平居而山海倒排之幾又燭於臨境其翊戴之
力雖皆不貳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興則有
出牝牡驪黃之外是以西漢元功十八東漢雲
臺三十二唐凌烟二十四歷其世代未有異議
而欲叅差之者我 皇祖享祀之定寓褒旌於

血食比之前代尤重且恐故其品題為尤精如六王元勳大廟功臣兩聯上祖俞通海以下六人與於配享皆臣死事而茅成亦當時死事之臣乃惟與廟祀而已相從開國凡五百九十三臣十二臣配享而外與於功臣之廟者僅臣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而已而桑世傑者雖在配享又不得與於功臣之廟蓋其有無差次之間可以神會而非口舌能言筆墨可盡者位列先後今尚不可輕移有無額數況得而增損乎若勳所引祖訓首章得與於三公二侯五家之列其時以掖庭奉車之貴肺腑之託專言議親不關廟祀也伏惟　陛下寢英配享之議庶在天之靈慰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百世安食於其家廟不致忸怩非擬之亭剔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

可洗雪而禮樂崇隆統一聖明之世矣　世宗不聽竟進英侑享勛別有記

石匱書曰畢昌武定之不避矢石也可謂能帥其氣獨拳勇乎哉雖謝勲汾陽而榮遇加焉固不以宮掖之故也郭舍人酒德自全頽然天放抑又志遠矣

又曰武定侯侑享雖用勛故跡其當時所得亦世全功名可以知之矣異哉驍騎舍人誕焉自放於嚴主也唐胄之疏吾以比祝子魚之欲長衛焉

石匱書卷第六十

廖永安永忠列傳

廖永安永忠者巢人也江淮亂兄弟結客保巢湖為左君弼所處以水軍戰艦來歸 帝見忠年少戲謂曰黃口兒亦欲圖富貴乎忠對曰得事明王展尺寸無論少壯矣 帝悅屬永安水將以永忠副之出桐城大破敵於裕溪矢傷鼻不顧乘漲至青沙亦鱭魚洲諸砦定計渡江時

風利帆駛直向牛渚守者立潰遂拔采石克太平永安留鎮江口屢敗敵船授總官復取常林岡塘冒矢石破蕪湖禽陳也先父子授統軍元帥　高帝已定金陵令永安狥京口宣城毘陵諸郡偽吳兵寇瓜步永安乘夜逆擊大敗之大將軍圍毘陵久不下偽吳誘叛兵為梗永安自其壘大援生禽張德餘遂拔之已偕常將軍攻池州復攻樅陽與俞通海等驅海寇獲其酋晉

同知樞院事復與偽吳兵戰福山大破之又戰狼山獲巨艦乘勝深入太湖後軍不繼水淺舟膠與呂珍戰不利遂陷敵士誠欲降之不屈因於姑蘇會大將軍擒張士德偽吳議歸永安以易馬士德者吳謀主也　帝顧難之直許以所俘三千人而吳不肯士德死永安亦竟不得歸

甲辰十月遷授楚國公以丙午七月卒年四十七　帝御製文招魂以祭至偽吳平喪始歸

帝郊迎賜諫配饗　太廟改封鄖國謚武閔永忠智勇過人累立戰功永安之陷也忠遣從大將軍復義興不及救　高帝哀之授樞密僉院總其兄部曲攻趙普勝拥江營遂復樅陽偽漢已龍江諸將俱擾險忠率所部大呼陷陣諸兵從之數潰復太平晉同知樞院已扈伐皖城數固守　帝設疑兵間道而令忠以舟師擊之破八十餘艘遂扼馬長驅至小孤次湖口距江洲五里許友諒始知窮蹙棄城遁忠復分兵下瑞吉臨江諸郡已從征南昌援安豐大戰康郎山具疾力以飛舸追張定邊幾獲之又以七舟載葦荻實火藥其中乘風縱焚數艦數百艘屬提困邀其歸路竟殪數禽偽太子善兒等其次子陳理奔武昌復僭號　帝還論功賜永忠田復率之攻理至武昌拥其門於江徇艄艙以遏之甲辰　帝親督永忠等併力急攻理勢窮乃降

擢行中書省左丞從攻廬州敗左君弼狗江西未下州郡偕徐將軍取淮東克海安轉戰泰州時偽吳遣舟師駐范蔡港為疑兵　帝策之曰寇兵初集吾度其有詐今不敢泝上流其計窮矣此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搏戰之謀也永忠可率水軍扼之寇徘徊自老秉其怠急擊勿失泰州破江都自解矣未幾果如　帝策復徙扼姑蘇將游軍往來湖雲間屢衂吳師擢中書

平章事方國珍遁入海島忠副湯將軍共慮之珍降乃明州畧定閩中執友定檻送建康湯將軍還帝命永忠為征南將軍踵海道取東西粵諭曰南荒割據民困久矣彼聞湖湘已平閩中新附必無固志若先布威德招徠之可不勞一旅王者之師解懸除暴而已慎勿殺掠阻向化心也永忠尊　帝指以書諭何真真果降師次虎頭山小張帥盧左丞亦降得海舟五百艘軍

食稱是破僞泰知邵宗愚等獲斬之又捕斬諸
叛豪諸郡相繼降馳檄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三
十餘城俱納印請吏遂進取粵西至梧州元守
拜住平章若林迎降潯桂等州郡以次歸附乃
與楊璟會師收靖江南寧全象賓州執平章唆
住思蘭等兩廣具平師還 帝命皇太子率百
官迎勞龍灣入見命太子送歸第二年撫定兩
廣三年封德慶侯與世券頃之副征西將軍克

歸州七月師大谿口永忠率所部前進至瞿塘灩
澦蜀人設鐵索飛梁橫攔水關忠密遣壯士數
百人舁小舟踰峽出其上流人持糗糧筒飲衣
青箬襟艸掬色不復辨攀躋巖石間度已至率
精銳分兩道出墨葉渡夜攻其水陸寨以鐵纜
船頭實火具而前昧旦鼓始覺悉銳來拒其陸
寨已破矣所舁舟壯士又自上流揚旗鼓譟下
鼓大駭以為從天降也前後夾擊大破之火其

三橋橫江鐵索具斷擒蔣達等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遂入夔州與湯將軍分道並進永忠抵重慶明昇欲奔成都其妃彭氏泣曰事已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耳且兵民膽落心悸殿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不如降也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辭不受俟湯將軍至明昇面縛啣璧與妃及群臣奉表軍門和受璧永忠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昇等詣建康蜀平

凱還上曰廖將軍破瞿塘下重慶降明昇功不在顧川侯下加賜鏁金而旌之平蜀之文八下坐僭侈失人臣禮下獄死子權嗣權從御史大夫丁玉征松疊湯州從顧川侯征雲南皆有功

權子鏞銘鉞銘名見於別記

石匱書曰廖平章陷敵不屈卒不免姑藉之曰也易名武閔亦哀之矣永忠追勛鍾鄧能以讓受降而終侈汰失人臣禮則不學之過耳功罪

相衡而辜不揅績朝廷之棄之也 如腐鼠焉白馬之盟其可恃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一

俞通海通源通淵列傳

俞通海其先濠之蒲塘人也父廷玉遷於巢汝潁盜起與弟通源通淵結寨巢湖自守妖黨左君弼輒窘之聞 高帝駐和陽遣使間道歸款乞為聲援 帝時渡江乃舟檝得通海父子舟師則大喜自將至巢接出之因水漲至桐城也黃墩有雙刀趙者陰蓄異志通海密白帝挾兵

歸營多載猛士督兵攻蠻子海牙通海用舟如神於裕溪河扼其水寨敵大潰徑取太平攻行廊山涇縣克小花圩溧陽銀渚東壩及固城湖三汊口於灌渡橋獲快船從擊兆先俘其衆遂分兵歷沙港焦門克苗軍扼京口盡掠戰艦擢統軍元帥從取丹陽毘陵判樞院尋克江陰宣城寧國大浦口入馬跡山衝賊舫盡獲其衆經東洞庭山次胥口呂珍率師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不可曰我寡退則情見彼集衆邀諸險以擊之將立盡故不如與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從者披已甲立艦上賊以為真通海也不敢逼逡巡引去已克吳江遇敵血戰中流矢近右目鏃不可出竟失明與廖永安平海寇再破雙刀趙復池州晉禽樞院事攻安慶獲黃旗斗船從克銅陵擒九江掠蘄黃大戰黃鶴樓前回軍討叛將祝宗復南昌

帝喜曰是斷陳氏一臂矣已友諒空國入寇通海等逆戰鄱陽以六舟深入數陣我師遥望久之以為通海戰歿少頃舟飄飄遠出如游龍士氣百倍踴躍懽呼乘之遂大破敵明日敵欲退我師先拊壘子口及橫截左蠡遏其歸路通海乃議曰湖有淺舟不利回旋莫若入江據上游彼舟入必成禽矣移駐南湖嘴水陸結營數累不敢出糧盡統下流走禁江口通海等追擊敗之偽漢平晉平章事下廬州命守焉繕壘濬塹興農工民以寧輯從征浙西克湖州按鳥鎮舊館轉戰松江嘉定至咸渡橋提兵拠花塲中流矢創甚以四月歸 高帝幸其第顧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 帝揮淚而去明日薨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哭之慟賜葬聚寶山御製文祭之贈豫國公配饗太廟洪武三年改封虢國謚忠烈通海無嗣通源即軍中領其衆偽吳

平襲行省平章從大將軍征中原下山東沂濟
益都克東昌潁州汴梁還渡河徇衛輝廣平臨
清長蘆皆克之已從入元都取山西諸郡督馮
將軍等會兵太原克河中魯墓趨慶陽聞張良
臣復叛率勁卒疾出涇州畧其西路與大將軍
犄角良臣援絕竟困死三年復征定西破王保
保出連雲棧克興元封南安侯與世券已偕廢
永忠代蜀及大將軍出塞征甘肅具多戰功練

卒北平者久之廼還督鳳陽田政利度有方改
鎮雲南征廣南諸洞蠻俘斬無算復練卒於楚
雄宄獘裔召回 帝慰勞之賜名馬二十二年
令置第於巢未行卒年五十七初迓玉戰歿安
慶贈河澗郡公而通海復柩姑藤通源痛父兄
死王事每戰輒感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卒逾
年黨事起帝寘不問而通淵踪是失侯淵以父
兄故充恭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累立

戰功擢僉都督府事征哈剌哈至捕魚兒海獲其酋長人畜以歸尋轉餉豫章二十萬石軍興賴以不匱行俏將軍征都勻龍塲諸蠻峒蠻窟穴箐棘中出沒無嘗通澗直搗要害設方畧大破之斥沅寶慶具平　高帝多其功封越嶲侯率師討建昌叛賊遂城越嶲二十六年奪券以家人還鄉建文元年召見　帝壯之曰宿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裨將禦燕師敢戰有功白溝之役遂殁於陣

石匱書曰俞氏之忠烈也世焉獨一毓國乎哉南卑痛父兄死王事每戰輒感奮先登竟以功名自全而越嶲得距脫黨禍戰死白溝非天之克成其美哉獨念其父子兄弟酣族籧篨世以死殉而箕子姓並無半組之榮其亦何以風勵天下也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二

吳良吳禎列傳

吳良定遠人與其弟禎俱以勇畧聞太祖起滁濠良兄弟以里中兒從行間常先驅多功軍中有秘機良能沒水偵伺而禎異服為間諜帝甚賴之和陽之變孫郭兩軍鬬城中急勑禎先還集精銳且戰得不亂從渡江克采石破水砦搗方山營定金陵下京口乘勝取毘陵良以鎮撫守

丹陽禎從常遇春自銅陵入池州擒斬其酋獲
輜重數復以百艘來攻逆擊大破之擢總管尋
為天興右翼副元帥時偽吳擾姑蘇跨有淮浙
百佑舟車所輳其人剽悍勍俠而士誠多詐數
以金帛啗將士闚建康虛實江陰扼其要衝
帝命所守特以命良擢判樞院諭之曰邊將者
明封彊約束士卒而已外交納逋逃皆小利不
足為彼以詐我以誠羊叔子所以困吳也慎勿
輕與爭復命禎增兵助守賊入寇舟師蔽江建
牙君山距城三里許良以計破之賊胄潰禎擒
其梟帥朱定以歸已侵毘陵良遣兵間道往援
殲之於梁溪賊自是氣縮不敢復沂金焦　帝
召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車
馬珠玉不足旌能儒臣宋濂等其歌詩美之未
幾吳聞漢戍入寇益急率舟師數百艘侵舟徒
帝親討之良以兵來會賊乘潮拒戰陣方合良

等縱兵夾擊大破之賊遁　帝行賜江陰見良斥堠部伍守禦甚設太息者久之曰卿非昔日吳起乎良在鎮十年枕戈浴鐵夜往宿城樓上儉素自持而仁勇不妄殺士卒奉紀律無敢縱者又暇日延師儒講貫絃誦以節行風人當訟之俗一變既克姑穌遂命良移鎮兵民不擾

先是舊館之役禎以奇兵取湖州授定遠將軍留戍已從破胥蕩二門晉僉督府事復升征南副將軍偕湯將軍討谷珍禎夜渡娥江出其不意直抵車厩得降卒言賊已遁追至盤嶼急擊大破之賊懼遂降自湖州海道猝至三山城下圖其次部三門克之復破劍州生擒陳友定歸次昌國平海寇於蘭秀山洪武元年封建親王以禎克吳左相復從定關陝與湯將軍駐慶陽為大將軍聲援三年大封功臣良封江陰侯禎封定海侯與世券五年以良為征南將軍擊廣

西右江諸蠻盡平其地深入險阻胃瘴霧破膽浪諸谿洞平之裔獠奉法令輸賦如內地良閒關西邁而禎總舟師東戍遼調兵食轉饟周給復出捕倭奴至琉球外俘獲以歸帝每稱其勞勑命良副李太師督鳳陽田政復建齊王府於青州禎往來海上出沒風濤以十一年秋輿疾歸明年五月死年五十二良長禎三年後三年留青州卒　高帝震悼眞傳具如禮贈良

江國公謚襄烈禎海國公謚襄毅初　高帝為中山王造第表其里曰大功良兄弟醉而暮過之閽從者曰第曷稱大功曰無如魏國公所以賜也良曰我等與魏國公皆從　陛下左拮右捍以有天下　陛下獨表達里大功誰無功乎上聞咲曰姑徐之於是為良禎人建宅一區於江陰宅甚壯良子高建文中以總兵守遼東數以遼東兵攻北平成祖使人間高建文帝疑之

削高爵既即位復之使守大同八年　上北征班師高稱疾不朝縱家人給驛私役有司車牛擅以守邊官隨行坐免為民洪熙初尚以前罪謫戍海南

石匱書曰大吳之守江陰何啻西河而其子不免編氓然令容之以保世爵士君子不道之矣

靖海之籌海也勛焉與湯信公之烽戍海上相去天壤乃其食報不及信公高分一漢固少恩若是哉而卒以兄弟醇之具得正斃方之馮傳徽幸多矣

附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與其父君用同歸　高帝見質孫德崖軍炳文左右甚至從渡江授采石取金陵皆父子相從領軍張士誠宜興之戰君用騰栅前死炳文代父將下桐川取長興戰敗士誠將西門遂克之　高帝名長興州為長安州立

永興翼元師以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守之炳文擊
却士誠將原明上新橋與左都元帥劉成擊却
士誠將珍城西門久之改永興元帥府為永興
衛親軍指揮司以炳文為指揮使復與費聚擊
却張士信兵獲其將興祖炳文以都指揮守長
興孤城血戰者十年當是時也北有吳良守江
陰當江之門南有炳文守長興扼吳之關士誠
所以不得北窺而徬徨轉戰於其東西境久之

從徐將軍達取湖破蘇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大
將軍征中原克沂益諸州郡以鎮國上將軍從
克汴河南大同懷慶澤潞平陽太原復以其軍
從大將軍征陝西元將張思道李思齊夾武功
東川而陣炳文乘隙伺進一日數挑戰身不解
甲蓐食者數月思齊奔鳳翔思道奔涇陽而大
將軍因得入陝炳文從中取割凍葆供億西入
軍洪武三年封長興侯與大將軍大破故元平

章乃兒不花於北黃河討平曲靖並晏諸蠻於
雲南興定遠侯禦北征哈剌哈獲故元餘孽及
其妃后於捕魚兒海殲妖盜於兩當以征西將
軍勒平蜀寇獻俘三千餘建文元年以征虜大
將軍距靖難兵於真定屢敗撤回永樂二年刑
部尚書賜左都御史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
龍鳳玉帶用丹墀炳文懼罪暴卒子璡尚懿文
太子女勇悍有武畧從守北定啟請炳文搗北
平撓燕而炳文固守真定無餘力既敗璡快快
日悲泣及　建文帝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次
瓛後軍都督僉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
聽計畫靖難後亦論死

石匱書曰　高皇帝始取天下慮吳漢相結使
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先以剪漢羽翼
斃然後併力向吳亦惟二臣稱任使當時論者
謂二臣善守之日吳已亡吳迨後真定一出強

弩之末不能穿縞是則天意使然而長興墨守之功則不可泯也

石匱書卷第六十三

陶安章溢葉琛列傳

陶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王師至姑熟安與耆儒來習率父老出城迎　帝召語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矣　帝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

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帝又曰善留恭幕府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人　帝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幸丑出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徙庶民悅服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安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為游兵晝夜巡捍安登陴諭賊曰爾皆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為賊脅奈何殺之不許吳元年入朝初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定修律為議律官洪武元年賜安門聯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

言安隱過者　帝曰朕素知安丶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路　帝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可乎丕黜御史尋以安為江西行省參政　帝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於門為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撫字斯民非卿不可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奏上時務十二事

贈姑熟郡公

章溢處之龍泉人元季蘄盜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溢大喜為釋從子延溢坐問計溢嫚罵曰計安出為賊不已且死爾賊怒縛溢拄又礪脅欲以威降溢丶愈奮不屈賊竟勿忍害溢夜乘間脫歸慕里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又從別將石抹宜孫討諸洞賊俱有功行省以便宜遷溢

僉都元帥不受溢揆盜衆未易平又鮮奇可事者散兵匿匡廬山轉入閩　高皇帝定金陵制詔東帛聘溢既見問曰我為天下屈先生先生何以教我溢對曰傳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臣不佞他無所復知　帝悅拜僉營田司事行課兩淮墾田及租稅改僉按察司浙東處帥胡琛伐温詔溢守處供軍餉亡匱民忘其師温下溢移鎮湖廣請分兵駐荊襄列亭堠置屯田因墾

食蔡鄧未許會處帥伐閩攻殺浙諸郡大震詔溢以按察司副使鎮處溢辭副使馳詣郡則奸民亡賴肆刼掠聚山谷不下溢為榜招諭之爭就撫溢為誅其帥而籍餘衆為兵青田牧與范叅政合冦慶元龍泉時處州兵悉發戍浦城溢所籍僅足守城乃召募嚮所從里中兵擾要害列木柵相救賊懼遁去浦城戍告粮乏詔處轉饋溢以道險乏牛車而軍中掠食甚富請括入

官而均給之食果足温之若陽叛擾險徼遞往來商旅又時輕兵剽鄰邑溢遣子存道破斬之造海舟籍漁户精銳者得舟師千人使千户任惟淵朱仲欽將戍青田賊至仲欽兵搏未決而惟淵走遂敗溢即斬惟淵更遣指揮何世明擊賊平之入朝　帝謂廷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召見勞苦之遂屏人議伐閩溢對曰閩湯和繇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季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卽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帝立召文忠出師如溢策閩果下先是温別將黃宗雲成景達來附予官仍故將軍守士温失利輒叛去後降溢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請斬宗雲等以徇召拜御史中丞溢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長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高帝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議禮者罪不測溢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儀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頒賜寬霽事遂已存道率鄉兵萬五千從入閩平詔移從海道北伐溢持不可曰鄉兵農耳許以閩平歸耕而今復調忘非信也　帝色變溢繼曰處固有常牧就撫者其人驕勇不好農可藉而代也　帝乃大喜曰孰謂儒迂而有先生竟其為我一行溢既歸卒　帝遣祭仍趣籍兵使存道將見　帝溢竟以勞毀得疾死存道自累功至指揮後征陽和遇鹵力戰死

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齊名元季從石抹宜孫討寇有功　太祖下婺州見宋濂聞琛基溢皆國士胡大海克處州琛避走建寧既而還麗水興基溢濂應聘至建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討論治道擢營田司僉事壬寅

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撫戢兵民愛戴之寇隔
洪都琛與行省都事葉思誠逆戰市中死之追
贈南陽郡侯

石匱書曰漢高輕士嫚罵囊中寔無一人我
太祖雖在草昧顧時時以收羅老成宿學為急
四方高賢應召旌而至者青田潛溪固已卓越
千古矣而溢以績貴琛以節顯陶安有曰臣謀
緊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琛溢嗚
呼漢屈群策於斯為盛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四

宋朱劉掛陶汪唐吳列傳

宋訥滑人父壽卿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御史
沒追封魏國公訥遲重不妄言咲記聞該博元
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
助教橫經發難剖擊蒯蒙嘗應制撰勅文一十
六通操筆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
上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

自宋濂詹同而後唯訥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火燎其脇下衣痛乃覺　上示訥曰脇協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協朕故邪訥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外學徒甚衆李顒為祭酒坐罵憚不能攝師生至訟訐橫起　上乃亡卑當毀師流裔之法尋選訥代顒而使李文忠兼攝武臣子弟　上自製訥誥詞擬以磻溪非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　上意其老而懈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上乃大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中選者三居二魁選若張齡黃湜練子寧許觀丁顯秦逵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　上又大悅稱訥善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閒作諭中外有司言軍民利病訥獻孚遠策言屯兵屯田之法上嘉納之訥偶病　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修道之教

是必速差他日使畫工瞷而圖其像訥方公服危坐面有怒色訥朝　上問訥昨日何怒對曰遠一生捧茶踣而碎甌自念臣忘慢失教中心訟之不意上察　上因出圖示訥學録金文徵與吏部尚書余燁同鄉憚訥方嚴與學録田子燕何操學正陳潛夫等告燁訥老耄受贓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廩膳燁移文令訥致仕陞辭二驚問故怒燁專擅并文徵等誅之圖形暴罪

訥為祭酒凡七年　上召其子望江簿麟侍養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　上甚悼之命禮部致贈諸司致祭便者護喪有司治墳所過郡邑皆祭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優之初訥病革尚卧學廂麟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聲叱之曰方在丁社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遂絕既服滿　上召其仲子訓導復祖為司業以繼訥教初訥卒時　上命太常丞張顯

宗署祭酒久之命為真而諭之昔宋訥師撫嚴肅朝廷以故多得士比年祭酒司業改弛其條規秀才蔑繩糜紀也正德中追謚訥文恪

朱善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弟繼母　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為富州屬守強憲中請若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迓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誥制以奏對失旨改

與籍尋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未幾赦還鄉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　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學士　上與群臣論治善曰政治在任人擇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為計慮則施澤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於居舍所著有詩經解順集行世正德中追謚文恪

劉崧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為詩豫章李敬萬石周浪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支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黃觀覽名勝而詩遒大昌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察司副使坐事為胡惟庸所謫輸作京師尋放歸燃庸誅　上手勅召為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司業既至　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　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為文以祭崧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慎忍貧布被鼠囓橫裂居屋破葺茅補之居官僅携一蒼頭至便遷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崧招徠慰安尤慎威刑之用小人憸佞輒先事為防制其為人雖温顏巽詞而見者

凜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儉婣黨族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為元靜江教授副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授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與朱善宋訥屢承顧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

高帝奉天儐神甚謹不福禎祥惟惕咎災爰命

儒臣蒐輯古今天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災異應臣下者鑒於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經怠慢降國子博士未幾復之以為翰林學士懿文太子薨　上意在燕王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世適之子沒孫承遺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頷之遂立建文帝為皇太孫二十六年以三吾署戶部尚書趙勉坐罪

誅三吾乞免官許之又未幾復之　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為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為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騭下民為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劉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修張美和故博士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　上命諸儒朝參列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奎壁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贈繪綺衣被甚厚復製御詩命和之時　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酒仙樓以宴百官　上時賜諸儒鈔宴焉皆獻詩謝　上大悅曰耄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行天下　上又命修孟子節文若草芥寇讎言不聽易位等語並加削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

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予傳還更命
與迓臣舉天下道里馬船騾數編書曰寰宇通
衢已復編類禮制頒中外而命之曰朕即位以
來累屬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
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
格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
以金龍鳳文通者藍玉床幔護膝皆飾金龍鑄
金爵為飯器家奴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
數蕪州府民顧常亦造金酒器飾以珠玉寶石
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怪哉爾重加考定編
類成書使官民遵守之三吾為書列目十有三
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啓署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
禮制集要賞賚復倍　上厭中外表箋繁諛且
多觸忌諱至論死賀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
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
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為御史數與　上爭

上怒命斬之遽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御史固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之　上固赦朴聞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既放榜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郯北士閔然　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稻囑　上益怒先後試臣并郯皆下獄罔是皆藍胡餘黨刑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皆胡黨而郯者閩人習星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然且伏法抑何故　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郯語　上命試官郯皆凌遲市誅獨三吾謫戍乃用六月朔日復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為首世稱南北榜又

曰春夏榜建文中召還命製大明一統賦頌
聖祖功德稱　上旨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陶凱臨海人目有異光能見鬼物夜渡澗有人
艤舟待之既渡回顧舟人皆無見者里中疫凱
往探病者見一鬼避入廬中凱命筆封識投棄
水中疫即絕嘗游吳興遇表迓玉曰公骨法貴
而氣色未開再遲十年為異代臣子其顯名在
荊揚間也至元中舉鄉薦隱不仕至杭州為鄉
塾師　太祖初起兵聞名訪凱問天下大勢凱
對曰群雄所據地是寔地兵強未可與敵胡元
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　太祖
大奇之後定昌金陵遣使來聘凱矢心不仕游
學江湖不肯應詔　太祖求之益力諭來使曰
凱不應詔可取其一族人首級來族人恐徧求
得凱見　太祖補翰林編修與修元史又撰洪
武廣韻若干卷以進　太祖稱善命教大本堂

授楚王經洪武三年陞禮部尚書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擾歷代故寔討論詳定四裔之未歸附草璽書諭之悉效順獻琛五年凱言漢唐宋皆有起居注記言記事以備稽攷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即鈔及時政依會要編類成書從之一日　太祖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舩之伎群臣侍觀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太祖問之對曰臣惟見其統舩走耳　太祖遂疑之又嘗夢龍繞於凱所居門至是益疑遂出為湖廣參政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凱從弟中吉走省告歸凱曰汝可俟之明春吾且有難中吉曰何不謝事南旋凱曰數也避將為之明年會使高麗主客誤用符驗竟坐罪死

桂彥良名德倫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仕平江教授罷歸張士誠方爭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

下數千彥良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
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
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顧　上獨喜以為誠
上選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十七
人者皆年少也　上寵之欲擇人以為師以命
彥良及修譔孔克表　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
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
賞罰差則太平未期也是以為治在正心　上
善之他日從登內城　上從容問比來好惡當
否彥良對曰惟陛下公無私則好惡自當　上
曰善揭其語便殿七年有事圜丘詞臣進祝文
用予及我　上讀之彥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
於郊我將我享武歌於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經史屢聞獻替　上賜
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
與天下守之　上頷焉因使讞三府疑獄得原

者若干人　上訪彥良法數行民數犯則奈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以靖民以勞不靖德以靖民以靖於德矣他日侍　上問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晉府右傳授通奉大夫　上親為勅美其淳而不詐執而不變彥良至晉潔正心圖獻王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　上嘉納稱為通儒久之以疾賜歸

汪仲魯初名斆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劄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舉授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　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疾辭還身雖卧病激勵其鄉里子弟為學州縣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　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簡為左春坊左司直日侍太子

左右　上亦時ㄴ召見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命續和並稱旨仲魯敦靜簡寔不妄言笑見罪因有以春夏死者輒淨泣請決以時　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噦乞歸許之命其毋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召賜坐　上顧仲魯曰朕素知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忍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鬢鬚龐眉益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晚得此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御郡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餙門絕不與通不者筆東而示之若曰仲魯豪恩予告理宜敷門輸租應役謹守國制不敢速戾戾如是則可以考終仲魯與三吾並叩首曰　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斁仲魯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憲軌於正

義出都之日送車填溢人以為榮觀

唐鐸鳳陽人庚子從攻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為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尚書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恭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鐸慎密廉靖不妄取予 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鐸 上念鐸為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偽役吏鬚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鬻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勿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

無疵又謂懦而無為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為非淵德海涵者以為愚人心之不古若此邪

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伯宗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

竟中傷伯宗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為國患上得奏即召伯宗還賜衣鈔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為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俊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繇是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

淮安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坐弟仲宴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復為翰林簡討明年卒伯宗温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石匱書曰國初侍從諸臣不少知名之士而其才華往往為開國諸臣所掩是猶海藏鮫宮尺璧寸珠無所見其長矣雖然為大廈者棟梁之外榱題椽桷缺一不可而細如灰蠡甌甕尤所亟需明即多才乎而宋朱諸臣詎能舍而不用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五

李錢陳貝韓葉周薛列傳

李仕魯

濮州人幼殊頴嘗閉室讀書不啓户者三年從娶朱公遷海得晦翁朱子之傳元末隱居不仕　太祖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能傳朱子學者所在，聞仕魯乃乘傳至京　上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晚也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縫掖下士溺於章句待

之功成禮樂作臣將以文事起家　上曰文武豈有異道哉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惟朝夕備預問耳　上曰姑試子以民事期年以卓異聞於朝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　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嚮便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標的即素何不崇聖學而驚外道疏三十上　上堅不從入淨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為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　上怒不許仕魯以身觸武士捽搏立死事亦不果行

錢唐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以明經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與吏部侍郎程徐皆言孔子百王師報本之禮不可裁減　上讀孟子惡視君輕雖之言欲

節署其書議廢廟祀已撤主矣諫者死金吾引（今曰）
為的射之唐叩陛極言不可起袒胸受箭金吾
射之唐笑曰臣得從孟子輿先生地下足矣
上悟命大醫療唐創復孟祀他日召陛講虞書
唐立講不跪廷臣糾唐忤旨色曰
稱古聖王屈體禮遵臣尊經不敢跪又嘗諫宮
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不去
上即命撤圖賜飯寃以戇直謫判壽州

陳汶煇詔安人攻儒術兼通武畧嘗與趙子貞
柳舜舉游說燕越之間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
叔紳登臨衡湘久之歸隱於越　上既渡江泰
從龍等交薦之不應報從龍飛龍在天書再薦
復不起徐相國遣使徵之亦不至天下既定遂
以經明行修應詔時稱八閩元士條論十事詞
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還奏請除食
物征稅妥襲元舊又言文武自古並用所以靖

禍亂綏太平未聞有縉紳緇流褦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　上目以為迂汶煇因自劾求歸不許改大理寺丞復上疏曰臣伏覩十二月大理寮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奉有內旨不敢准理張廉察山東杖一僧人李為知府忤一屯道翰林學士但撰文犯忌諱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寮屬因得內降但欲

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疊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輸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　上思汶煇疏召入賜宴與侍臣即景賦詩名黃花宴仍以鞍馬賜歸他日率三子入謝賜　上問閩中萬物汶煇悞對稱俺給事劾汶煇傲無禮堅謝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副使張申不奉勅諭鞭笞內戚　上欲處以大辟汶煇力爭封還內旨

上怒遣御前指揮韋赴刑部行金水橋投水死
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救死製文諭祭時年九
十餘矣著有南皐集

貝瓊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博通經史百家
之言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吳士誠累徵不就洪
武三年爲修元史六年以儒士除國子助教
上嘗諭諸司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
等宜一以孔子所定書爲歸其薦張戩國尚詐

勿行其說瓊慨古樂不作成均徒有其名延作
大韶賦見志是時宋濂爲司業上庸學議畧曰
漢章帝幸魯祀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
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遷神
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也古木主棲神天子諸
侯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蕝無像設之事
開元禮設先聖神于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
席篚尚掃地而祭今摶土而肖像爲失神而明

之義矣古淮魯求神于陰炳蕭求之陽也今用重蒐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禁也今以秉炬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寔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勿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闕重慎也今以荀況之言性

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急細行杜預之尚短長馬融之黨附勢衆亦濫厠其中古者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亦先父食矣今田參侍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兩廡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古士見師以茅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為也今襲用魏漢津

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若乃建安雒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為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穆契夔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合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暨師大公不辱於武弁矣疏入忤　上意調官瓊乃作釋奠解曰庖羲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功莫過於三皇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遺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之下云又云古立

四代之學故舜禹湯文皆祀於學先聖在孔子之前大約是舜禹湯文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祭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若三皇之祀宜定其制設官主之祀之於學則非義矣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勳臣

子爭十一年致仕卒有清江集二十卷行世

韓宜可山陰人元行臺御史辟為掾不應國初以歲貢歷拜御史持風紀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朝惟庸中丞涂節方侍坐宴語宜可直前長跪出彈文袖中劾三臣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以謝天下　上大怒坐排陷語獄尋出之釋三臣不問然上心已疑之矣尋擢宜可江西按察司僉事時中都役作官吏罪笞以上悉輸發

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軌今不問罪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　上嘉納十三年寧等皆坐死

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宜可獨不受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遠濫不可則　上是之著為令後坐事將刑忽雷震殿廷　上驚悸詔免之雷息上封事二十餘條皆報可未幾罷歸復行取除山

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尋薦起雲南參政陞左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為己任百僚震肅忽大星墜地擲馬皆驚是日宜可卒

葉伯巨寧海人以經術進太學時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待諸生如子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疏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封王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衆與又言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

徹樂減膳而禹惕怛之意於其中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但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裔致使獄治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殺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者豈易得哉又言主上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急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怒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里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歷視

種蒔次第早涝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屢行取劾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鄓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

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鬬之浴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未節而不暇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

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天下郡邑生員考于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于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毋國政下困黎民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

數之賢者寧有幾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 上大怒曰伯巨何物敢問吾骨肉我兒之心憤乃使吾兒見之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伯巨至丞相秉 上喜乃敢奏聞繫詔獄死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知來者爵封侯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如漢高之寬仁

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皆繇人事不在曆數　陛下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誠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孤方小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北征臣民萬口一詞以為不得傳國國璽臣不知璽何始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始皇刻之曰受命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周以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貴

獻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直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于柔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氏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臣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預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臻夫豈無故書奏

上嘉納之

薛祥無為州人元季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內附為水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舡與議軍政　上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薛祥不能成定浙抜吳下中原皆與有功漕運孟津千人夜刼祥數語散之嘗患背疽　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其善護祥才給軍古蕭何勞恂也

特命為都漕運使八年入為工部尚書李善長
奏鳳陽工人驁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
人恐不利子孫得活數千人九年營謹身殿部
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怒命有司皆棄市丞
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腐復奏曰是成
廢人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為
布政司授祥北平治行第一胡惟庸用事坐以
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及惟庸誅召復工部尚
書　上問奸臣諛汝何以不言曰臣無所知明
年坐他事死杖下四子從於瓊
石匱書曰　高皇帝詔人直言而每多愎諫其
頷下逆鱗攖之者立糜而李仕魯輩言不忌諱
必中其隱何其閔不畏死也邪雖然帝王防口
甚于防川石壓筍斜出諸臣亦直行其意耳
太祖亦柰之何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六

何康王單詹吳危列傳

何真東莞人少英偉好儒又善擊劍為元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以義兵保鄉里其邑人王成陳仲玉作賊真請於行省擒仲玉手擒之成砦守不下真與其豪士圍成募能縛出者予鈔十千成家奴縛成出真解成縛與之坐而問之曰公泰何養虎自害因語如作賊合縛不宜出

爾即予成奴十千鈔趣具鑊車載奴行烹廣市中使其妻炊而呼曰四境之內有如奴縛主者視此刑也於是邑人皆服循惠二州共歸之惠州將貪暴惠人迎真為守南海民卻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真率將較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真官為江西福建行省中書左丞頃之宗愚復叛真禦之踰十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真率惠州所部至廣與民嚮應復克之轉右丞是時元亂無象南北阻絕真益練兵保障開署求士聘南海孫蕡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顧子中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言於真曰以子之才即不並驅中原豈不可為漢尉陀真執而戮之曰吾俟真主耳　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永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閩中則先馳書諭真至潮真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

太祖大悅詔曰元綱解紐天下瓜分朕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遞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績角立群雄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衆不勞師旅先期來降又奚讓焉於戲爾竇俊傑識時達變特遣驛召朕將錫爾名爵真得詔傳入朝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白金千兩將較皆賜有差侍膳內禁錫宴中書

尋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時方國珍李思齊先後來歸皆授行省參政第與空名奉朝請而已太祖獨令真之官真兩為參政三為布政使所至威德並用風行霆斷而一出於忠厚周慎謙畏是以 太祖委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南開通驛道規集芻粟遣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萬餘人皆稱旨既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真侄潤弼敬三人皆拜官軍較數

十人皆授官軍百户真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鍾少時有相者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既貴其先塚常有紫氣　太祖之二十年列侯論功授封久矣上念之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東莞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共明年卒使子榮襲爵真少事母孝既貴

建祠墅田以奉祖禰立義田開宗塾嫁娶喪葬一如宋范仲淹故事儲蓄庫財周卹窮匱在朝名士多與之游榮有文名與宏並坐籍黨除貴亦以學行著

康茂才薪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　高帝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脱率兵二千來降頓首軍門曰前日之戰力為主

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死效尺寸　上
喜得茂才立拜泰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
馱沙克樞陽改營田使　上曰比兵亂失耕之
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旱澇時其蓄洩
屯田大獲仍蕪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友
諒既破妬孰將窺建康　上密諭茂才曰有事
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
其來汝與有舊可偽降約為內應陷之必矣茂
才對曰家有老闇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
才為書言　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蹙四面勍
敵僕委身圍阱欲奮援不能倘大將軍分道速
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
問茂才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
闇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
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
上喜曰虜墮我彀中矣即命善長日夜易橋鐵

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ㄑ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蘄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丹山橋逼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都督同知又從征下齊魯閩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追封蘄國公謚武襄子鐸封蘄春侯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鐲蘄國武襄公五字賜之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疊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傳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追封如其父謚忠愍子淵給充散騎舍人已而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德二年再乞嗣爵勝子永弘治七年援詔請嗣皆不許

王弼定遠人膽畧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

三臺山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來歸備宿衛克池州石埭婺源授元帥下蘭谿金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攻武昌大戰鄂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廬江援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圍蕪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欲奔常將軍分兵北濠截其後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常將軍拊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即馳鐵

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入馬溺死沙盆澤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舁入城吳平從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保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察罕惱兒及紅羅斷頭山進金督府討西番獲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十五年以征雲南功與世券後為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哈納出二十二年詔功臣

還鄉二十七年卒

單安仁鳳陽人其先世以長厚名里中里人皆化之安仁少為府吏洗冤澤物元末兵亂集義旅捍禦鄉曲號青軍元授安仁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孛羅普化守揚州見諸豪角立歎曰此輩皆為人驅耳真人之興氣色自別已鎮南王為長揖軍所逐　太祖方下金陵安仁聞　太祖所為曰此真是已遂率衆來附　太祖喜悅

授之官辭以其軍守常州安仁事　太祖忘謹勤勞敢不敢犯居歲餘選為提刑按察司副使巡行浙東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丞賢丞也奈何訐之即圖所受金短長方圓幾何既圖藏之復命諸證佐皆圖金圖人丶殊即又詰之衆還目相顧遂抵訟者罪而浙東告訐之風衰一再遷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初定諸務棼亂安仁佐李善長參斷無滯

太祖益奇信之先安仁守常時其子叛常以應張士誠　太祖不疑也及士誠敗其子被擒太祖付安仁自處之卒善遇安仁安仁精敏多智時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遷議皆推吳元年入為將作司卿　太祖即位陞工部尚書領將作如故明年改兵部以老乞致仕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再起山東行省參知政事詣闕力辭而止洪武二十年二月十五卒遣官致祭賜賻鈔百錠

詹同婺源人名書字同文曰同高帝所賜也少穎悟好學受易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元世名士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元末舉茂才異等為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偽漢漢平來歸時　帝方徵用荊楚名儒同薦黃岡商經義曉二不倦同則讓琳才藻環麗琳讓同

也其後並累遷吏部尚書迭視部事同繼擢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而琳以老致仕同每於帝前講論古對　帝召同游應制未嘗不稱善也同侍　帝歷談古今旁稽物類偶及於竹　帝曰竹類亦多乎同對曰竹類殊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大槩其色青其體圓惟吳越山中有方竹者四稜直上大有廉隅士大夫往往以為節杖　帝曰有諸乎同對曰有之既退獲一條以獻　帝摩挲悅之御草方竹記一通記末美同入侍氣豪召至端門繕書賜之同拜躍將趨謝　帝咲曰卿頭童齒豁何以謝為同與宋濂修大明日曆濂薦義烏人黃昶可賛編摩　帝召昶西苑中慰問良久復使見皇子大本堂賜綺裘革履他日　帝召同與劉基宋濂燕便閣同被酒還史館賦詩贈昶少刻復宣召右順門　帝乘步輦至曰卿餘醒未解卯同對

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帝亟取觀之笑顧瀛曰朕即和同詩卿為書之書訖賜袍蓋一時翰林學士同與宋瀛吳沉樂韶鳳並有時名號詹吳樂宋而同瀛被寵矣同年七十不敢言去　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官其子魯召入賜坐從容慰勞夜漏下十刻勅內官扶掖還已出御製文賜之廷臣皆歎其被遇　帝嘗謂同古人文章明道綜世二典三謨率明白易知孔明出師表何嘗一費雕刻至今誦之激發人意文士辭艱意近即過相如揚雄何裨邪同耿介清白終始一致子徽歷官左副都御史兼吏部尚書以才幹稱　上常命徽從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多所舍徽必入之以語上上怒太子坐病悸薨當其疾革時謂太孫曰死我者詹徽居一年藍玉坐謀反　上使徽從太孫錄玉上不服徽叱曰速吐實毋徒株

連人王大呼徽即匿黨太孫曰有是哉捽徽下
先斷其手足戮之市中吳琳之致仕也上常
使人陰察之使至琳舍旁見一農人孤坐少間
起按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問曰此間有吳
尚書者在否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
聞帝益重之

危素金谿人與其邑人曾子白朱夏並以文章
名家素厚重深中學問淵奧兼長筆劄多識宋
元事留心史書元順帝初薦入朝歷十八仕至
嶺北行中書省左丞為時名臣矣順帝末年白
事丞相前極言無隱元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
言今何多也素曰時危恩重豈能默默素不敢
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既棄官寓居房山者四
年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起翰
林學士承旨入朝信宿而明兵入大都素故與
侍制黃晞同邑少同學相約死哥投死居賢坊

井中從人午出之曰公小臣死社稷耶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彼不小臣哉午終不解負哥還舍置酒肴使家人守之會大將軍下令勝國臣皆輸告身哥紿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酒慰藉及還弗見求之井浮屍矣素亦走所居報恩寺脫帽并傍兩手據井口將下寺僧大梓與番陽除彥禮大呼曰公無死公毋死公不居位四年矣信宿入都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竟罷明兵入府藏垂及史庫素言鎮撫吳勉輦出之既與學士張以寧等謁大將軍門送至京　高帝以為翰林侍講學士而以寧為侍讀學士時素年六十八矣命與宋濂同修元史頃之坐失朝免居一歲復之燕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備顧問論說經史上冬日御外朝召素與翰林學士濂侍讀學士同直學士經侍制禕起居注觀琳列坐左右賜

酒饌屢命盡觴內官承旨監勸甚力酒終 上御製詩一章繫序於首命各以詩進素成最後 上曰危素老成有先憂之意他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稟聞履聲 上曰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謂文天祥也而乃爾監察御使著等劾素亡國之臣謫和含山為余關守廟踰年憂恨死 石匱書曰蔡邕被收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古人重史如此哉以身博史則畏史官者邪危素來歸首尾不三年竟卒謫所悲夫名亦不載元史是以記之

石匱書曰勝國諸臣之歸附者不一而 太祖之待之者亦不一何真王禕單安仁之占星望氣投誠真 主實融李勳故不可及已而詹同吳琳隱跡家山被數治出則又其次也若夫兵敗窮蹙轉展來歸如康茂才者 太祖輒心易之而至如可以無歸而軍門走謁如危素者蓋先

已鄙薄之甚矣恩禮之衰寔自取之奚怙哉迨後太祖縱言至當今英傑而首取必不能屈之王保保太祖之已明示之天下矣

嚴德明劉敏王敏列傳

嚴德明吳人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視篆以疾求歸上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後得代還居鄜樂橋布衣徒步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征調過吳暴苛民家德明不拳毆之西軍訟於直指立逮至直指高坐踞德明聽訴德明曰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事故不曉三尺悍若此直指猶

未解又曰老子於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所稱嚴德明是老子直指大驚急持起延問舊事歡洽竟日訖月往謁之則已先期擔一囊走出徒空屋兩三間而已久之同鄉御史繆讓延教授李綺飲邀與席德明貧甚頂小帽已綻用襆布補綴綺為易之問曰老人犯何法而致黜德明曰從容述前事綺大驚拜請罪避下坐德明曰先時國法甚嚴吳中仕者鮮或全老子不食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勝哉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以孝廉為中書吏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薑菖旦歸煞後入莊事率為常妻織蓆鬻以奉母人或瞰亡遺以青磁一器縣於梁候其人復至畧去之及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給沒官女歸於文臣家咸勸其請納以事母固辭曰敏即貧何為恃此吾母不食矣十二

年擢工部侍郎勤于其職尋改刑部讞獄明允
出為徽州府同知卒於官
王敏寧海人氣剛有氣隅居家孝友好學家貧
飢渴隨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粱肉者讀書空
舍中夜半隣女叩門其夫欲納之獨厲声不可
女驚去同學少年飲酒嬉笑聞其步履輒起避
之洪武中貢入京師時遣太學分教北方敏得
太原外官見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氣息其分
教者亦多傲奴視吏民敏獨以禮自約束如平
時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己以計敗之召敏置
婦人壁衣中酒酣散去敏猝見婦人狂呼排闥
得廐馬走脫有詔召諸生卽已率厚賂以塞口
敏獨無所受揖父老上車去後諸生賄敗敏獨免
拜御史例去赴京部司獄坐徵法輸作赦
歸暴疾卒

石匱書曰國初吏貪贓至一觔以上者剝皮揎

草有司公座至批故犯者皮為褥；或六七層坐之心悸用是官以不貪為戒三君子之持身肅括至勝一石帳以為過分亦炎；乎其言之已後世官無不貪；無不至巨萬而國法之骫亦無如崇禎末季遂使闖賊八城文武吏拷之熬之猩；喀血至喀盡乃死得非太祖之靈為之陰殛也耶

石匱書卷第六十八

開國死事諸臣列傳 有總論

帝王開叔之始其規模遠大與群雄群盜自爾不同我高皇帝之起於濠梁也不階寸土手提三尺先奪采石遂取太平其開天止一隅耳乃遂有花雲之勇許玉之死節之事何三君子之勇而決也夫太平初定旋又失之敗賊成王止爭一瞬庸夫當此可以死可以無死未免交戰

於胸中乃三君子捨生取義屹然不移只此一念已便有二百八十二年之氣象矣其後洪都之戰死事者一四人邵陽之戰死事者三十六人身冒鋒鏑誓死靡他只此一端亦隋唐宋開國諸君所未嘗經見之事也　高皇帝立廟追封報之恐後乃封花雲為東丘侯祀捨命王等十四人於洪都祀丁普郎等三十六人於廉郎山敕中書省曰朕起臨濠渡大江以除亂每念諸將相從戮力有捐軀建功未食其報者朕甚痛之人誰無死若諸將軍生著忠勇死而廟食亦可謂不朽矣其序封爵肖像祀春秋勿絕

高皇帝尊崇祀典珍卹功臣可謂備極其禮然尤加恩死者惟厚是敦漢不祀紀信而明祀韓成宋不祀周亞夫而明祀余闕李黼推源遡本於追祀傑陸秀夫而明祀余闕李黼推源遡本於追祀之中尤加忠厚於是我明之深仁厚德過漢唐

宋遠矣故我　高皇帝未成王之先遂食忠臣義士之報既成王之後又食厚報忠臣義士之報是以終明之世忠臣義士接踵而來一見之開國再見之靖難三見之交趾四見之土木五見之南巡六見之大禮七見之相嵩八見之逆瑾九見之流寇十見之國變十一見之南都十二見之監國十三見之江右十四見之甬東如唇火積薪遇燥即焰尋其源委則皆開國諸君子為之嚆矢也為作開國所事諸臣列傳

宋國興定遠人生而偉岸有膂力　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幾殆國興年十八請為　帝出戰　高帝壯之衣之白龍袍與遇春馳入埜先軍戰不勝被執以為　高帝殺之　帝因從陳閒亡去國興妻曹氏度計亦赴井死國興有弟晟永樂中封西寧侯

石匱書曰余讀國史宋國興佚焉西寧侯世恩

為予言其狀死之日　高帝畫國興像賜其家
衣白龍袍也畫傍常開平方為小較從捉刀國
興死與韓成何異常在紀信誑楚其人皆荊聶
之儔而不得漢高祖一封當亦曰帝王自天授
豈借一夫代其死命哉雖然自漢至今猶識紀
信史其可不書邪

桑世傑無為人少慷慨有大志元亂與廖仝等
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蓄異志世傑洩
其謀　高帝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
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轉入和陽諸軍大集即
攻破采石鱭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陳埜
先拔鎮江陞泰注翼元帥下金壇丹徒從圍常
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院事取馬馱沙克
大浦口江陰下太湖以宜興尋與諸將攻江陰
石碑海寇藥瑞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之追封
永義侯侑享太廟子敬封徽先伯

石匱書曰　高祖開天之將陳亡者七人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而桑世傑遂為死事之首英雄草創　高祖未及成王而遽以死殉何諸將軍之勇而決哉　高祖詔曰朕起臨濠滁大江以除亂（禍）每念諸將相從戮力有捐軀建功未食其報者朕甚痛之人誰無死若諸將軍生著忠勇死而廟食亦可謂不朽矣得　高祖一言而諸將軍死乎不死矣

張德勝合肥人　高帝駐師和陽德勝與俞通海以巢湖水軍來歸　帝大悅謂李善長曰方欲渡江乏舟揖而德勝至殆天助也從渡江與湯和擊破埜先水軍又大破埜先子兆先於方山擒之與俞通海大破漢將普勝於姑孰江營與徐達追斬漢將泰於龍山從　高帝以水陸大軍禦漢友諒龍江從中大呼奮擊大破之與徐達馮勝追及采石力戰死年三十三德勝累功

樞院僉事至是追封蔡國公謚忠毅德勝死時子宣幼　帝使其養子汪同蒙德勝姓襲其職名之興祖興祖數從大將軍取漢伐吳平定中原以功自拜都督同知賜還故姓既命鎮守大同兼晉王傅人告與祖罪使從傅友德伐蜀自贖至階文蜀平章丁世真擾險拒我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追封東勝侯宣長拜神策衛指揮同知征散毛洞有功其從以軍務之雲南失

失紗段謫戍金齒卒孫肇右戰功

石匱書曰縛虎故不得不忘使虎既出扣之鳴哮必甚陳友諒得脫建康而邀之采石此失策也張蔡國不委內尼口哉雖然悍浪之樵擊之雖不中而祖龍之矣則已奪矣

花雲懷遠人身長鐵面膂力絕人始謁　高祖臨濠每戰輒克破懷遠鹵其守將授全椒襲走繆家寨　高祖之取滁也單騎前行卒遇賊數

千顧後尚遠雲獨身以鈹翼　高帝躍而突賊大驚喈曰黑將軍從克太平命宿衛左右從克集慶以管勾陞總管提兵狥下鎮江諸縣過馬馱沙盜數百要遮逆戰雲行且鬬二日夜多所禽殺授前部先鋒從扶常州授安遠大將軍太平樞密院判命領兵三千以趨寧國道多盜搜捕林莽泥淖中八日遇盜輒鬬或經兵潛跡斬繫之得首級七百刀箭命還守太平

漢人圍太平實與　高祖養子朱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漢無所得入乃乘流泊舟城西南下尾傳堞緣登漢得文遜殺之急縛雲ㄑ詈躍大罵縛盡絶奪漢人刀迎殺數人漢人縛雲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太平知府許瑗與院判王昂皆死之當雲　急時雲妻郜氏抱其三歲兒煒拜於家先泣而囑家人曰城破死者吾夫吾夫死妾繼吾夫花氏之祧惟斯子也及雲擒郜

氏自投於江其侍兒孫氏收瘞郤氏屍抱婦逃
漢人擄之至九江漢軍中惡兒啼孫氏賣婦漁
家漢敗孫氏歸漁家兒尚在竊以渡江漢潰
軍濟而爭舟捽之江得斷槎附入陶穴之蘆中
七日蘆中實蓮實可啖也夜半忽聞老公聲呼
與同行問其姓曰雷叟也送之　高祖前置兒
於膝撫頂泣曰將種也命賜雷叟衣沿不肯踊
之不得後五年封雲東丘侯祠太平有司春
秋祭婦長拜　以指揮僉事　高祖教婦來荅
像雲尚以平生衣冠與郤氏合塋上元縣白贈
郤氏貞烈夫人孫氏贈安人

許瑗江西樂平人讀書聰明強記至正中兩舉
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戊戌　高
祖駐兵婺州瑗　儒士進謁因言於　高祖曰
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才勇之士勢不
能獨安夫有雄畧若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

後能用奇士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高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　治也予惟佩之無斁授博士留帷幄參謀議以太平股肱郡命為知府瑗至厲士卒修城池撫恤庶子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瑗與守將花雲拒戰不敵城陷被擊瑗罵賊不屈與花雲同日死之　高祖嘉其忠遂贈高陽郡侯立祠太平與雲並祀

石匱書　卷

趙德勝列傳

石匱書卷之一隅而忘將軍遂守睢陽之節與後死者更勝一等矣歐後侍兒在副宮嬖助靈　高帝之所以待其亂子者且不及報功之典錄後言之一線雲此撫頂一泣哉許瑗城失身死不議以穰苴之法則又幸之幸矣

趙德勝濠人　多力善運槊馬上矛二十八為元義兵長每戰裸短兵前驅無旌之者而謁元歸德王忙哥　太祖興於滁德勝聞妥在

太祖軍中乃棄其妻去忙哥來歸　太祖喜賜是名為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下全椒援六合為流　所中累創出戰遂攻群盜於雞籠山直搗烏江下和州戰卻陳埜先拔拔門砦擺總管先鋒李步攻蕪湖句容分奇兵於方山營定金陵勝具疾力先登副徐大將軍收京口下宣城轉戰毘陵復取廣德江浙行省震蕩城皆下之　又石埭擒漢將錢清等降其部曲

授左副元帥　取青陽銅陵守龍江關大破敵征高郵晉統兵元帥從破江州收黃梅諸郡皆撫吉諸郡旋師取皖城從　高祖征南昌取新塗祝宗康泰叛佐大將軍討之城破礮傷左肩久乃瘳　高祖壯之晉金瘟客院協守南昌又諒以數十萬空國　逸勝將千人大開城門逆戰賊將操戈前勝一人立殪之賊大驚引去旦日合圍友諒自督之　益急城且壞勝先諸將殊

死戰且戰且築城漸復完賊益生兵晝夜鼓聲不絕勝行堞至東門賊發礮張弩中其腰脊即拔出深半尺有　　拊髀歎曰吾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如此要害者命也奈何大丈夫死沙場亦復何憾顧未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驅馳以此恨耳遂卒年三十有九軍中大臨　帝聞之痛悼不已追封梁國公配享太廟肖像功臣第九謚武桓勝生平未嘗讀書而沉鷙簡靜臨變如神動與古名將合剛直愛人肅每一下令旗幟為之改觀自從戎六小于戰矢石不避竟以是終子獻即拜金吾將軍代領其衆漠平護喪歸葬牛首山魯孫輔以功封武靖侯洪武八年録洪都死事為忠臣廟於滁章首德勝先後死　凡十三人右副指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右翊衛元帥朱潛戰苦安死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與圭中矢死摳衣判官李繼

先急戰擄死右副元帥趙國昭燒漢艦追者至投橋死洪都知府葉琛江西行省都事葉思成死於宗泰者也　江府同知趙天麟城陷死百户徐明見誘戰墮阱被獲不降死千户張子明代父行閒紿漢兵千户張德山總管夏茂成銳鬬死張子明者元帥天祐子走建康告急重圍不得出乃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文諒約出降緩其攻加防守及期城上刁斗愈肅友諒縛捨命王城下臠割之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小水關突圍出夜行晝伏半月達九頭城　太祖問友諒兵若何子明對曰賊攻城不遺餘力矣但兵雖盛而戰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且師老糧匱援兵至立破之矣太祖曰若傳語　將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漢迎卒所獲見友諒友諒解其縛謂之曰若能說城降富貴若子明佯應曰

諾至城下大呼曰我張大舍也已見　主上大軍旦夕至矣諸將軍其努力固守爻諒怒攢槊殺之

石匱書曰趙梁國中絜死洪都之圍亦岌岌乎幾潰矣微子明公請兵則洪都必下微捨命王之誠漢則洪都必旦夕下及論死事之人而捨命王死最憐功最大乃一肩蹴一孟潛不之及朝廷卹贈大典在國初已瞶若斯矣遑問後世哉

韓成者虹縣人也為帳前親兵　帝崩於京大戰鄱陽湖　帝所乘舟膠淺賊攻之甚急賊梟將張定邊將犯御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成進曰事急矣古人有誑楚以全其君者臣不敢愛死遂服　上袍　對賊衆投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稍懈而常遇春適至見勢急猝勁弓左右射之中定邊賊遂退及友諒平卹死事　上謂

中書省曰朕與友諒戰於鄱陽韓成效忠致死朕念之不忘中書并列諸名上 上遂追封韓成高陽侯為諸 事冠位第一宋貴京兆侯陳兆先顓上侯李信隴西侯王勝太原侯丁普郎濟陽侯張志雄清河侯李志高隴西侯昌文貴汝南侯余昺下邳侯徐公輔東海侯劉義彭城侯陳獬顓川侯程國勝安定伯王咬太原伯姜潤定遠子王鳳羅山子郎明梁縣子常惟德嬉遠子王德合肥子朱昺合肥子汪清盱眙子王善先定遠子汪澤廬江子丁守含山子遂德山汝陽子羅世榮隨縣子陳冲巢縣子裴彰定遠子常德勝壽春男鄭勇隨縣男袁華虹縣男史德勝定遠男王理五河男王仁舒城男曹信含山男立廟康郎山與祭者凡三十六人惟濟陽侯丁普郎者死最烈普郎被十創死首已隕猶執兵立舟中若戰鬬狀

石匱書曰紀信誑楚而不得一封 高皇帝録鄱陽死事而首耿韓成其於漢德厚且遠矣然人知誑漢者有韓成而不知誑元者猶有宋國興搜隱表微而名乃獨決則是同一紀信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汗瀋統則其所遇真有幸有不幸矣

胡深龍泉人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深歎曰浙東地氣白禍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挺為盜元將石抹宜孫善用工辟深參謀深以言令化諸盜多解石抹宜孫辟為僉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吳公征婺深以獅子陣前戰為胡德濟所歎胡入海歌再成入處深從間道以四縣降曰所以如此欲免民於兵耳吳公聞深名召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與論事未嘗不稱善也因使還招其部曲從征
漢江西江西平遷親軍指揮使守吉安亡何浙
東苗軍李祐之賀仁德等擾處州命深復還處
與平章邵榮焼處東門入之祐之自殺仁德被
縛伏誅除浙東中書行省左右司郎中捕逐山
寇募勝卒乘塞攉民產便宜增賦而輕兵租摳
客院判官謝再興者公愛將也其長女妻公兄
子文正公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公
惡其泄陰事於周誅之召再興還以叅軍李亷
庚代之亡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殺
夢庚降周則反為周來犯東陽深從李文忠擊
走之云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巖下度地城戍公
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成則大
喜亡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踰二十萬以來
城堅引去公說賜深名馬深拒卻方明善兵復
平陽瑞安二縣攻其温州克樂清公時問宋濂

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才公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深覲公為吳王擢王府參軍總制處州等翼如故曰閩浙平還君予書矣深數禦友定入犯浙東兵下其浦城崇安建陽三縣吳王使僉信衛指揮朱亮祖鎮鉛山建昌右丞王溥鎮杉關與深會討友定閩中友定將阮德柔守建寧深與亮祖進攻視氛祲不利未敢戰亮祖欲急下趣之深不可遽德柔屯錦江兵逼陣後亮祖愈咎深緩戰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悉銳圍深數重日暮深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得深甚禮之深為具道吳王仁聖相感動會元使至迫之殺遂遇害深初與石抹宜孫堅守浙東既知事去躍然自起獻身實先每酒酣耳熱指麾三軍志氣奮雄及與薦紳談論歛然布衣也入陪廟筭出鎮鄉郡恩惠在人死之日莫不流涕子損刻木具衣冠葬之友

定既誅　太祖使損勞友定肉以祭而賜制曰
故叅軍胡深奇資偉器文武兼通創業之初歸
朕金華贊畫周旋恪恭乃職括蒼寇擾俾鎮義
師東顧無憂保釐夕勚兵備寇區倉皇捐棄朕
甚哀愍茲七閩平定渠魁釁鼓惜爾弗見是用
旌爾勇烈行祿爾子俾世厥宗可追封譙雲郡
伯

石匱書曰　高皇帝處恩仇甚晰刺蔣英以祭
越國俘友定以祭胡深俱付其子使其當市祭
之仇讎既雪復使觀者惻然動忠孝之思所謂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吾　高祖有之矣

胡大海泗虹人耿再成泗五河人也再成從
高帝克泗蕩滁大海杖策自滁謁　帝一見語
合為前鋒　高帝克和渡江恢拓江左二人者
皆善疾力戰丁酉歲宣州降復叛大海與丁德
興攻破復之而與鄧愈自績谿進攻徽擊敗元

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户訥於瑞安元苗帥完
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大海前軍斬其部將才戊
戌歲克嚴大敗遂安守將洪與李文忠擊敗揚
完者攻徽舟師擒其將旺及升降其苗帥員成
蔣英劉震李福李祐之賀仁德與李文忠取諸
暨九華山鮑萬户寨遷行樞密院判官大海說
鄧愈曰蘭谿婺州右臂於嚴為近公引兵下之
婺我有矣愈從大海言攻下蘭谿進攻婺二不

下 帝乃自往征則以再成為前鋒大海見
帝客王宗顯 帝曰客自何來曰烏江人 帝喜
客者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婺將貳可下也
帝曰有之守汝元將果貳開東門以納師 帝
守宗顯陞大海僉事行樞密院事使規取徽衢
處紹興而以王愷為大海都事民賦軍器咸屬
復使再成為行樞密院判官領兵西屯縉雲其
明年再成與大海出軍樊嶺攻走處守將石抹

宜孫石抹宜孫復來收其殘卒殺慶元令曾封
丹成復擊敗之石抹宜孫元竹口其又明年漢
友諒寇龍江 帝命大海擣其信州舉制之大
海遣裨將俊往王性之自衛馳告曰信州漢門戶
也漢人傾國入寇守信重兵亡疑 主上固命
公擣其信州牽制之公大將也不自出軍以屬
人即師之叙奈吾衛處何大海驚起拜愷曰自
往戰靈溪敗之帝使大海子德濟守信又明年

召大海還為中書分省參知政事鎮婺如故陞
愷左司郎中大海鎮婺威讋化孚掖顛摩於婺
人大寧初苗帥蔣英劉雲李福李祐之賀仁德
之降也李文忠宴受之因以英震屬婺祐之仁
德屬處大海置英雲麾下甚愛之英震與祐之
有異志約日謀為亂諸苗軍皆不忍曰胡參政
待我素恩李福曰胡公信恩不殺主將則事不
成因置酒入詠樓請大海觀弩方出門上馬將

英袖鐵槌擊殺大海提大海首上馬併殺其子閔住而愷與總管高子玉皆遇害壬寅春二月七日也其日祐之亦殺分省都事炎於處再成聞變政飯客府中從席上提劍上馬迎罵曰俘虜奴何負汝反鉅吾叙邪祐之仁德前刺再成隆馬遂與元帥朱文剛知府王道同死之事聞贈大海柱國追封越國公配享晉下壺廟再成追封高陽郡公亦廟祀之愷贈當塗縣男炎丹陽縣侯李文忠下杭蔣英獲伏誅　高帝使懸大海像市中刺英血出腑臟以祭洪武六年大海再成並祭雞籠山愷炎及李夢庚祁既配享太廟並賜謚已與廖永安等並加贈改封再成泗國公大海子德濟及再成子天璧皆為都指揮有戰功大海長身鐵面兩目熠熠軍中夜望若夾燈然既卒諸軍若梦大海坐胡床指揮若夜見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則輒大捷生

嘗語人曰大海武人不曉讀書惟是三知以行六軍知不殺人知不火舍知不畧婦女再成行軍有節制軍出無人犯畦蔬者其守處也勞來安輯招仇剪渠處以忘戰王愷當塗人常將軍帳下將擾市愷執扶之將歸泣言常將軍將軍怒召愷譙讓愷曰公　主上股肱也而帳下將擾民愷執扶之公宜以為喜誠不意公之恕也夫民者國本紛爭之時朝向暮背公宜思之炎

者孫炎句容人跛而辨詩酒自好盡交當世豪傑劉基章溢皆所辟舉基與言自謂不如也炎守處徒手無兵直以口舌安反側郡處之變也佑之屬卒囚炎以紿卒我且降祐之知炎高自持許當無降意饋斗酒燔雁與訣炎被　帝所賜紫綺裘按劍割雁大酌狠罵死李夢庚故為高帝掌軍簿書使守諸暨諸暨將再興以泄軍懼誅殺之以諸暨降張士誠德濟乃從李文忠

復馬與胡深去諸暨六十里城新城　帝悅使守之洪武初德濟從大將達西征莊浪失利大將軍誅他將而歸德濟於天子　天子曰德濟守信州復諸暨城新城有前功得蒙赦

石匱書曰兩武莊之自恃勇氣竟宁俘囪蜂蠆之不可懷也固也孫炎干愷皆慷慨丈夫也然都不以苗獠為意而竟死其孽也亦失之蔑也養虎肘腋而變起倉皇雖責獲其能制哉　太祖召陳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寢帳前亦止可暫一為之益暫則致人非致於人也

于光　卷　于光列傳

于光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元末起兵自保乙未徐輝壽初起畧湖口陷都昌聞光名急搜獲命為江東宣尉司陳友諒殺壽輝光乃輕騎謁　太祖於龍江　太祖大悅授行樞密院判從帝征九江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累官鷹揚衛指揮使從大將軍徐達擒張士誠下山東取

汴梁克洛陝移守鞏州元將王保〻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卻之數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郡兵圍安定州光急分兵援林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光腹背受敵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擁光城下使誘蘭州降光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堅守以俟大軍至勿為甘言所誘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去遂被害

帝聞悼惜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配享功臣廟

石匱書曰陳友諒殺主自立而于光即歸今太祖謂非識時之俊傑乎後乃屢立戰功而一蹶於廓擴之手兵少不數亦非戰之罪也至其城下一呼蘭州死守古人不惜死亦不輕死于光張子明皆以死存其城者也豈不烈哉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五代本節度彥超後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父良玉為常山教

諭讀書善辨深春秋毋陳名貞通醫藥星筮浮屠老子書禕始生時炎澤夢五色芝產其家稍既長：身山立善古文辭與宋濂並受學於元學士黃溍為高弟與濂齊名順帝末上書數千言時宰嫉其切直抑之歸隱青巖山下占者齊琦見之驚曰公異代人物也幸自愛李文忠守金華用禕為儒士得見召署中書省掾　上常稱子充而不名江西平禕進頌　上讀而善之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已授江西儒學提舉司宜理奪情除侍禮郎兼引進使遷起居注轉同知南康府事　上將即位召議禮忤旨降漳州府通判時　上用糾猛反元政所從起兵諸郡天下既定租稅未盡減除禕至郡具以忠厚寬大均徑薄賦言上　上嘉納之亡何召還與宋濂同修元史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間謂濂

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 上聞復使賜之
書成授翰林侍制同知誥勅坐失朝降國史院
編修三年使招諭土番五年復使雲南諭降把
匝剌瓦爾把匝剌瓦爾故元諸王子也封梁王
禧至雲南示把匝剌瓦爾詔書把匝剌瓦爾與
語而說之舍禧上舍其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
閭皆延禧為上客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漠北使
其使脫丶至把匝剌瓦爾所求起兵把匝剌瓦

爾不便背之匿禧於舂登楊氏家意候其去且
議從禧降而脫丶知之既至遽問明使者來乎
安在把匝剌瓦爾謝無有脫丶動色曰大王與
舊君骨肉之親唇齒之勢也當死相守而誓相
闗今國亡不救內靡義旗旋踵外嚮以屬他人
何面目耶即上馬行云把匝剌瓦爾畏脫丶強
出禧見之脫丶怒欲按屈禧丶罵曰爾之前王
臧務腥膻踐華而君祚幾百年足矣爾嗣君倘

德作怨民散盜起東裂西崩不能障控 皇帝
神明威武海內歸心登大寶於布衣耿天下於
群盜爾孽不自忖量高欲焰跋爝然死灰三尺
童豎知其無能為也公等區區尚嚇誰乎脫
益怒欲殺之達里麻等從旁解曰三公才氣天
下無雙且兵交使在著在前經公若不從遣之
而已脫曰今日雖晏嬰啣命仲尼相禮吾亦
斷其頭何知王公禕顧把匝剌兀爾曰殺甚

利 皇帝朝聞夕視師矣遂見殺把匝剌兀爾
既不服洪武八年復使刑部尚書吳雲往亦見
殺乃使傳將軍征下之始禕遇害時達里麻相
與殮而大瘞之顧莫實其處及雲南平禕子紳
入雲南行哭求禕骨轡人皆來觀滇土及與禕游
者為紳稱說禕平生及所以死狀乃知禕火瘞
也而莫實其處為主載之慟哭還吳雲者字友
雲宜興人少善屬文以國子生仕元為翰林侍

制洪武元年召授弘文館校書尋改渭南丞最擢刑部郎中遷磨勘司令五年拜刑部尚書適議青田浹洋事雲頗布旨坐基論死失 帝意出叅知湖廣行中書八年坐事逮繫把匝剌瓦爾使鐵知院者二十餘人至漠北我軍獲焉太祖歸之出雲獄中曰生為我與二十人入雲南說降之貰生罪與偕行至沙塘口鐵知院相與謀吾屬奉使中道被執歸則死矣不如亡雲

勇其書令為漠北使以復命皆曰善因亦佩服雲丨曰狗猲奴吾服爾服耶二十人者卒殺雲也遘文時紳言禘於朝得贈翰林學士謚文忠而永樂中官雲子斃為交趾令請以侍臯雲歸塗貧不克歸浹旬於夏口弘治四年雲南巡撫王詔奏曰臣伏見元運迄終雲南遺孽游魂假息 高皇帝憐

海內勞苦不及以兵遣翰林侍制王禕風示意
旨殘鹵倨驁伏節而亡父之再遣刑部尚書吳
雲中道見刼亦隕厥命賜謚秩祭雲在先朝銘
許歸塋仕其子蔽竟坐家貧不克首丘子孫湮
微無人紀說臣竊歎之乞依唐祠張巡許遠故
事躋雲亞禕雖表兩人可勵千葉　孝宗可其
奏贈雲刑部尚書賜謚忠節與禕並祀雲南祠
曰二忠嘉靖初以御史唐一泮言修表雲之令
有司歲時祭之

石匱書曰以天朝寵霸而二使臣竟不歸夜郎
梁之倨強也固也獨惜子充之才不得以雍容
侍從終耳友雲論青田幾於繞指而持節能不
辱命桑揄之收詎可忽乎哉

濮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
事從馮勝征納哈出既降以英將騎兵三千為殿
伏發英猝為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

言乘間自剖腹死　太祖聞之悼惜追封金山侯謚忠襄濮真鳳陽人從　高帝舉義以忠勇見幸渡江取姑熟定建康克宣歙池婺平江浙閩征進中原河洛關陝皆與有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脅之降曰若降我當不失富貴真叱之曰我天朝大將視爾裔君犬羊耳迺望我降耶高麗王怒欲加刃真乃罵曰裔鹵爾害我主必滅亡以濟爾不識吾大丈夫有赤心首爾屈耶即以刀剖腹出心示之僵立而死高麗王大懼遣貢使入朝謝罪併歸真從行軍士　帝曰濮真臨難不屈忠烈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烈子璞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西涼侯稍長入朝為多士踏傷母夫人以聞　帝命衛用監鐫一王字牌懸冠上每入朝使人知所遜避

石匱書曰濮忠襄籍廬州濮忠烈籍鳳陽相去

不遠豈其宗支耶乃二公俱殉節於洪武初年而剸腹剖心若出一轍日星河岳一家其有此二烈哉益草昧初開而奇忠迭見求之前代其可易得哉

石匱書曰自古忠義之士其死必慘必酷而每當國破家亡不少槩見猶之敲石出火而恃有薪焉以傳之也蓋忠義之根本其蘊崇必自開國而往矣於勝國借其種焉我 太祖之於國

溺祀李黼是矣乃又封閻蔭子老臣庇素以

余闕廟而擴廓之妹選授王妃 太祖之待諸

逋臣寇也而婚媾之矣是以草昧開天死事接踵至草除而大獲其報矣 文皇殺戮忠義草

蘭瓜蔓村社為墟種子已絕矣後即有閒生者

芝草無根詎可視為家種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九

馬雲葉旺列傳

馬雲事　高帝從征江南累有戰功遷指揮從攻元克兗沂嶧濟汴梁河南北臨清滄直沽河西務通遂守通擊敗元將之來攻通者威望甚著而有六安人葉旺者亦以謀勇聞洪武初以龍虎上將軍奉命踏勘登萊渡海至遼安戢軍民遼人相率歸附遂開設遼東都司又遼左等衛

命雲旺為指揮使而以吳立張良佐房嶌為蓋州衛指揮其時元雖已亡反側尚多其故平章高家奴屯遼陽山故知院哈剌張屯瀋陽古城故相不花屯開元故太尉納哈出屯金山皆偪近肘腋間雲至攻高家汉走之八年納哈出寇蓋雲戒蓋嚴命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見蓋嚴不敢攻越之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分守諸門選精銳

崇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傷遂獲為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納哈出不利引兵退走不敢徑蓋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歸旺策其必趣連雲島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富驅塞十餘里鑿冰為城隍釘扳沙中掘馬穽伏而待命老弱耆旗登兩山間候望之以砲旗為信而約雲亦立旗城中四顧寂若無人者已納哈出

兵至旺等候其過城南砲之老弱旗伏四起鼓
聲如雷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趙連雲遇
氷城馬皆折入入窩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兵追
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鹵人馬及凍死者甚
衆旺復乘勝與良佐等追至猪兒峪獲其人馬
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事聞葉旺受 上賞雲
次之頃之陞雲大都督府僉事旺都督僉事雲開
設遼左其守禦稱名將旺號令整肅恩威兼

與之齊名其卒也遼人多戶祝之 世宗初義
州衛舍餘澤等請為雲旺立祠許之命有司歲
致祭
石匱書曰雲旺之功於遼也一以殺虜為事無
他奇績也而遼之人至今思之蓋害遼者虜
靖則遼安遼安則妻子樹畜皆為遼人有嘉靖之
末遼事日非思雲旺故祀雲旺若以萬曆之後
言之則雖以良金爲像猶事之晚矣

石匱書卷第七十

李善長列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筮事稍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得元橫澗山兵二萬將畧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高帝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遂收掌書記嘗從容問曰今天下紛紛何時得定對曰漢

高帝亦起布衣耳豁達大度善任使故能椅秦扼項不五載成帝業豪沛相拒不遠王氣所鍾是在明公圖之　高帝拊髀歎曰吾聞漢高有三傑吾安所得三傑者而用之先生自睨留侯何如善長謝曰臣何敢望留侯留侯天人也必居守饋餉得鄭侯萬分一臣犬馬不敢避　帝曰子房不可得：似子房者而可矣善長對曰臣所知金華宋濂博聞強識且知象緯　帝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遂發聘幣往聘劉宋二先生是年克滁州遷善長為參謀自隨益精柬為　帝謀筴諸將有来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帝復為　帝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賊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滁陽王還自泗知善長材欲拔置麾下漸泣堅弗肯行乃止乙未滁陽王死　帝總其兵鎮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秃堅樞密絆住等

分營相侵軼　帝屢敗之時　帝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居守曰敵至謹自保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破之捷聞　帝乃大悅曰孰謂而屋乎握算者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亦楫不備姑少詘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破蠻子海牙長驅迫牛渚扳采石乘勝取太平

帝發采石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鹵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高帝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都事入建康他無所取效鄭侯入民部庫先收圖籍軍民凡五十萬尋奉　帝為吳國公拜善長行省參議辛丑議立鹽課錢茶法進參知政事其調美權估具有經畫不病民且鼓鑄烹鑄無遺籌軍興賴之甲辰率群臣奉　帝為吳王拜右相國

僞漢亡善長言於　帝曰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彭𡊮之後死事之臣未有封邱非所以奠國殤而作士氣　帝從之議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廟祀康郎山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廟祀洪都承詔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租且上言湖東西利弊歲可得二百萬斛以資轉饟殆取諸魚鹽之贏非白望也詔從之

時淮東具平獨李濟未下善長為書招之濟降論平吳功封宣國公改左相國充總裁定律令明年　高皇帝即大位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　駕幸汴梁善長留守軍國重事皆決焉時刑獄太繁所鞫多連坐性頗峭刻護短常劾李飲水楊希聖不職　帝皆黜之託劉基緩李彬獄相忤遂毀基專恣　帝雖不聽然卒予告歸二年定祭諸神禮翰林官制監修元

史及樹皇陵碑奉詔編祖訓録三年議出師征沙漠定服色定官民書牘儀注議置司農司初帝以中原被兵地多蕪命授田設官專治之故置是司於河南且存鄫國殤之家倣羽林字遺孤意集禮書成賜文綺是冬大封功臣　高帝御奉天殿諭諸將曰爾等披堅執銳佐朕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功何可忘今天下既定叙以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無所私也如善長者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宜進大國以示褒嘉乃晉封韓國公賜鐵券其文有曰朕起草莱提三尺劍居群雄肘腋間而善長来謁軍門傾心協謀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款附維爾轉餉軍需未嘗匱乏剸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謗此上天以授朕、獨知之人人所未必盡知也方於漢之蕭何亦不是過是用加爾爵禄令子孫世、守之以報爾勲於戲

爾年髦矣慎終如始訓及嗣人必圖後轉與國同久庶不負爾前勞豈不偉與仍賜文綺及帛百疋時六公善長其首爲蓋善長侍　帝久能先事揣合　帝意所條奏具稱旨顧恃勳舊且男祺尚臨安公主既富貴極意稍溢而勸之竟以此失朝士心四年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百五十戶佃人千五百戶董建臨濠宮殿并總田事留鳳陽者數年　帝遣使以酒茗勞之

授其弟存義太僕丞十三年胡惟庸謀逆辭連善長有司請逮獄　帝曰此吾初起時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也其勿問善長奏還儀戶許之既仍給中丞安然以老去命善長理堂事十四年遣將征沙漠及雲南十六年上文武封贈例十一蔭敘例五具從之二十三年窮治逆黨牓列勳臣五十七人猶前善長未幾有以黨言者詔勿問御史復劾按得惟庸所遣沙漠書有善長

手蹟大逆不道猶不報言者不已 帝始下其
從子佑伸獄會家奴盧仲謙發其事 帝曰太
師果有是即逮治訊責得寔請論如法詔弗究
五月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廷臣復請如初
帝憮然曰法如是為之柰何善長天慚謝曰臣
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遂歸遂自經年七十七
虞部郎中王國用訟其冤曰善長勳臣第一生
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

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今坐以欲陷惟
庸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愛其
兄弟之子善長於惟庸淫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世有舍子而從姪者哉使善長佐惟庸
成事必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而已
矣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
富貴者乎舍安享萬全之富貴而僥倖萬一之
富貴雖狂易者不為之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

之不可倖求當元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
齏粉世絶宮闈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
所熟見也今萬邦頹精神困憊偷安苟容則善
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疆暴動感其中也哉又
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
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
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
以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宴然而忽謀此者也

若謂天象示變大臣當災則殺人應天夫豈天
之意哉今已矣而臣懔懔為明之猶願陛下作
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习功如李善長竟何如
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羣臣杜口無一為陛下
言者臣誠媿恥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悔悟甘
就鼎鑊無恐踧踖命以禮葬之

石貫書曰余論次李韓國傳而知 高皇帝之
待勳臣厚也夫韓國之守菅篇佐軍興也不過

如鄭侯已耳其倚勢怙恩也又詎止受賈人物為請苑而不聞我　太祖繫之暴也至三校杼而猶曰法如是為之奈何令韓國不自引決者上意不問矣惜乎王虞部之疏之晚耳雖然吾不能不致恨丞相之容無如東陵故侯者也

石匱書卷第七十一

馮國用馮勝傳友德列傳

馮國用定遠人弟勝初名國勝又名宗異漢馮異之後也兄弟並好儒書左嗜孫吳國用風儀峻整器度恢弘勝倜儻長軀勇悍多智元亂鄉人寨於里社國用部寨　太祖過妙山國用與勝用儒服入謁歸　太祖所部　太祖曰生委蛇若是儒邪有何奇可白乃公國用對曰臣聞

之有德昌有勢強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渡江而東先爭居之足下可以強也然後觀天下之勢按次掃除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拯水火足下可以昌　太祖悅曰吾心也國用在太祖左右忠謹無與比錄是兄弟俱備宿衛既從渡江取太平元將陳也先與中丞蠻子海牙連兵入寇　太祖擒也先釋之與之盟歃而哇國用曰哇歃必爽使攻臺城果叛為溧陽人所誅其子兆先復與海牙合國用從擒兆先又釋之　太祖夜召兆先之壯士五百人環寢帳前使國用執戈頃之從入金陵國用先登敗元蔣山　太祖奇江左國用與勝共有戰功並為大元帥而國用尤用忠謹見親為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嘗考長亞父之從征紹興卒　太祖哭之慟賜塋江寧贈郢國公以子誠幼使勝嗣兄職勝以庚子歲與常遇春伏騎石灰山

馮國勝列傳

邀擊漢戰龍江兵幸丑從征漢至安慶　太祖
陳疑兵於陸勝從水擣其舟師入江州陸親軍
都護癸卯從克珍安豐陞同知樞密院事甲
辰從降漢理武昌乙巳與大將軍逵出淮東攻
吳高郵吳將詐開門降勝不逆兵入幾盡吳將
下縣閉門而殺之郭中　太祖召勝歸決之大
杖復令徒步之高郵不予騎勝至則號召其卒
四門齊登一鼓破之還與大將軍圍吳丶元年

以平吳功遷大都督府右都督洪冬與大將軍
北伐元克汴益兗齊　大祖即皇帝位進秩太
子右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與大
將軍會攻汴梁河南二郡是時元將李思齊張
思道守於潼關勝扼潼關先登謂大將軍曰謹
守備三秦門戶也大將軍擇都督郭興守之勝
遂取華州其時車駕幸汴趣入謁授征虜右副
將軍留守焉其冬與大將軍征山西與湯和入

懷慶獲將士八百餘人引兵至太行山破碗子
關進取澤潞至於猗氏轉克平陽及絳獲元將
士五百餘人一年授征西將軍大將軍引師還
河中勝與副將軍遇春先渡河趨陝至鳳翔李
思齊奔臨洮又趨之降其全部元大將軍征元
將張良臣於慶陽擴廓帖木兒使其將札兒攻
原為良臣援勝移軍抵原與徐禮去慶陽三十
里軍驛馬閔東還引兵與大將軍克之轉下河

州諸縣前是 上諭大將軍慶陽下則征西將
軍權鎮之而大將軍等先還是冬大將軍還之
五十餘日勝亦至 上賞勝不能當大將軍半
而不如諭何也俄復為右都督二年以右副將
軍與大將軍破擴廓帖木兒於定西凱還論功
封宋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誥命鐵券
四年出鎮陝西使繕塞五年詔為征虜大將軍
與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出沙漠勝與副將

軍傳友德西行取甘及肅進至亦集乃降其守將次別力萬山遇元岐王朶兒只班遇走之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敗其衆瓜沙洲獲馬騾牛羊二萬是役也大將軍不利左副將軍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橐駝者賞不行自是遂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刺等遂鎮陝西復改河南上冊勝女為周王妃勝妻卒為治喪賜璽書慰藉加餐

使歸議葬事畢復鎮為周王作合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邊明年大將軍討之　上命勝佩征虜將軍印息民訓士佐徵發居四年還召勞羊酒是時元遺孽故將多殄滅歸順獨元木華黎孫納哈出者初為元萬戶守太平　太祖下太平時獲之以元世臣子孫故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　太祖歸馬元亡納哈出不從遁主胡中擁大衆金山三分其部落曰榆林

曰養鵝庄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蓄牧蕃息數十寇遼左為邊患十九年 上命勝監衛大寧諸邊搤控之其明年春為征虜大將軍頴國公友德永昌侯王為左右副將軍率叅將南雄侯庸等乘以步騎二十萬鄭國公景隆副之鎮子侯等皆從軍上故有所獲虜乃剌吾者納哈出部將也奉璽書而遣之曰是人善戰今送歸爾益爾戰矣勝至遇大雪遣永昌侯以輕騎擒（乘雪掩）擊其慶州虜殺其平章朶來擄其子不蘭奚而自出松亭小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逐往兵大寧城踰兩月留五萬人守之以全師壓納哈出金山遣人送乃剌吾納哈出所納哈出驚曰吾謂汝死矣乃得復相見因遣其左丞獻馬勝軍是時勝已踰金山降其將慶國公觀童於女直苦屯勝大軍直前逼納哈出一禿河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勸納哈出降納

哈出猶豫未決復遣使至勝營陽納款以觀勢勝遂遣永昌侯王往受之擢之以大軍納哈出彈指曰天不使我有此衆矣率數百騎詣王約降王款納哈出酒甚歡納哈出因酌酒酬王請納哈出先飲既飲復酌酬王解衣覆之曰衣我衣飲酒納哈出讓帶衣王亦帶飲者久之納哈出取酒浣地以其下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有裨將在旁解古語告茂曰是且脫去茂遽前摟之納哈出驚起欲跣馬茂斫傷納哈出臂不能騎與都指揮耿忠擁納哈出見勝納哈出妻子將士在松花河北凡九十餘萬聞之皆潰散其餘衆四散馳歸追勝遣觀童往諭盡降之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勝奏捷京師并言茂驚潰鹵狀遂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南行使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為殿鹵所驚潰餘

衆伏而待大軍過邀擊之英馬踣見獲乘間自
剖腹死而勝還次亦迷河更獲遺棄車輛四萬
五千馬數千匹傷瘐老弱二萬四千餘 上聞
大悅使 奕詥所以遥勞納哈出白玉黄金帶
金若幣及其部曲冠帶 沙幣甚多械鄭國公茂
京師而 勝勅勞之勝軍中卒有盜胡馬者戮
其頭懸隊官之頸以下然亦自掠擄良馬使闔
行酒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胡中王子死強娶

其女 上聞復降勅切責之鄭國公茂至具言
勝諸不法事 上怒 其總兵印召之還使永
昌侯代之勝送納哈出及所部官屬將校馬駝
輜重至 上封納哈出為海西侯其官屬皆與
食禄散處黔滇閩廣中而升乃刺吾為千户安
置茂龍州勝寵就第奉朝請而諸將士賞亦不
行越二年使頒諸胡兵從顧國公征雲南胡兵
中道叛自是勝雖有任使也守練士而已其明

年賜公侯還鄉予緡錢造第賚金帛追封其三
代又明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五十七人功高
望重常浥王者八人勝居第三又二年加太子
少師賜子誄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
覺　上論勝家奴如律特免涼死已使鎮西副
其便業　得從容衣食勝家居恒僮僕倚勝
横攔稅輸重乘載勝　稻打場瘞甕場下碾碌
碡其上取有韓韐聲出入　其鄰舍為是有樊父名

為瘠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為酒召樊父盛陳其
金銀器盌與樊父劇　令瘠之樊父既得難勝
　　　　　　　　　　　　　　　　　　　
父亦訟勝具言其居窖所為私埸下瘞兵器
太祖予勝酒曰我不問勝歸遂死諸子皆不得
封而獨國用子誠積功雲南累官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勝死在洪武二十八年春去傳友德死
之兩月而開邊之猛將盡矣

傳友德其先宿人後徙碭初從青衣李喜之喜之敗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歸漢為別將亦忽忽無所樂　高帝攻漢江州友德以其下謁高帝小孤鄱陽之戰友德身被數創以數百人從征武昌隻高魁山先登矢中腦及脇從徐達取荊夏陳漢將以德進克衡走漢將祖勝從常遇春下襄陽攻安陸破九創吳元年守徐州元將李貳來救駐兵陵子村友德堅壁俟貳出掠

斗擊之呂梁之岸手刺貳將乙貳敗去友德曰必再來趣還城開門偃兵令士皆卧鎗待曰鼓即起貳不益兵至友德鳴鼓起士生致貳俘建康　高帝悅鼓吹送還第甲命中書參政李飲冰揭希聖携音聲伎入一部就第飲冰等醉而躶與伎八戲　高帝怒皆黥之不責友德也逐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其冬從大將軍達北征中原　高帝以與右丞顧並稱勇畧冠軍友

德從大將軍下青州與元將也速遇佯敗走也
速追之大將軍因得進斬也速軍洪武元年大
將軍克河南友德取福昌山凌青仙人神頂三
寨遂與大將軍入燕取東渡河與薛顯取衛輝
與顧時克臨清德及通進入燕與薛顯偵邏古
北口元遺卒克龍華寨守蘆溝署大同獲
故元喬右丞等三十四人遂與常遇春下保定
中山徇真定從大將軍與薛顯轉攻山西署平

定州擒太原以死士五十聽擊却擴廓帖木兒
夜劫之追至二郎關復與薛顯敗元將宗哲於
石州等定四大王與常遇春逐竹貞兵於大同
敗元將脫列伯於宣德府取陝西攻張思道
於鹿臺下軍臨洮張良臣降復叛友德自臨洮
會大將軍絕其東道還與大將軍克之復會大
將軍與薛顯追敗王保保定西乘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
大將軍破保保定西於原州六盤山還從

渡奪畧陽擒夏將琳入沔還軍西安夏將友仁
寇漢中友德夜襲木槽閣登山雙燧驚遁友仁
軍復與大將軍偵探及西北還封潁川侯洪武
三年也其冬扞征鹵前將軍副征西將軍和入
蜀伐夏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自秦隴以趨成
都別馳入陝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克階
及文諭降青川果陽造戰艦百餘渡漢戰破夏
將大享漢城下擊其援將吁時拔其城進擊右城
大敗之降夏將思忠遂圍成都身中矢夏人皆
降徇崇慶斬吳知州善清轉克保寧執夏將友
仁等于蜀得夏人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
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
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
百九十人馬騾萬三千八百餘匹　天子曰平蜀
功傳一廟次旌之文予之金征西將軍馮勝北征沙漠以驍騎五

千出金蘭趨西涼破元失剌罕兵敗元朶兒只巴於永昌與征西將軍及左副將軍德拔甘及肅手射元元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餘人降太尉瓚納兒加等及守將卜顏帖木兒追破元岐王於瓜沙洲是時師出三道友德獨全勝六年入軍北雁門友德為前鋒鹵聞友德名絕塞遁留鎮北平乙年命副中山侯和備伯顏帖木兒於延安以伏兵大破伯顏帖木兒縛之以降

命巡行川蜀永寧雅州諸州修治城郭閱梁降下金筑普定平坪乾溪諸酋長還獻馬五百上列其驍騎十五十四年為征鹵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鹵北黃河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衆其秋拜征西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二十四萬有奇往征雲南既受命疾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趣烏撒而自與藍玉沐

英率大軍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皆下之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爾密遣其將達里麻將精兵五十餘萬拒戰友德用沐英計焉道羨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於上流之江生擒達里麻曲靖西乃分遣藍玉沐英趨雲南分率衆數萬循烙孤山而南搗烏撒以與鄭英陳桓部海昏元右丞實卜聞之皆遁去頃復合友德故止戰以觀士無不思死友德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遁而合必不一心併力與戰破之必矣間者吾故以觀汝曹果可用也遂大破實卜軍拔烏撒城之得七里關以通畢節進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進至入理宣慰使段明獻書請如唐宋故事降仍頒曆頒修職貢永為藩服友德怒拷其使曰汝來降明再上書曰善闡危如登山大理險倍投海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

分梁王自古平天下易平雲南難且用兵之道講和為上全師為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倫治三食盡畜死將獨兵離為天下笑將軍悔之晚矣友德怒與沐英斬關入大破之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下金齒車里摩挲和泥平緬悉降把匝剌瓦爾密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威順王子伯於京師凡三百餘人頃之烏撒諸蠻復叛友德會沐英迟誅手而使指揮顧成擊破西堡蠻賊斬烏撒土蠻酋級三萬餘與沐英引兵東攻諸蠻未附者撫其潛匿悉殺之又降普定霑翠宋欽悉平其地十六年元普顏篤先不華據烏撒復叛友德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之攻北勝麗江前後斬首萬三千餘級十七年凱還制可稽古崇庸開疆者賞重朕臣傳友德從六將軍累戰有功已封侯爵乃者領大軍越崇山西取巴蜀又西取雲南轉戰二年悉平其

地特進封謚國公子孫世襲其時　皆封侯食采有差友德獨用首功加賜三千石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十八年與宋國公馮勝征納出降之統率大軍討韃靼官軍之叛於廣西復以征南將軍與沐英陳桓討東川諸蠻擊却叛酋阿資於晉安衆緣壁扳崖墜死者不可勝數已即越州擊敗阿資降之還命與諸將駐軍湖廣諸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酋南裔之叛服不常者二十三年授信國公例還卿賜黃白金鈔幣甚厚給衛兵百二十人尋以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兵從燕王出古北口檄乃兒不花於迤都山還駐開平引兵西征寧夏其明年復使練士陝西是年還朝册其女為晉王妃友德請懷

遠地為田圃如古買田宅自污　上乃不喜曰
爾庸不思公儀休又二年與宋國公屯戍練士
於太原北平已召還賜第鳳陽不復出塞捕鹵
矣二十五年薨太子太師藍玉誅友德以功多
內懼完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
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　太祖聞之會冬宴
從者(徹讀)徹不盡一蔬　太祖責友德不敬且曰召
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　太祖語曰携其
首頃之友德提二子首以入　太祖驚曰何遽
爾忍人也友德出七首袖中曰不過欲吾父子
頭耳遂自刎　太祖怒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
南地而王弼亦自盡嘉靖元年巡撫雲南都御
史何孟春奏謚國公友德宣德侯朝選汝南侯
思祖皆雲南開疆之臣請立祠致祭賜額曰報
功又德從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
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

石匱書曰郢國不死其岐陽伯仲子宋國有大將功積勞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又時時見桀驁馬能免乎顏國喑嗚跳盪與開平王稱二虎將逐取巴蜀定滇笮其績茂焉而不正斃則古大將孤立功業得以令終者代有幾人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二

藍玉胡惟庸列傳

藍玉者定遠人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頳面數從遇春究圍陷陣所向有功遇春數推於 高帝帝亦用遇春故寵異之從晉軍鎮撫積功至都督僉事從西平侯討西蕃擒其酋瘿嘍子卤斬以㠯計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顏川侯討雲南轉戰平之與西水侯下大理卤

其帥段明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薄金齒車里平緬北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最班師增禄五百石册女為蜀王妃再以征鹵右副將軍同宋國公勝征哈納出慶州鹵殺其平章朵甘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還入哈納出營降其衆宋國公勝與常國公茂生驚潰鹵衆召還王專總兵事是為洪武二十年 上曰吾老矣殘胡未滅終為患其年即軍中拜征鹵大將軍與延安侯勝

宗武定侯英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以獻 上察知鹵勢不久存其明年復詔申國公鎮定遠侯鄧南雄侯庸東川侯海鶴慶侯翼雄武侯武懷遠侯興等往從王師兼道覆其巢穴乃已是春王謀鹵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遂踰大磧及黑山師次游亹南道無水泉軍士甚渴過小山忽聞如礮聲使視之泉四湧士馬滿腹餘

流溢決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鹵王欲引還定遠侯曰吾屬提兵十餘萬深入無所得鹵何以復命王曰是也戒軍中穴地爨令鹵不見烟黎明至捕魚兒海衛知鹵王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以弼為前鋒直薄之鹵始謂我軍之水草必不能深入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皆不知鹵主方欲整而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帥數十人其衆遂降鹵王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搠怯朱丞相失烈門等數千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及故太子妃公主等百十九人擒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於深草間追獲吳王朶兒只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萬四千八百四頭牛羊十萬二千四百五十四頭車三千餘輛并

得其寶璽圖書金銀印宣勅照會諸物聚其鎧仗而焚之遣人上表入奏既班師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匹 上覽表顧謂侍臣曰戎狄之禍中國今朔漠一清無北顧憂矣群臣咸頓首稱賀遂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主簿宋麟賫勅往勞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宋遼金之窘以終其世神器弄於裔狄腥膻汙乎

九州朕起平定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失今不除必為後患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爾親拘哈納出來降今復躬擐甲冑衝冒風露穿地取飲焚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趨追蹄踪而深入直抵穹廬剖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皆歸附漢衛唐李何以過之使至勅勞悉朕至懷方擬封王為梁國公有言王在胡中

私元主妃者　上怒王無禮元主妃俘至恐懼自盡其子地保奴有怨言　上因資送之琉球

王又遣人入朝伺動靜既還　上切責之竟封

涼國鐵過於券然賞猶在諸將上二十三年擊破西番蠻人并討平當州襟道蠻人之攻圍大渡河者俘其男女數千賜白金五十兩復克散毛洞擒土酋剌燕覃大旺等萬餘人施中南建二宣撫司降復叛王分兵破其大小諸寨殺獲男女蠻酋千七百八十餘人悉定之復遣鳳翔侯龍討平散毛撒狗蠻移兵擒覃大勝於施南及其黨男女八百餘人召還賜鈔千錠增祿米五百石尋召還鄉賜黃白金鈔幣甚厚工部具舟送二十四年使防邊甘肅至蘭州墜馬損右臂勅曰昔渡江諸將為朕股肱獨中山開平出諸將上二王既逝爾庶幾焉使至言爾中地墜馬右臂微恙特遣往勞爾善調護以稱朕意其

年追寇初若孫逐征西番罕東之地會建昌故
降酋月魯帖木兒叛 上欲使討之以王在甘
肅道遠先使總攬為總兵都督徐司馬為左副
使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為右副使往征俟王至
則權與司馬皆為副王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
佐多言西鹵負固已久卒聞大軍深入必鳥獸
散莫若遣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
因撫其部落全師而歸揚威示恩在此舉矣王
不從遣都督晟等率兵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
皆遁去又襲初若孫帶及既得討月魯帖木兒
之命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疊以達建昌會霖
雨積旬河水泛急王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相率道亡王乃不得已緜隴右抵建昌而
瞿能等將至相與州月魯帖木兒使人詐降能
信之斂兵以待則月魯帖木兒已遁去已追至
雙狼托落等寨連戰五六大破其衆竟不得月

魯帖木兒王至乃遣百户毛海計誘之并致其子睍伯遂降其衆送京師伏誅王因奏四川控扼西番蠻裔款化繇其山險地曠備禦寡疎宜增置屯衛軍士籍民為軍守之人請移兵討長河西朶甘百裔上報設諸衛毋籍兵困邊民兵久在外毋重勞之朶甘百裔之行非四十萬衆不可爾其還師蓋 上自用兵以來無不慎重又徐常之將也唯 上所命之未有請移師他攻者王征西番罕東已非 上意更無所得鹵復請移兵攻朶甘宜 上之難之也王不學狠愎在軍中擅升拔將校黜刺軍士家畜莊奴假子數百人出入乘勢漁獵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御史按問王捶逐之其先征北還時駝馬金珠無算夾度喜峰關吏不即納王毀關入 上聞不悅及切責其私元妃事漫不省侍坐侍宴動止輕傲至是還以為太傅王攘袂後

言曰吾故當為太師王時奏事上不之從退曰上疑我矣將收集其舊部將及士卒家奴伏甲為變為錦衣拮揮蔣瓛所告鶴慶侯翼普定侯桓景川侯霍舳艫侯壽會寧侯温瀋陽侯察罕東莞伯榮都輅吏部尚書徽侍郎友文凡諸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誅者可二萬人知名之士若南海孫蕡長洲王行皆在誅中胡惟庸亦定遠人為人雄奡有大畧而陰刻險

鷙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大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饋遺善長黄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中書參政 高帝既誅楊憲悔之群臣亡當意者惟庸舉止便辟隨 帝所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 帝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小人驟得志大内貨賂酬報睚眦諸徽侯失職亡命多依惟庸左右而誠意伯劉基在上前論相短惟庸：恨之入骨會基引疾還青

田民私即海煮鹽因取便奴掠基條請就其地立巡檢司控制之奏上不關中書惟庸大恚怒譖於　帝言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此耳欲以聳動　帝而陰中其笑　帝不懌基星恐馳謝自明留闕下久之屬疾　帝遣丞相扶醫視遂進毒喻歲基不起右丞相汪廣洋懦從旁得其狀不能發而惟庸益橫甚無復知所忌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閩榜廔閩吏

奏之　帝大怒殺家人切責丞相惟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遠慢數詰問所繇惟庸懼乃計曰　主上魚肉勳舊臣何有我即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死寂寂　高帝寵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　帝度可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舟就日本有成約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

邀 帝臨幸 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史雲奇
走告變 帝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
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戚三族
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罔株蔓
甚衆令圖惟庸死時狀戒天下毋勑子孫朝不
許設立丞相著為令

石隕書曰藍玉之跋扈鐫其過於鉄券在封爵
時已知其釁非少主臣矣乃若胡惟庸者劉
文成蚤言之徐中山再言之而英明如 太祖
訖不之悟非雲奇衝蹕雖壁人拍人亦不遑計
及之矣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
鄴侯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所以
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哉

又曰藍胡之逆誅之可即族之亦無不可獨以
其株連蔓引累及三萬五千餘人而榜列勳臣
至五十七人功高望重嘗總兵者八人言之不

可駭可愕哉　太祖生平稍有疑忌輒以其黨
黨之後且漸減殆盡亦所謂功臣多封之不足
故殺之也厥後狗烹亏蹶而靖難兵起卒無一
人為攔門之犬嗟乎使燕王出自外難則奈之
何哉

姚廣孝列傳

姚廣孝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長洲之相城世業鹽廣孝目光炬射形如困虎幼名天福年十四白父曰兒不願鹽願仕不則願出家因削髮為僧名道衍相城道士席應真有異術教以太公兵法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嘗遊嵩山寺遇袁珙珙目之曰寧馨胖和尚目三角漂白性必

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咲益自負洪
武八年詔取高僧僧宗泐薦之　高帝道衍聞
見燕王私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蓋世今皇
圖草昧東宮仁弱願亭自愛大王乞臣府中當
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上加白其文為皇也會
高皇后崩　上賜親王名僧國一人齎薦高后
道衍名在燕府乃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
高帝崩建文嗣位諸大臣謀弱宗藩偪執伊周

齊谷四王並削為庶人湘獻王自焚殺事且至
燕燕王懼問衍曰能下乎衍曰能即以三錢授
燕王容禱而擲之曰大王卜天子乎燕王曰咄
毋妄言衍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聽故
敢畢其說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
首隸士伍蓋五王矣大王　先帝所鍾愛也且
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　主上所最忌也夫燕
勝國之遺而北方巖鎮也其民習于馬地饒枣

栗悉雄勰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萬
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又不下
一十萬皷行定山東畧河南勢若建瓴而下誰
能禦之大王即不南幾先發欲高卧得乎且旦
暮匹夫矣臣竊謂大王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衍曰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
決燕王曰倘之來洪至就傳舍燕王從窺類者
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輩俱護衛較耳珙獨起
指燕王拜燕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悉屏左右珙
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滹燕市中諸將相肩
接則皆以大王故時感燕益急燕王召道衍入便
殿密議或歎息泣下衍曰天之所與誰能廢之
因問衍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為誰
曰吾師又數日詔勅張信縛燕王信入見燕王
具告以寔乃召衍共謀事衍曰期至矣遽簪髮
墜地燕王不懌衍曰無異也是欲易黃髮耳燕

王喜遂定謀會朝廷遣人逮燕府官較燕王盡
縛官較置殿廷召張昺謝貴入設伏斬之遣張
玉朱能勒衛士奪九門出叅纛見披髮而旌旗
者蔽天燕王問曰何神衍曰蜀固言之吾師北
方之將玄武也於是燕王亦被髮仗劍應之兵
初起暴風雨燕王又悅衍曰龍飛從以風雨但
啟行大吉兵南下許送道傍言江南有方好儒
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燕王許之世
子居守命道衍為輔與郭資等日夜守禦輯附
兵民南兵百餘萬薄城下衍設伏截其後城上
呼噪伏發急開門出擊大敗南兵又徧縋死士
下城刼南兵營或譟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
火鳴砲疲南兵不得休息輒出兵詹擊大破之
盡焚九門諸柵塞燕王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
進止輒緘書飛騎問衍衍答附去並中機宜靖
難後辭封爵為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蓋以

元初劉太保名秉忠故以廣孝配也立東宮陞太子少師輔太子南京　文皇令衍蓄髮終不肯　命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文皇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蘇松飢廣孝奉命出賑道閶門見酒帘書上工問誰書也則一少年　召見之曰能父我乎少年曰幸甚還見　上上踰名繼以為尚寶卿　上命學士解縉纂錄文獻入成猶謂未備倣海內文學之士重修之自纂修以又繕寫幾二千人給與居止膳膏而廣孝及縉主其役歷四載成書九二萬二千九百卷賜名永樂大典之皇太孫出閣講學復命廣孝輔導之十六年　南京入覲抵城下疾不能朝命從者曰速為幄天子至頃之車駕臨視撫慰周至賜金唾盂一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獄久願赦之上即坐中出焉數日卒軍駕復幸問繼曰尔父臨盡何語繼曰願　陛下厚

卹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言何及家也逐之召其弟侄二人而厚之賜贈廣孝少師楚國公謚恭靖為御製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仍祖廟嘉靖九年詔學士璁學士夢姚廣孝佐命開興勞烈具有顧命丹書上首班諸功臣並食德太二祖側恐不　尊祖敬宗非朕靈承宗廟意卿等加思之下禮部議尚書李時議曰臣伏見故少師廣孝弼補太宗雖有帷幄奇謀穹爵厚祿亦已報之平立祝髮披緇露榮姐豆其為瀆禮誠如聖見請移祀大隆興寺太常春秋祀制曰可廣孝至吳右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三往見之皆不可廼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闔門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姚嫠姚嫠亦麾出之曰做和尚不了豈是好人終拒不見所著有逃虛子集道餘錄大意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

見道餘録輒為棄棄

石匱書曰姚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高士哉雖然於釋則臣迴靡也於王則釋道累也彼王實者隱人無論為蓋愧其奸矣

丘福列傳 附朱逺二聰火真王忠

丘福淳人事 高祖稽功為燕王護衛百戶有膂力戇朴勇鷙不其王文義而善撫士卒燕師

起福與朱能俱為燕王所憑伏摹畫志計不能如張玉敢戰深入過之矣勝敵諸將士爭前效擄獲福獨後王每歎丘將軍之功我自知之京師平大封賞靖難功以丘福為第一晉淇國公

當是時曹國公李景隆以降臣位福上福鞅ㄈ
不平見景隆輒欲毆之景隆尋坐嬉長繫福始
緩怏曾世子當立為東宮漢王高煦數將兵從
征伐有功　文皇以為類我而趙王高燧又以
幼子被殊寵意未決爲武人與高煦善欲立之
中貴人黃儼江保謝翱馬都尉李讓等窺　文
皇意陰主高燧世子憂之甚賴仁孝皇后內主
文皇念皇孫材謀之學士解縉始得立而福首

為太子太師東宮悅之明年北虜本雅失里殺
我使臣給事中郭驥文　皇大怒發騎十萬徇福
征虜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
侯火真忝將靖安侯ㄇ忠安平侯李遠等討之
一命曰毋輒如為所詒即未捷寧再之福先驅
至腹胸河遇前鋒以輕騎千餘摧敗之乘勝渡
河獲虜尚書一人飲勞而問焉言本雅失里惶
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疾驅前諸將

皆曰齒非真敗也設伏誘我今後兵未集毋寧
俟其集而先遣精騎覘之福按劒怒以齒尚書
意遣傅其營相持者一日齒戰輒引却福輒銳
氷之平安侯泣諫曰齒示弱深入必不利將軍
不上命乎毋輕毋為所詘武城侯亦言不可福
皆不聽以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聲欲斬之先驅
繼其後同安侯猶豫未決福厲聲欲斬之先驅
而行從騎皆泣諸侯不得已與俱齒衆奄至圍
之安平武城二侯率五百騎突陣斬賊首數百
皆死之福與同安靖安二侯被執並死之所失
士萬數　上聞之大怒以福慢諫失策籍其家
於海南而傾天下兵北伐凡駕三出卒莫能滅
因後每言及福慢勢喪師輒切齒洪熙改元福
嘗從死事例復爵以善高煦故郤不復録其子
孫遂世為海南人

石匱書曰丘淇公負鼈憚剽輕善戰將之才也

亦將之職也至其突騎瞗鹵輿尸沙漠將之命也亦未始非將之職也　文皇帝薄其賞則可勿籍沒流徙禍及妻妾乃已甚乎如以其羽翼高煦謂欲動於大子是亦靖難諸臣之常耳行足為福僇哉

靖難勳臣列傳

薛祿山東膠州人起戎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南破雄鄭圍真定生擒駙馬都尉李堅超陞都指揮僉事復從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又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皆賈勇先登肴功單家橋之戰馬蹶被擒祿縱身趨縛斷奪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力戰遂敗平安兵乘勝攻

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生擒都指揮一人斬獲無算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再戰泗河入店小河汴隄決汴水至披靡遂渡淮從

干駕入京師陛都於府僉事永樂八年從北征功進右都督訓諫幼軍十二年又扈駕北征十五年董建北京宮殿十八年晉武陽侯又再從北征還討平湖州叛寇洪熙元年巡北邊與

鹵戰大松嶺車級功多加歲祿與女券宣德嗣

位討高煦以定寇將忠謹充先鋒圖樂安擒高煦留祿鎮撫明年扈從巡邊出會州敗鹵於塞下留鎮薊州宣德五年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

鹵鳳凰嶺斬其酋加太保居三日董築城垣

血從祿之詩似戍役也疾作召還卒贈鄞國公

謚忠武祿有才畧謀定後戰故所嚮成功臨陣

胄矢石累創赴鬬有進無退其師過紀律嚴明

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樂為效死靖難諸將

推河間東平二王及祿三人為軍鋒冠
李彬濠之定遠人父信從　高皇帝定天下積
功至衛指揮僉事以老謝事彬嗣父官年二十
九扈落有大志幸太平所部兵從潁國公征北
平歷榮顏鵝山追鹵酋阿剌失里至洮兒河身
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黑嶺寒山磨鑾海子及
黑松林熊皮山追襲鹵酋几剌罕禽獲有加
文皇帝嘉聞勇驍召見與語奇之遣築宣府
德勝萬全保二等城已卻靖難兵起舉彬為前
鋒所嚮屢捷進五軍都督僉事從戰揚州負重
傷　文皇亟遣醫療之俾還北平彬不肯願力
疾隨軍　文皇嘉其忠勇慰諭之曰卿其暫輟
武事歸輔世子守北平　壬午　文皇正位命護中
宮至京念其勞勩進封懷城侯予世券甲申鎮
守江西尋召還明年送趙王赴北京還往捕阜
昌山寇丙戌南征交阯元左參軍率師入境水

陸夾攻直搗其巢凱還加歲祿尋命勦平海倭
明年總督操江禽長河賊李法良庚寅勦捕福
寧海寇頻年為國墾矣淦言不避艱險未嘗少
怠 文皇采其勞勤予稠疊一時將臣無與為
比壬辰佩征鹵前將軍印統總兵官鎮守甘肅
甲午召還護蹕北征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又召
還護蹕還京佩征虜將軍印統總兵官出守交
阯在鎮七年遠人畏服壬寅年六十二卒於鎮
交人為之罷市巷哭如喪 聞親訃聞 帝悼惜
追封茂公國謚剛毅子賢嗣封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為永寧指揮僉事信
襲官以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建文即位
疑北平大臣屢信不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
與張昺謝貴合力監守濟府人信日夕憂懼母
怵而問之信對曰兒統兵邊鄙焉能無憂母
曰兒憂非此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

得親王奈何毋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汝無妄為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促信益急信艴然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輿求見 文皇召入拜牀下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殿下殿下意果他無幸從臣歸命京師即脊

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病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真定鄭村壩屢捷克大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晉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伯 文皇時呼信為恩張凡召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券侯支兩俸正統七年信

卒贈鄖國公謚襄僖

徐忠合肥人父用以開國功陞副千戶忠嗣官
征鹵功陞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靖難兵起
忠歸附自起兵以至南都屢建奇功忠臨戰奮
百夫莫當掠陣突圍如入無人之境白溝之
戰南兵揮刃斬忠兩指未斷忠自截指擲地裂
衣帛裹創仍奮勇進鬬其馭士卒撫卹誠至人
人歸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秋毫無擾以靖難功晉永

康侯予世券永榮己丑暨於己卯駕巡狩北京
太子監國 文皇以忠敦厚志誠留之南京兵
政一以任忠忠小心寅畏清靜簡易上下宜之
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都督府得風疾卒 帝
震悼輟朝追封滎陽公謚忠烈

阮懋濠之壽州人父亨以開國功陞都指揮使
靖難兵起亨從之屢戰屢捷後大戰鍾山為平
安所殺贈涇國公謚襄敏懋其季子也偉貌長

驊聲如巨雷結髮從戎積有功伐累官都督尋以父功封寧陽伯出鎮寧夏懋至鎮軍伍肅然凡降胡必親撫卹之甚得其歡心七年選精兵自將大敗阿於境外即軍中晉封寧陽侯予世券八年扈從北征將左擐兵十二年又北征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有報阿首馬哈木死者懋曰無之是懈我邊備也即申飭郊圻已而阿將果至見有備乃退二十年 文皇復北征

懋率所部從還賜玉帶金綺龍衣聞懋有女賢淑禮聘入宮冊麗妃二十一年詔懋統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阿懋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王十部落及牛馬駝羊數萬凱旋錫賚有加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以懋為殿至京領前軍都督府事洪熙登極加太保宣德十年佩平羌將軍印出鎮甘肅尋召還正統十三年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偽稱閩

王勢猖獗　宣帝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特命懋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收海口者懋曰如此是絕其生路為死寇矣不從師次建寧有欲屠沙尤二縣者懋曰如此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斬賊首者功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懋曰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路進兵一鼓禽之凱還領中軍都督府事尋領宗人府事天順復位恩遇益隆二年春忽得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若死不足惜願陛下以生民為念任用賢能以圖太平之治　英宗覽奏歎其忠誠卒年八十有五　帝震悼輟朝追贈濬國公謚武靖

陳瑄合肥人洪武間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遥望孤雁雜鵝群命衆從射不中最後命瑄發一矢斃之有鴈翔於上命瑄射應弦而墜以是知名造蜀府

命瑄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為成都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瑄犬關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兩河口諭降裔人數千從總帥復征鹽井平三山寨及小百裔進攻卜木厄寨擾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瑄居中左右兩隊力弗支奔還瑄呵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瑄ㄋ下馬率衆且射且斫賊疲稍却瑄裹創進戰自己至酋賊敗走瑄全軍還又從征餘寇賈哈剌時寇衆數萬據險以陣瑄繇間道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壓敵境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敵大敗窮蹙出降械賈哈剌送京師撫輯其餘衆從罕獻王巡邊招撫邊裔煮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瑄修其堤防躬

事畚揷為堅久計更出資為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而不能殮者皆給之尋以雲南兵征百蠻有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晉右軍都督府僉事　文皇知瑄才可任使時北京軍儲匱乏命瑄歲董運百萬石繇海道輸給瑄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凡海運所經海島商人畏憚官軍輒逃匿瑄下令俾以為市遣官監臨為平其直軍無敢譁商民兩便舟還值倭寇沙門島瑄率衆掩殺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尋奉命督舟師海上備倭海溢隄壞自海門至鹽城凡八百里航海者茫洋莫知所適多至膠淺瑄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二十里為表識衆便之稱寶山北京成罷海運瑄濬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瑄造淺艍二

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縣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泛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溧鑿吕梁徐州二洪以殺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亦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車馬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牌四十有七以明啓閉量水則畜瀦之於淮濵作常盈倉四十區以貯江南輸輓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備轉運慮漕船昧河源深淺自淮抵通州瀕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住戍卒俾導船可行緣河隄鑿井樹柳以便夫月行者至今三百餘年尚食其利宣德時瑄尚守淮安兼督漕事聞入朝深被嘉勞宣德癸丑疾作　帝聞特勑勞問瑄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往侍竟卒　帝悼歎輟

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顧成湘潭人祖父操舟江淮間遂居江都為諸賈紀綱諸顧膂力拳勇號拳棒顧成於諸顧中尤武軀體自刺花紋曰入水以禦龍鬥象元末客游燕盜入舟衆皆恐成挺身奮鬬盜披靡走事張士誠自拔歸 太祖為帳下卒常執纗蓋侍出入中山王攻鎮江偕十一人者轉鬬入城被繫十一人皆見殺成絕繫跳仆其持刀者滾入水亂流以渡歸語衆曰鎮江城中人皆庸夫可取也遂先登克之壻軍擾揚州成母在揚請往說之既置酒賊將亡害成亡覺微服將母亡已從攻常宣遂克江陰授百戶從寧河王克通州從開平王克襄陽從行閒征戰定吳取楚屢有戰功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衛洪武元年扈從陳州舟膠負之行 太祖壯之即日陞堅城衛指揮從臨江侯平蜀調戍都後衛總帥守之

擒妖賊王玄保等於重慶　太祖名其省曰四川隸以貴州歸附諸蠻以成為貴州衛指揮僉事是為洪武八年廿明年麓傍等山寨蠻寇叛戍具討平之蠻人懾服呼戍為顧老虎以止兒啼十四年從潁川侯征雲南破阿黑螺螄等二十餘寨潁川侯使戍居守西堡蠻萬五千人來圍諸將欲戰戍曰我寡有頃賊來攀柵戍介而馳出北門奮擊殺賊數十騎諸將鼓出東西門戰却之賊尚圍柵南戍取所生禽十八人斬其十七縱一人歸曰夜二鼓盡殺尔矣及二鼓舉銅角發銃炮賊聞皆狼狽奔獲甲兵無數名城北嶺曰歡喜嶺時有中使在軍中以成殺賊狀入奏特賜襲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憲平普定所隸諸蠻二十五年討平貴州康佐叛寇平都匀豐寧西梁凡材等蠻二十九年佩征南將軍印征水西叛寇生禽賊首斬之餘寇悉平三十

年五開蠻及成率兵至剖天洞悉破之進勦天柱天堂春花倉井蒲頭大小坪等生苗螃蜊米毫灣谿舟谿萬潮等寨皆破之三十一年普定西堡諸裔復叛成次革討平之建文初召還以右都督佐長興侯戰真定兵敗被執燕王喜解其縛曰尒先朝舊人 皇考之靈殆以授我因與語興師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遣至北平輔世子居守南兵圍城世子數命成出戰成固辭曰使臣待左右日陪議論得效分寸足矣賜成甲胄弓矢刀劒皆不受然南兵數圍城卒以敗去皆用成謀也論功晉鎮遠侯予世券仍命出守貴州蠻裔聞成至歡趨出拜叛者皆歸成上書言頃者至鎮方隅粗安莫効微勞嘗令四方邊徼蠻賊間發東南海道倭寇時出沒然臣皆以為亡足深慮足慮者北鹵遺孽然未可勤兵宜遣人賞賚招諭高垣深塹屯田儲積訓兵養

馬預為必勝至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則朝廷大
事臣願効一言上褒諭之曰卿祇事 皇考從
朕艱難忠而自信勇而善謀協成匡濟勞積居
多命鎮舊邦用伏高年乃心不忘嘉言來獻良
用嘉悦特賜卿鈔千定文綺四疋羅綵絹各倍
用答悃悾頃復賜銀幣而謂侍臣曰漢武窮兵
漢家凋耗近者成言其合朕意是以特奬六年
車駕北巡命太子監國 上念成前奏召使輔

導賜勑曰卿年高遠外朕念不忘可即還京少
伏勞勩慰朕延佇既入見撫勞再四成頓首言
皇太子孝友仁明足任付托左右文武臣皆非
臣所及臣所治裔蠻今雖帖服少競爭即持兵
亂臣不敢決去留惟 陛下之所處 上嗟歎
良久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三十六有
副還貴州如故未幾心卅思忘二宣慰相攻不已勑
召不來更闖內庭欲為變勑成以兵五萬壓境

首惡田琛黃禧等皆就禽明年成病上聞遣
醫馳視又遣其孫膺勅勞問疾良已親率兵討
清水江叛寇平之又勦臺羅蠻之復叛者俘戮
幾盡旋師疾復作復命醫往視卒年八十有五
進封梁國公謚武毅

劉崇宿遷人為總旗靖難立功夾河蒙城淝河
汪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
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闌入永

樂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島傳烽至榮率精兵疾
馳入望海堝明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餘艘直
搗高雄島圖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
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榮合圍斬首七百
餘級生禽八百餘人自是倭奴大創不復敢犯
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二千石與世券復命榮
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
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

大同詔復伯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為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後從　上皇入京言官渠盛劾安落侯復伯天順元年進封侯加祿六百石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不成定遠人父朝用兄國用國興朝用赴田間從　高帝渡江有功授天寧翼元帥　高帝與陳埜先戰南臺而國興赴死其軍國用得襲國興官父之朝用老晟襲父職為元帥晟為人慈祥閎大臨陣不妄殺人從克徽寧江西福建關陝皆有功以都指揮使三鎮涼州虜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其降者處之善地耕牧自便洪武十九年召還陞右軍都督僉事賜鈔文綺贈其三代以其官鎮涼州如故二十三年以為總兵官征哈密誅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餘人獲虜衆

千三百人二十五年誅擒罕東西番叛寇七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二十七年以中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征遼東鹵戰腦溫江獲其衆千餘明年討廣西峝蠻寇成又明年勦平五開龍里蠻寇十三洞禽獲男婦二千五百七十人建文元年以晟久居涼州威信素著使以總兵官鎮河西 成祖即位陞後府左都督明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鎮甘肅如故居頃之御史有言晟專者 成祖勑賜曰朕聞外仡卿事有便宜先行後聞朕素知卿勿用介意三年歲日益聚近邊晟諭以朝廷德意降其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部衆五千餘人馬駝萬六千餘匹斬凶奴右臂通回紇於西陲事聞 成祖大喜賜把都等姓名授都督等官有差居之涼州給與牛羊蘂牧命晟加意撫綏即軍中封晟西寧侯 成祖歎曰晟雖老矣不懈於政

綏遠恤士得為將體令守邊將皆晨昏復何憂
因賜第一區田池塘四十頃為世業亡何卒晨
長子瑄拒靖難兵死靈壁　成祖惡之奪其世
侯召其次子琥瑛二人皆佳使琥尚安成公主
瑛尚咸寧公主時號宋氏大小駙馬晨醉琥瑛
侍晨撫之曰吾家受恩厚矣父腰金子腰玉二
王入宮聞以聞　上笑曰彼亦欲玉也晨沒
成祖使琥佩征鹵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
而諭之曰昔爾父作鎮撫輯有方爾踵父行則
亡嘉爾又勑曰昔中山王北京十餘年未嘗輕
遣一人出塞爾當法之仁宗居守時琥通漢庶
人而咸寧公主友篤数以財濟　仁宗乏　仁
宗即位奪琥侯與瑛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
寧公主令其兄弟不得往來正統中瑛禦鹵沒
何福洪武初以武功為指揮使從征雲南再遷
都督僉事二十一年出塞至捕魚兒海俘獲萬

計二十四年克平羌將軍代西平侯討平阿資二十六年討降緬酋羅雄法二十九年擒殺定遠酋刁怪爛三十一年擒永寧酋卜八如加誅木魯川亂魁刁千孟大破其衆四萬餘首三千餘級討平畢節都匀諸獞進征五開蠻建文初遣同知請難兵起福歷戰淮南北輒敗 成祖即位以征鹵前將軍總兵鎮陝西寧夏與甘肅總兵宋晟大同總兵吳高並為舊人重將當是時 成祖欲招懷邊塞胡酋韃官有內附者皆授之官或居京師或即居塞上地或置左右侍衛寵異之福所節制處歸附為多其屯田積穀亦多於諸邊帥賜勑奬諭福更請令大臣協守上田汝慮久掌番漢兵勢重生讒邪老將也朕推誠相倚七年韃韃脫亡不花把禿等率所部來歸心酋長止亦集乃遲回不至 上遣楊榮與福處置榮至福已撫諭遣之入朝 上喜

即軍中封寧遠侯賜賚甚厚福素有勇略從車駕北征乃數違法度群臣有言福罪者福怏ヒ有怨言都御史陳瑛劾奏之福懼自經死遂奪侯

石匱書曰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泰山之固此其績誠巨然天子親為大將攻堅履危斷自神授且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文皇大封功臣四公十八侯三十一伯劒履盈陛而　高祖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者落ヽ如晨星爰及苗裔不其重誣當廿也哉

附吳允誠金忠

吳允誠靼韃人舊名把都帖木兒　成祖三年與其黨倫都兒厥率所部五千人自塔溝歸附於永樂　上大喜賜姓名授右軍都督僉事倫

都兒灰賜名棠秉誠授後軍都督僉事其餘皆
為指揮千百戶鎮撫有差賜之冠帶襲衣文綺
袭裡白金鈔錠俾居涼州給與牛羊蘂牧隨来
者戶與牛六羊二十令戞加意撫綏自是靼韃
部落聞風款至　上所以待之並如兀誠六年
從征哈思之地以捕鹵功陞右軍都督其年
北鹵相戕潰散兀誠子答蘭秉誠子別力哥領
率精騎巡邏漠北其年兀誠從北征韃寇虎保
等迎降兀誠所部阿叛兀誠妻與其次子管者
及所部指揮禽獲之　成祖歸賜勅曰兀誠之
妻婦人而丈夫賜綵幣十袭裡米百石鈔四千
貫羊百隻加陞管者為指揮僉事所部指揮皆
厚賜之九年陞左都督與中官王安追叛鹵火
筛赤至把力河獲人口馬駝牛羊十年封恭順伯
十二年從征沙漠還仍居涼州其卒也遣官致
祭有司治葬命荅蘭襲其職更名曰克忠洪熙

元年克忠以從征擒胡功進侯進管者為廣義伯正統九年克忠以擒胡喜峰口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車駕親征鹵鹵襲我後　英宗使克忠拒後克忠與其弟克勤子瑾極力禦鹵ㄴ據山巔天石交下官軍死傷殆盡克忠下馬號射天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克勤死之追封邠國公謚忠勇克勤亦贈遵化伯謚倍敏瑾嗣天順五年與曺欽戰死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金忠故名也先土干鹵王子也在鹵中以黠桀自豪鹵人悉畏下之　成祖末年親征阿魯台阿魯台聞大兵來悉鳥獸散獨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附　上屬以春秋耀甲士鹵中無所得鹵得也先土干則大喜犒勞之賜之酒饌人厭悅也先土干叩頭呼萬歲退語所親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適哉上思所以旌異也先土干以風示胡人封也先土干忠勇王賜

姓名曰金忠宴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
輟予之寵罷復輟予御用金杯等物內遂班師
八乘馬途中忠一騎隨後顧問之而與之言已
勑勞而譯之曰昔呼韓邪歸漢突厥頡利歸唐
垂之青史永遠光耀爾明達天道卓然過之金
忠聽譯訖復與其妻子部屬叩頭呼萬歲師入
居庸關　上服兗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按轡
徐行其日軍容甚盛金鼓旂旄連亘數十里皆
以得酋王子故金忠與其部屬從車駕望見中
外文武群臣盛服導從下至緇黃之流耋耄之
叟四裔朝貢之使百十萬人駢踵道左懽呼迎
駕聲震天地諫目駭心謂中國大歎未曾有已
上悉授其部屬為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凡六十
餘人賜忠勇王誥券金印朝服至於牢廩居第
器用所賚予甚厚其明年　上復征虜忠勇王
願領前鋒與寧陽侯深入不見酋還　仁宗即位

諭吏部尚書蹇義忠勇王未有進職鹵人所諳惟三卽為重因加太子太保兼支二俸奉朝請已宣德三年扈駕巡邊至會州請深入捕鹵子兵數千或言忠此去不返矣數日俘斬首鹵及畜産還　宣宗大喜拊其背飲之酒曰卿朕金日磾也其明年進太保忠之来附也其甥把台從之來亦封忠勇伯賜姓名蔣信　英宗陷鹵信擁護為多景泰中卒忠勇王謚僖順

石匱書　卷　附金忠　十五

石匱書　卷

附金忠

十五

石匱書　卷

附金忠

十五

石匱書　卷

附金忠

石匱書卷第七十八

寰義戛原吉列傳

寰義蜀之巴人也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太祖見瑢名問曰汝寰叔後乎瑢叩首不敢對太祖嘉其篤寔即御書義字賜瑢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大用義太祖崩建文廉義名超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通月陞尚書代張紞時盡改建文諸例一

復洪武舊制義從容為　文皇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喜義忠朴或遂諧義不忘建文　文皇曰不忘舊君亦其義也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幸北京佐太子監國義明典故識政體不動聲色事皆逆刃而決九年考滿賜宴奬諭十年父喪歸里服闋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送還京明年從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

紘聿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間疾苦考察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文皇北征坐東宮事義與楊士奇同繫詔獄尋釋洪熙登極首晉義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晉少傅少師賜義綵綺銀圖書一諭曰朕有過舉即其疏用此封識及草黃文簡詰　仁宗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寔朕心未幾又製褒忠貞印賜

之義忠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嘗持兩端不能決楊士奇為義過思以諸葛恪譏之義應曰事不熟慮恐貽後悔 帝笑曰義士奇所言皆是楊榮或詆義語聞 帝曰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譖榮者顧 皇上慎察 帝笑曰卿乃長者宣德初從征高煦軍中進止多從義決時議棄交阯義力爭祖宗彊土不可棄 宣帝不聽命擇人使交阯義舉伏伯安 帝問原

吉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辨才必稱所使 帝又問士奇對曰伯安有織行無學術遣使必辱國 宣帝從二人言不遣伯安義不以二人為異已宣德三年從巡邊還 宣帝顧謂少師老不欲煩以部務勅曰卿事祖宗積効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為職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卿其益展嘉猷用稱朕眷倚老

成之意明年夏鄭進代尚書事又賜義忠厚寬弘銀印一七年命有司治第八年以義一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陵即位義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當時稱名臣者必稱寇夏與寇義同時者又有夏原吉為夏原吉楚之湘陰人也太夫人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自幼端愿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其窮禮之領鄉薦游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高確諸司事劉即中者忌原吉會劾怠事諸司　高帝命宥之新請必罪　高帝怒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即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原吉　高帝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愚過聽萬死　帝下書算生獄劉即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言前事寔原吉教尚書　高帝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之耶劉即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

文嗣位陞户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請雖後轉左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　文皇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遣原吉視水因言浙西諸郡藴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府田土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泖入三泖東注黄浦浦巷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

拯治之法宜浚湖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浦界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葑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

通大海常數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汊流宜
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
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
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
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
以達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
濶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
時脩圩岸以禦暴流　文皇從之役夫凡三十
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暑不張蓋歲飢奏
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浚
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齋下凡營北
京費億萬計皆取給於原吉從　文皇北征薦
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文皇北
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
以房玄齡視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
創原吉每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迄至政

事堂即官御史披案環立原吉口應手判事皆就理扈駕還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蘿赤進太孫曰顧殿下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祖養成德器欲觀右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　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　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峻　文皇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寃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文皇詘言官大臣午門辨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文皇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文皇說盡釋言官大臣　文皇御便殿關門每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

恂：若無預者交阯平　文皇問阯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阯費於後日無窮　文皇從之西番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欲郊迎之原吉曰番人慕化遠來宜示以君臣大禮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文皇笑曰卿欲效歸愈耶乃不出迎他日西僧入見便毀之　皇命原吉拜原吉對曰王臣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番僧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　文皇又笑曰卿過楊勉之拜彌遠矣十九年議征北虜原吉獨言頻年師出無功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慎勿輕出　文皇怒出原吉塞外治粟籍原吉家入籍者唯賜鈔千貫餘皆布衣兎罷即日召原吉還　文皇問征虜得失原吉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文皇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

又明年又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原吉愛我訃至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曰楊榮至　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昭帝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進少保尚書如故洪熙元年冬無雪　帝作憂民吟屬原吉和時李時勉廷諍激　帝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尋帝崩昭后詔急迎太子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有譖咨原吉原吉亦屢有建白宣德改元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祖為奸臣首　宣帝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　帝難之顧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

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一詢先聲有奪人之氣也榮言是　帝意遂決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　帝念吉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原吉生日　帝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天性寬平酌大體畧煩苛以故數興大役供餉賠給而民不繹騷人無識不識皆謂忠靖公長者每朝回若有不豫色者夫人問之曰吾欲進諫思所以悟　上未獲故悒悒耳又嘗撫緊歎息筆欲下止者再夫人問之忠靖曰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死生判於此矣吾忍輕下筆耶一日忠靖飲歸夜半過關門雪大寒甚隸人請勿下馬忠靖獨下馬走雪中曰君子不以寒；墮行呂震常於　帝前短原吉柔奸震為子求官　帝問原吉；稱震有守城

功陳瑄請難初欲殺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周
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
忱得陞侍郎巡撫或問原吉量可學乎原吉曰
吉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
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
當如小事有吏污吉金織賜衣懼而逃原吉曰
污可滌也何懼為又有壞吉所寶石研者驚遑
無措召吏曰成毀有数吾未嘗惜此慰遣之世
服忠請雅量比之王子明韓稚圭焉吉治水東
南時湖州慈感寺橋下大蚌一珠常有蛟龍來
攫忠請宿寺中值有老人訴曰家此久被隣豪
來奪吾女請大人一字為鎮吉書一詩與之及
至松江梦一甲士訴曰鄰女聘久賺大人手筆
抵塞不可嫁請改判吉曰是慈感寺女耶甲士
曰然吉叱之去次日碟於海神雷雨大作一蛟
震死及還朝　帝問狀對曰此陛下威德百神

効靈臣何能為　帝悅楊文貞請録付文館

帝以事涉幽怪不允

石匱書曰竇忠定夏忠靖皆　太祖所造就人材以貽厥孫子者也其提身也肅而括其操心也堅而凝老成持重雖泰山崩於前而屹乎不之動為使　建文嗣統而以天下大事一以委之二人則寧致有革除之變乎哉嗟乎遜國有才遜國不能自用乃卒用齊黃而不用竇夏豈非天哉

石匱書卷第七十九

三楊列傳

楊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生一歲而孤從其母改適羅性：為德安同知伏臘祭祀率其諸子獨遺士奇士奇恠之問母得故因搏土倣主書其三世先人容祀空廨中旦入焚香作禮時：泣下性覘知大奇之性坐累謫戍士奇竟與母帰家益貧力學自奮遇有古書雖殘

編脫帙無不携取十五授徒里中踰年從游甚衆弱冠游章貢章貢令重之請攝琴江教事琴江令卽子鏡一見相好子鏡為人廉介而稍窮刻士奇常有規正頃之遭誣亡入武昌變名立可客江夏閒建文初以博學徵入史館纂脩高祖寔録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文大驚以為王佐才奏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請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與密勿時初建閣學士解楊諸公以机敏承眷顧士奇獨持重慎事未嘗以賢智先人議大政審衆論而折其衷又廉靜寡慾有文學能蘊藉上益愛信是年廣東布政徐奇至京師將有所遣於廷臣或得其疏記掇聞 上點首召士奇至前出示之曰昌遺爾對曰徐奇往為都給事中雅游諸臣卽臣亦交奇、之官衆作詩文送之臣適病未能今有所遺蓋酬昔貶臣之見遺

臣以病也　上曰爾時不病亦作送否對曰不敢異衆　上曰然則昌遺諸大臣對曰諸大臣受外臣餽臣素不聞殆奇意為之今受否尚未可知抑其所列不過嶺外土物而已無貲賄　上取疏記焚之二年薦中允　上巡幸北京輔太子監國每為太子言尊君順親之道而太子日見親信後　上頗不理於太子召士奇問之士奇枚舉皇太子孝敬誠慎數事以對　上曰亦子道當然對曰古聖賢亦盡其所當然者耳且太子天資高有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為本將来必不負　皇上付託　上說十二年正旦日食　文皇問百官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商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

契丹還者言契丹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文皇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帝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漠府事義對不知豈諱之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是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帝默然趣還宮後東宮為二王所搆宮僚咸得罪下獄上終眷士奇釋勿罪及　仁宗即位陞禮部侍郎華蓋殿學士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歎謂蹇義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寬卹詔方下而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觔為香炭與詔意戾　上大喜立減十之五有頃海內治平者　上示諸大臣士奇曰流徙

未歸瘡痍未起何得言治平乎願 上留意九
月呂震言於 帝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
如 太祖倣漢制易服 帝未答震退徧語群
臣易吉服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
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
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
震厲聲曰朝廷事徧爾執拘尚書蹇義夏原二
說群臣皆素衣無思角帶遂以聞 帝亦未答
明旦 帝素服[illegible]於徑出視朝文臣唯士奇武
臣唯英國如 帝服冕朝 帝諭左右大臣曰
梓宮在殯吾豈忍遽易士奇所執是也士奇持
論剛果每與兵部尚書李慶禮部尚書呂震相
忤 上憐士奇孤立曲為調劑和輯之復謂士
奇曰繼令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
太體不足語也洪熙元年命士奇尚書禮部復
改兵部士奇辭曰臣為少傅太學士已踰分尚

書一職更不敢當　帝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俸何用取虛名　帝曰朕成卿志乃聽辭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呂震等奏其賣直士奇進曰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帝猶不懌士奇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不當者必加罪言者安保無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帝惕然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故　帝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北卷取中十分之四則得其平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勝移師彰德　帝問

楊榮、亦力贊　帝又問蹇義夏原吉義原吉依違而已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寔今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寔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復見榮曰　太宗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以士奇言白　帝、不懌而止乃言者攻趙益急　上、士奇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唯趙王於陛下最親　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帝乃賜士奇文綺曰賴汝不失親、誼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士奇與榮贊上決策割棄交南兵戈永息一日　帝立便殿召士奇有怒色屏左右語張

瑛言榮畜馬甚富令察之皆邊將遺榮大員朕士奇對曰榮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鹵情順逆咋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帝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顧為榮地耶士奇曰榮有敵才知大慮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乃釋然六年七月夜且半 帝微行至士奇宅士奇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 帝笑卻之忌卿一言故來爾遂屏左右語良久乃去士奇頓首曰白龍魚服誰識至尊萬一變起輦轂倉卒何備 帝頷之還宮明日遣使問車駕臨幸何不謝對曰至尊夜出臣至今心悸何敢謝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殺人官捕急遂私約候車駕之玉泉寺伏道傍作亂得寔以聞 帝歎曰士奇言不虛正統元年加少師皇太后大漸召三楊至榻前問朝廷尚有

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魯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寔録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寔后頷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存而傳之六年麓川蠻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illegible]總督而以刑部郎中參之士奇贈詩有征[illegible]遠圖之句師雖有功寔為南方大病六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科道官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事上士奇乞致仕　帝優旨慰之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楊榮建安人領福建鄉試第一建文二年成進士授編修　文皇入金川門榮迎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　文皇啞然曰固當先謁

陵已與鮮緒等七人同簡入閤而榮年最少亦最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文皇急召七臣皆已出獨榮在示之奏而曰爾後進也寧解此當發何處兵救榮對曰不須救臣常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糧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備足矣宣半報至圍解詰旦　文皇以報示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　上將北征皇太子監國榮與大學士楊士奇等輔導左諭德仍兼侍講其秋召對左順門　上敬慎賜象笏襆頭公服二品金織紵絲衣疾命中官御醫通夕守視時報病狀癒入謝　上喜命更休息旬餘乃出五年命視邊甘肅還奏稱旨　上手剖瓜賜之自是以榮習邊凡三奉使榮有父母喪並奪情　上三巡北京三征漠獨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扈從八年二月度野狐嶺至山顛　文皇召榮及廣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

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我鹵自相殘之句未幾
諜知鹵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讐殺亟召
榮諭曰賊果自相殘尒詩其識也三月駕發凌
霄峰榮與廣幼孜及刑部侍郎金純夜失道幼
孜墮馬廣純不顧去榮下馬為整鞍轡掖之騎
復墮鞍裂榮以所乘馬乘之而自乘羸馬竟宿
歷塹險日至午方見　上上遣人四索三學士
及見大喜問[illegible]語幼孜曰此中多狼尒非榮
詎能免乎榮[illegible]曰僚友當然　上曰廣與純不
僚友耶使掌護衛勇士三百不隸於諸將賜駕
前先鋒銀牌榮還京請終制賜金幣馳驛勑中
官護行趣歸既至復榮家自是無命輔導皇太
孫是時宇外祥瑞數見侍臣數進詩歌賦頌
上親第其高下黃封寶楮榮賜尤多命榮輯周
程張朱諸書統會成編賜名性理大全十八年
進文淵閣大學士北京營建規制多出榮磚石

灰礫之危榮悉識埋示後古何三殿災榮直入
麾衛士遷御書圖籍 上喜賜銀酒鍾古銅器
始 上簡七臣為親臣其後多坐輔監國得罪
雖士奇至慎不免下獄獨榮與廣幼孜 上內
嚮之榮尤以警敏見親稱學士而不名二十二
年三月復征北虜 上崩榆木川榮密議秘不
發喪召皇太子入嗣錫為柄臣成權殮而錮之殺匠
以滅口令上公如常儀時議或欲假他事作勅

用寶馳報者誤也 帝在稱勅今稱勅詐也罪
孰當之次雙羊峰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京
仁宗莊祚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復賜
勅曰 先帝崩殂六軍在外卿盡忠謀鎮定果
斷曩際荒悼報卿甚微其加賜金幣寶鈔白米
特晉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卿當領服
其冬勅護塋山陵元年勅修 太宗實錄命榮
總裁辛巳 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

洶〻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閱七月勅修 仁宗實
錄復為總裁宣德元年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
鑒皆總之八月漢王叛 上召榮定計榮請親
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尒若出其
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帝從
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
山成而大駕至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
門出降改樂安為武定州二年二月賜範銀圖
書五十一月皇長子生 宣帝親酌酒賜榮十
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時政三年 上遣中使瞷
各輔臣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榮獨賓朋滿座
上召榮問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
待彤廷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延納天下
士兵民休戚臣焉得而知之 上悅八月扈從
巡邊給內廄良馬師次寬河遇鹵將入寇 上

親帥師勦平之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四年正月陪祀南郊端午節上食鱘魚賜榮勅曰南京進鱘魚朕獻宗廟薦母后尚食方進股肱賢臣念同饗之特旨賜卿侑以醇酒思古者君臣宴樂有嘉魚之詠復制一詩見意食枸杞酒勅賜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食石榴復賜之而副之詩曰文詞淺近卿無吝改正五年遷少傳仍兼一職十年正月上崩英宗踐祚命護葬山陵役總裁實録進少師時王振用事欲諷退三楊曰朝事多賴三先生顧三先生年高無如後何士奇曰某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榮曰如某衰殘念退久矣政欲舉人自代耳振退士奇曰公何得遽言此榮曰振厭我輩矣片紙從中下曰某入閣則我輩束手而已薦而得用固我輩人也遂疏舉陳循高穀苗衷三人士奇服其敏正統五年二月從耕籍田禮成

即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先朝
寵眷之隆及期而来命中官阮江護行趣還京
北上卒武林驛享年七十計聞 帝為之慟輟
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

楊溥楚之石首人建文元年領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成進士授編修靖難後侍東宮陞太子洗
馬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溥對曰釋之試賢非
漢文帝寛仁亦不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

以獻東宮太悅時二王巧中東宮ㇾ寮多得罪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還 上怒曰此輔
導者之咎黃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侍太子下法司訊
詞連溥及茍善王愷遂下詔獄溥在獄十年家
人供養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帝怒叵測日
與死隣溥但日夜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事
至此讀書何為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子

史讀之數周後晚年遭遇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力也　文皇崩　仁宗釋原吉即釋溥、出獄哭　文皇伏地不能起　上亦哭陞溥翰林學士　上欲近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　上手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如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德改元復還內閣　上召溥詣及治兵溥對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力吾豢不訓養一旦驅之天下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　上出喜峰口征兀良哈四年　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惕惕常為憂惕近來群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曰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曰直言匪難受之為難　上曰然是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入弘文閣是

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六年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曰朕念太祖創業垂統太宗拯亂濟危朕承鴻業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用是撰述成詩揭之座右朝夕覽今以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悉心輔朕與卿等其共凜先訓九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内閣與士奇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宣廟寔録成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兩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時四朝賢相必稱三楊三

楊者士奇以江西稱西楊榮以居第稍東稱東楊溥以卽望稱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先卒七年西楊卒十一年南楊又卒而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石匱書曰士奇似李文靖范文正而識稍泥榮似裴晉公而才小遜之溥似司馬君實陸宣公而文采不及又有言文貞之雅差近名文定之敦差近戞文敏之練差近術其然豈其然哉

又曰漢庶人之叛也非楊文敏之贊　帝親征國事幾失矣其還卽欲襲趙也非楊文貞之力止國恩幾失矣雖然吾猶以文貞之功大於文敏焉

舊唐書卷第八十

周新列傳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初名日新　文皇嘗呼新遂為名以舉人授大理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恐小兒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群蚋飛馬首尾之榛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鍥識新曰布賈也收取之

既至使大帝中布一驗其端與識同者皆留之鞫得盜呂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家人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言此木城中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寃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夜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鏟中旦取無有也商白新曰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時客暴至私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為政多類此新行部微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縣中疾苦明日縣人聞按察使来共逐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大驚錢唐令葉宗行者有廉捷新微行其廨惟見笠澤魚腊初從其家寄来者新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之宗行卒新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人有遺新懸置堂後他人受人遺者必

問冷面寒鐵公知不也當此之時周廉使廉聞天下錦衣指揮紀綱者最用事使千戶緝訪浙中千戶在浙中作威受賕會新入京遇諸涇即捕繫千戶涇獄千戶逸出訴綱；更誣奏新上怒遣之既至抗彀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惡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不憾矣 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隆 上不悅問

左右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 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 上見緋而立者叱之問為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主城隍浙江為 陛下治奸貪吏言已不見新姿幹高偉好學能文所至貧民寬繫皆喜奸徒猾吏則戰皖落膽又稱生閻羅云初新未遇時其妻縫紩自給及居官同官私屬內謁新妻荊布如野婦盡慚其內客新沒妻獨卷遺衣書以歸新無子楊信民巡

撫廣東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吾黨莫及也
時賙新妻以自俸新妻死浙江仕廣者皆賻葬
石匱書曰我明之以寬死者景中丞清于少保
謙周廉訪新三人者皆能見形于天子以自訟
其寃其為思也亦厲矣使後世之寃死者直思
盡見蓋能如三人者比則後世之人主亦少知
懲乃竟冥冥無聞何思之古靈而今不靈也嗟
嗟伯有為厲大叔不安丘明其欺我哉

宋禮列傳 附蘭芳金純周長

宋禮永寧人也以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洪武中
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禮授山西按察
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
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開會通河會通河故
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時用濟寧
州同知潘叔正言命禮發山東六郡夫十餘萬

開濬禮築壩於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
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
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
脩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
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
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自是河成禮
上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
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一
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清淺舟楫通塞係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
源及別引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汴上
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
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
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
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
濬者不過三里河宜築堰計百八十丈從之是

年又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為患脩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大壞民田事聞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董之禮回奏曰近因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惟是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宽其源析其流但務脩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洩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三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枯丁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帝從之河成禮還京賜金帛慰勞有加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於官時有藺芳者以

吉安知府坐事謫為辦事吏從禮治河累有建明禮薦其才遷工部主事曰言天下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縣改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不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之中實以石腳貫以橫木則水可殺堤可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芳為工部侍郎芳山西人以孝廉起家有聲譽凡日所施行

亦 吉母有未善者必杖責之芳謹受教不敢違又有金純周長皆以治河顯金紀泗州人洪武中國子生為文選郎中陞江西參政召為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勅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訟繫錦衣獄 帝念

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獻陵嘗諭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周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自溝東昌慕城戰有功歷官都督治漕河卒贈莱陽伯謚忠毅

不置書曰西北之水悉注於東南而以東南之粟帛財貨輸於西北以補天地之缺爲會通河者其以洩西北之水而輸東南之粟帛財貨也善之於人如腸胃然稍有閼塞則水火爲之不通病且在國矣宋司空葦治河如治疥癬其抵掌談之如扁鵲垣見一方其肺腑盡見而手到病除無不見效古人舉事其有倫有脊也如此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二

解縉黃淮金幼孜王英列傳

解縉吉水人其先雁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脩史請崇宋黜金祖子元為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閩有名於時吉人稱為二解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與兄綸若妹婿黃金華

同時登第　太祖以為盛門每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授中書舍人縉得讀書中秘所學益富　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時草書為之持研縉姿顙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動天下一日　上諭縉朕於尔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　上在大庖西縉上封事萬言復陳太平十策　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正數稱縉奇才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縉奏

縉索皂隸部堂言語唐漫　上不問改縉監察御史尋為郎中王冏用草諫書雪李善長冤為都御史詹徽所嫉都御史袁泰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為章縉立就奏之　上慮縉年少為衆所傾時詔近臣有父已者得入覲會開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歸涵養十年方来入見家居八年　上崩奔喪京師有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棄之入臨上遠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元

年董倫薦縉召入為翰林待詔　太宗入擢侍讀頃之命與黃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縉居首應畜撰作敏捷無滯　上甚親之陞為侍讀學士　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聖孫　上意遂定仁宗既立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兩宮多離間之者一日縉應制題虎獸衆彫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遣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高煦縱恣恨縉入骨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不悅頃之以疏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參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縉入奏會上北狩乃見東宮而還高煦密疏言縉瞰出塞輒私覲儲君往歸無人臣禮遂徵縉下獄

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偏引湯宗高潾賜等皆下獄後三年高煦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年四十有七籍縉家妻子徙遼東縉為文半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傲讓相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逵頴者善縛筆縉欲作佳書必得頴筆為人濶畧洞朗任意氣篤令名賢世家之後引援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每曰寧作瑕玉勿為瑜石 文

皇嘗與論群臣御史陳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縉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憂原古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崙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雍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乖宗禮懿而近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薄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文皇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

之東宮問縉建文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所用人才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仁宗即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而縉寔不狂赦妻子還正統元年蓋還所沒產官其子禎翊為中書舍人

黃淮永嘉人在宋名家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恐方谷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志中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請

難從　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與解縉並備顧問或至夜分　一時就寢則賜坐榻前尋進侍講　上立太子意不決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帝意遂定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賽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太宗簡輔

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北虜遣長沙
妖人李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
高煦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
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良法就擒高煦
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請伴女直吐番諸
部屬其約束廷臣多請許之淮曰北虜狼子野
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 文皇謂左
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

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十二年
高煦隨侍北征離間太子併譖毀留守諸臣上
坐不悅諸太子官屬淮以表迎出關不遠得罪
坐繫淮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
仁宗嗣位陞通政司使兼武英殿太學士仍領
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夏五月 仁宗宴駕
皇太子以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
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高煦反 宣帝親征

命淮居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庵年八十有九淮父死襄事畢拜恩闕下　帝留累月賜游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麓翌日仍餞太液池諭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入覲因固留為會試考官又明年　上崩英宗即位淮入朝進官亦留月餘宮其子為中書舍人淮家居二十有二年八十二卒謚文簡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

練子寧齊名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户給事中　太宗即位簡求文臣改翰林簡討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充講官日侍講專講春秋尋遷左諭德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回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寂奇過鷄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曰堅為池守茲巖險

縱有鐵騎千群安能飛渡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更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霄峯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徧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圍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鬻沙出唐之磧尚在也次小井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雉兎之屬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泉甚清曰至此則北斗南矣經濶瀠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離朊朐凡七河注其中　文皇遂更名玄滭池次通川河又遙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尒即誌之冬還南京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又扈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學士冬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脩　高祖實録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又扈北征次開

平 文皇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我上帝好生者三是主何兆幼孜請班師 文皇即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群臣命內侍歌 高皇帝御製五章曰此 元帝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惟恐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仁宗踐祚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告歸省居憂宣德改元脩兩朝寔録起為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邊度鷄鳴山上曰高太宗征遼營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嗣忠閣所繇建也 上曰比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亾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講疾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王英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未幾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脩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瀾滄海 上顧英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民宜力勿憚勞英因言鹵道幸勿入險窄躬追 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 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犒畜 太子嗣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解縉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

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忠英與脩三朝實録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石匱書曰留侯鄴侯有羽翼太子之功而不受羽翼太子之禍其用力鬆其應機捷其中款巧解太卻黄文簡以此居功輒以此受禍惜乎其未解留侯鄴侯之術也念文靖王文忠扈從英宗以備顧問所至之處隨地進規深得古人諷諫之體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得留侯鄴侯萬分之一亦足以批鱗決鬱況用此以處天下事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三

郭資金忠列傳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試戶部主事陞
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陞參政不
數日進布政使靖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
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抒倫輯睦兵
民轉給餽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文皇曰資
朕蕭何也未幾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

置行部與維僉並政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尚書復為戶部尚書時巡狩營建百費具興皆資調度洪熙即位立東宮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致仕宣德四年召資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資益恭順祁寒暑雨必入看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金忠鄞人慷慨濶達負氣節有謀畧善卜洪武初其家坐罪合戶北戍給符縣中忠妻乳所抱女亦哭縣門前袁珙見其乳聞其哭轂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大貴忠歎曰家方被戍苦無資用敢有他覬既北行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為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以卜名燕中 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嘗命卜大見寵異忠言於 成祖臣里中有相士袁珙者善

望氣 成祖密召之蓋 成祖起事姚廣孝以僧袁珙以相忠以卜相與籌策邸中忠初署紀善後署長史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召陞兵部尚書忠雖用龜卜起家外和內明不見畔畛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上與武臣公福等議立高煦為太子忠不可既召問解縉黃淮尹昌隆皆如忠言 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以之命兼輔皇孫忠於 上前知無不言退未嘗泄 上時密令察事多為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為國家好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黽然變處僚靦不兩端退恒推讓之有欠必自引咎(受)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為小吏反薦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永樂十二年 上再征漠還師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出關不遠 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墓復其

家忠卒時子達方六月皇太子嗣贈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簡討正統十一年召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劉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靖難時為　成祖守通州已得幸　上欲推恩辭不就徙居吳縣之東湖忠卒　成祖召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昌　上曰迂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放殼發嘆脫願而逝人稱曰白雲先生

石匱書曰郭湯陰金忠寓在建文朝未嘗少露圭角一入靖難便稱奇士名臣湯陰致與鄭侯比烈而忠襄之調護太子何讓鄭侯是知世未嘗乏才特以時不見用生才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四

胡濙胡儼胡廣列傳

胡濙武進人初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濙生數日有胡僧至家索濙一見一僧而笑濙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示寂時云我生胡氏家命我來以一咲為識舉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靖難後歸附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

從建文去者　文皇益疑遣濛巡天下名訪張
儁傷又名搜遺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
文在滇南濛以故在楚湖南久二十一年還朝
會　文皇駐宣府濛馳夜上謁　文皇已就寢
聞濛至被衣急起召入勞濛賜坐興語濛言不足
慮也先濛未至傳言疑文踪海去　文皇分遣
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　文皇疑始
釋太子監國二王謀奪嫡造飛語　文皇命濛
往察濛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友無他
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南京祭酒　仁宗閱
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濛忠慎朕不及
知也方大用濛而　上崩　宣宗莊作名為禮
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三年賜銀印二是秋扈駕
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濛有才猷深厚不洩
行在機宜紏畫井井　帝嘗宴濛及西楊蹇夏
曰海內無虞四鄉力也　英宗嗣位益禮敬濛

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詔不問九年疏引年
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諸
臣說人　殊濛獨不顧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
年楊善使虜濛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
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
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年十一月己
巳　上皇萬壽節濛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
不許給事中林聰劾王文濛銜之因事欲殺聰
濛奮衣出不預議歸臥病不朝者數月　上使
太監興安問疾濛對曰老臣無疾上文以小罪
殺諫官使老臣至今病悸也明年　上皇復位
力疾入見請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皇念濛
屢疏請朝授長寧世錦衣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
安濛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天順初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
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偏其堂

曰壽愷里人稱為人瑞

胡儼南昌人洪武中縣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改餘干裒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才智足資帷幄下吏部召儼比至京　文皇靖難事定擇翰林官吏部薦儼　文皇曰儼時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簡討與縉等同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陞儼祭酒國子監　帝幸太學御奏倫堂賜坐講經儼聽甚悅六年薦脩撰吳溥為司業八年車駕北征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北京明與海內治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勵衿紳至於永樂二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裔賓服瑞應洊至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鵲玄菟神獅瑞象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

方舉唐虞巡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於萬國公卿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楊溫益德鋪張洪庥當是時儼以儒學德行表四方所為文章事核辭醇沖融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卒八十三

胡廣廬陵人幼孤受其從祖丁貞之教長從黃伯暘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記潘陸梁語 建文帝善之擢廷對第一建文帝曰胡可廣邪賜名靖授官修撰 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亡何與解縉等七人選

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左春坊 上北征
與楊榮金幼孜從帥中文字多廣紀述廣敦厚
周恢左 上前永嘗及人過失入所應對出不
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而已不妄交與自不干人
人亦無有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駕時人
為之語曰滇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屬公
年四十九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初廣與解縉
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
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文皇曰定生女勿疑越數月廣果生一女遂下
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家戍邊欲使女
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被
面頰且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
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遺父何用生為越數年
鮮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鮮氏事姑徐氏以孝
謹聞

石匱書曰管仲之生也有賢於生者也甥徵之悖也有重於悖者也如其全軀保妻子已矣則亦何為者耶此余之傳三胡於三楊之後意也

石匱書卷第八十五

顧佐陳鎰魯穆列傳

顧佐河南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知莊浪縣事午日射柳守將僚佐易佐文士漫授佐弓矢佐發亦皆中鵠觀者駭服尋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隸改順天佐歷南北京兆剔稜不撓貴戚斂戢水樂十九年貴州有裔警改

貴州按察使　獻陵知佐廉召為左通政始
太祖初起最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置来賓
重譯之椄建館驛寶門外以来遠人而士大夫
不得召官妓宴飲　宣宗朝海内又安許臣下
為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未流縱恣至於喧呶
盤礴牙牌絛帶鮮懸楪檻酩酊歸署曾務多廢
洛陽御史者雄縣劉觀簋簋不飭百宮莫畏
上一日朝罷召問士奇禁京師本源重地祖宗

時朝臣無敢貪者生來污濁為盛其故何居士奇
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貪風已作於今為甚　上顧
問永樂末事士奇對曰　太宗十五六年以
後聖體不豫觀朝稀寡愈從諸臣無所顧藉請
托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
嘗為臣言初到北京時　太宗問兩京臣僚有
能守廉者否　仁宗上對莫敢不守　太宗曰
愈從來此者贓賂益行能自潔脩唯見吏部侍

即師逵一人而已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
寘最甚　上曰今誰甚者榮曰莫甚劉觀士奇
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効之御
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効之　上撫掌歎曰除
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
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
公威先為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榮曰佐
後尹京政清弊革　上嘉數曰有詔出觀閱視
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黜
部嚴瞻二十餘人謫為小吏降罷十許人於
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併觀子福
上大怒逮出御史章示之既伏誅福戍遼令觀
隨呂佐乃疏禁官妓表正有位綱紀大振佐嚴
重尚簡永嘗口銼譽人而人憚憎之每待漏朝
亭獨處小夾室未常偶諸卿諸卿夾室聯比為
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呵雙籐立房外官僚皆折

避之佐為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笞吏不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　上密示士奇曰卿不舉是人廉乎乃尒士奇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二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遣之半歸隸樂歸耕官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尒雖臣亦爾　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臣之私　上歎曰臣艱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好官群小輒排之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慮請付佐自治　上召佐授之妻狀曰小人也不累卿卿自治之佐歸召吏卿恐甚佐曰上命我治顧我何敢治爾我而治爾是倚上威自捐過也吏叩頭謝　上聞益喜居數日有司告佐淹理　上召榮士奇曰小人復來排佐必有重囚基之下三法司鞫實乃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囚誣告　上立磔之西市又故御史瞠從遼東潛入京師造辭脅人

被佐舉裘　上亦立碟之西市於是貴戚元勳肅然畏憚　上數郊廵勑佐及勳臣居守以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璟奸贓無度佐切齒除之用事者借　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亦數見阻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劾宗被奏數見詰責遂行賜勑褒諭命戶部復佐家佐家亦餘年卒後居其位者竟夕也

陳謐吳縣人永樂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陞按察副使尋擢都御史鎮陝西鎰寬洪清慎悉民隱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也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轉左都御史入掌院事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陝西至則禱於西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嘗以議事入朝民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不得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相解去比還父老歡迎或奔

走至數百里者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凡亢旱鎰至即雨如兩久鎰至即霽陝人視若神明家繪其象供之凡民之父母兒稚及身有疾者發頗為鎰畀轎則不事醫藥輒愈鎰一出行人爭畀之雖驅逐禁止不得也景泰四年致仕卒於家

詳行敏

魯穆王台人少力學清苦寒暑不輟嘗大書尋常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永樂

己丑進士登第後還鄉仍閉門讀書絕跡請謁嗣戒行還京有司餽以贐弗受家貧至不能束裝或曰餽贐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笠仕之始未有分毫益鄉里而先厲之可乎嘗覈江北諸衛倉粮與兩淮鹽法及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精密吏莫能奸尋拜監察御史　文皇巡北京太子監國穆具疏別漢王高煦不法罪狀疏留

中以敢言著名常州大賈坐法當死餽黃金三百兩乞減死穆叱而麾之其人復暮夜以請遂執以聞竟置之法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寃滯縄令貝墨摧豪右無所顧避楊文敏時方執政家人有少犯亦不輕縱泉州進士李思義妻吳氏少而美與中表林四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四令僧從行道殺思義并其侄吳氏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於邠及臬司皆受賂反坐訴者穆廉得之林四竟伏法富民周允文無後繼兄子已甚生一子析其貲以半予侄以半侯子長予之富民死侄鷇言弟非叔徹逐出攘為己產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以是兒貌類允文遂歸其產其發奸摘伏類多如此民回號之曰魯鐵面正統元年以大臣薦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二年還京以疾卒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

歷仕中外三十餘年被服如寒士卒之日無以為殮子崇志為給事中仕至太僕寺少卿

石匱書曰唐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肅宗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顧佑嫉惡如仇噬之者且百其喙焉　章皇帝一碟叢瞠舜碟臧清非悉心保衛顧佑其不免矣屈軼二十不產他增而惟竞是依恐為當門者所鋤也故才如陳鎰魯穆皆不免其用

石匱書卷第八十六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金陵人徙吉江西安福少有大志每自勵曰顏魯希聖四勿三省舉永樂二年進士是年進士四百七十三人名為特盛成祖命觧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時勉與選遂讀書文淵閣預修　太祖實録書成進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皆切中時弊是冬復言事忤旨繫詔獄二十一年楊文敏薦復職洪熙元年言事觸忌諱仁宗大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瑤十八肋折者二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三上復有規切語上謂夏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石元聖德之大復下錦衣獄是夕上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送端來旁門入相左遂得見上時上方幸萬歲山召時勉入遥見即攘臂怒曰汝何激怒先帝時勉伏地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上稍霽曰是苦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修兩朝實録書成陞侍讀學士上至史館撒金錢諸

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 上召使前出袖中
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 上曰
李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正統
初為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
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
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奏倫堂前有槐故是許平
仲手植槐陰翳堂前時勉葵其旁枝振因言時
勉擅伐官槐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
鑑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衛尉至時勉方閱課
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品第其高下顧僚屬
更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枷隘加鬲鑑請以己
枷易之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
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具
疏請代通政司抑怵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詩謂
脊令師猶父也忍便已哉通政司乃為大用轉
奏入時為會昌侯生日諸公卿皆過侯家為

壽助教李繼往來諸公卿間於是因諸公卿求
侯不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后遂得
解時勉為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
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嘗潛察一
生不在學舍跡問所在對曰奴亡尾之時勉撫
然曰游學之力昌資薪水邪生忘時勉意誠不
覺愧悔因前謝曰奴實不亡離學甘累時勉慰
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祖帳鼓吹送出都
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為之廢市又百餘人送至
通州莫不臨岐涕泣既歸老之榮師生相與
之厚以為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
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肯褒諭時勉已卒景
泰中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公
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謚
錄用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
翰林院大學士陳循等議謚天祥枋得而已濙

等復言謚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明特與善謚蓋
待臣子以善之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鎰皆
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
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臣上宜如雍請制曰
可謚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顒請視吏部侍郎會
爵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先朝遺直無忝於
忠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撲時見
殿脊角有朱衣下覆之既肋折他日提挼其膝
忽自接時勉善書鈎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
苟

陳敬宗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改選為庶吉士
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
性理大全重修　高祖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
應制獻北京賦平胡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
降廬山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於孝陵松柏
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宣德元年

驛起修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陞南京國子
司業進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
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瞽宗之政肅於朝
廷敬宗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
訟敬宗法司請逮理罔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
屬草辭多遷訛敬宗曰大驚曰被誣罪小欺
君罪大乃具寔以聞事竟得白時閣中楊鼎舉
鄉試第一試禮部下第即永入南監從敬宗學
閉戶讀書爨食躬作敬宗歎曰閉戶手爨廿人
所苦顏氏簞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
鼎竊小麗照讀為徼者所發而敬宗貸之時鼎
尚未有室有郡守以女妻之鼎曰游學在外不
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徐琦言於敬
宗敬貧守富父聞之亦何不可敬宗以語鼎
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倚頓雖富於道則貧鼎

何羨哉敬宗益服昜弟其德行為國學最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户部尚書正統中敬宗以九年考績至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不往乃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敬宗對使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楊士奇請問遲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真吾師在職十九年未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澹如也時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人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同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號澹菴居士天順三年八十三卒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文定

石匱書曰李忠文校可荷肋可折頭可斷其侃侃不撓之氣雖當萬乘之前未嘗少挫其銳則昜骨月直欲與天子角勝不其難哉陳文定公通法未免繞指詎堪與之比勁雖然南陳北李傳有是名其為良司成則一也

石匱書卷第八十七

陳諤陳祚列傳

陳諤番禺人永樂中以舉人拜刑科給事中奏事彀響甚大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初 上每呼為大聲秀才諤為人剛介亦能泝謫嘗以忤諫觸禁 上命坎瘞之寖其首諤謂瘞者曰吾今日為大斃所苦瘞者問故諤曰叱嗟若不知邪朝廷瘞人當以龔令速死耳瘞者如其

言反得屈伸七日釋還職陞吏科都給事中亡何與后宮奏事忤旨落職罰葺象房同事者倩人為之皆畢功降職去謂煞錢可倩手治之數日不了遽觸至問誰也知為謂念其憨直命復官數年閒北部守缺官皆令署久之授順天府尹政尚嚴察頗有張趙風常出行誤衝皇太子加為太子訴於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頃之有白烏乳庭槐謂以獻　上喜賜金帛廷臣稱賀尋忤執政出為湖廣按察使三載忽寬獄奏最改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海鹽縣洪熙元年封親藩選輔導廷臣推謂　上曰大器秀才何在此人為輔導當易得閒過乃授荊府長史多所匡益　上湯以忠良敭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以老乞歸二統九年卒

陳祚吳縣人永樂時自庶吉士為河南參議時

朝廷方營建武當山祚言事謫武當山佃戶躬
耕力作十年宣德初召為監察御史疏請薄
嗜慾除游幸審忠邪因勸 上讀大學衍義
上大怒曰唼蠻子朕不讀大學尚堪作皇帝邪
行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 皇
上無書不讀也 上意解乃逮其父母妻姪闔
門十六口分禁之男子繫鎮撫婦女下浣衣局
父母庾死藁葬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
下獄出又効法司亂成法又下獄正統元年
上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藁
葬且未成服哀乞歸獲終喪不允明日復上章
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以孝為忠聖主任
官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憂之子乃求為伏節
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卑為順歸之士也豈
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下
列諸朝士加之宮爵邪 上嘉其誠詔許之御

史河東薛瑄重其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陞禮部按察司僉事閩人素畏祚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痛懲之泉漳諸郡多淫祀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以材治學宮脩官舍閩人謂之都料匠祚偶得寒疾不理事民有曰山藻櫛題神焉係之公一乎神亦自厲之既沙盜起巡按藩臬皆被罪祚獨以疾免民復謠曰秬秠豹麑公我粮服公畝我青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幾七十懇疏乞骸骨歸自號退翁閉門卻掃不接禮賓不談時事卒以是終

石匱書曰文廟時文正忠直不以力鋸桎梏二其心者三人焉李忠文時勉陳京北諤陳僉事祚東坡謂劉元城為鐵漢三人蓋近之矣

交趾死事諸臣列傳總論

昔文皇帝用兵交趾郡縣其地待讀解繙為言交趾古鬻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以守得其民不足以治　文皇帝不悅後至乏覆再三窮兵黷武記無寧歲費中國之丁壯藥中國之戈糧龍戰二三十載而　宣宗皇帝一旦棄之輕如敝屣無論議者謂中國不振棄

地請和遂比之漢成帝之棄珠崖唐昭文之棄
隹州擬諸未嘗不是而但以海外小邦兵連禍
結不數月報賊起其所不數日而報夠難幾人
不數日而報折兵幾萬不數日而報糜餉若干
堂、天朝舍中國一日萬幾之事而益廷聚族
日以交趾為慮解學士之言至今日而驗矣故
宣宗皇帝獨斷之於上而二楊丞相復慫恿之
於下如蝮蛇傷體則不得不剜去其肉不毒攻心
不得不斬斷其筋所損者甚小而所全者甚大
蓋 宣宗皇帝千思萬慮展轉籌度為國家長
便之計決無以易此故毅然而為之也乃事後
之論且謂城下之盟恥同新鄭割地之議辱此
敬塘此真不通時變不識大務迂儒老昧之陳
言亦何足以經畫天下哉

劉儁江陰人父從政夢天降赤幟上大書一儁
字是夕生子遂名曰儁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

數千言下筆成文辭藻蔚起洪武乙丑舉進士
授翰林檢兵部主事建文中遷右侍郎成祖
登極遷尚書參英國公軍征交趾獲元克班師
賞賚有差六年餘孽復起上以僞聲威參大將
軍黔國公軍往勦僞好出奇謀親冒矢石輒有
奇捷一日以前軍得捷輕騎往遇颶風大作揚
沙走石莫辨南北勢孤力絕遂陷賊圍脅之降
僞罵賊曰劉尚書死天朝豈無劉尚書王師復
至爾輩一死無噍類矣口誦杜甫詩曰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滿淚襟遂遇害事聞上震
悼不已後仁宗繼統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
年劉僊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
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
可無褒贈乎僊太子少傅謚愍節官其長子為
給事中

陳洽直隸武進人讀書力學淹貫群籍洪武中

以薦起徃給事中奉命點士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不忘再至輒笞之洽父以真戍五開死洽去官走五開觸蠻憚肯險五千里亢負骨歸塗爲兵部尚書茹瑺爲洽才可大用起授文選郎中　文皇即位擢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永樂乙酉遷大理卿丙戌交趾黎季犛搆逆命洽馳往調士兵三萬人以佐大軍交趾平召還己丑交趾餘忌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討之以洽參軍務遂捨渠魁簡定而還時北虜犯邊　上親征命洽同張輔練兵塞外辛丑徃鎮交趾能輯和其民商人安之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趾兼管布按三司事宣德間黎利叛城山侯王通即師討賊洽仍參贊是冬十一月通下令進兵洽請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強弱且陳方畧通勿聽麾兵渡河次寧橋大戰通師敗績洽不肯退奮馬突入

賊陣中欲生擒黎利負被數創了無怖色既而墮馬左右爭扶掖請還營曰主將且退走公何自沽如此洽張目叱之曰我朝廷大臣受恩四十年報國正今日我豈偷生恐恥者耶左右皆奔潰洽特戈直前手格殺數十人大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事聞贈少保謚莊愍官其子摳爲刑科給事中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奉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怙民如子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城中食盡遂陷兵民千餘人盡死鬬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城不與存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亢子輔死事聞贈參政賜祭復其家

何忠江陵人舉進士為監察御史永樂十九年

三殿災求直言忠慷慨言事出知政平州居官以廉慎著名寧橋之敗賊乘勝進偪城下人心洶洶王通詭謀與賊和且言朝廷宥芸黎利遣頭目陳渭老奉表謝恩遂遣忠及千戶挂勝同渭老入朝請款密表請益兵征勦事洩忠勝被拘留賊素聞忠剛介有才識誘令從己忠不聽以刀鋸脅忠曰從則生不從且鋸汝忠瞋目裂眦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一磔汝以

報朝廷肯從汝求活耶罵不絕口又以刀偪勝勝亦不屈俱遇害詔贈官復其家

李任不知何許人宣德三年以都指揮征交趾黎利成山侯王通戰敗利不能乘勝席卷致利再收合來戰以八萬餘人攻昌江城任與指揮顧福等令城中老稺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自將精銳不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飛鎗射城中任率敢死夜潛開門

殺其守土山者襲破賊營賊開地洞入城任開橫渠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擊之賊多死者賊益兵象來攻石矢如雨任百計備禦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入任等竭力與鬬不支與福皆自刎死守城中官馮智太哭向北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皆自縊死城中軍民男女同時死者甚衆

石匱書曰班定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泰山之側之婦人哭其舅其夫其子之死於虎畢竟近虎者之死虎易也五六之死交阯可鑒矣則虎之為患也　宣皇帝一旦赫然棄之虎自虎也奚患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九

陳山張瑛列傳

陳山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於鄉永樂初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十年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皇太孫講讀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陞行在戶部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日侍文華殿充

兩朝寔錄總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酒賜之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遥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于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厠涵命山輟機務專授內豎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於塗年七十

張瑛順德府刑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訓導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冊立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　仁宗嗣位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元年轉左春學士入閣二年陞禮部尚書五年以瑛行事與山相類于外議論南京禮部尚書正統元年卒於官石園書曰太祖嚴中書省而立政府儼然坐而論道之三公詎可以不學無術之人涵襍其間哉　宣廟一語燭奸滌除政本所見甚遠所全

甚大可為歷朝立相之法而猥至 烈帝連拜三十餘相而訖不得一相之力嗚呼耕莘版築相豈在多人哉

劉球列傳

劉球江西安福人也嘗避難隱居姚江數年從學者甚衆舉進士仕禮部主事胡濙薦之 英宗召入直秘閣日見親信尋為翰林侍讀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球上封事曰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應如嚮荅聲如影荅形國家成敗興亡靡不繫之桑穀而太戊

政雖雒而武丁德旱魃而周宣懼三君遇災修行以動天地之遷比者雷震奉天殿鴟吻墜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甚盛甚盛臣惟今日之急乃有十先一勤聖學自古哲后動與天合雨暘寒暑罔不時若惟能專志學問屏御無益心正而天從之臣願　陛下多御經筵少居禁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精一之功涵修齊治平之道二攬權綱權之下移宵人致

也　太祖太宗畏民勅天日視三朝順門便殿時召大臣裁決庶務疑則確之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臣願　陛下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毋俾權移乃出宵人三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內外之臣賢不肖殊罟皆駢臂錯踵受事　陛下察已詢人親遠惟精以追興隆之治四遷祀臣太常百秩宗也非其人不可以交神故竞命伯禽猶讓夔

龍今太常卿貳久缺或不潔蠲宜擇遷儒臣使領其職寅清端重明習典故毋後齋龍五嚴覈吏近考察吏治責成布政按察二司及巡按御史徒具文爾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遷擇公明廉幹廷臣巡行天下無分文武官吏皆得考察黜退姦墨旌表廉異六慎刑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書曰予辟罔辟予宥勿宥惟厥中近司法上獄有奉勅旨或重為輕加輕為重法司畏郤不敢執奏慮囚之際多所觀望希合上旨枉寔繇之竊謂一切刑獄宜從所上設有不當便命叅聽之不如初罪初聽者又磚米納贖雖云古法然貪者幸免廉者蒙幸宜令文武臣非犯公罪毋得入贖宥辟惟中七罷營作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不訢京師興作五六年矣雖不煩民顧皆役軍非民乎須之禦暴用之力役人勞不蘇是

宜急罷八寬通賦比四方災荒乞減租稅有司多行扞格或有聽准亦無寔惠流徙失業寔可痛傷宜下戶部遇有報荒勘寔量減安養流民毋俾失業儿息兵威兵凶器也動必傷人如麓川連歲用兵十死七八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楚蜀貴陽兵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惡思任發借彼為言果生得首惡以歸不過宣諸廷磔諸市梟諸衢而彼且挾為功賞必求與地與則二裔角立其勢坐大是增一裔也不與則忿是生一裔也臣每見　陛下憫録死囚猶示曲原免為適卒今乃驅十餘萬無罪之人而欲生得一失地之寇寇兵爭無已傷人必多臣謂宜召還將貴并止楚蜀貴陽兵勅靖遠伯王驥遣諭緬甸斬獻寇首即與厚賞不煩生致仍令思任發盡削四向之地分與新附之裔許以小職使仍麓川則兵不用而十餘萬生靈之命

無傷十修武備比年北虜入貢遣人歲增誠恐包藏禍心防備宜預莫若於京師邊塞數遣給事中御史閱督操備使借工各厥及服役私家軍士悉親訓練公武舉以求良將定召募以求材勇廣屯田收中鹽以厚儲蓄此十先者皆今急務所以感格上天招致太平誠不外此　陛下設誠行之數高周宣不足法也臣不揆愚陋敢昧死言初麓川之師寔王振興事球疏論之振業大恨矣有錦衣指揮彭德清者球之鄉人藉振寵甚張球獨易之至是讒於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二章蓋詆公也振方食擲箸於地曰必殺之會球疏中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進士處之二是編修董璘自陳顧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之地并逮球乃於陛前捽球去下錦衣獄一日逕明錦衣指揮馬順携一小較持刀推獄門入球方與璘共

卧小較前扼球急球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較刺球頸出血順前趯倒之相與支解掘而瘞之獄中瑣從旁匿其血裙球子鉞釬求球屍僅得一臂乃裹臂裙以入櫬小較者都御史耿九疇識之豐而皆此見九疇疽而瘠九疇驚曰何頃改也小較自恨曰小人近不祥爪牙狸貓鏟鏃鷹皇今當不復能再見公矣亡何死而馬順子從廷中發狂持刀逐順曰我劉待讀行殺若球之死也餘姚布衣成罌登龍泉山望空而祭為文二千餘言哭之以其祭肉徧遺諸公且臺為曰祭忘之臺其後贈球學士謚忠愍鉞釬皆舉進士終振世不仕振死乃仕鉞庚東恭政釬雲南按察使

石匱書曰終振之世以直臣見殺者止一劉球而球頸茹一刀血淋被觸便有天雨血思夜哭之慘而行克小校聞球為忠臣即媿悔知死則

是忠愍之一刀猶是上古之祥刑而殺人之人活剝生吞而殺人者與殺人媚人者毫不動念欲如王振之殺人又不可幾及已悲夫

石匱書卷第九十一

于謙列傳

于謙者其先河南人也先世仕元爲杭州路總管老於杭遂爲錢唐人謙七歲僧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無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謙英邁過人每有難事於人中巡繞敬行輒得奇計爲諸生時習容止嚴辭有儀巡按御史目之入視學召使講書謙乃

爲御史講　高皇帝大詰御史撤坐避席跪而聽謙反復陳解甚悉聞者悚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　宣宗前　帝爲傾聽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僚屬最獨才謙謂已弗若也按江西丰裁犀利擊必巨堅嘗辨一誣獄出寃死考數百人藩國挾和買爲市壓害謙案懲之不少抑歸復撥捕私鹽權倖欽踪戒不敢犯扈蹕下

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造次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劉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　帝大悅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　帝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無治河南山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　帝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益病苦其在山西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覈卹請別設御史併上

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壑私田者爲官屯邊丁充溢當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下以是得行其志浦九歲遷左侍郎謙既任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嘗入朝議事人謂即不豪金往寧無一二立物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入朝舉忝政豫原貞王来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中貴人王振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濕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曰寧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亡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會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大理寺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

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鄭埜以清幹著亦謙佐之以弘斷部事稍舒然尚抑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正統已巳也先入寇王振挾 帝下詔親征謙與鄭埜遮乘輿力諫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太后命郕王監國王御左順門群臣彈振罪甚急王命出俟命皆曰王振罪惡貫盈毀下不即族之臣等隕首於廷不能俟也匍伏地大哭錦衣指揮馬順叱衆擊而殪之廷臣大譁班列不次王環視屢起欲入謙直上陛按止之群臣擁隨後皆曰毛閣王閣皆振黨請并受而甘心焉謙白王命武士鈇者前武士銳鈇前命曳二閣撲殺之肆諸午門之外譁稍止未班謙復白王請赦衆罪王乃命群臣曰王振罪當族之當自 太后順罪亦當死順者勿論群臣乃班成禮而退是日也

日過中謙袍袖皆裂吏部尚書王直迎拜曰今日非公百不濟也　太后聞而嘉謙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爭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死亦不宜濫邸報許謙乃與羣臣請郕王即真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是時北征將士十亡八九器械略盡京師人心洶洶侍講徐珵倡議南遷謙慟哭於廷曰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宮闕百官萬姓公於蘊聚皆在京師一動大事盡去宋之靖康覆轍不遠有俱死於此敢言南者衆共誅之則上奏曰虜賊不道驕滿亟驚勢已長驅不先謀無以應卒遏者三營精銳盡亡於從邊留者皆罷驚不能執戈戰宜急募義勇集民夫吏卒寔京師練而待工部局廠攻戰具晝夜作郭外之民徙寔郭使虜毋擄壩上之倉散之以代官禄使虜無饒乃提內外繕濠隍警士馬警樓

樽治嶮塞出石亭於繫赦楊洪罪召樞溥而使之共治軍以先送　上皇駕至都城下曰見我謙亨與我金帛迎爾君下廷臣議謙曰君忘臣之不才使臣司馬司馬知戰臣知死壘之乃提兵二十二萬辟於德勝門外鹵見兵盛不敢輕犯以數騎来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示之弱鹵騎不薄發伏敗之孫鏜毛福壽亦敗之於西直門謙使謀　上皇駕遠夜令人架炮擊之死於計鹵遂退進少保總督軍務先是也先薄　上皇至大同城下大同之士登陴而語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之士登陴而語如是及至都城都城之士登陴而語亦復如是謙厥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耶上疏曰也先違天負義久留　上皇深犯京畿其為仇恨庸一勝言若許以和萬有不可去歲秋冬聞鹵勢方張我遣指揮季鐸岳謙齎金賂鹵

以迎車駕其時賄方入於穹廬驕已迫於闕口
繼遣少卿詣榮通政王復往虜營不見乘輿返
夫中國與虜不共戴天若必從和背君忘義莫
此為甚且國貧以詐和成其欲無止長之則難
饜違之則速變昔者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挫
敗斂心就盟尚輸歲幣過三十萬緻欽北轅奸
臣誤國至割土納賄屈已敗尊戚而後已前事
之不忘以臣之計莫若選將厲兵貯威育勇来
則懷武去不窮追虜若稔惡鬼啟其衷大舉入
寇以我肆士加之奮帥臣等衆死前行可以銍
權而服或見天厭亂列聖有靈上國知不利反而
納貢酌賜津遣不絕而已乃後臣通好漢禮必
先示弱啓後臣所謂萬不可也譙之與群臣請
立　景帝也鄭公孫甲之謀以為　帝與　上
皇義兄弟絕虜乃　景帝因之不謁　上皇
乃虜亦因　帝不謁　上皇以為抱空質而不

義中國乃歸　上皇上皇入蹇　景帝猶曰歯
詐謙曰　陛下天位已定誰復異論君臣大義
兄弟懿親惟　陛下念之耳　上皇還居南內
六年　景帝廢　上皇子而立其子加謙之子
太傳諸公卿皆一辭謙獨非辭已已城下之役
石亨功不知謙而世得侯爵心滋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
縱已欲為子未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
於石亨於是亨益銜之　帝復賜謙闕西甲第
謙固辭不許乃置帝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
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
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　帝為親幸萬
歲山伐竹為瀝以賜且命計謙日用需忘以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及　景帝疾
石亨徐有貞夜開長安門內甲士迎　上皇復
位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

與中貴人舒良王誠謀帝襄王子都御史蕭維
禎責簿對丁而何外求君文曰藩王非金符不
可召金符藏內府安從得之爭之久謙曰無庸
石亨有先意奏論死　帝猶豫曰于謙是有功
柔何徐理者改名有貞與可比前曰不殺于謙
今日之舉爲無名謙遂棄市籍其家戍謙子冕
龍川御督同知陳逵獨收謙屍瘞之謙歷事三
朝知無不言識達大體毅然任天下其居官

端嚴儀潔門第蕭然不容私謁政務旁午日上
章十數累千萬言揮筆立就嘗世歎其才然矜
傲自用遇黠庸國戚若嬰稚視上類亡當也其
始薦石亨與同事既亨見謙論斷制宿將歛
伏而已不能贊一詞因銜之及其迎　上皇復
位因誅之以爲功籍家時僅得所賜盔甲袍帶
而已京師爲之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
嚥於是王驥代謙矣驥去石亨薦陳汝言代亡

何汝言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廡下與諸大臣觀而曰人心廉濘不亦越哉于謙無一日之積而汝言纍纍若是時石亨侍下首而慙頃之有邊警　帝憂之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不令鹵至此　帝默然謙死後夫人與子冕流山海關夫人夢謙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旦汝哭見形於　皇帝翌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　帝臨視謙形見火光中　帝憫然

念其冤乃詔貶夫人歸又夢謙還其眼光目復明　憲宗立詔復官遣行人諭祭謙墓復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户其文曰卿器偉儒傑才宏經濟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寔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冕終應天府尹修而有文不子以厥父忠之子爲後襲杭州衛副千户弘治贈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

功萬曆中更諡曰忠肅

石匱書曰己巳之役不急奉迎　太上爲　景帝疵乎不知　太上所以得速還者繇不急迎也特不可爲訓耳天位不再社稷爲重君爲輕千載而下能幾周公哉南城之奉養不以禮則非也易儲若心也相職也于忠肅一本兵耳大不錄其再造之功而以易儲罪忠肅何其忍也又曰于謙者　二祖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以功名爲富貴安常事而作爲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矣　英宗之出狩而復辟也以社稷景帝之立也亦以社稷　祖宗在上臣無二心可曰功在景泰者爲天順謀則未忠功在天順者爲景泰謀則未忠哉變攝讓自然之情形爲奪取反側之狀而捷居功徐有貞石亨所爲自求口實者忘謙何知哉　英宗曰于謙寔有功斷案已定而有貞進曰不殺于謙今日之舉爲

無名情謂不名以奪則無功不殺謙不得寔其名曰奪一語本色不覺已狀謙寃矣於戲忍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二

李賢列傳

李賢者鄧州人也李於鄧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舉宣德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布政李昌祺酹酒曰榜中必有名世之士癸丑成進士命察蝗河津得見薛文清公留心性學英宗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

獸裔狄木有奪赤子食豢養禽獸者切見韃
虜降人朝廷授其官職足其祿俸虜者不去
来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
使月俸三十五石寔支一石韃官則寔支十
七石五斗是韃官一當漢官十七員半矣冗
食横賜其何以堪乞勅兵部斬次調除韃官
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寔所以分彼
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已変達官洶；潛謀

應鹵賢言始末是年授吏部驗封主事陞考功
郎中轉文選已已秋鹵寇大同王振力主親征
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　英宗北狩
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　景帝監國詔議
禦鹵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銃其法甚備以廷薦
陞兵部右侍郎命考察四川有司不職還京改
戶部與上言也先弒君併吞諸裔包藏禍心今
聽其講和貢馬浚削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强

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寔非長策乞勅邊臣練兵
觀隙了少保壯其言請以賢疏勅勵邊臣明年
轉吏部右侍郎　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
遂以人望召賢無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　上前阻抑石
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
罪逐為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參政瀕
行左右言　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
多口柄事寔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乘閒言
上諭之即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既調許彬於
南京出岳正仍為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
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
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閒誤正盡言無
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
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

祥同大恨　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
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誠賢
取與辭受不為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
歸　主上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馬昂雖見
親信不如也數於　上前推舉各卿老臣有所
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
問又臣曰　陛下問翺問武臣曰　陛下問昂
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　陛下召翺昂覆問
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郡守
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毋輒除而
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
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陪推取　上裁而天
下以為不專　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
察見賢承諮斷一處以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
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　上心厭之一日從
容問賢迎復事賢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

不與　上問故賢對曰今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　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　陛下宴然有之何用如此勞攘且夫以天之靈　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軍置　陛下何地邪　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爲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　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

亨侄彪謀出鎮大同　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踪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勿府之門可言奪邪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　陛下而誰　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耆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復以群小爲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　上竦然大悟詔革奪

門冒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欽大長安門發兵爲亦入擊傷賢首及耳須臾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脅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卹之詔罷不急之務　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褒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瞻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祛之夫臣下進言皆爲國家無益已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

是以明主拳拳惟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　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爲遂命於誅欽詔內列欵求直言加賢太子太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徹賢審疏妖鼓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　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段匹磁器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　上悉從之時錦衣門達與賢並罷　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恃才生事

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求幽隱索取貨賄　上
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
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毋予賜自盡天
下騷然不安賢聞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
獨一害未除因倫道錦衣官校之橫先是達嘗
令校尉察鴻臚寺序班索朝覲官財物二十餘
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
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
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爲詐不然何趨也達
蘇[illegible]定衙賢次骨百計捃拾　上心疑爲不召可
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故驕懶熏赫同列盡下
之惟怵[illegible]使衷彬倚舊恩自若達許得言已
上前者惟賢與彬衷彬事言上窮治之且欲陷
賢得倭漆匠楊塤以免語在衷彬傳中八年正
月禁中有譌言謂太子不宜復在東宮者　上
疑之一日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問曰今細務

異樂而大事及搖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謙竟不得行 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門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邊衛科道官重劾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搆匿名帖內府及都城內外以謗賢 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凡庸誤蒙 先帝拔用惟思圖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二言於門達賴 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生平無取怨惡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嫉 皇上即位以來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決宜退不許異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賢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讒言天順初因入直迎駕陞非冒功者 上憐而復之而寘緣者復紛起賢入言曰自曹

石邀功人以得富貴之易覩覩者惟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莫若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塋以雪幽枉則人言自息　上從之二年二月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林興與偕抵家襄事即促上道五月還朝又辭又不許修撰羅倫疏論其奪情非禮謫爲福建市舶司提舉王翱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亡何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贈太師謚文達居常論楊文貞之爲相媿宋公卿者二人王文正以張師憲造門抑之終身而文貞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申救而文貞不能當其爲相褊隘更甚不能容一羅倫至死後倫始復官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爲詩吊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石匱書曰以巨斧擊水則不入以針輕叩之則隨意之大小而自解李文達之進言是也以火

煅鐵；僅銷而不融以泥淬之則隨意之厚薄而自屬李文達之得君是也文達之初諫達官用急着諫邊防用先着頗不相入及大拜之後但用應着用緩着用不着意之間着剖果之主自倒入其懷中而不之疑爲蓋其行若之巧大似唐之李鄴侯而妙用閫情水乳忽合即文達自亦不得而知之也

魏軒耿羊石列傳

魏驥蕭山人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携茶銚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楊洪等詣闕乞留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逵薦爲太常博士　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先帝方授此官勿

里之也命從北征宣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寔授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面折人而嘗官廉勤祇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逵不避車贊振方帕面仁居官舍第聳一蒼頭他日上御便殿召問孰為侍郎魏驥；前對上問驥爾知罪否驥對曰臣竊伏負罪甚多顧陛下明正臣罪　上曰此

眚生謝勿言第思近日嘗得罪人否驥對曰臣過王振揖不過然臣思之不為罪也　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對曰臣忝六卿而避奄人臣不足惜柰朝廷何　上曰不畏振卿驥對曰臣畏朝廷耳　二悅使往南京考察所屬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為刑書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先輩之薄也郎有壻從郎官如其數贖易之比歸召工鑿金：

則贓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贖金母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母洩寧亡金可失驥已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八練事治司空城旦盡精審何卻足爲第須簡勅舍中雖戚屬不可易忽郎居念[illegible]已郎舍中人稍稍露易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竟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內瑞麥白兎之祥悉却勿奏天旱命刑有男子綱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婦人仁者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人也詣驥曰請需之且以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何私我耶竟致仕去；乘小舫時阻於關津其子稍立仗舫頭曰藉重

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筮課田與傭畯
襍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舫官問之從人曰魏公
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
應之曰蕭山梁驥不一字及官階年九十八卒
先十日大星殞其隣驥就枕口占平生不作
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
褒勞鄉里先是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
漢故事優禮之特賜存問勅未至驥已卒有司
業得請如例祭塋營墳之使未有老妾趣完曰
忘父言耶完詣闕辭免 上曰老臣清儉身後
尚爾特准辭葬關山知縣李鞏筆答請謚曰文靖

軒輗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好文章
無賢愚拒避不與處而子嚴苦約天下聞其名
初督漕淮上冬寒墮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
也裹襆被而待炙其濡衣尋轉行人司副陞監
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

輗清修苦節嚴冷不苟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受薪俸而已妻執井臼所著青衫盡補綴食菜薤三日一市肉；母過勌以約同官有時割雞則入；駴召共軒廡使今日割雞重客耶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過御史肅揖告以某事適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輗曰公憲臣也當爲國除奸貪不宜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迓也恣會郡縣吏簡視其衣橐所至郡邑文有投牒去者其奔喪皆以暘宿行；李兩麓石已爲南御史拜表禮部予夜坐至撤燭禮成而出日屬於異諸公亦尊郤不樂與行齒其以刑部尚書請老　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輗疾不可强與告及陛辭　上復問曰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兩麓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輗伏謝　上賜金爲道路費輗去　上復思輗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七幾即乞致仕不待報

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畢問早暮欠伸絕輗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與方然輗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詈人嘗飲同官所疑捫腹曰今日此中盖賊物也其為都御史廉益甚乃好人訐者其智不及按察時而李文達稱之曰軒公真中孤鳳萬曆二十二年贈輗宮予謚

耿九疇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仕

者明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被推為鹽運司同知卓辨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餘積鹽二事著為令十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十人奪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雞時軒輗為浙江廉使剔介有聲而九疇與

齊名常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户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往宼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鹽運司同知葉思銘尚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畏强禦至是並逮　上既察釋九疇楊上奇亦力薦之遂留爲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餞而勞之曰無蹶而黎

恩銘竟爲良吏九疇在刑部屢出疑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飢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户婚姻棣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内宴如復命無理而淮鹽政九疇奏罷感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縣審録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遷將請添兵臨洮諸

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掌百不然徒冗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入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塞何以邊將爲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仁民妄言寔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其門都御史缺亨吉祥有所薦　上知不可舉九疇以

問李賢對曰　陛下得之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踰見便殿嘉奬甚至滋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論劾石亨爲其所知被訐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爲江西右布政　上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爲人召還之且以爲禮部尚書既至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輗在刑部數月乞致仕　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輗兩人操行海內共知　上

亦再召輒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
上咨歎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
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
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
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摧奸以直結士以廉：
則大用直而屈安遷贈謚清惠

年富儀遠人士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
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為

宣宗所知 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戒狄為
若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縻以官爵糜京師坐
費國用養亂召危必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
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囂府軍前衛幼軍不
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死亡殘疾仍於
民閭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獲解深為
民患乞勅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
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

爲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合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灾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灾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飢饉官無見糧賑濟閒有大戶羸餘多閉糴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抑卹之方

自分或遇灾歉乞命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徭役爲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議行陞陝西右參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爲陝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竟得施行

富峻厲敢爲嫉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闕王時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廷推富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鉤考出入豪猾無所爲奸正統九年陞河

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聚飢民數十萬無以作賊冨賑卹撫定之十四年轉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冨督運吏民聞號令冒險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覈踈寬冨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代府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冨十誅事竟不得行冨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賊者悉廷杖之參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下獄天順元年亨諷言官劾冨致仕亨侄彪憾不已誣奏逮京師英宗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寘放歸亡何廷臣皆言冨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飢旱連歲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理前事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冨諸內侍謂賢曰　上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　上

自問賢戶部缺人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
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遂召用
之既當守制使奔喪復入視事富籲言寡慾直
已任政自以受知　主上會計益勤當事益勇
僚佐有不便者輒曰公等毋署名吾受其利害
閒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計且行故言不
可計且不行故言其可富輒因而反之而僚佐
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友都御史寇

深同時皆不繇甲科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
主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
爾進士爲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翱老　上屬
意富八年陝西用兵督餉非人軍興屢乏富薦
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上言薦人爲
國寔非有私反觸翱怒乞放臣歸　上素重富
因留之亡何疽發背卒　上聞震悼賜謚恭定
石璞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爲御史宣

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有治才所在著稱為按察時民娶婦反馬墻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墻殺女墻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昏燕爾何得深怨出問囚曰信乎曰信速死公賜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神尚啟我夢夜夢神書一李字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明械

囚衙刑有妻子外屬捉而訪之道士之童子也璞曰師遣尒来偵囚耶童子大驚鞫得寔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陞山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謁歸愠曰諸夫子亦為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采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温飽妻子故：夫人得坐席端彼以金珠綺采

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虜州盜皆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慴伏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

英宗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飯顧甚貧為我召之既至青袍素帶以入 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孤忠無援 陛下無故召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陛下 上悅是時璞微瞷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畢閤始不可處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為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史張具甚盛璞問典史官幾年笑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

邪即拂衣去

石匱書曰魏文靖五君子者以清介自持而致身通要自銓衡法紀錢穀刑名剔歷頗久而包荒簠簋卒莫有以染之者譬猶薑椒肉桂入醎酸甘苦百計調劑揉襍之而辣味必出者蓋緣其性自孤行詎能變易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四

廖莊章綸鍾同列傳

廖莊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考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行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其家人多不法莊抗疏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乎曰此政所以報公也英陞南大理寺少卿景泰五年灾異下詔求直言莊上疏曰向

者 上皇被留胡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齒位未報為言皇上之心即堯睦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內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庶吉士時伏覩 上皇踐阼之始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 上皇迎歸近在南內伏望 皇上萬親之暇一如疇昔萬幾之暇時：朝見 上皇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亦得時常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史以
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公天下之心蓋天下民曉然知 皇上有
仁宗宣宗之絲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
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
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隕山崩水溢災異疊
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誠宜召祥之道莫
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以內艱未京
闕給勘合既朝見 帝大怒即陞前杖之八十
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
衣獄至是封六擬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
英宗後辟召莊還為大理寺左少卿再陞南
京禮部右侍郎成化元年言官劾莊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
卒後鄰兩房償殮費時過不能售鄉舊仕朝者裹

而佐之乃得歸喪

章綸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京禮部主事李景泰初爲儀制郎中綸質直坦易以已仕天下自號戇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覆萬餘言不避忌諱懷獻太平卒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尚書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

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朝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衾兄弟共寢或五幄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與　陛

下合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　陛下身受冊封是　上皇臣子也　上皇胡庭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遥尊爲　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之幸而奉引還宮是　陛下與天下至顧至望也　泛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閨中外矣　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之極五恩明大則吉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　陛下厚

閫睢之終正夫婦之倫也臣望　陛下退朝之暇尊奉　上聖皇太后太后兩宮修閫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以展天顏之愛以極蒸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虛復正　泛后之位推念　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克承　訂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出震繼離不期而毓矣　上見疏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

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加拷
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
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痛徹至死無一語會天
大雨黃霧四塞蠻之一年遷廖莊自南京來
帝怒甚嘗請復謫陞杖之八十并封擬至獄
杖同綸如莊數同死杖下莊得遠謫綸錮禁獄
中越二年 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
丙有能舉其辭者輒歎曰好臣子爲朕家事受
苦毒即日拜禮部右侍郎綸繫獄久因有足疾
忠國公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 上前改
南京吏部 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
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朝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
安釋服公除之前代雖有常制顧諒陰婚娶於
今日不忍隨即乞勅禮部亦舉行成化元年
兩淮飢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臺高明考
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南諸

司搆給邀言官怒並誣劾綸　上特遣侍郎葉
盛給事中毛弘郎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
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一年請老卒孝宗即
位遣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爲瀋簿成
化初謝鐸修　英宗實錄捴綸復儲疏不得輒
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得何以示
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
列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
實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鍾同吉安永豐人少過廬陵忠節祠歸路歷右
田生不登第死不入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
授御史當　景帝易儲廢太子爲沂王同每獨
坐深思泣下已而憤獻太子卒回入朝待漏見
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憤慨流涕曰　上不
復立沂王吾以死諍之遂上疏：列十餘條其
一專論沂王語多切直　帝方求直言未有以

罪也會章綸疏繼上　帝大怒曰暝門隊出言
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鮮
連同即逮同奇拷迫令服過酒門同不服用炮
烙仍又不服凡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踰
年　帝陟杖廖莊後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
年三十有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　芸宗復辟
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
謚恭愍祀忠節祠官其子啟咸寧知縣　憲宗

即位又憐同忠受慘禍給同妻羅氏月米復官
其仲子越通政司知事啟上疏請同遺骸得出
國土歸葬時同歿久矣血遺髀閒洗出倍鮮好
燬葬浪田之陽方向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
就誅曰吾不畏死尔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廄中
既歸塋烏鵲巢宰木產白雛者四人以為精誠
所感名其地曰忠義鄉同在獄時兵部進士楊
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紘進說易儲本為脫死

計公與家柱石乃戀宮寮之貴而略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柔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膳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洁然常熟人

石匱書曰　景帝有子而易沂王情也勢也景帝無乃寧取他簿子而必易沂王則不可解矣鍾同死杖下莊與綸亦幾庾死焉楊榮之上書于謙其爲謙也大矣惜王文之有以持之也一念因循而殺身之禍踵至可不慎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五

王李從羅程列傳

王翺盩厔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　成祖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爲重而開榜北士多後翺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詿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

鎮守江西移鎮松潘請商巴之亂正統七年虜寇遼東軍師不力戰勅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史部尚書翺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諭事簡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翺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賜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遣他部落夷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逆謁翺跪救夷其賊至不戰自出斬之皆搶地自伏請命願死於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墻垣深溝壑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化詞訟無

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振邊矣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兇悍生未練不可也翺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虜屢有功卤嘗猝至下令堅壁伺怠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若海西諸酋未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泣召還時建州李滿住等上

奮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兩廣威望已著蠻酋聞翺未皆恐謝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貴傑官畿內翺妻愛之數使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戍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翺妻翺妻為翺置酒長跪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

調傑公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娶焦禮范信
臥九疇軒冕年富方秉程信皆遠世用馬昂崔
恭列位六卿翺直名呼之　英宗後屢李賢坐
事黜補外仟翺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
任　上進退大臣時、召翺便殿面質可否呼
翺老王而不名天順閒瞽欽及夜執李賢傷其
首血流被面賢奔翺所求救賊并執翺、厲聲
曰朝廷何負汝、及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
豈敢殺長者遂上為去賢乃得免事聞加太子
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翺難其代也　憲宗
即位分兩雪免朝恭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
試曰汝自有階安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
顆直可千金翺固辭不得則綴珠衣領閒居數
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遠之詔常第於盩山有司
承媚多列室若干翺曰非詔旨也悉拆去成化
三年疾甚子告方輿疾此關病革遂卒年八十

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為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小故月公繼者姚夔二五年多吏部北人為之語曰斬郝姚夔頭去祭王翺墓

李秉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為豪誅搆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旦授御史郝御史王又薦為經歷以備賢首領丁艱服除改刑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歲窮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兩市牛山東河南人（旧作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紊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言官連章言永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撫之口改罷

彈糾之臣遣令風憲溺職之重慶官命官即勘秉視事如故秉盡心邊政克得大體鹵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墻外故鹵牧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偉功開 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予五斗鹵欲盡以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者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初秉

在宣府巡按宣府有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邪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泣之曰非為李公奉詔書也至是鵬與楊瑄俱以事得罪謫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梏拳遣千戶 於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若於向日少貶李公能不少視我乎語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為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狎甚嚴吼且罪秉曰在我解

帶貽陽瑄長跪為予石請予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以秉故厚禮之入以此多秉未幾召還以李賢薦復巡撫大同總兵自石庵誣奏都御史年富以赤斂勢傾秉行事動正諸將皆不便之會守備大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副　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復撫秉舊事附會成獄秉當贖徒罷為民天順六年復起南都御史成化元年遷關多事復巡撫宣大總督遼東時建州酋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要獨領揩揮傳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期秉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擾山阜我軍失勢指揮徐英敗奔秉厥後欲斬之英司顧死力呼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京虜復至復命秉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潘榮為先鋒殺敗虜衆副將逗留不前賊圍依山領視兵五千良至西皆

戰死仗手馘數賊有劒而跛秉具太牢祭佐墓
奏陞佐子治副將畀邊人怯爲遂體量建州地
勢五路進擣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貯壯師還
賜麒麟服勞羊酒加 十少保而先是吏部尚
書王顯卒廷推 上命待秉還更以聞至是
轉吏部尚書是爲成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
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時顧其爲人寬裕有容
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當侍讀彭華者

太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群從彥寅秉立黜
之有中貴入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既不聽更
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
監生時久次選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貪婪則債
爲之階乃倣古身言之 制之科四無一有者給
冠帶還家縣是內外搆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
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常
學於秉皆屈意下之心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

人遂言吏部權盡日　兩侍以矣秉自是不聽兩
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且時時外露秉短給事
中蕭彥莊險而附執與大理寺卿王昺司郡有
連槩亦幾秉去代其　明彥莊李公有二子治
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
同官二人令照劾秉下法司議　上以秉負任
使革職致仕當秉被劾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
投卷詈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誅之李公若

罪我輩顧不試以賜之及見　上薄責秉乃罷
秉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
高之秉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
請於商輅急以若恭補秉缺以慰北人之心而
恭遂爲尚書居鄉與王弦並不望所屬弦
高自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然無忤
弦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大臣與市井小
人游戲秉曰所謂大丈夫爲之立朝居鄉

事固自異何至以亡　　未誠心直遒險易一節屢遭讀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公忠忘身夠國竟留中年八十　　乎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侯璡澤州人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為行人使雲貴諸省六土帥之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阯抵關：門甚低隘先驅者為偃度之蓋裔欲逆折我故璡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

裔出入當豈敢以辱使人請返交阯入為折關乃入使畢還兵部主事進郎中尋從靖遠伯討麓川多所裨畫賊攻大塹州璡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寨縣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入　　風川平進禮部右侍郎出填雲南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兵縣予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還左侍郎母喪歸塋促還治　　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

於孟養詔索之璉使都督僉事軌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賊寨營焉賊驚鳥獸散竊追至孟糯海子計入境重而思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苗叛攻圍新添衛道梗食且盡璉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定射賊大破之趙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匀圍悉解粵興隆而下抵鎮遠告平捷上遷兵部尚書又進

克安莊西堡諸苗而中瘴癘卒於師

羅亨信廣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糧五十餘萬石詞吏科右給事中遣註誤連坐謫交阯胥吏九載法滿元年用張瓚薦起監察御史往通州察倉庫獄巡按真定等府潛軍治鈔所至有聲譽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備邊正統元年與

都督趙安率兆民等衛兵大邊遇鹵安與都督
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講阻撓不行亨信至其營
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
兵為亟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即上
章劾貴等老師沉寇敬怯懦不忠 上為責貴
斬敬以徇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逋酋
以寧先是父喪請守制 上以邊務奪情至是
得請歸塋往返皆踰赭幣奉勅巡撫大同宣府
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為久安計每歲
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沈冗官省虛費積邊備禁
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鹵覬伺又言也先寺
僕譬喻圖為入寇宜豫於北直要害增置城衛
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遂有土木之
變十三年恭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
三丁取一為兵又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
科亨信奏言北鹵古騎邊氏疲甚加以邊地鹹

薄若如所議是絕其衣食而偪其跳竄也且當
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是
速之亂耳從之十四年秋轉左副都御史會也
先入冦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入心洶洶亨信
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趨召宣府總
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亨
遵亨信不可伏劒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
出城者手斬之衆迄定城中老稺皆曰吾屬

生矣因設策捍禦皆將士誓死以守卤知有備
不敢攻景泰元年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公嘗報
寧者喜寧留處詣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設
計擒之遣恵乃恵 上賜璽書有爲國除患之
褒乞骸骨不俞所請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因
免冠頓首 上見其着兜鍪處顛髮皆盡乃許
爲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六
程信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釋褐禓文定見

而奇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授吏科給事中已已 英宗北征珙諫不聽 景帝即位劾兵將扈從失律者之罪薦起大理卿薛瑄等數八也先犯京城信上五事有裨戰守詔即日行之時都督孫鏜禦鹵失利欲領餘軍入城信曰不可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分兵失利趣之使戰則鏜必死納之則鹵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設遂勿納鏜以死拒之鹵引去 英宗居南宮天象示變信上中興固在十事及覆數千言懇請隆孝文之寔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遷山東右參政總餉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貪穢石以上者罪死又追新舊視舊加二寸俾信鉤考之信曰使彼真盜雖斗粟之不恤今故為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立即新斛碎之 英宗復辟進太僕寺卿時馬政久廢三營大將石

亨等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馬隸兵部信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皇帝有旨馬政不許人知今改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顧明示爲券令兵部慢以爲言詔歸太僕進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信一切奏之以法已奴酋知廷聞建州裔董山潛結日鮮命信察之信使自衣州知州修成僞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夕樞究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未發急遣使詰可伐其謀乃令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一表貢而謝罪後爲兒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寺少卿尋召爲刑部侍郎取大明律析其條目爲律學指掌一編隨以自益成化元年起復兵部右侍郎丁亥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

江諸縣　上用廷議拜信兵部尚書督軍與襄
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
分軍為四躬督一軍入金擺池而分四川軍縣
戎縣貴州軍縣苗部雲南軍縣夷布入授以方
畧期會大壩兵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
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却然
厓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保
大壩貴州軍已踰六後雲南四川軍已攻其左

右賊敗連破二十餘寨賊走天井水磨二洞
幽暗不可入塞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擒
戚九姓士傑之附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
衛于永船舖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
苗部易大壩為太平州立長官司以轄屬裔即
還進無大理卿北鹵竊據河套歲為西患大臣
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攘勦之
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

加倍自古禦戎亲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道而毋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信可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此舉勝形未兒而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嚴搜套之議信掌兩京兵及征伐與有成績征川貴時詔便宜行事信自受賜至凱還不殺一人不費一人同事者以為言信曰以賞人主之大柄假以後宜懼閫外事不集也今幸

事集而又竊弄之非人臣誼所敢出信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嘗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曰頑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大夫語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孫以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石匱書曰王忠肅以下五人但以經濟大才剔歷中外輔著彝績其箕疇所謂有為有守者乎

然非欤：朴忠光明磊落者余無取焉彭惠安之賛忠肅也曰惟公淡然無欲不識姬姜而況苞苴奠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嗟乎無欲可以為王佐忠肅其勿可及也已

又曰書生不諳武事自是文人通病余觀先朝碩輔一當合卒無不知兵經畫犁然應手而佐與後世之談身色變望鶴先奔者不其遥甚哉嗟乎樽俎干戈試之輒效古之人與古之人

石匱書卷第九十六

林聰楊宣楊源列傳

林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聰性憒直知無不言已已劾光禄寺卿李亨及王振家奴張伯通奸状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鏜石亨諸大將不恊之罪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內侍差滑金英馴馬石璟怙寵不法特疏糾之　英宗北還廷議

迎鑾　景帝欲薄其禮聰曰　上皇北征爲
宗社計迎復禮宜厚會有投匿名帖者禮部
尚書胡濙出諸袖中以示聰議封進　太宰王
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也聰舉手加額曰賴
有此耳幸勿遲已而王文沮之事幾寢聰疏
言直濙皆欺朕太子不當私言齟齬大政下
廷議聰力爭宜從厚卒從其請景泰三年議易
儲衆相視莫敢發一言聰昌言皇太子無過不
可易奏牘不肯署名未幾懷憾獻太子冤聰上疏
曰今三尺兒童悉忿　太上皇德獨恥皇太子
見深何故恩廢明日喪之謠繼出臣不知爲
誰　陛下幸而聽臣仍將太子見深立爲衆論
則應天順人社稷之福矣不報也先遣使入貢
自稱大元田盛可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號
聰獨叱其潛稱可汗答之遂改聰爲右春坊司直
激其怒竟稱可汗答之遂改聰爲右春坊司直

商文毅言聰不宜置閒散復為吏科都給事中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若輒指斥駁正當事者忌之嗾御史劾聰為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死大臣當連名署奏以次及胡濙不肯署名稱病卧救曰 上遣中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若林聰殊驚悸耳 上始知聰被構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拜左僉都御史山東飢命聰往賑貸之全活數千萬人還陞右副都御史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寬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年許譬嬉成化二年江淮大旱人相食盜徒橫行詔聰撫之奏借江南糧及運糧十萬石以給民與之種計擒盜徒梟其渠魁數人脅從勿治盜以寧息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八年致仕尋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無領操江遂召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乞致

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謚莊敏

楊瑄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攀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遂訛爲瑄以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邱馬圻內民群訴曹石二亮强奪民田瑄疏劾之 上覽疏歎曰真御史也下吏部且大用而使識之既還京瑾幸連見曹石二亮日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亮有洩語二亮者二亮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弹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弹章詰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亮罪狀悉下諸御史詔獄逼瑄誣引大臣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刑甚慘酷瑄瀕死不及一人理刑者文致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末減戍遼東鐵嶺衛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二亮謝免後禍瑄

不可復論成廣西南丹二峒相繼誅釋歸憲宗
即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
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霸衢所裏外海塘
健跳所海塩海塘皆瑄修築海塩塘踰二千三
百丈工尤巨捍患尤大成化丁酉諜報倭奴數
百犯邊瑄時在杭京屬驚問瑄徐曰彼果來犯
當盡殲之乃出巡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籍民
兵爲守禦計瑄曰海上兵自足用內地安用此
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乃知倭便兩船入
貢耳陞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
十六萬頃今湮塞不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
關水門放湖水入城河出清河閘抵海寧黃灣
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畏吾寺後爲水門俾小
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有子源知天文以歲
貢生薦爲五官監候武宗朝劉瑾用事源上
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

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游獵罷弋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寵倖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上人擅權爲下報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秉一向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

瑾大怒喚源面叱以尖嘴蠻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河陽驛妻斬衰護屍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光昇復有荊公陂塘樣今修築者大尺次第並用爲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倣瑄故跡修治瑄見形白晝授詔六畧塘成詔上聞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顧忠

石匱書曰林聰之諫易儲諫迎鑾楊瑄之攻曹石皆是閣人所不敢開之口楊瑄坐罪應死大風拔木無異雷雨金縢而林聰之得不與童論董同杖午門一面之網則誰開之耶楊源以五官監敢以占候諫再杖再踈劉瑾之逆源直發其覆爲父觸邪而乞指倭屈軼艖艦其尚有種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七

高穀岳正呂原列傳

高穀楊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常奉命入寺寫經雨歸而跛人曰病矣穀曰病直穀耳若閣老言上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滿改翰林編修正統元年楊文貞薦穀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寢録五年陞侍讀學士十年入内閣陞工

部侍郎無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從行
穀居守景泰初進工部尚書無翰林學士是
年鹵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
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穀獨請
往穀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上皇
將至京穀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
投匿名書穀袖入朝傳示群公卿群公
卿不敢出一言宮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
從丁所得穀曰得自在所遂榮恐累穀自縛闕
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
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穀
悲憤不敢爭加穀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
彭薦大理寺少卿陳詢侍講楊昱充日講官左
都御史王文得入內閣遂與穀相擠五年勑穀
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抹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
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

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儼　上令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乃齟齬考官乎止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英宗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入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卒於家贈太保謚文義

岳正者鄞縣人也長於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

物甚宗閻鄉試卒國子業李時勉時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輅彭時王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右贊善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宗嘗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遥見正遽曰好既陞陞登復連曰好：明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鄞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

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入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憮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既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對曰 陛下既得人俟

[illegible]職進官亦未爲晚 上默然一日錦衣衛官[illegible]邏得一僧坐以禁夜律太監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寔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誅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鞫

晦不如勿宪　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鹵首無算皆彙於林木之上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少漠汝輩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為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飲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草詔歷陳弊政詞極切直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遂漸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常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遂繫詔獄栲掠僅至謫戍肅州鎮酋所正梏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入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卒不可醉卒酒鏊正梏噬酒梏封上灸之紙戾脫劓之比曉卒怖異故詩四辱予卒忽卒亦已正乃得至戍所又鎮撫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膳越四五下曹石俱敗　上謂
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常言必賢因請曰正有老
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illegible]為民甲申茂陵
卯位臺諫請復官以勵忠直詔正仍居原職充
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寔録時陳緝熙邢遂之相
繼為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譴得罪去李
文達勸正代為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
代[illegible]會延薦正兵部侍郎清理貴與都給事

中長寧名並上寧員千氣亦被譴遂合補外正
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無濟河築南北
隄蓄白理卷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海口修江口
橋以至通津鐵河候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瑾功
最鉞復購穀與飢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
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為會計且教之納交省
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為謗書獨
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辭之正亦厭吏職

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卒於家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之

參大書方外度數莫不窺考繪刻悉臻其妙興化人至今呼爲呂仙始之默也有士人造之曰犯門有言未信而諫以爲謗已公犯茲戒矣正曰正黜淺士能受　主上特達之知固見謂能砥石上劇豈使猗違居曠貴耶且正偏員禁近

淳之談宦哉而希望顏色爲居戍所恃有從京師來者舉　上所念正語爲正賀曰上念公行呂公矣正嘿括　上意寫照而自題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性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令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正卒無子李東陽其壻嘉靖中贈太常卿賜謚文肅

呂原秀水人父景州學官正不能歸喪權厝景

州原時：至墓慟哭州人入行道者皆酸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亦也呂生貧不能浦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有文士如呂生乃遺草菜中耶急召原：入見衣縷裂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史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贊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驚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

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諸學生懋即遣原入學是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原教小內官黃暘等七人書於文華殿後廡　一日至廡中命謙講詩國風原講書尭典　上說問二人何官二人對右中允洗馬侍講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命進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升至二人遷坐旁

壁下　上問故二人頓首公君父常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天順初改通政右參議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曹石用事知敘原未敢同岳正列上曹石罪狀　上留中不報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胆固敢令原素謙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原得留原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原兢兢總裁毋愛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裁贈宗姻貧匱者子嶞蔭中書舍人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寺卿有學行

石匱書曰高文義非救時相也戀；故主特其忠愛有足多焉岳文爵顯直開爽呂文懿敬慎端潔堪任中丞御史非宰相才也惜乎用違其

地訖無成功詎可以諉說[illegible]張盡罪曹石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八

王驥楊善徐有貞列傳

王驥者其先太原人也家大同之宣寧尋從來鹿爲永鹿人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胆既入仕通法律尤曉場戎署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奉命鎮山西無餘邊備奏蠲鹽池[illegible]課二十餘萬遷

本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為順天府尹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為要重振本務而無稍以刻稱許廓僅；循職而讌代之始振刷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款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御史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柔何逗撓誤大計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扳井屬

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
堡西抵涇浮墨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涇浮稍東
北抵鎮番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
氛尋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
驥特為總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
驥諜鹵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蔣貴使為前
鋒而自率徐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
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鹵敗之
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及於石城鹵食盡竄兀
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
番間遁薰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
羅及禦後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
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
尋暍死而任禮兵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
為鄉道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水而還招其平章

阿的平并部落數千帳降吉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刀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八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無大理寺卿無食其俸奉詔還部理事久之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劉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而刑部侍郎何文淵請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張輔議以天下全盛而示弱於舊屬小酋非策會中貴入王振分柄國喜功名遂詘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幣羊紵段表裏綵緞衣朱牙矢驥馳傳至雲南貴等兵集賊首刀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壺州欲畧景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上方畧請遣參將冉保等縣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裔兵而大軍縣中路至騰

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
金齒其別酋陶孟了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
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剌寨進攻孟通
而驥等以六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伏兵遂進
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因風
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刃放戞刃招漢父
子囪刃門頂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縣夷象
石渡卜江過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

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
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
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
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
夾擊之殺靠者軍心等乘勝進戞賴隴把
至馬鞍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
敗其象陣於永毛麼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
合木邦兵降共斬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

連長官司破向木升憂邦等寨驥等遂進圍麓
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
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聞
仍詔兵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
象化等處而思時維摩州戕韋郎羅秀廣新王
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
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帶
郎羅走安南僞撤指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
子来獻廣南富州土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
之立釋構請命旋師　上遣戶部侍郎王質賚
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特封驥
靖遠伯賜詔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
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賚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
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
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將貴果勇善
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

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竇其子思機發復率其
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邦
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往圖之驥至思
任發納款緬酋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
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蔣貴以兵五
萬會討之然緬酋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
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兵擣思機發寨
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驥等還

京師加禄寧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入頗以
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再巡
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練士卒鹵
不敢犯久之乃還仍階平鑾將軍宮聚詞思機
發師次金沙江賊立柵西岸驥作浮梁以渡一
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柵斬獲萬計然竟不能獲
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遣
師南关而稍，損於前一徽訓導啓英者官其

地上言驥等軍重王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
其屬使責重報盧繼監輸闕之以為已役大冥
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
軍[illegible]六斗跋踄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
少江汚徨不敢渡既渡縮汚不敢攻而失都
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為賊俘此何異
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命會勘然
葉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

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劉平
王蠱富者饋送京師僚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
難群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誅及驥 景帝初
召為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
習俞戎陣兼馳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為
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
上雖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閽人驥獨留六人
入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俱令籍

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妓供張奉御如
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奏　太上皇於南內
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等五大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
一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琦嗣
至今不絕一孫添尚嘉善長公主驥奉　上皇
之歲而文良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其先自太原從北平之大興少補諸生不

甚通經術而性流敏能爲人策事時年甫十七
文皇帝起義兵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
事睥睨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
序班進司賓署遂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
年進太常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
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奏時上目屬之善既宣
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
勝諸公卿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家若歸又時

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歡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十二年考滿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閒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照不為倦鹵犯京城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鹵退進右都御史善故長奏對其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如故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

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輩稱賀邪衆愧為之止時　上皇在鹵且一歲而中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皆以小官往鹵固不與曰必得中朝大臣最後李實生亦不得要領至是乃遣善與趙榮復往然景帝固無意迎　上皇善往不與一錢善乃悉出其家貲不足復貸之中貴人益市綺繡師氏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也先所使館伴

者来與飲帳中說吉曰土未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

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入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錐三尺所值蹄立穿剌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罷之無用矣

閒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必二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

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真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疲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蒼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寧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請善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来賸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亦以漸継也先大悅曰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糈問萬壽詩立不敢坐也先數曰　太上皇

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齒猶顧其下曰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大司馬謙心許之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事中貴入振後更事中貴八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痾善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鋼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晉封興濟伯改領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無領部事有四子皆官錦衣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徼於　上亟疏善使歯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間於上漸踈絀而明年

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謚忠敏善負才
辨以巧取功名而憸忮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
下獄庶吉士章朴亦下獄與相抑言家有方孝
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苔官最後于謙王文之僇陳循
等之寃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為祟而李
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中旨奪職為民
徐有貞初名珵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顙

敏絕世十二三能為古文辭宣德中舉進士高
第改庶吉士居二年授翰林編修預修實錄玉
牒進侍講珵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
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
人或謂珵此豈公職耶珵笑曰待職而後習則
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南
畿而不虞北珵憂之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
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久之也先犯宣府

大同諸陵中貴入振挾　上北伐且啓行理指
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
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謂理知兵郤
王監國召理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理爲言紫
微俱已動急東內之未深入而還故都爲便興
安等不以爲然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
部侍郎江淵亦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
得直文淵閣而理踽矣然猶以才幹行監察御

史俾鎮河南以備緩急援理請於執爭者必便
宜行事易璽書而後發時彰德郡民驟聞變爭
亡匿山谷間理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撫之
皆歸業理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
群盜理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
相團結而不籍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
躍願爲官用會鹵敗退理罷鎮徵還京師充經
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無侍講理既負材

氣急欲大顯用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理數為言之　上不答國子祭酒缺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理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理久不遷不能無望循；見之曰君無仍舊名　上幾不憶君於是改名有貞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餉道阻役卒疫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有貞至方冬月而於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寇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泝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不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幾百餘里而至於大澤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濮以接河泝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

萬丈捷以水門繚以紅墁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閉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觔沸而下之龍一夕從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　景帝召對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　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

之有貞曰指天象曰五其復奭耶遂與謀決南宮鎖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治河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皆弗救從之下石郎中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詢於石亨曰顧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曰爲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有貞武功伯子孫世爲錦衣衛指揮使遂延蕪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袍笏上既以虛已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私嘱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裁抑之且爲上徵言其貪橫狀上亦爲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獎

御史張鵬等具草奏　忱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僇兒豎永猶子結御史爲永報仇　上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寔使之於是併下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既行有飛章謗國是者語多侵亨吉祥亨等復訴之上謂有貞寔又使之逮歸置獄拷訊窮極鍛鍊無所得而猶其詞詞纘禹神功語謂貞所自撰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爲監前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是係於我；且歸未幾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又二年吉祥族滅有貞時尚壯負才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士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兵寇有貞又不如寇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歟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石匱書曰是三俚者蓋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畧則優無濟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忮忍割偕有陰黠然而靖遠差寬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石匱書卷第九十九

蔣貴山雲王信列傳

蔣貴江都籍徙居紹興之諸暨遂世爲諸暨人代父爲燕山衛卒　成祖靖難累戰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以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參將擊番賊深入奪橋斬關進指揮同知命鎮守松潘番人再叛討之陞都督僉事充副

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挂平蠻將軍印仍
命鎮守正統元年召還陞右都督充總兵官討
戎王阿台擒乃顏剌忽李羅等三年封定西伯
七年征木麓川大捷晉平西侯加祿米與世券
貴鴈起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
衣糧器仗身自負荷不後一人臨陣冒險衝
敵；皆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
朴實忘已下人以故所向成功登上將爵通

侯爲一時名將卒贈涇國公謚武勇子義病不
能嗣十四年孫琬嗣侯成化初挂平羌將軍印
充總兵官出守甘肅劾巡按御史罪狀曰臺官
豈盡桓典耶八年任南京操江上言六事極言
江防控扼要害保護南京根本重地須加意綢
繆十年召還管團營二十年挂平胡將軍印出
雲中塞禦鹵并統制宣府山西諸軍覘鹵入偏
頭關斬捕有功時議從鵰鶚堡於滴水崖琬曰

獨石八堡礮勢相若惟滴水崖窩遠益難援救不可從　工從之卒贈涼國公謚敏毅成化二十三年庶子驥嗣正德四年虜嘉靖十一年傳嗣三十五年佑嗣萬曆三年建元嗣諸暨有地名天子墓列塚如北邙貴父過地師曰此山有佳穴恨塚淺耳令貴父穴之數丈貴父負擔妻孥造一蘆舍寢處其地日夜擂之深數丈始下窆數月後聞鬼語曰某不應有此地一鬼曰侯已入胎矣經年生貴封拜後到山不知其穴但遙祭之洪武初言東南有王氣命湯信公至越相地聞天子墓名斷其脈成池貴至正統間始大發

山雲徐州人父青從　高帝起百戶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善騎射用門子官金吾左衛指揮使與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屬山海從文皇出塞力戰累遷都督僉事宣德

元年柳慶諸蠻韋朝烈等糾合溪峒徭獞劫掠
臨桂諸縣是時鎮遠侯顧興祖爲鎮守頗有平
賊功而坐貪搖逮繫朝命公侯大臣舉代者皆
言雲遂使往雲至出兵前討賊溪峒徭獞悉力
迎戰雲一鼓擊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險峻草
木蒙密賊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斷藤下
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山下
賊謂官軍至亟斷藤下石（木）比明度其木石盡乃
率衆鼓噪而登遂盡破之雲前後馘永淳忻城
馬平皂嶺三部秉賓葫蘆柳城上油遷江諸寨
峒賊六千九百四十奪還所獲男婦千三百八
十有七馘思恩安定宜山馬平柳慶潯梧强寇
三千二百六十有九奪所禽男女九百八十禽
殺興安諸邑寇二百九十有四七源等州土官
歸附家屬三百七十有七築堡九城四舖舍五
百餘區陶磚鑿石增厚崇高徭獞皆望風竄匿

居民安堵者可十歲雲謀勇驁發而端潔如寒士公賞罰嚴號令與士卒同甘苦每戰臨機應變爲士卒先廣西故時鎮帥至諸土官輒饋獻帥輒受之久之生敗雲始至時聞府中有老隸鄭牢者敢言曰而問之曰古稱將不忌貪廣西去京師遠土官有饋獻亦故事我寧受否牢曰白衣汚墨終不可湔將軍至鎮也新此潔衣也詎堪汚耶雲曰人言土裔饋獻不納且我疑將陰中我柰何牢曰爲官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死天子畏死裔邪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於是盡却土官饋獻威嚴馭之土官皆服凡有征調亡敢後顧有至死不敢言歸者雲所駐節處咨諏里老撫安善良原註誤察誣枉廣西人益感雲愛先雲守廣西者韓觀亦英武有文顧頗喜誅殺至雲人稱其仁亡如也雲常墜馬傷股宣宗賜璽書馳醫往視累遷左都督在鎮八賜

璽書正統初卒贈懷遠伯謚襄毅命其子後襲
府軍前衛指揮廣西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
所問老隸常逮事韓觀：好醉後殺人牢輒留
之待觀醒更白以是牢名至今在士大夫口

王信南鄭人上統中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
北戰歿母岳氏生信半歲持節旌爲忠臣節婦
己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論功陞指揮僉事
景泰六年從征五開蠻遷指揮同知天順五年

破曹欽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
馬關移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信
進擾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
信主帥逗留六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
四旬餘閒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砲賊以爲
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
無管食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又條上慎專任
寔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　憲宗十七年疏

言湖廣蠻裔雖腹中之蠹寇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弱已成家室澄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畜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總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卹溢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濟

楊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邀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子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淪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盡區區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出鎮三十年筒無華衣廐無肥馬鈐

閣之下寂無人聲尚書劉大夏嘗曰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寔若入那討得来提學沈鍾嘗稱信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禓嗜學如杜預壯事業如趙充國不愧古之名將子繼亨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石匱書曰將定西出身行伍雖至大將猶摧鋒陷堅不避鋒鏑使不遇靖遠已自致身通侯矣驥特能用貴非貴陷驥也山傑遠身老士卒果勇善戰與定西頡頏而厥靖過之王浩寔棘韋附注居然儒者後世邊陲有事使得此一人爲亦何至敗壞若此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

郭登勞洪羅通列傳

郭登者武定侯英諸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襲屬文伯都督常撫其頂曰麟鳳兒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為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裔長宣布朝廷威德諸裔長帖服爭獻珍具却不受十

四年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虜騎猝至登出戰被執虜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虜嗤指不敢動即以皮帳臥登帳重四匝以木拘牢登徙見宣大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虜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忽縱身騰躍拉酋子隨攘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虜遣千騎追之不獲七月　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郭勛

金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曾鶚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荊關鶚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繞四千里虜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盡閉人心危疑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招徠士卒吊死問疾衆皆感戰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自苦無益登曰吾誓與賊存亡當不使君輩獨死也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

門不納且登陴謝鹵曰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　上皇怒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入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等同知府霍晛召見納賂而也先寔無歸駕意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乘間出死士刼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鹵遂驚疑

上皇去登大慟哭曰奴才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登獨堅守大同十月鹵以請和為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　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收必虜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

袁彬李實劉安沈固朱鑑列傳

袁彬者江西人　英宗北狩彬以較尉見上察其能書留之　上在沙漠惟彬與哈銘沙狐狸三人朝夕左右彬以能書故獨著哈銘故與其父久為通事被留沙漠知　上在脫衣易羊一牽以見　上以銘通譯語亦留之而沙狐狸者不知其所始也先擁車駕扣宣府大同門從

居庸關抵京城下不納返入鹵營皆彬與銘從上下關坂晝夜度洞河涉險冒凍周旋夾持上有旨晉通書則使彬上不帳殿冬夜與彬銘同寢彬脇煖上足銘常睡熟手壓上胞上俟其翻身徐下之而汝狐狸往返取水負薪皆叩詰白也先異之召問其名姓彬為入温美多計數善言笑時為隱語而哈銘汝狐狸亦能諳悉上以解上之孥寂內官喜寧者故

令種也先之擁車駕扣宣府大同躪關而趨京師皆喜寧誘之既不得則復欲擁趨寧夏得亡辛騎注上入南京彬與哈銘言京師絶鹵何處得入南天寒甚陛下必無行上止喜寧計不得行言鹵欲殺彬及銘者屢矣鹵扣革捆載彬之蘆中而將剥彬膚開彬膛上使銘往救竟用談笑解也先請以妹尚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糜壓其

肯汗浹乃已熟羊髀召而與共啖之 上稱引
嚴光事銘常睡熟手壓我胞也無似之邪銘叩
頭萬死萬死也先間過 上舉帳聞語曰皇
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萬衆來邊
外顧不得一人用得用獨哈銘哈銘 皇帝身
若口如無哈銘 皇帝言也先不知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宜善視哈銘
上曰我不視哈銘誰當視哈銘 上 景帝

以彬為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都指揮僉事
而擢銘為指揮同知賜姓名撒銘沙狐狸為百
戶賜姓名李成賜彬城東第一區使中官改面
勢引太液池通穿中御溝役千人彬娶仗太舅
孫顯宗主之先後賜二甚多間召宴對稱家
人禮彬累遷都指揮使而百戶門逮較尉遥杲
者積官與彬竝二治鎮撫 上欲裁抑石亨曹
吉祥授彬意彬避謝不敢以屬杲杲任之石彪

注誅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恐不免殺杲叛杲死
門逮治鎮撫如故逮始為都指揮僉事時上
有所討獄多平反中外翕然稱之及其繼杲乃
學杲所為以自媚於　上逮在　上前與李賢
竝見信百官畏下獨彬倚舊恩自如逮念得言
已於　上者惟彬若賢察知彬妾父卜戶欽藉
彬勢誑入財因奏請下彬獄法司論贖徒還戍
而尚未快有罪人安者故以錦衣力言為彬卒
坐法戍邊遇赦還改府軍前衛逮因之安言其
得還改府軍也寔彬與請託於是復言　上有
彬而訐彬受石亨曹欽及諸干謁者餽遺多用
官木造私舍索取內甥奪人女為妾凡數十事
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
一活表彬足矣他任治之逮退執彬下獄剔鬚
更下彬不勝苦且訛伏長安中有男子揚塤者
善漆工其泥金畫漆得倭國法其精巧乃出倭

工巧工也塤素不識彬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
駕留庶尾從臣廢奔走逃生保護 聖躬惟
彬一人今者無人奏効卒然付獄拷掠備至法
司雖知其汪豈敢辨明乞以彬等御前書録庶
得明白臣本草茅身無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
奏并一逮治逮憲笞之百餘曰此必有人慫汝
塤恐遂死不得白又知逮意在賢謬曰小人乞
陰事且告公逮喜曰前二塤蒙耳逮二塤小人

何辨此二李學士草耳逮益喜趣罪笞出湯沐
二塤醪曰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欲執貫
置對監獄者太監裴當曰此小事李公大臣也
乃罷塤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
人也何從乞李閣老死則死耳敢妄指門指揮
醪曰小人令引閣老也曰今在且言即有餽彬
者恒沽餽逮歷指數之法司畏而不敢盡聞論
彬贖絞塤斬 上命調彬於錦衣帶俸閒住毀

所賜第禁錮塡而李賢亦得免　憲宗即位逮得罪論死文臣言彬枉召還如故而逮論死繫獄久之得減等戍南丹時彬已自南還錢逮郊贈之金良厚諸公以此多焉嘉靖中特録彬孫天章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以報彬冀衛功成在英宗時既得為百戶冀轉官徑入求內府上怒下錦衣鞫之楊銘與逮官也先帖木兒謂此成罪會上幸曹吉祥第也先帖木兒為成請上知出成獄請貴州衛副千戶後遇改俱復官銘以荆襄功進錦衣指揮使至弘治中猶為人通事而成不知其所終

李實合州人正統乙丑進士為人恣肆無拘羈顧傾狡有口辯景泰初為禮科給事中　太上皇居沙漠也先遣恭政完者脫歡來講和朝廷遣使必得如富弼文天祥者衆難其人實自請行遂陞禮部右侍郎以右少卿羅綺為副勅出

不及迎復事實驚白內閣大監興安詔曰尒弟奉黃紙以行他何知既至見也先也先問侍郎何為來實曰自太師祖父至今朝貢中朝三十餘年矣使臣進馬中朝好待減少馬價皆奸臣王振為之乃致太師動兵　聖駕被留今乖剌知院以可汗太師之命特遣恭政求和　皇帝所以使我來也二先曰減少馬價奸臣為之與動軍馬事小戎大我中心送　皇帝送朝中朝

不迎我使張閏保岳謙入奏又復殺之則是何故實曰太師漫山而來不繇關道從八作寇後分寇諸關二與保謙名為使臣引鹵張弓矢輒闖殺中朝　皇帝不能無疑於太師也曰此不過送駕為詞耳也先曰我遣者盈不花二人又何故殺之我是以有亭夏之舉實曰沿邊關口多者十餘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人太師向日閉侵其父老死焉今其報皆子弟也此亦人

倘且太師所遣若無南使同行或為兀良哈所
害或為守邊軍士所殺又烏得知之軍中割一
首不有陞官即得賞功即中朝有割首賞亦何
知是殺太師所遣之人也二先曰我遣李貴又
不見還何也實曰無有李貴既曰我知之矣近
著夜不收言大同城東可八里許見有殺屍四
五十餘一屍探其囊中文書云太師所遣人邊
軍畏而不敢聞朝廷此必貴也太師遣貴齎文

書而已朝廷又不知若忝政等來朝廷知之重
賞厚待特遣我報命肯殺之耶也先曰我遣喜
寧何以殺之實曰喜寧中朝罪人也自幼及長
層累蒙恩令齎金帛以迎 上皇腹心託之乃
引領太師入寇京師復寇寧夏朝廷殺之戒不
及也也先曰大明 皇帝我仇人也以天氣候
落我手中我衆再三教我殺害我固不肯使得
知院朝夕恭敬若我落大明 皇帝手中大明

王帝肯留我否實曰此太師德煦 皇帝於太師亦有何仇也先曰侍郎來甚善不我又大舉兵因治酒餉實贈之馬與行三十里所引見 上皇上皇對實言當日任用匪人之故引咎自責謙退避位懇切酬對實叩頭流涕言 上皇還京有日珍重萬千既歸也先營也先殺馬為酒令餘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勸歌也先曰侍郎來時心無恐與實曰何恐之有這使講和以禮為上太師營中即我一家也先曰侍郎見 上皇心無忘與實曰有不念邪我等之念 上皇猶太師之念可汗也二先曰念則曷不迎實曰朝廷四遣金帛矣太師不發也即與我迎歸相勞故不薄也先曰 上皇留此我固不得 皇帝之益我欲留千載後名一好男子今送 上皇還矣顧侍郎所奉勅書初不及迎事 皇帝歸故不可輕侍郎往可詰令 皇帝遣一太

並老臣三五人如禮而至　上皇歸也因遣
其酋哭羅綿往大同山西一帶調回擾邊八馬
以示信語實迎駕期實回臣子不敢自為期需
朝命因辭　上皇退也先遣其右丞把禿與俱
來實還為　景帝道也先實請和無他意　上
皇自北還往迎者揚善
劉安宥遷八父江以禦倭功封廣寧伯安襲父
蔚鎮守大同　英宗陷鹵二奉車駕至大同城
下副安守大同者都督僉事郭登閉門不納安
獨與其子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先竇出
見伏地慟哭進膳蓋袍韤出藏金犒鹵因具述
於朝　景帝怒按罪降職　上登辟德之進封
為侯勅曰惟爾父江事我　太宗皇帝奮忠勇為
時虎臣實啓名封爾安事朕繼志崇勳天步艱
難捐軀赴難入不測之鹵効救主之誠疾風草
勁板蕩臣忠古有所云爾今其庶茲眷爾忠特

封為廣寧侯世祿千石賜誥券爾尚益勵前忠
保爾祿位欽哉五年以定曺欽叛加太子太傅
命掌右軍都督府事卒追贈嶧國公謚忠僖
沈固丹陽人　太祖時固八歲以能誦大誥召
赴闕賜寶鈔還年十一補邑庠生弱冠領鄉薦
入國子監選理刑內臺擢沂州同知徵入為戶
部員外郎以才勤理鹽筴廣右督運四茶於四
川六番進郎中出為山東右參政督餉給軍迤
北還　仁宗即位以參政同武安侯鄭亨鎮大
同宣德中命與武安及參軍都指揮張俊統兵
行邊召赴闕議事稱旨　英宗踐阼以固久在
邊賜璽書勞之三年與征西將軍方政游擊將
軍楊洪統兵護送貢使出境因巡視度亦山追
勦叛鹵還居二年陳邊事甚悉六年命兼總理
兵食事賜總督邊儲印記七年陞戶部右侍
郎居二年邊事益急固遭母喪奪情視事再乞

終制不允赴鎮上邊情十策朝議不決而罷十一年夏鹵果渝盟待諜先報至秋大入朝命西寧侯宋瑛督戰不利諸將或死或逃固居守獨完車駕北狩復至大同與廣寧伯劉安出城朝見 上命括金帛犒鹵或難之固曰府庫皆 上物也今有急不命猶出之矧復有命盡獻所有具聞於朝 景帝下吏部較勘有無欺隱竟白其冬以城守勞進右都御史固上言自鹵變以來臣承命守城晝夜營二圖殺賊雪恥柰才識短淺無所建明今且拙策不敢望行乞採可否文多不載二年以部鹵功轉左都御史尋赴闕議事乞致仕從之 上皇復辟石亨言固於上召見便殿褒諭再三即日陞吏部尚書賜金幣加岐南香帶金織雲鶴襲衣贈誥命加贈其祖父宗游嘉宴輒召以從賜珍果異物三年以老乞歸成化元年進一品階年八十一卒固事

五朝游歷華要遂掌臺省幾五十年在大同二
十七年賜璽書前後二百餘函所上章奏不下
數百居常興學育才不用武徼廢文教臨危處
變救殆拯敗邊圉以壯為人鬼杼周儻多壽畧
善談論尚德義喜功名

朱鑑晉江人父則文用孝著名鑑成童割股愈
父二竟不愈哀毀踰常力貧奉母永樂中以舉
入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
梅花峒賊蕭唪等久勦無功鑑詔諭皆解散
湖湘風俗務貨殖男女過三十尚無室家鑑申
明洪武禮法旬月之間結親者動數計考滿當
代右都御史顧佐等奏留久之正統初復命巡
按廣東多所建明欽州叛民黃金廣等嘯聚為
毒鑑指示諄切亦遂向化代還朝命成國公朱
勇簡都指揮等官三百餘員習孫吳兵畧歷代
臣鑒等書擇御史有文武才者董其事右都御

史陳智推鑑之乞開設武學以興武科奏可遂
為定制七年陞山西右參政請卹軍民凡數十
疏多見嘉納土木之變 景帝監國陞右布政
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錢訐直聞 聖駕
被留鹵庭傾血剌心籲天之高邛地之厚夫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況 皇上生長深宮遠行不
過天壽山近行不過北海子何至舍居虞三代
之聖謨蹈懷慈緻欽之覆轍輕為孤注親屈萬
乘是何奸邪竊弄坐使蹈此危機夫既往難追
方來當謹臣恐鹵寇奸詭百端去而復來取而
復索節擾剽掠殺鹵動數十萬却以請和結親
為名夫結親不已必索賦幣索幣不已必欲分
疆以國家有限之物充醜虜無已之求若不整
兵報復殆見生靈不安兵法有云千里趨利者
蹶上將百里軍半至今彼寇數千里趨利兵將
不蹶我軍以佚待勞反蹶上將軍豈無故哉彼

以賞罰得專其權號令得行其志父子相救兄弟相援所掠之物皆歸私室我以賞罰必聞朝廷號令皆制監軍將佐不和士卒無恩有所得物必解公家今以結親為繇遣使來京一則覘我虛實以報彼酋一則通我軍情以圖內應既假送駕為名敢不開關迎接我欲出兵抗拒彼則指駕為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宜忍擇將練兵暫停中貴監軍假以生殺賞罰重整散漫之兵復募壯勇之士釐奸邪之積發太倉之陳重懸賞格厚酬爵祿惟圖功成勿惜國費給賞我軍勝餽外寇再徵勤王之兵名為復仇之舉指日刻期夾攻並進也先如果送駕結好寇未可喜虛愈當防宜使收歸胡黨招回降騎令我軍民出作入息令我牛羊朝放暮還省去人馬飲走兵甲單人單騎以來送駕仍令驍將擁兵居庸以慎防守暫且苟安於今日再行整計於來

年臣又切見太監王振毒亂天下震驚神器自
江南草寇生發皆以誅振為名自侍講劉球之
死中外以殺諫官為諱古云事歸朝廷則治宦
官則亡史冊所載理必不誣為厲之階莫甚於
此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傳曰小人之使為
國家災害必至誠哉是言可不慎與　高皇帝
與群臣議事必屏去左右恐洩事機有妨國政
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典曰靖四方伏望　聖母陛下郕王殿下
念祖宗開創之勞將相祓卧之苦置此多方欲
傳萬世張之維持急立儲君選智勇託忠義開
直言杜權勢軍國重事委任大臣早革內侍之
權再造中興之業庶雪前恥以圖後功　太后
讀其疏至於泣下景泰元年奉勅專一鎮守雁
門鹵入雁門出與戰鑑麾下有壯士陳福者躍
入陣逐北數十里明年戰代州鹵圍我數重矢

下如雨福殊死戰奮擊潰圍多所殺傷鹵為震
却　大上皇還京　景帝勑邊將各出精兵左
右掩擊鑑謂未可上疏曰臣聞帝王不計小忿
以安民不尚輕敵以全軍漢高不報平城非力
不能休息天下也李牧收保不收戰者非兵不
足欲養銳之二先慕義請和送還　太上皇帝
彼以誠來我以誠報且其大營近邊尚未遠去
我師一動彼類當知不曰搜剔別胡必疑追逐
他黨我既大信彼且無狀為今之計莫若慰賑
邊民委將等備犒兵招通勸農資稅募入粟廣
屯田孳馬恣休養軍民固安邦本內果策驚不
悛我乃屯兵要地小入則一衝掩擊大入則諸
衝夾攻蓋彼盟既叛我出有名今邊境稍靜道
路初通易餉初備未及旬月遽欲興師臣深謂
未可詔亦嘉納焉因命鑑往來巡撫山西地方

景帝既立東宮貽陳褚書曰適奉明旨更封沂

王僕竊遠聞心咻未安夫前者至尊蒙塵宗社
安危非得長君人心未定姬周輔成不得已也
今鑾輿既歸歷數有在委裘而治亦無不可太
子仁孝天下共知在廷文武群臣共立不能夾
輔烏可易置僕復有言 皇上於 太上皇論
骨肉則當遊位以全手足論尊卑則當固讓以
盡君臣奈何藉口防微反為幽閉珍羞節其日
膳雉堞增於宮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循省
書怒甚亡何鐍之致仕鑰按廣東激揚風裁平反
冤獄粵人春秋祠之所為出巡録條教禁約排
偶撮切里師長老挈訓童蒙比法家言
石匱書曰土木之陷死郭者十二而跳身遁者
十七矣天子坐地上而左右顧無一人焉此
英宗之所以終思王振也袁彬哈銘汝狐狸以
蛇從龍脇足之革無異加腹後皆瀕死詔獄竟
之遠方李實問候 上皇其應對不減楊善歸

無殊賞劉安以大同出見甘獲重譴沈固以拓
帑搞鹵遂致淪胥朱鑑戀二南宮心非易儲忠
愛出人乃當復辟之後毫無寵禮盡棄泥沙漢
故少恩乃至是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

孫鏜吳瑾趙榮馬昂寇深列傳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
從出塞征胡功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
左參將捕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
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五年充陝
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鹵期七月二日
出師先一日更定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

先殺鏜及昂奪其軍入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閽人曰與尒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曹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已呼喙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隊中令百戶揚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只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勅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勅鏜與昂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子輔子軏追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力入陣砍傷欽兩臂賊并力圍軏攢鎗刺死鏜急調神砲兵與諸營夾攻欽負創退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懷寧侯食祿三千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涞國公謚武敏

吳瑾父恭順侯亡忠沒於土木瑾嗣父爵天順

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侈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若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予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始知遂縛吉祥且得為備已大將軍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事平㫐涼㠯公謚忠壯與世侯趙榮閩縣籍其先通渭人正統間以楷書生員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奉　英宗駕都門小欲中朝大臣出迎鹵情叵測人皆相視錯愕榮與通政參議王復獨毅然請行遂附大理寺少卿尋陞鴻臚寺卿俄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帶為贈榮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之矢露刃夾之以朝上

皇上皇帶刀與也先以木兒聯騎也先曰君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云亨何不來良久上皇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鹵騎四掠去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景泰元年楊善出迎　上皇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僧者千戶湯亂勳徹勳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漢中國事榮未及對徹勳先發時二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論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徹勳忿脫　不花謂譯人曰彼鬻者何為哉恨不殺之耳　上皇還轉左上皇復辟陞工部尚書曹欽反榮騎而挺戈呼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欽即日就擒論功蕪支大理卿俸他日　上與李賢論廷臣才能因數榮破欽事曰曹賊反時人皆畏縮況兵非榮責輒躍馬當先鼓舞市人卒擒此賊論其忠勇真非儕輩所及　上歎曰榮真忘臣也尋患風病辭職成

化十一年辛卯六十晒祭塋如例

馬昂祥符人永樂癸卯舉鄉試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以貌偉聲宏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巳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倴頭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癸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昂捕乃陞昂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恭贊甘肅軍務尚都督王喜坑寇失機昂至

効其罪謫戍邊東宮軍畏服先是赤仆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強劫進貢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祁王嶺南奔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北虜寇甘州昂令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射援甲冑出屯山隘以伺虜聞遁去昂以疾乞致仕甲戌兩廣夷寇擾攘起昂總督兩廣軍務昂乃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亨并土官兵民等勦之生

致其僞將軍周鐵盛簋等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之陞右都御史兩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譖昂者　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留用命之山西巡察邊境比還遂理冤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鹵寇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官昂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昂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太保仍掌兵事自是　上寵禮弥厚眞賚無虛日不有號撒哈喇者雖勳戚不可得　昂以賜昂一時進退逆臣亦必召昂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戶部尚書尋奉勅點羽林軍士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以籍軍帥之賢否而黜陟之軍心帖服戊子昂年七十時有災異迭見力求退避既歸八年辛酉贈少保謚恭襄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為郎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人召入胄監時以東要路軍需錢穀有弊

政遣中貴陳保生往燕之求國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德初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必屬之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獄有冤抑者特委録山西諸郡大辟因察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事多見采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討之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論其渠魁送京師諸番讋伏獻盔甲刀劍三千童男三十七人駿馬四百餘匹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皆咸歌平之以便儲運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辛未召還番人攀轅甚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獲千餘

入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放
甲戌北虜入境深出奇斬虜首七十餘級在邊
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
任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方許終制二年臺長
劾入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父子兄弟恣意
妄為率御史迕效之欽等反首索深害之賊滅
特贈少保謚莊愍

石匱書曰曹吉祥昔欽以奪門二字橫擾胞中
故初以奪門攘功治即欲以奪門釀變肘腋之
禍為其所俾中者幾矣孫鏜諸臣急起捍患其
間生死不一乃二鼓聞變五鼓就禽撲滅之速
福德總歸自朝廷而諸臣弭變之才亦詎可泯
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

土木死事諸臣列傳有總論

天子行邊是 成祖以來故事不足為王振深罪也第乘輿之出為臣子者出警入蹕須保護萬全斯為盡職倘一無所恃但以天子為孤注澶淵之盟寇萊公已徼倖成功矣後人揆其時勢猶取以誅討萊公而況婦寺弄權車駕輕出遂致喪師辱國天子蒙塵自古以來魯有如我

英宗已巳年之事乎王振之罪誠萬死莫贖而
余謂一時扈從之臣亦不得為無罪焉也先曰
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萬衆來
邊外顧不得一人之用而得用者獨一哈銘哈
銘　皇帝口若耳也無哈銘　皇帝言乞先不
知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
宜善視哈銘此言雖寓譏刺其寔皆寔録也土
木之敗　英宗坐地上左右顧並無一人焉為
之追隨四十萬人一鬨而散殆難者雖有張輔
廓埜曹鬲輩數百人徒然一死以塞臣責　英
宗在難不能留一人焉以為　主上扶顛持危
此時想衛將軍樊噲在駕前以所持鉞砉殺
王振王振推殺固當然其推殺尚在駕前比之
於抱頭鼠竄者不同也即比之於漫然徒死者
亦不同也故　英宗復辟之後追復振官立祠
祀之蓋以王振生死不離左右此　英宗之所

以於心終不忘也謂王振不死其必從亡不為哈銘必為袁彬不為袁彬必為泳於狸諒其必不為鳥獸奔也故諸臣雖死亦不能塞責況於其不死乎諸臣不死且王振之不若矣諸臣可不遄死乎哉余故於死事諸臣之中有死而無媿於死者有死而有媿於死者更為論列使後人得以觀焉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入選署訓導

疏言學問未充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學問念笑曰典史欲狀元耶鼐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遂登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鼐與焉尋並以修撰兼日講官踰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録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鼐學優詞贍典制多出其

子爵明敏類東楊東揚歿閣中大議咸復推決於爵十四年閣振挾　上親征爵以內閣重臣扈從遇鹵駐師土木鹵氛熾僞求和上且召爵草勅與和振移營南舍鹵衆之　上北狩爵歿於難　景帝即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廕大理寺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蔭孫榮錦衣衛百戶

廖埜宜幸人也永樂九年進士拜御史十一年駕在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　上遣埜往視之埜至止擒一二市豪置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怖今鈔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勅埜以便宜舍官軍勦滅埜至察告者乃反獄亡命妄言與胡死閹上止勿問誅誣者而已　宣德四年陝西大飢檄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令務粟相賑焉埜久留陝不遽刑簡政清陝人德之五年

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埜言京邸狹正三品特給銀印凡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通者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崇體也宜如京兆尹之職　上從之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四年京師霪雨壞民廬舍埜言此陰氣為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西楊議請清解戎伍欲使南北人各適其土埜抗言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當誰歸遂止埜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興革力持之時尚書王驥奉命出行邊暨李昌部事驥大拜閣振私人徐晞又南京戶部左侍郎久為尚書代驥十年睎去埜始進尚書十四年振挾　上親征埜上言也先醜虜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

與犬羊角乎請毋恤六師不聽楚乃從沿江振
惡楚言事既出關勅與戶部尚書王佐蘧老營
至中道墜馬幾殆力疾赴時鹵簿踵至楚奏請
亟趨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赴行殿固請振怒
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楚厲聲曰我為
萬乘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哉振愈怒叱左右
扶出楚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以土木師大潰
楚與佐俱遇害皆贈少保錄一子官皆部主事

成化中追謚忠肅

鄧棨江西南城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御史巡
按蘇松正統三年以才譽陞按察使十年陞右
副都御史十四年 上親征於同府命棨王
直等力諫不從遂扈駕至大同還府即請
回鑾言甚急切不報至土木之變從人曰駕不
可回公可脫去棨叱之曰鑾輿不反何面目復
見人耶且追且戰遂遇害贈右都御史謚襄烈

官其子大理寺評事

姚銳侯官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工科正統間引疾家居凡七載藩府大臣以其才可大用疏薦於朝遷兵科都給事中銳儀貌端偉器局豪曠自入仕歷一十餘年始遷一級我命日安不求躁進己巳秋扈從北征將行策其必敗遺僕歸貽其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竟死於難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升山東道御史英宗北征紱疏言兵玩備弛鹵鋒正銳　陛下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親犯危險乎章屢上土木奮節死之後詹子益為國子生

湯學明南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禮部郎中嘗奉使寧藩造墳竣事餽遺一切謝却王重之扈駕北征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

時鄉人鄧力士者在陣中謀與俱歸學明曰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陷於陣後錄其子瑤為國子生

程恩溫婺源人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官九載陞儀制員外郎以清慎著名扈從北征不避險阻陷陣以死景泰四年追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俊於太學

羅如墉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授行人車駕北征行人司正尹昌當行謂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頫首未有應如墉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將行過劉儼曰遺與妻子訣茲行安危未可豫也萬一有不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策馬徑去至土木遇害

周豫臨清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尋遷寺副已已從　上北征土木失利豫語其僕曰我奉駕而來失駕而往何顏面見百官哉汝急

歸告母携家還臨清我有死而已遂追呼大叫曰陛下陛下奮不顧身厲聲叱賊遂遇害

一復辟特憫其忠詔贈予正録其子入太學

彭德清正統時官欽天監正扈從北征時王振擅權大臣咸俯首聽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德清厲聲奏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死蠻尚有此亦天命也遂遇害

李昱潞州人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大學謁選授光禄署丞正統己巳扈從北征論於鹵注鹵欲屠之不爲聽之以刃乃曰主辱臣死今日顧吾死所也遂遇害景泰初謚節愍公祠廟一子入太學

俞鑑桐廬人正統六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清理大同等處軍政已已車駕親征郎中胡寧當行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六子幼家

遠阻之者鑑厲聲曰國事至此可言又身家耶
出庭中撫其二子曰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
若矣尚書廖梯知其賢仲鎰恭資機務鑑力勸
堅請 上班師不聽至土木 聖駕蒙塵顧其
家人曰若急去報吾不得歸矣遂死馬入圍陣
死之景泰改元贈其子儒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諸臣死土木分也諸臣不能吏主
上不至土木而死土木死不足贖也若夫豫知
其必死而每欲出 主上於一死或可以無死
而仍不惜一死以殉 主上者則死非其罪也
死非其罪而又有一死以為死事諸臣之勸則
有死土木之忠而無死土木之罪此作土木死
事諸臣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

陳循王文列傳

陳循太和縣人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二及廷試又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宣德初年命與楊溥李貞南宮備顧問正統甲子命入內閣景泰元年 聖駕未迎國是未定循模稜持兩端二年陞少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上欲易儲先咳左右諸學士各賜

金五十兩銀倍之循輦遂以太子為可立而
茂陵竟廢七年修寰宇志凡例一準方輿勝覽
而以戶口為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
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二書狀元及第
識者鄙之是年順天鄉試主考為侍讀劉儼循
與王文恪有子入試並私屬儼二不為地則大
恨既放榜循上奏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　太
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
朝廷及亮惡字并考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
重罪別命覆考當　太宗之世考官鄒緝等會
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偏
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
天鄉試二錄累有見惡犯諱字而易題故犯
　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
多不能理會今續修通鑑綱目會修寧字通志
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克

惡犯諱字而非所以刊示四方臣庶聞劉儼兩目昏花臨文多眊先送者苟取足數後至者盡不省以致士子員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點落文字再加批較以定去取王文亦以其子倫屈抑為言上命禮部會同翰林科道覆較瑛倫並賜舉人大學士高穀嘆曰大臣子與寒畯並進均且不可又況不安於命乃欲殺考官乎而奏劉儼等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　上為宥釋考官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為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為貢士八年正月徐有貞以功入閣耿石亨除循輩謫循戍遼東鐵嶺衛未幾詔還以壽終所著有芝

洲集

王文初名強欽改名文直隸東鹿縣人永樂中錄鄉薦計偕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

入胄監文與焉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擢陝西按察使正統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五年入為大理寺卿七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時大理寺少卿薛瑄忤太監王振文希振意誣瑄出入人罪繫獄處死文每見振長跪門外俛首向北以是為公論所斥　景帝莊阼也先遣使送駕還京朝議未定有匿名揭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胡濙得之大學士高穀與冢宰王直議封進曰匿名文書不得言及給事中葉盛林聰等草疏同上得旨繳進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吃牢飯也　英宗駕將到禮部議迎復文鷹聲曰求

執以為來耶黠鹵豈真不索金帛不索土地耶衆畏文多忿恨而不敢言卒主迎復三年見濟生廣西奸人黃竑建昜儲議欲祈免死　上命

廷臣會議文首云當立給事中林聰曰太子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之見澌竟立廢太子為沂王未幾御史王溥希文旨搆林聰為其甥營官天地詔多官會訊文抑林受賄不承乃入專擅選法徐斬胡濙為語　上始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見寵薦文恭預機務以自助五年籍松大水鄉民貸粟官室不與共焚其廬命文肅之又以謀反欲族其家賴大理寺卿薛瑄抗章力辯乃免七年順天鄉試子倫落第文大恚怒與陳循共訐奏試官二子俱賜為舉人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之疏曰陳循王文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為國家持正詆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　聖聽臣問宋范質為相從子昇求選作詩戒之韓億為相子維擢進士以父任執政不就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

貴胄寒畯進馮退沈方今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百八有奇中式者總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衆濫進之風如何可啓循文爭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逮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右清華密勿之地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 上是科道言以大臣宥置不問八年 宗帝不豫群臣復請立茂陵文曰今只請立東宮要知郭妃之意在誰於是人益疑之 英宗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貳迮鞫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於市後其子倫改名宗堯倚附汪直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訴雪父冤詔復其官得加太保謚敎愍

石匱書曰易儲宰相事也陳循王文不能出一語見諍猶謂其患得患失鄙夫之常耳至如梵

梵薦主隋北塞而不得入鋼南宮而不得出微

英廟天命有在燭影斧聲幾於不免矣循文死不蔽辜而余猶恨與于謙同刑少保其不瞑哉

石亨石彪列傳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侄彪髯亦過臍其儔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驚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其伯父嚴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胆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

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已已之變亨坐不援鹵與總兵楊洪並繫獄鹵至京城下景帝以于謙言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鹵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鹵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鹵潰追及清風店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鹵人以為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沙漠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煮太子入師統京營兵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諸子侄竝陞千戶當此之時于謙為本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倚鹵人稱亨曰爺稱彪曰王也　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　帝委頓出與張軏張輗陰約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

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群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　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　上殺之　上即日論奪門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游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恣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競石

氏之門亨大納其賄賂入白　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　上輒得罪　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彡敬進　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臣所謀迎　陛下皆與議　上立擢為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弘有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為請以為尚書　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不可者乃再遷

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為橫暴也而內故不相能會　上使亨搗鹵延綏御史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　上頷之亨從延綏還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何可不結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　上陽辭解兵柄以動　上哀憐　上為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二十五以下者悉外調會以天變已亨曰於　上前言事　上悉可其奏人懽百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事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臣寄籍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轄五軍營軍物故老疾諸營當遂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遠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　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亦何可八九矣又亦何可四五又亦

何可二三耳於是令閣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
處後非有詔母內也　上使工部為亨造宅工
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仍曰　上登翔鳳樓恭
順侯瑾撫寧侯永侍　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
瑾曰必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
孰敢然　上顧太監裴當曰而閻之入乃不敢
言石亨二生子彌月　上召見孚其頂曰虎兒
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

鎖定侯蓋諷云彪以業亨功一再遷為後軍右
都督天順元年以游擊將軍出鎮大同遇虜磨
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王搴其旗戕衣
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　上封為定遠
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復使彪往
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
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首
鬼力赤平章生禽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

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提聞
召彪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尚慮慮
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陰諭於詡矣彪在大同既
誣陷都御史牟富復數悔其總兵總兵因彪嘗
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
疑彪屢有功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弒等
五十餘人詣闕下乞留為鎮守　上覺其詐會
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王爺云　上益疑
之下彪獄使鞫弒等果然彪所使　上下諭文
武官從此無得交通往來遺左僉都御史王儉
與錦衣指揮梁璟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諫
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予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
十餘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梁
與指揮門逵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兢言鞫彪
獄得其繡蟒龍衣遠式寢邨亨私遺義男後衛
同知瑄出居庸市木兵部召瑄不得向亨索亨

佯不知臣今直使人自大同減至彪弟慶救自
居庸抵大同擅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
恭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贈歲祿彪言
王臣與父亨為王請王長跽謝彪因索王伎奉
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脊囊等物
彪還京師隱以王遺其長子攜酒造餞王亦衛
軍一女美彪強汚之取至其家十日軍人匿告
彪繫之獄竟庾死于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

上命亨閒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逯杲上章言
忠國公怨望益苦其姪孫進士俊詐稱病得輕
言作為民後日與亨造怨謗為妖言曰土木掌
兵權亨有所愛都督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
適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火亨富無賴二十餘
輩專伺朝廷觀其心鞅鞅且不軌　上曰朕念
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
錦衣衛其執而迂鞫之遂命至私亨彪家及其莊

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奸臣致書諸王使知
亨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
首梟示疏其罪榜告天下　上命完尸瘞之彪
與後皆棄市始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張
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
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垤
當論功通曰我寧不往敢欺君邪且吾亦甚負辛
辭亨

石亨一不彪列傳

石亨一不彪列傳　八

石亨一不彪列傳　卷　八

石亨一不彪列傳　八

石亨一不彪列傳　八

石亨一不彪列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六

姚夔崔恭 葉盛 黃紘 高明 列傳

姚夔浙之桐廬人正統壬戌以禮部第一人擢吏科給事中土木之變諸大臣欲勤進郕王廷議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何必更詢小官事遂定鹵大舉逼京師議戰議和言人人殊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止宜嬰城固守請使人繇間道來宣府遼東總兵

官各選精銳入援內外夾擊之圍遁去尋陞
禮部侍郎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
出集東閣夔草疏首署其名請復立沂王為太
子以安人心以奠宗社會奪門變作不果上
英宗復辟石亨憾夔不附己調夔南京禮部
英宗素知夔且閒復儲之議驛召至京轉左侍
郎永樂調吏部有真定守以賄敗亨挾勢囑復
其官夔擲筆大言曰真定安得千我銓政夔寧不

侍郎敢枉法耶事竟止陞禮部尚書　憲宗踐
阼命侍經筵凡講籍卓學諸大典皆夔綜理其
事嘗率群臣上言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
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忘於宴安
肆於佚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宮爵無濫
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出入有防游幸有
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無忘政務　上嘉
其言朝鮮進海東青夔言祈攻事宜詔自今非

常之貢物不得進以示不豪奪物之意戊子天
變上疏請罷西山建塔作囬阿叱哩留心經筵
躬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一遵祖宗
舊規以囬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
卜塋有異議下禮部裴曰合塋祔廟是正禮亦
是大典敢少有參錯以貽譏萬世幸百官八文
武殿門哭諫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晉吏部
尚書銓部舊例僅選字令以下官職藩臬臺省
不之與裴王乃悉委之連擧臺省藩臬十數人
咸稱職輿論服其公明辛卯冬彗出軒轅裴上
疏反覆諷諫南方大雨水溢裴疏言自古禍亂
嘗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母謂天道妳息有象無
應勿加修省　上是其言裴有疾屢乞歸不許
卒裴立朝三十年丰骨偉岸政迹大體尤留意
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遇大事輒正色昌
言人皆悅服識者謂裴可謂不事如周勃善應

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擢少保謚文敏

崔恭直隸人以進士除戶部主事督延綏遷儲陞郎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二庫例歲入清海布數萬匹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清海餘並出為兵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餘家登萊大旱蝗恭遣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火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戶勉粮民得全活北鹵入寇逼京城

恭括所屬獲兵雜民壯為什伍入援京師是歲以撫議城臨清激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之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遣中其會人服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揚今之崔揚謂揚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陋規及和市蠻侵武岡恭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效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二旦八夕下令流民願附

籍者聽百日俟秋成遣歸農遂定未幾遷江西左布政所携篋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此至閱理問獄囚無病死釋陌盜良民活者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始見陳天倫同氣之義王為改容二府錄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為之任一歲之勞百有九年之佚至今行之天順戊寅改左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愷

素無賴利刓籍所遺田產自冒為軍御史信之迫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恭二為覈其寃事遂白潘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漂溺費省力成民以永賴庚辰召為左侍郎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懲勸簿以録天下人材賢者必言於冢宰王忠肅用之否必指其寔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煮勅恭贊機

務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二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為人開爽光霽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尋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

葉盛崑山人正統中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之變盛請治驕將揚俊扈從失律然後總兵選將以復京師雖一日三疏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冗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訖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疏九八上深中事宜京師退陛都給事中監守城兵時北京亏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時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营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京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朝議韙之時景泰嗣立狃舊習言路弗

峯盛與都給事中林聰發憤感時無所忌諱一時士大夫奮發矯厲皆自盛聰倡之君一年間帝在宮中划船射魚為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何觀彈劾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不宜在位復言北虜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絕其往來忤旨下六科十三道看議都給事中毛玉屬奏草言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見而請更之不可走詣盛盛亟詣科索觀玉曰上趣急觀恐緩固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北虜之說誠煞疎也顧寔繇指斥冢宰至此且其辭連攏奸坐益激怒中貴人耳草嘗更玉曰上怒甚不可更也盛再請玉因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憾吏部為此冢宰意諸御史亦以此意屬草矣玉固不具耳盛曰君雖不具與其等也何舍人雖忤旨二尤令我書肯議

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之小人也劉瑾之死天下尚為口實況吾儕乎且吾儕方言路寧不自為謀王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尾恭劾語衆稱善退而草腹所具王竟不更奏入下靚錦衣衛杖訊謫九溪衛經歷而靚去無害

英宗迈駕有上匿名書請　景帝為河南之避者盛輒封進再一年遷山西右參政督粮宣府都御史李秉言盛知兵更有意謀　上令協贊

獨石諸城軍所築城八置堡七百鳩緝監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賊猺蠻在處猺獞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賊之流劫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東鹽商計鹽入粟為邊餉公私大利廣西進士張某歸省盛稍疎薄其人張迺朝言彪圖大藤

峽久無功聞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給者盛為彪章奏報捷丘濬遂言盛於朝且語李賢葉與中朝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日錦衣指揮吕貴湯胤勣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曰倘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撫然曰與中朝我詩文乃為入閣地邪及朝命召還使歸雍代盛賢草雍勅曰毋令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修復宮牛

宮田之法墾土積粮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廢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設阜成九初年也三年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歿矣六年歲內大飢命巡視真保二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飢民卹冤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畧既歸轉左侍郎盛雅志勳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文正之為人前堂內寢皆設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以部事多所贊

政體大者即非所部亦藉其商決久之卒官下賜謚曰文莊盛始為賢所抑世人皆以識賢而盛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為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謗而所錄召還寖禎傾之盛錄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議盛晚節之進賢之譽

黃紱封丘人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右京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磊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即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為移阻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頃入嘗奪民廬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廬場歸民歷四川參政會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紱曰即有冤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西寺西寺紱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

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詞牒即塗醋塁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即盡得其奸狀蓋西寺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橐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隱害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粮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貪墨吏聞風解印綬去又嘗奏閉建昌

礦遷湖廣左布政使妖僧繼曉至紱曰繼曉以妖術不離　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寔逸賊搬武昌守舘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恭將郭鏞等擒褒奸張綱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嘆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右為巡撫健兒班凍

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被歎入之感泣願出死力為黃都堂一戰已為戶部尚書威稜戡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後變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高明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為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征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桑田忽變為滄海取常額以責民償民無死所矣天順元年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庚死聲益振一日臺囚五十餘人刼獄走衆相顧駭愕明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賊囚俱得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寔出明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寃深素重明從容言累年彈文矣章

皆高明出手卒不以細故為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為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任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右丞　憲宗莅阼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肅清時遙雨為災明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四裔皆有陰盛陽衰之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大用朝論韙之揚州鹽寇作亂守兵失利勅明督捕明造巨艦名寧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戮九百餘人又立江置邏堡高山凹候賊出沒賊踪跡不得逞江淮間稍靖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閔不可解明撫卒令不譴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戮南京諸曹不職者十餘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又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二三疏請終養許之成化二年上杭盜起即家賜明勅便宜

討賊明力疾上道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
服乃遣兵搗其巢誅首惡餘悉宥之海濱以矯
令募亡命為不規明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
之既又招上抗毅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
疾作上疏乞骸不俟報納符於云嘗曰孔幾三
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
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徼四宜退徽伸
成功五宜退自稱五宜石士歸貴溪山築蚤間
亭遂遂其中尋卒

石匱書曰姚夔在　英廟時便露圭角歷事一
朝始究其用非所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邪崔
恭葉盛磊磊落落有大夫之槩而黃紱以鯁直
崖異疏附一時高明慷慨任事直不見容乞身
蚤退五君子者光明偉岸其在出處隱顯間亦
可槩見矣松柏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垤理
使然亦何足多惜也哉

石刻書卷第一百七

王紘項忌歸雍閻魯朱英列傳

王紘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為福州衛百戶坐事戍河西遂為河州人父儁自以生長西陲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慨然以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紘與同官灑泣首彈王振罪狀時郕王攝朝群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則皆前跽不起大慟哭請速

斷錦衣指揮馬順厲聲叱衆去玹憤起立踞中走捽順髮嚙順面罵曰攉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再邪遂與衆共擊之順立死王起入玹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二閣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順之群臣迓舍內使喧傳召首事者入則作危語曰王召首事者入將按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玹亦驚訣其妻若子曰平生不能綵毫絕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為王玹妻所遺幼稚宜惠無人收養邪遂與同官俱入既入玉無他特為中官寬之耳是時玹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為嘆息郕王即皇帝位虜擁　英宗駕北師玹以于謙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雖老將弗如也虜至出奇兵擊之虜敗走逐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頃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

巡撫江北諸處時徐淮大浸民飢死者相枕藉
玹大發官倉歛富人粟舟過河岸下者令如意
出米粥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諸倉皆空獨
廣運倉尚有積滯玹欲發主者難之玹曰民惟
邦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為盜留俗京師
尚是緩着尔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尔治尔召
盜罪然後自請死玹詞既懇主者素憚其威許
之所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流寓安
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 帝得[illegible]奏驚問柰
何無飢死我民又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玹眼飢
民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
驚者贖之病者處之空庾為之暨死者棺葬之
晝夜殫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心
感盡有迷玹行事作採灾録以傳者既入覲特
陞左副都御史治淮陽如故 上皇復辟石亨
張軏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參政軏復言

上擊殺馬順事　上逮竑罷為民編管江夏子孫永不敘官半歲　上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奏章見竑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為朕也下詔曰王竑故首犯闕法當死朕生之遣為民今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卤孛來寇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竑為左副都御史與兵部侍郎白圭俱參軍務竑與宗擊敗卤紅崖子川班師入見　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竑復往然之既至老弱丁壯連屬見竑三日不絕成化元年科道官交薦王竑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遂以竑為兵部尚書時兩廣峒猺大肆劫掠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雍罪不當用乃竑獨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北虜在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

境及四川陽德人趙驛作亂邊報日至玹居中調度皆中機宜而兩廣功尤偉一日上書言邊事兩日不報遂疏乞歸三年十三遣御史交薦起吏部以聞內批王玹推病避難不體朝廷陞用意既去胡再用其就令致仕玹在官屢三十餘年而功澤聲名在天下孙號其庵為蕙既歸改休庵居之課僮僕耕種絕口不談時事在村下二十三年始卒正德間謚莊敎

頊忠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高外郎扈上北征陷鹵禿堅子留忠牧馬於沙塲忠胡服挾所牧二良馬間道走望丰而南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步走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上至半飢憊且行且仆倚石獻欷忽見松下有物堪道於路視之乃肉腊忠啖肉飲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晝匿夜走凡七日夜始逮宣府御史張昊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

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數百而忠不知也時都御史羅亨信來視忠令人拔之竟日乃盡卧月餘始能步歸復為郎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兆岷生蠻作亂忠撫降其衆成化元年鹵犯延綏忠同寧遠伯擊之逋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鹵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勅忠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忠即陣斬指揮以狗陣始定賊相持百日忠隨二平章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揚虎貍者被我禽忠命斬之虎貍伏地乞宥死自効忠許之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為虎貍所誘禽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忠因四事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忠鬼胃矢石弗為縮嘗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効死矣召還協理院事馬文升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

抵本滿四未平朝夜泡三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中丞舉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親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日冠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何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遁入山李翫子者剽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復勑忠往討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皆留撫治進左都御史八年又討平野王剽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忠處置得宜二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黃殺致千天和交章論奏故忠辨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憤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恭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

籍逐還鄉至謂法殺慘酷甚於商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辨何繇自明竊惟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禽李翫子王洪燃燼再起遠近荼毒王奉命勦捕僅俘百餘詔京督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糜異不知前巡撫楊璿恭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財黨不忍溢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元化縣陳長子籍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鬬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近山州縣則固仍其籍附而未嘗遣也臣始以嘯聚揭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繫死者寔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商狄而致彗出

亭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
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
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録
加功少報多敢曰無獎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
又加恭駁矣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莅
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
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泛賞則往擒劉千斤當
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益亦少思乎今臣已
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
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人四省境內帖然
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
干靖反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寔昔馬援征南
家薏苡之謗鄭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
見録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
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嘉其功温旨慰留
十年代王槩為刑部尚書十一年為兵部尚書

代白圭忠以職方最屬要樞即調劇大夏陸容為郎時有錦衣百戶常瑛者助直為虐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上赫然震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泣訴為內臣黃賜陳祖生所中傷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迎以迎上意故 上復令直炤舊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忠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居家二十六年

辛曛太子太保謚襄毅

歸雍長州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徙京師占籍宛平雍年二十一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擊斷氣直陂諸御史上次事御史之六部點爾入揖部尚書具茶退雍點茶吏部唱名堂上曰吏部尚書王直二趨前唯以此重之 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摘治墨吏五十七人瀕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

旨撤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要質安知不改背曷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知雍畧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即楊亨討平之民吏奏留一歲遷廣東按察副使為陳省所知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王為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按江西年未三十也而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為格居一年起大理寺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成年丁母憂歸奪情居一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校訓練士伍時二出己意防守經畫戎政大修七年召還議事上壯其貌陞兵部侍郎　憲宗即位典銓局丞言王綸下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參政廣

西亟賊擾大藤峽為歲已久顧時二出劾諸縣而已天順末夜入梧州城執副使壽殺訓導瑤致仕布政欽更流劾廣東界越至江西轉入湖廣二東巡按御史王朝遠請選擇謀勇將帥及武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將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即改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宜行事是為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趨廣西入全州亞道發備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沿桂林與勇埔計曰修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調永順保靖及兩江士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秉勝入峽分十五萬二千人為左右二軍以隸十三將軍分道擊之砍關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燬山賊遁入桂林

橫石寺塘九層樓獻扼攖險雍麾死士斧山開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為二年七月其冬偽降蠻八侯鄭昂王牛紀復叛夜攻潯江不利進入潯南扣北流容縣雍復使弟指揮僉事通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俘鄭昂牛紀斬之并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求雷廉高肇諸寇次第削平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因請改割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酋請移置勒馬獻僚碧灘三巡簡司游徼峽上不請置藤縣五屯千戶所使蠻人慶故協力慝軍者為之假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為憲職使專守梧潯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諸縣從之輔勇召還尋有賊數十人詐為民逆雍車曰不幸逼脫有年

矣大軍壓境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掠之人藏(厦)刀盡殺焉(乎)其途招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提俘入雍子斬數人擢其肝胆立嚼其心腦軍中時三飲酒鑽骰子四面皆紅大呼滿采以鼓軍士之氣久之上言二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請加設兩巡撫上命副都御史陳瀛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亦罷設獨雍服中為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典應機決策智勇並詹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刃意氣自若武功伯有貞者雍同邑人其從金齒赦歸夜覩乾象將星在吳意已當之時三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曰豎子能將吾已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悉聽鈐束其絕押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貴)各中人君聞雍因年節射

柳斬其頭竿之鎮守內官沁忌雍彈壓嗾人上書誣雍即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辛謐襄發劉鳳續吳錄歸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發戮太過歸時卧病群魅恍惚不獲令終或云其妻憾之赴池水辛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在京文職兵部言歸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策寔為過之知縣陶魯所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勳寔與先尚書王翱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魯翱之後皆襲錦衣雍子孫魯無延賞請比翱例不報

陶魯鬱林人父成起家鄉薦授交阯屬縣典史為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陛本司副使為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衆來風時月須布一令收海海淳中賊艤舟躍

岸盡被剌伏兵四分截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十三年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為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任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留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兵推成二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寓未受降戍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縗束荊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不支遂遇害事聞遣官諭祭贈恭政官其子魯為新會縣丞魯年二十一而智計敏健新會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乎曰學矣不知先子死魯當門又為吏

學殖落已甲注下直曰為子師可乎曰幸甚遂拜重為弟子重曰與君約每晨後堂授經出治丞何如魯拜曰幸甚魯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已奇君才今敏學如是異日當為國名臣僕雖叨科甲萬不及也會大藤峽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跽白事憒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

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叢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將死龐統廢邑事後乃為

蜀名臣公安侯彙魯使行畢技當憑縛諸醜以
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
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
擇雍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舉百鈞矢
射二百步百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
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二數日
足魯乃別將日撿練陣法推牛酒犒其若共之
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之
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
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魯重死代其
缺魯上官則進新魯之父老語之曰四境皆賊
氣吞吾城未非戰不可保城非致死不可戰非
爾父兄率子弟子弟不可致死非教不可妄致于弟
死乃擇子弟之才勇者日訓練之號為敢勇軍
環郭為輔城溝之施蒺藜渠答燎析晨夜桴鼓
如雷城西北當賊衝而三之長當險為長堵有

邏有堺首犀履救縣署後為池作亭其中不設徒杠用舟涉人每靜夜召敢勇軍中有謀畧者三數人立池畔渡一人與謀出之復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己謀出三數人亦敢勇軍既北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計謀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慟哭誓士士感激爭奮無有敗衂隣近縣亦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縣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司僉事若副使若潮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悉皆奉璽書薦廣東按察司副使薦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為三廣公魯自其為丞至布政使平龍乃後亡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擄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為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祛賊讎魯搖掠魯廬墓

殺其族黨訖往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為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輓餽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戎張凝曰戎守賊不能測其來西向與其兵數魯撤裨將追兵置撤而曰某封杀日某時發撤乃知兵所向當羽輕舟游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厠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馘軍四千五年視麾三如家人父子厚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為死至其擣巢王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敘而已每平賊置屯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為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崖門時二浩陳獻章請益謚其為丞時嗜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為文章無所踰兵治民也如其治兵慮

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二得報共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為功兵退未離賊巢賊已擄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鬱林皆有祠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於朝亦賜祠祀魯於新會縣朱英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埜深器之曰吾衰老成凋謝所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摽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宇要地毋令閩寇時勦寇大將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擒諭脇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諜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斬明松等於市脅驚遁賊平還京英給事中林聰劾景

帝外戚家都督仝父中官增廣二人景帝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母動 帝召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八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益惑益芸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嗾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宮彼音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參議過家省母閱英歸橐惟賜金十兩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以十年為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 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盡亦言上吾能證君英恥於自陳既歸兩廣都御史葉

盛屬英督察勦賊恭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蕭
橫閒誣民為賊黨欲殲之英馳赴信壘凡所俘
獲審寔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會盛使至
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諄抶全
活六千萬數遷本司右參政丁內艱居廬疏食
服闋改陝西參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
二年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閣愈用其均徭
法而省便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
命總督兩廣兩廣自歸雍大征之後民猶窮窘
英至以守為攻揭榜撫諭許為編戶約餘將士
無得恫張於是荔波馬平蒼梧陽朔諸縣采阻
猺僮引類請降事聞賜勅褒諭陞左都御史初
歸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顧為人恢濶贍遺賓
客軍前取資無算其自尊嚴擬王公竟坐驕侈
生謗代者吳琛歛然謙抑有所饋遺終至金帛
輒辭不受至英益為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

蒼頭隨侍而已有時重書旌幣英受藏重貯幣於庫自言吾出莊宮苟得為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叢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也然其颺舉犀發使盜賊不敢跡之鄰至勦絕不能如雍強弱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以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太監總兵宮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為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弟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兩廣夸民襍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宮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

撫猺獞逋逃復業之人為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千五萬科復田糧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靖安臣方欲以英等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去恐諸夸輕視反側復生兵備一廢難以再舉　上乃命英姓為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真英曰伊尹伐亂勾任天下況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不任吾政惡之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陳八事時青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竭身往詣公所力求必行亡何病疽侍郎何喬新賑飢哥陽遣遣使奏事英寄喬新手書民飢盜起公當為念也時已潰甚筆半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端方儉約事　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為矯

亢夷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間

石匱書曰國家以武事責文臣任極重而其報功極輕于忠肅再造功不得一伯爵而王文成侯于侯奪利其印至嘉靖而始定焉余觀成化間以武功顯者王竑之於城陶魯朱英之兩廣猶可以鎖鑰言至項忠韓雍其平蠻功皆出趙輔劉聚上而論功者止進一階蔭一子鎮撫而已何以服人心何以示後世哉故使王驥王越輩而不託身要路則斬將搴旗之功適足以供科道一紙彈文已耳昔人謂秦始皇之於功臣封之不足多假罪名以殺之者拙哉其不蚤設祠道宮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八

商輅彭時列傳

商輅浙淳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後十年正統乙丑會試次年殿試皆第一上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土木之變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陞侍讀時北虜大入京師戒嚴輅力請郕王踐祚以安人心虜至城下輅檄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首偽

為嘉寧輒誘擒也先書囚得榜與書自相疑遁

景泰元年陞翰林院學士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見　上涕泣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諫得寢且罪盧忠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輕議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鍾同章綸請復儲景帝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詆竟得免七年褒

宇通志成擬兵部尚書為王文所抑仍侍郎兼太常寺卿而已　景帝不豫輅入朝徧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上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寔正月十七日也　英宗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正要用爾但用心且議改元草詔頒勅石

亨容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
款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誣輅欲
附致于火保刑（案太）監興安為輅和解而　上愈
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
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
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
元常與姚夔効力東宮最久而忌者中之竟不
復召　憲宗即位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原
官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
詆輅乃求退　上欲加罪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程倫今復自蹈其轍如公論
何　上乃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部尚書
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
為家莊則何取十年改戶部尚書一日召見議
及郕王監國輅靦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
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十一年

皇子薨　憲宗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同高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頻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情慰外人之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哀李宸妃故事

殯殮悉如禮十三年內宮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直十罪并指群小帝瑛三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望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何關係天下命太監懷恩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誅請旨收問直敢擅扶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改

易此人不黜國家事政未可知也懷恩問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緎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揚榮會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請老加少保馳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馬鈞陽曰戊朝賢相商文毅第一揚文貞李文達皆不及也子良臣為翰林院侍講

彭時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潛心好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二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傳臚次日詣闕謝時朝衣侯旦隨班失期糾儀御史奏着錦衣衛拿以胡濙奏得免明年　帝北狩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晚進朝宁推重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許之服除遷春坊學士　英宗復辟召見文華殿

今近擢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　上曰政是方剏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　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　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之為賢謀賢服時直諒焉　上皇太后尊號時謂督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　上復降方赦一年再赦不其濫乎時曰優老為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與詔旨正相稱賢稱善聞　上悅門達因軋賢於　上云行罷賢回貴出語時之愕然為力辯上曰默如故　上嘗使太監牛玉視時病入言其君汙陋　上欲為新會　上疾不果及　上大漸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獨兩泣不止玉復命　上亦為隕涕　憲宗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　憲宗議上兩宮

徽號 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並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喋獨李賢閒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太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本心詘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大禮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高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朝京 上慰勞之 總裁 英宗寔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李賢辛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 一猶豫不決群臣共請時從中主之辛從時言其私 憲皇 一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男者恩未逮當正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祥其言指切萬貴妃乎涼士逆滿四反恭將劉清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救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宮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

聞王忠出退保石城山王忠至下令圍石城山
毋戰副將毛忠遠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
兵部尚書程信奏再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
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遽止第詰
令兵齎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矣再乞勅永星
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
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以却如曩時兵宜往今
入自保此坐斃也信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拘如者或為時危
曰止軍不發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如賊
決可平其急請援如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
滿曰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
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氣相乘變為癘疫
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
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
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此者官府買辦過

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掊剋之禁　上是之復言景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旨母令近習假借日御殿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　上然之八年歲內旱災條陳時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潘邸之舊　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緣寔為不爽近聞故人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為皇庄居者懼於騷擾不已非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庄名之為皇乞令戶部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塞內湖濼數多皆為勢家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　上悉施行第皇庄不動

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乞歸不許時為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飯食不聞匕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即宴客亦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大故不在公二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事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於位贈太師賜謚文憲

石匱書曰宰相之欲免於伴食亦易之也凡軍國大典能斡旋一二事焉則後世之賢士大夫稱之不少衰如商文毅之諫易儲撤西廠復景泰位號彭文憲之追尊兩宮祔葬錢后顓江項忠寧鯨逆鱗期之勿奉彼但知所重有在不惜犯顏以與天子爭勝而孰知其身後之名亦即借此以立哉

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切中時弊以是知名已已之變定之為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夸狄之禍未有甚今日者如晉愍懷之隕匈奴宗徽欽之隕女直皆因邊塞小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撓遷無所未有若今日全天下數十萬衆奉　上皇漠外委以與虜者也至於晉宗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棄故都女一偶然尚能奮既衰之勢勵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衽而不入梓宮帝后講和而來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先棄勝直抵京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圍急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為但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材明賞罰而卑修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托為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

勝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抹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冒做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六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捄又鹵騎奔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瀹而進鞾甘忠破金酋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斧之遲緩趙趄也臣觀紫荊居庸皆關名為關塞實則坦途鹵騎北來若風驅霧塞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踈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遏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揄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比今日事也亦古人之已事也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古可師也若夫奉

使之臣往時充以譯人馭夫招募起戎職此之故今後正使宜用文武賢臣介紹之選以令通敏之士昔漢文帝屈趙陀遣陸賈宋仁宗結契丹使富弼伸威修德鮮有敗事此亦古人事也何以謂降胡宜散也志有之匪我族類其必心異往歲降胡留京師授官職給全俸昨者戍衛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向釁隙寇掠京畿今宜遷徙厥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自婚媾變其衣服從我襟裾為兵則鉞在我兵為民則錯在我民被我政教從我風俗如此則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　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綏武衛國也向者兵受布粟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

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為商執技為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日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掄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者小則降級大則誅斥何所不可若夫孚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勤之所糾彈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贓者宜連之罪夫

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奇狄外侵不足為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敗綱屠狗被褐捆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頎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選將漢

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銜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功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為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自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摧頤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恥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攬尊擁親萬幾人主事也百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請退御便殿使近臣侍側大臣前奏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永示勸懲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此亦前代故事祖宗成法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政也益以熟而

察臣也益以明若仍前以本章奏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獨任成亂生奸故夫知仁勇人主之德也知察枉直仁覆群生勇收威柄宋司馬光以仁明武告君即此義也若夫五經諸史至博也流覽多識儒生猶或難之臣謂經莫要尚書春秋史莫正通鑑綱目而當善惡蕪觀焉今也儒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隙阱閉目不視恐魚內之有餒腐擁鼻不嗔其不至誤食而嘔穢行而跲也幾希矣夫惟善惡蕪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趣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掄柄定矣此在陛下說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

書奏　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不切中　英宗復辟以右庶子兼侍講改通政司右參議兼官如故成化二年入內閣參預機務會久旱上言四事一言　皇上天也中宮正后地也今久旱風霾二氣不和易天地之心正后及妃嬪進見先後悉循其序故重戒如此　皇上宜體天地之心俾嗣續蕃昌宗社永固二言祖宗仁愛子孫至無窮也是以　英宗皇帝出建庶人等配偶生聚蓋善繼善述之大者今郕王妃女已及笄矣宜命禮部為之婚配此為體祖宗之心亦和陰陽致雨澤之理也三言尹傳告商嗣王必法成湯旦奭告周嗣王必法文武我　太祖皇帝德業隆盛臣願　皇上取其御製諸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間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

武之意四言帝王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一下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增日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留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劉翊青州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

人相曰是兒面有丞字文後必為相初赴鄉試道經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翊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八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宮　憲宗踐阼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以修　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八年丁母艱歸廬墓三年鄉人號其里曰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

左侍郎仍直經筵日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
學士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明年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十四年加太子少
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修文華大訓成加
太子太保翊聖宏秀儒望如神儼為人剛直英
邁秉心不疑其在吏部不狥私情亦不為苛細
矯激之行及為內閣左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
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得翊於 上前排解
李孜省左道惑衆瑠密所言之顧與萬安同事
時二對客輒罵安負國無恥為安所銜一日太
監譚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 上
手封啓視則八訐翊陰事謂翊嗜酒貪財好色
與太監某認親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為謀
復爵等語并及其二子罪狀安佯驚曰此匿名
文書也 上胡不火而以付臣翊與安等同出
入朝扉事屬昧何從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

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 上已詳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為計明且無及安曰翊親老侯其親字制去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昌曰上意如此可即語劉詰旦翊奏書求退顧不及養親 上怒命昌再出問安曰翊欲去久矣此疏蓋預撰考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 上意解特允之翊又奏臣子鋭為中書舍人方十歲銛吏部司務汶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翊而劈小亦見嫉忌或搆為飛語或假託邏卒詆優中之上前而翊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謚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翊素行孝友化孚鄉邦有旨立祠祀之賜額曰昭賢

石匱書曰劉文定高才亮節其疏不讓十漸十思而文和剛直勁正不作迂迴謂非光明磊落

之君子乎余至泰山疊障層巒但有崖岸而絕無巖穴虎豹亦不能藏其身況狐狸貙貉乎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

張寧鄒智列傳

張寧浙江海鹽人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試禮部考官奇其文擬寘第一不遂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奇其才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持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云何丙子順天鄉試閣臣東

循王文以子不第歸咎考官寧奏元宰私其
失大臣體乞令罷黜聞者悚然　英宗復位因
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寧乞將各衙門秕政
悉行改革勸　上尤當嚴恭寅畏轉移冥漠曹
石忤奪門功竊弄威福寧奏劾無避聲焰戚戢
上嘆不可及稱為真丞事朝鮮仇殺毛憐衛郎
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問罪而難其人差官往
既行得遼東奏酋仇永勅諭追留取便進止

時次遼東寧拜勅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調
官軍肅陣直前既至等揚威德陳譬禍福酋臣
相視震愕謂朝廷有人　憲宗嗣位寧首勸進
經筵講大學衍義薦王竑李秉可當重任太監
覃包重寧遣人累邀相見尚書姚夔等咸勸行
寧不往他日以事會語一不及覃甚啣之成化
改元　皇太后壽辰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欽會
大臣收買揩香詣寺觀祈福寧奏　皇上孝誠

慰悦慈聖入臣但當和裏敬德以伸下情不
崇奉釋老辦香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
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獲罪遠謫寧
會六科申救大忤會兵部薦寧與岳正俱堪任
待郎都御史乃得旨知汀州府侍郎尹旻瞻之
而後刑罰興學校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民方
安之以疾致仕尚書李未侍郎葉盛黎淳並奏
起寧皆以疾辭工端毅公道郎城特造寧宅敦
勸之辛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跡不事干請海內
士大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寧
老無子取二妾可十七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
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居一楪不下者三十九
年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

鄒智四川合州人舉鄉試第一登甲榜選庶吉
士少貧燃樹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侍

王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
貴用事智詣謁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
里而彼人彼人貴用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
非望中兼而已將扣閽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
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體元居職也調元相功
也切見 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
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往往出自
內批若示小人倖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疑之
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 陛下之
厭薄矣及居仕任職唯恐不容小見若不能若不
敢 陛下既任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
一疑可成天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宣夏
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商簡痛改
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用之以故慶曆嘉
祐號爲太平臣願 陛下熟察忠邪辨明杜宦

凡茲輔臣孰疎孰夷簡孰衍孰琦孰仲淹孰弼
黜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之
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
也今也以軀體阿捂爲美以應對喋給爲賢以
簿書刑獄爲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
經群聚跡若鶩斯言則臣忠咎以歸主臣願罷
斥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劾或
令入閣參議或前對或私對或非時召對言有
可採次第施行召則優容亦勿加罪則天聽開
矣臣聞猛虎在山蔡蓼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以　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正人君
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
私巧讒中之　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
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鯁亮
林俊之剛方張吉之剔稚或削籍禑柄或置散

投荒上天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餘王恕之

蒲輪駕強珍之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亦
心協矣臣聞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
宗之舊也　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凡茲內閣
惟供後箋頗年以來邪徑日開上大權旁落
其于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
撫伶人賤工倚以稧作奇淫法王佛子倚以出
入宮禁鎮國永昌等字倚以結怨軍民其亡耳
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司空宮

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　陛
下股肱宰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
正矣而　陛下又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
秋考之經史會之身心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
天下之事孟舉矣智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鼎
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
賢退不肖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罵之其秋
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鼎等彈劾不得久立

於登極詔書挿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聞挾私言事遠者加罪一時物論翕然安亦尋悔之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挿入曰凡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弊之變有復上疏曰伏覩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如龍蛇入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切惟　陛下即位以來仍循隆官黜左道究浮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狂獸與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愚之思母乃陰未消陽未決　陛下事天猶未至與臣伏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寔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翕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

廷有闕而曰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
曰訪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寔
條具以聞　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興
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
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
始夫大衙門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
莫弊於小人長臣見以師寔怙無厭少傅七閣
無捋以保直奸無恥小人也此而不退上弊社

稷下弊蒼生即欲他弊之革不可得也臣願諷
之放之臣見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
王竑剛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
子也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
即欲他利之興不可得也臣願台之崇之然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
也臣又聞漢元帝任蕭望之周堪而制於恭顯
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間於源昇林甫仁宗

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競古今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惟　陛下鑒既往謹未來張英斷總大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爲法則子孫小人退天下治矣疏入不報君有間安見鄒輒語之曰近兩宮尊號詔書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之耳鄒即以其語及

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亦人臣禮疏入亦不報侯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鄒曰今鄒跪者旨邪抑太監曰旨乃跪曰疏留中還舍矣鄒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留中是皆若等陳壅若等盡在盍何姓名吾欲辛吾口諸閹稍稍引匿鄒撝然出亦何安與直免矣鄒文祥等相與誇詡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快吉使客唊御史魏璋曰君能

去爲可得美官璞遂日夜伺爲之本州知州劉
棨者抵爲書賄以金言梦公遇一老人騎牛隔
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提牛角引
之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駕牛象形朱國
姓也石子一文五色璞也公彈章其文采絳第
一也引大道公引君當道也爲自喜甚出棨書
遍示客其明年四川飢道官往賑吉人上疏言
所遣人不任請精選四使分四道擇之御史使

理荒四使之選如給事中宋琮陳瓊歸爲御史
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東思誠評事古寅考
滿知州劉棨理刑知縣劉福皆可用才御史則
湯爲宜爲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隆名言吉人抵
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下錦衣獄令自引黨人
以爲璘思誠棨福對璋唆御史壁等言璘福
思誠非人黨惟爲棨又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
智知州董傑數人是因掇拾爲棨所言梦誣以

誹謗劉吉擬旨逮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
智與湯鼎相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輟講大寒
暑或論午朝不宜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
或論風俗浮汎或論生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
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其它送刑部三堂妖
言斬鼎犯贓充軍入欺罔劇籍智與文祥浮躁
淺露議宮王恕訟棨曰切見鼎等不及死臣不
敢逆瀆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意者胡之
識古諸緯書之類是也劉棨書詞雖妄意在成
人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爲誹謗深計以爲妖言
天下至今非之臣恐　陛下以一劉棨上累
明之治今天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　上令姑
繫獄頃之當熱審刑部尚書何喬新復爲棨訟
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廣石城千戶所吏目智
發然就道衣結履穿親識餽送一無所受既而
月餘政具舉君四年暴病卒智爲懷詩有曰人

到白頭終是盡事重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
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肥
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慷慨忠愛溢於言表
石園書曰先輩有言我明翰林無文章然無
奏疏故歷朝之以奏疏名者多出之部屬詞林
及觀政進士成化之翰林四諫得鄒智而五而
張爭獨以青瑣侍從骨鯁於其間人故不可以
地阨乎獨恨憲廟以後言官多如蚊虻噆膚之
嗥刺亦如之乃兩不數年而竟覆邦國則古之
伏禹秋蟬又夫必非社稷之福矣悲夫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一

何喬新彭韶陳選張元禎列傳 附項麟王琦朱瑄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子少讀書病陳子拄續長編曹郴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致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為非是識者譏之景泰甲戌成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闔嶽為文淵門人寓金帛為壽新却之嶽曰吾壽吾

師非贈君也曰子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使還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景帝立太子六淵草詔有天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句文淵自喜為人誦之 英宗復辟六淵虞禍自經死有愛妾覇州人皆子令之嫁不肯卻人揑稿者亦六淵門人為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諸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父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覇州妾剖十指為喬新訟寃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紘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往不竟獄並釋歸覇州妾謂諸子曰諸郎不能節那今日非我諸郎斃矣諸子乃羅拜覇州妾階下尊稱之曰覇州夫人喬新既解獄遷本司郎中職司錦衣官校有犯者不少貸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漸冠千餘人盜採壽寧等縣銀

礦所過剽掠喬新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豪暴橫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二十年喬新設方略生致其父子福清薛氏所居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喬新盡掩獲其渠黨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於浦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徭賦喬新白都御史即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合貸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都御史原傑招籲至南陽引以自劾先是都御史項忠驅逐流民過境民聞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西入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覲京師

儻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再陞巡撫山西都御史山西連歲旱飢喬新賑救一如

河南治鹵至督將士伏兵灰溝營斬獲甚衆奉
敕理獄末減為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　憲
宗覽而嘉之召為刑部右侍郎鹵簿小王子寇
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
請奉敕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衍要鹵
遁去山西復大飢　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
二處潞沁汾遼與岢嵐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
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戶部勘實守巡官以
督促邊儲為重但勘平澤二處全災餘俱云半
喬新言西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脊更奪其食
寧有活理悉奏豁之復請轉移勸發得銀數萬
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壅穴儘飢
民疏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
四萬播州宣慰使楊愛不睦其庶兄友交奏愛
有異謀　上命喬新即訊因愛以待命喬新言
楊氏有播五百餘年群裔所戴一旦因讐之恐

驟見其首長窘辱皆驚動為變乞釋使聽理因還奏愛實不友恃父宿嬖圖奪其官請遠處之他卻以離其怨播喬遂安　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名入為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還中官所占據沿江蘆州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請除去錦衣逮捕齎駕帖符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遏矯誣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

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所親定事例諸條　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歟文深奧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舞害意臣按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若子孫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矣又復何得云誣告良以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憎

前妻子者有愛少而憎長者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失一言且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輒坐絞罪云是親告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虛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疋毆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鬬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並追埋葬銀十兩若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勿論又按近例有司問刑官有因腦箠穴棍烙鉄鞭刃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降雜職或廢為民蓋懲殘戒忍之意近見因公考訊依法決打邂逅致死者縶坐酷罰不無涉苛臣按大明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威逼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人財貨有則見愚弱

而恐之有則因甲賤而眥之有則其人懾怯至自殺然愚夫愚婦卒然變色或緣口舌或偶醉罵本無威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往問擬前罪雖其律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蓋銀至淹禁逕月甚者鬻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臣按大明律編發邊遠充軍北人戍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而近者徒耶實塞云可使也田禦鹵不問南北多發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斬絞罪饒死乃出徙亡至則逃竄為惡如舊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省戒況其中又有戍身族類曉邊情習胡語者有如漢之衛律宋之張元亡入其中為彼謀主此亦不可不鑑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

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漢書曰衷者中也不
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都察院大理寺
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
素不為喬新所重悉格不行即魏紳者喬新曹
鼐喬新素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劉魯覬得喬
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
新得其金錢為行賄吉私中官下諸根連人錦
衣獄或勸喬新曰趨已則自文慰人則

涉訐吾有鮮卬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
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并求卹雪悉寢不行其
後魯為仇家曜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為喬新
博學考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録卷軸至三萬餘
多自較讎箋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交
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為子弟年七十餘病
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歷仕中外始終全
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

不嬰心著書立言老不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為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敘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忽士類咨嗟林俊為之請謚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誣枉邪將聖意別有所存正如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劉介老而弥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歛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士官

楊愛夙忿公道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文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掩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盡滌前染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繇疑誅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當誣奏歐陽修矣胡竑輩當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安者亦陛

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
知縣張潔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
監十二年賜謚文肅喬新有孫源萬曆初為刑
部右侍郎亦有清節壽舉鄉試第一銓安慶府
推官上官三日更白當伏謁監司壽蘁蹙曰非
吾所敢即棄官去
彭韶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時張岐
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蹴僉都御史韶疏岐不可

用乞召竝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
事中毛弘論救得釋尋進郎中分蒞廣東司七
隸藩臬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沮格屹然不
撓外戚宻昌賜額奪民田勅韶即按頃畝韶至
真定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田昔田之令馮
驩收責於薛驩頗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
宗以來許民開種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
農往年歸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 先皇聖

明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彧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復訛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　陛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　上怒曰周太右弟尚不得請敢再請邪

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十一年進按察使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遣戶昇芽進象沿途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刑拷掠鞭擊驛馬多死大索民間猪羊祭河韶言錢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金燈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遣之徒孤假鳥攫臣願　陛下恭己勤儉綏遠幾甸將前物罷去嚴勅內外臣工敦素守法撫安庶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劾鎮守太監顧恒劾市舶太監韋眷又劾珠池監承黃福又劾太監梁芳弟錦衣衛鎮撫梁海芳見疏大怒在　上旁言韶事亡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益無忌憚　上璧

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謂去廣父老泣送河下有追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書卢旻屢薦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臣言更新曰始成功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如此盛矣過者歲暮之旦星變兩見歲暮功終正旦新始吾始始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法守成化之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年未閒鎮守內臣貢獻萬貴心位下或如中宮　上又寵倖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坪安正家之禮未終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數漸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求滛請從安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之初禁止天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公差爭求珍

異充貢茲又令獻衣物悉如天頊三年以前例
夫其名充貢奉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頓
私室被恩公家歸怒收持僉之德未終也成化
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慎矣近年公卿
輔臣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
又其致仕濫予恩沿收用人之道未終也臣聞
因事為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謹而
勿失所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

德日新萬邦惟懷收真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
召為太子少卿又是疏上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
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孝宗即位臣僚
交薦詔以王恕等人望所屬召為刑部右侍郎即
元年嘉興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
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塲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
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時以韶風力遂以
命之韶追捕輔敗輔衆輔自刎死因劾罷守臣

一人遂定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韶與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韶奏蠲宿逋鹽課減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塲丞各一員還朝圖進竈戶窮苦狀凡八復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為令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其冬彗見詔問群臣時政得失軍民利病韶疏言四事其一言為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人禍福今兵馬倉儲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之後下所部承行是名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毆死人者竟不詰問或請問成徙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既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為死者或給塋資在者或許蓋祠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茲為極伏望　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威福無繇旁出上嘉納之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都御史秦

紘發其贓以萬計有旨逮問韶抵景於法景為
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韶力排之景追贓十
之一其母奏乞下法司宥除韶奏昔唐宣宗元
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帝澳械其莊吏宣宗
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乃罷柳
景無元舅之親贓賄非貢租之比十未及一反
見宥除臣守法妮澳恐無以草污懲貪然景竟
以慶雲故免五年元旱復詔問得失刻病韶條

陳本部職掌四事謂荊庶人會議之奏已踰半
月未奉敕旨他所奏請閒有旬日乃得者今天
下無事二一日萬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
務亦恐悞志此時政失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
永犯紋死罪俱得貸軍自古帝王貴近必刑其
討曰天若敘人不死復何畏憚安時政失二也
本部問得百戶原晉領隊軍三等營造昌國公
纘墳塋三逃不還直被原踢死臣聞之道路昌

國公營制比往時勲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半不足巒在地下亦豈能安役後軍懼罪出錢僱役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屢轉不得休息安軍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東安知縣華寺遠例差役陵戶臣聞之畿州縣民常苦襍貨繁征丁多產實者往往役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旗較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戶重征疊任富者累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後定與優免丁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編戶安軍民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如臣所言稍究心焉居頃之連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乃允命乘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八南京御史宗夔等言邇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清白嚴整養病簡討陳

獻章之行高博學負事章懋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剴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覆請竟罷居四年卒諡太子少保賜謚曰惠安遣官諭祭營葬

陳選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

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寢陋濬益喜曰聖賢不以貌取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客薄紲吾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顧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抹學士倪謙自成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留鴻臚寺卿致當　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

問輒呼退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剋
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
磬折絃管三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值則
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
絕遵教人必本小學洒掃應對以逮於六經以
及通書云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為禮即東
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
己不自信柰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
於章疏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
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
巡都御史以下吃伏趍拜遵徐入長揖直曰君
何官耶遵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遵
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添人師不敢先自
詘辱遵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
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世
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

罷諸弊石舊規者其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賦吏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鐶而已或問之曰汚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貸權人即法抶矣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遷在官坐堂上令輿隸以一簡雲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訾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簷驁然遷嚴條約草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掊尅供辦奏之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遷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貲鉅萬都御史宋旻劾皆不敢詰遷移文獎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藩門答剌國來貢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遷發其偽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

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剌加更市進遜上疏拒止之遜以沮眷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遜從便宜發倉賑民眷日累舉前事奏遜比昵縣令和同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論遜同愛畏眷不敢支異遜有所黜吏張褧意其怨遜逼令誣証褧堅不從民愛執褧拷掠數百乃枉判遜如眷所奏坐罪徒詔奪遜

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刃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劇李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復使其養子密走報眷曰陳遜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遜殮裹之疏給曰陳公清儉絕衆殮以時服於是為宜而張褧兩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魯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魯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

也竊見故罪人陳邈夙崇正學一縊孤忱子處
群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帝眷通番敗露
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邈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
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是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
橫行胸臆穢籠清高勘官李行願指鍛鍊竟無
左證臣忝小吏註誤觸法被邈黜罷邈無他心
臣甘沒蕊眷意臣憾邈厚賂嗾臣上箚脅後寧
敢欺褻眷知臣不可搖誘嗾行芾逮臣致理拷
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
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為徵舒詬伯嬴為莊蹻
也邈故烈正色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李
行幸死阻其醫藥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
毒一至於此安取為天子即官司寇曹僚臣擯
斥罪餘秉尚田畝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
慮聖明長奸昌死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
事罷眷鎮守邈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

求仁為要潛修默會不求人知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鷄子半枚而已河南安丞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歸寢家居亦自減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族人貧選欲歸田於子載心先人義舉也胡敢私之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寃頌其平生訃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禄卿謚恭愍

張元禎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隨口輒成王大驚曰異哉款童必為國器天順四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疏言治道大本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録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録成陞南

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既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太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院學士侍經筵日 時孝宗知禎名傾心向之特為低几就聽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無翰林院學士侍東宮講讀上疏勸經筵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孝宗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將大用不果禎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惟以赴召不及躬殮為憾無事燕居日必墮淚嘗建一庄置租二百石濟族鄰四百石貸鄉民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獨得少年嫉惡如仇至不可近及丹入宦惟務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不立崖岸楊廉文集序云先生體貌不揚類裴度目如懸珠類東方朔指爪細瘦類李長吉神氣安定如謝東山吐音朗徹如嵇中散清修高節華裔之人

無不重之

石匱書曰古之先正動與時忤雖顛沛流離一準於道義皆所謂有本領人也而禍患之來或免或不免雖遇有不同而要其純鋼鎖鐵折與不折鋒固無不利也恭愍道斃而卒有黜吏為白其冤孝平廖立之後得娶而三之矣

附項麒王琦朱瑄

項麒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務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曰納諫靜曰崇節義曰達近習曰順天變其崇節義謂李賢王翱當書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圖苟免其達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後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甘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都憲使誚責之曰

汝何不學項正即予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意於麒齋百金為壽麒厲聲叱之既卒巡按御史唐鳳儀以麒無王琦褚遂良同里表其里曰忠清奉王項二主於褚祠學使孔貞亂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王琦錢唐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歷宦三十年清苦潔白并日而食緝紙為衣有司歲時供饋堅卧不受郡太守胡濂列狀於朝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寒餓死其寒餓

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琦佯喜携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贖環也人為我識別投之湍矣琦有妹嫁為傅潤妻潤永樂中舉人仕保安知州亡人王顯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奪民產潤廉實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餽振亡銜之以贓無可指摘遂唆邊總兵者委潤備粮勞瘁以卒貧不能歸州人斂金以助妻

峻却之會靡垣雨圮出銀器數十兩人謂女天所以報廉吏矣妻復棄之不取朱瑄節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鬻釀自供餼監稅蕪湖盡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濬汴洛諸渠治黃河決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郎以中陝飢專勅往賑宥出輕盜給與穀種牛具勸課流民所活六十餘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學造士倫災恤荒官治以抑豪強扶善弱為尚勞苦得疾墜請殺鹿取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文物亦生命破耳取血足已疾愈告歸老稚遮泣繪像祠之瑄義利之介斬然有齒及賑貸者輒輦拂色變數歷中外歷四十載罷但陶匏家無餘羨守令諗其遺缺餉之薪米一無所受會歲飢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瑄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有之寧有飢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為貨者人曰朱都堂不

愛真錢而況假乎瑄卒無以為殮而子孫梵
田牧大不能家
石遺書曰一身之外無長物為凡耻諸人者皆
不義也刘禄之其可受乎周之其可受乎賜之
其可受乎勢不至於寒餒死不得矣克三君子
之捄必蚤而後可者也余耿以附之者亦謂陳
仲黔婁世固不乏其人扎

石壗書卷第一百十二

王越列傳 附陳鉞朱永

王越大名之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畧文藻敏發景泰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識其名繇進士邊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見越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為都御史寇深所愛留無綰諸道章久

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鹵警當置巡撫吏部有所薦　上歎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請召越以衣短袂衣見便毀　上熟視良久曰是故快御史也可并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復與都指揮陳鉞擊鹵僕山堡進右都御史居頃之為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鹵入河套數擾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游擊將軍范瑾龔鹵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二十進左副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恭大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鹵於墩索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歸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鹵敢搆鹵所聚或其零騎伺急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邀破鹵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

是癸巳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
輔為平南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鹵乘據河
套數出為寇越謀知滿都魯孛羅乱加思蘭三
酋者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
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夜馳三
餘里分兵千餘為十伏相救身與寧等分薄其
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稚駝馬牛羊
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道遇滿都魯等歸邊

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虜男婦二千馬騾牛
羊十二萬甲仗千六百餘鹵既敗歸見其廬帳
妻子畜產亡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鹵自
擾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
數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上功朝廷三遣大將效
故智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出師擾套頻
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為帝而捷聞再賜璽
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太保食從一品俸總督三

邊復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缺
心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無提
督十一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
以賞所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兵部尚
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
圖與誅建州裔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直
重本及也直既與保定侯朱永徼功殺酋永得
封保國公越心豔之矣居亡何酋酋西犯邊詔

保國公為平虜將軍往討乃以越為總督直仍
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行不先露使
陳鉞擅功因為直謀詒永令將大兵繇他道身
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
同酋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酋無
俘獲何以班師謀酋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
萬餘與王分道乘風雪薄之酋狼狽出戰遂破
之斬首四百三十七級酋男婦百七十萬駝馬

牛羊以數萬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當是
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敝焉萬七
千匹元者五千匹亡功自如而越得封威寧伯
仍蔫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世券御史許進
等引王瓊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不肯
就西班未幾復命出師至大同遼酋從東山墩
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人斬首百
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

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錄
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
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為其儕類
所忌惡　上亦漸疎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
以側目越遂復令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
駐宣府調度擊虜已退請班師不許遂巡延
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
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泥

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酋三百十七人功最多酋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提閘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簿矣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令延綏帥許寧填大同二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 上令給事論糾直八罪因并糾越 上使錦衣指揮齎勅往諭越

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其諸子之以功蔭報提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訟下吏臣議以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悉其於邊情邊形將品士勢歷以在心遇敵意安閒計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健將武較皆願為死長於吏部判案章奏口占授記

了無遺恨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貫通既
自喜負砥峭劉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修素
範嘗辛駒過秦王以宴之奏妓酒蘭離席言曰
下官不佞久執干戈閫於西鎮大王吹犬也府
中之伎六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
日大雪方於地鑪使四妓彈琵琶捧金盃侍
門向訶鹵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齒狀殊皆
越喜嫒包酒賜之又談則又皆命妓奉琵琶而
酒千戶即歸千戶包又談則又皆大喜指妓曰
是中有甚姝者否君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還
濛皆池田十分獵帳飲聲樂如故居久之太監李
廣貴用亏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濛從
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
不簡中旨召起越都給事仲御史源等言越故
儉邪小人也傳奉得官不足風于百僚上亦
罷而是時齒數蹙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

甘肅都御史吳琠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
控制之湏前後七擬　上置不簡最後擬越遂
用之遣太子太保總制甘涼諸路邊務兼巡撫
地方勅曰賀蘭山後套巢也套久居知形便每
入從其所卿為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餘至則
召諸將曰於蘭山高如登天深如探淵當分兵
三路與寧夏延綏兵參半進入至其幗遠分為
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止處疾驅長搗可得
也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
兵官李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鎗右
監丞郝善領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
黎明越一日令皆東北行套陡見兵捉馬不得慌
惚戰潰火燬其帳房車輛深入窮追套衆悉來
士齊下馬用鎗銃打拒烟塵漲天會大風復上
馬乘其仆頓塵暗持刀衝入追至白髮寺諸將
皆大集益斬首數百餘騎哭放火而去凡得套首四

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牛羊數千數捷聞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為
多各陞官一級是日部曲以夜風雪迷亂皆不欲
行一卒曰天贊我也我去齒不覺也歸遇還齒
壓而衝之皆是風也越下拜卒既成功奏授為
千戶李廣以自殺諸言官劾迮至餽廣者皆首
言越然 上竟不問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謚襄
敏陳鉞者為都御史撫遼東亡狀奴事直得驟
遷尚書後奪職歸鉞才下越達甚
石亹書曰王越亦偉男子哉思肘後懸斗大黃
金印是以汲汲於功名之途未免委蛇不惜屈
身出人胯下豈非為熱中所累乎然觀其雪夜
琵琶以美姬賜壯士又豈齷齪子之所能為故
其出師異域屢建膚功要非倖致者矣用人之
智去其詐使將帥之臣柰何深求之邪
又曰始威寧與保國公永千人巡邊齒猝至主

容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齒足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啖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銳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齒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齒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齒不覺也吾非不自危姑矯情鎮耳嗟夫越誠良將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十三

毛吉葉禎湯紱勳列傳

毛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寔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孚遇諸鄉衣有所請托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問而吉輒按法處治

錦衣卒日吉便語曰毛葛剌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有宮遇途遞恐後吉遇達於途一手持韁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此毛葛剌邪真卒曰是也他日吉失朝下錦衣鞫問卒群走報達曰毛葛剌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吉至達揀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臀骨見群卒曰快乎哉葛剌自此畏矣吉亦私念若曹不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嘉靖曩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塋楊輝群行作弋玉四擾石坑峒塋擾龍歸峒輝擾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歲十八縣治殺人民吉調土著募勇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塋破上寶龍下寶龍所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

千四百餘人而七百餘人者不損一人犒賞糧
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煩於民成化初需
薦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間烟火蕭條吏
民告守令賊守令若罔聞更箠楚之有自賊中
還者輒疑之通賊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為
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
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
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即與領衆抵賊所戰敗
之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捷狀以聞特旨陞吉副
使賜勅奬諭併陞麒為本府通判歲乙酉春賊
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
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吉
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陳魯合官軍民壯至
大磡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
至雲岫山下賊營十餘重分諸將為三道約暮
食進擊屬夜晦失期賊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

入望見空營皆入取其輜重兢擁出賊從後追之開華馬踏見被陶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說往從吏廖振等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波殺我可獨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鎗之吉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命已死於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軍也其橐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念吉貧窶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魂附僕婦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橐吏舉遺金私諸吉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吉有貪囊之跡以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又於朝為之請溢賜謚曰忠襄

葉禎高要人今為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陽慶遠司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參議禎生長高要於廣右地習見峒徭時時竊發為鄉人苦素抑於迫官潯州又當猺蠻出入衝數知其地勢險易裔情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感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牧民文吏輒委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盡矣安與僚吏言激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白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後禎躬鞍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踔厲山箐常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時或跳梁城下莫誰何禎以計生禽之取還所擄子女產畜自是賊稍斂其徒黨狃常勝益憤恥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圍旗山民告急

守將若罔聞禎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
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
援潛躡其後禎迎拒與鬬殺傷相當子公榮死
之禎曰爾來嚴為備會浙屬東蘭那地二州
土官遣土兵持牛酒來犒師禎謝却之諭
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寇即以此犒若居二
日賊合衆攻雞剌等寨報至禎請哨守指揮黃
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訏振飲酒曰峒徑圖村
寨常事耳君胡用操心凌之變之罪君獨當之甚
則不與知禎鑄諭再四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
禎怒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東蘭那地二州土
兵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激發以忠
義遂分兵東西行至中途檄書舖前賊遮尸出
人頭山下橫衝我兵禎麾衆與戰連數合無救
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攢矢向之禎身被數
鎗猶手刃一賊與其從子官慶民壯璩用和等

三百人皆死之是為天順三年春二月是役也忌禎功者潛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南故無雪禎死之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其所擒人畜去民人聞禎死老稚號呼求禎遺骸山谷中又一日乃得禎首他處相與裹瘞數日始殮寓櫬城下手香燈為文祭哭之忌者雖快禎死中旋懷懼果以激變誣禎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恐相率詣闕走千里愬於都御

史葉盛盛以聞於朝為大順六年去禎死者三年制曰蘇臧擊智高於雝管偕孫子以捐軀馬暨挫海寇於靜江傾呼士而絕命禎之節義奚讓古人可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

湯胤勣漢陽人其曾祖為東亭武襄王元勳少負才好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鬚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胤勣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

學傳箐召諸生亂勳獨後至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廷木尹愧憤率笞之亂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公雇工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送去學出遊工詞上元吳走聞豪室富家多延致之周文襄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亂勳請紙筆即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搆者皆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送京時于少保方督

諸軍請試之立亂勳將之萬率環視少俄摘古今將畧及諸事以問亂勳應對如洪鍾不能屈左右嘖嘖賞少保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授錦衣衛百戶正統末 英宗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北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行衆舉亂勳詔以千戶如虜虜大酋脫脫禾花問中國事云何榮承及對亂勳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虜酋色變既出謂